

琉球国志略

凡例

琉球国志略首卷

琉球国志略卷一

琉球国志略卷二

琉球国志略卷三

琉球国志略卷四上

琉球国志略卷四下

琉球国志略卷五

琉球国志略卷六

琉球国志略卷七

琉球国志略卷八

琉球国志略卷九

琉球国志略卷十

琉球国志略卷十一

琉球国志略卷十二

琉球国志略卷十三

琉球国志略卷十四

琉球国志略卷十五

琉球国志略卷十六

续琉球国志略

郭序

续琉球国志略首卷

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一

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二

识语

题奏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谨奏：为恭进「琉球志略」，仰求圣鉴事。

窃臣西蜀单寒，毫无学识；由进士，蒙恩拔置史馆，造就多年。幸窥中秘之书，粗习编摩之役。伏念臣自奉使之初，亲承圣训，以前此使臣类有纪录，意存润饰，传闻异辞；兹当就耳目所及，加以订正：务求征信，无事铺张

！臣衔命战兢，每怀靡及。遵即于往返途次及使馆余闲，随时采辑，略具草稿；续自回京数月以来，分门比类，以次告竣。臣愚，窃谓前疑尽释，识神护之非诬；近事有征，较陈编而略备。谨斋心熏沐，恭录成书，上呈睿览。外具该国地图二幅，并录臣「衔恩纪事韵语」二册，随书恭进。统祈皇上垂慈训示，臣不胜惶悚屏营之至！谨奏。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奉旨：『留览。钦此』。

一、琉球国于元延佑间曾分为三，遂以中山自别于山南、山北。前明洪武初，三王并封。至永乐中，尚巴志复合为一，宜改称矣；而相沿不察，且私谓中山能并山南、北，有矜艳之意，故仍其旧。大抵中山世号忠顺，本不敢若倭人僭立元和、宽永等名号，而但以琉球为国名、中山为王号而已。国朝康熙元年，颁赐王印，印文止「琉球国王之印」六字，不称「中山」。今上以清篆告成，另铸新印颁给，印文仍前。而先后使臣汪楫、徐葆光所录尚以「中山」冠其书名，何耶？臣愚以为诏书不没其「中山」旧号者，诏必宣示、令众共闻，故俯从其王与国人之意；而印则视内地诸道关防，祇应以「琉球」括之。今臣所续纂，务从其实；恪遵印文，惟称「琉球国志略」云。

一、前代诏敕，凡前录所收者，随事存录。至国朝历赐御书、诏敕、谕祭诸文，并恭录卷首，以昭圣代典谟。

一、图书，自昔并称。图绘之设，本以摹状形势，令弹丸黑子可按图而得耳。今所绘只择其有关天文、地理及中华系教者，衍为数则。若岛夷日用琐屑——如「旧录」器玩之属，概从略焉。

一、使之有「录」，自明陈侃始；侃直曰「使录」，郭汝霖、萧崇业皆曰「使录」，俱止一篇。谢杰「使事补遗」始分八款，曰原委、使礼、册封、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外集有「日东交市记」，又「琐言」二条——曰事权、曰恤役。至夏子阳「使录」，则海图之外，亦列八款：曰题奏、使事、礼仪、造舟、用人、敬神、质异、使务。国朝张学礼，则「纪略」、「杂录」，各自成卷；汪楫则「疏抄」外，「中山沿革志」为二卷，「杂录」五卷——曰使事、疆域、俗尚、物产、神异。至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较为赅备；然条类繁多、不相统系，稽考难于检阅。今臣所纂，拟荟萃前使诸录，互相考证，订其讹舛；并参前史、旁及百家纪载有关琉球事实者，兼收汇辑；质以亲所见闻，爰成「琉球国志略」一书，似较前录稍详。而云「略」者，以得自严程匆遽之余，实不敢自信无误，且冀窃比于古使臣「每怀靡及」之意焉。卷首于凡例、书目、图绘外，首列御书、诏敕、谕祭文；次则星野、国统、封

贡、舆地、山川、府署、祠庙、胜迹、爵秩、赋役、典礼、兵刑、人物、物产、艺文、志余，为目十有六——而各目中有须条析者，别列小目附之，分为十六卷。

一、琉球之有新志，犹是「使录」之旧例尔。但「录」系使臣一人之事，而「志」则关一国故实所存。方今中外一统，琉球被化尤深且久，似宜从中国诸道郡县之例，故以志体拟录，庶益坚其向化悃忱。抑或可宣付史局采臣所纂，俾附职方；则出自圣明鉴裁，非臣所敢擅请也。

采用书目钦定「明史」「大清会典」「渊鉴类函」「大一统志」「福建通志」「太学录」「隋书」「南史」「唐书」「宋史」「元史」「明实录」「明一统志」「明会典」明陈侃嘉靖甲午「使录」高澄「甲午操舟记」郭汝霖嘉靖辛酉「使录」萧崇业万历己卯「使录」谢杰己卯「使录撮要补遗」、「日东交市记」夏子阳万历丙午「使录」胡靖崇祯癸酉「记录」国朝张学礼「使琉球纪」、「中山纪略」汪楫「册封疏抄」、「中山沿革志」、「使琉球杂录」、「海东吟稿」林麟焜「竹枝词」海宝「使琉球诗」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使琉球诗」「中山世谱图」「中山世鉴」「中山诗杰集」「指南广义」

## 琉球国志略首卷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御书

诏敕

谕祭文

图绘

御书

圣祖仁皇帝御笔「中山世土」（康熙二十一年赐王尚贞）。

世宗宪皇帝御笔「辑瑞球阳」（雍正二年赐王尚敬）。

皇上御笔「永祚瀛壖」（乾隆四年赐王尚敬）。

诏敕

顺治十一年封王尚质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帝王祇德应治，协于上下，灵承于天；时则薄海通道，罔不率俾，为藩屏臣。朕懋绩鸿绪，奄有中夏。声教所绥，无间遐迹；虽炎方荒略，亦不忍遗。故遣使招徕，欲俾仁风，暨于海滋。尔琉球国，粤在南徼。乃世子尚质，达时识势，祇奉明纶；既令王舅马宗毅等献方物、禀正朔，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锡以文币等物。尔国官僚及尔氓庶

，尚其辅乃王、饬乃侯，度协摠乃苾守、乃忠诚，慎又厥职，以凝休祉，绵于奕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

臣按前使臣张学礼「记」：『将敕印付官张宿耀上左台宣读，王跪听；宣毕，将敕印并恩赐蟒缎、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收受。王妃敕谕付官孟道脉上右台宣读，王妃跪听；宣毕，将蟒缎、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转付妃收受』：则似有两敕，设两台；而匹数亦与诏文不符。谨录之，以俟参考。

康熙元年封王尚质敕

皇帝敕谕琉球国世子尚质：尔国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赉，命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等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物故甚多。及学礼等奉掣回京，又不将前情奏明，该地方督、抚诸臣亦不行奏请。迨朕屡旨诘问，方悉此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遛迟误，岂朕柔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赉，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罪，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贞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躬膺天眷，统御万邦；声教诞敷，遐迩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叶承祧，并加宠锡。尔琉球国地居炎徼，职列藩封；中山王世子尚贞屡使来朝，贡献不懈。当闽疆反侧、海寇陆梁之际，笃守臣节，恭顺弥昭；克殫忠诚，深可嘉尚！兹以序当纘服，奏请嗣封。朕惟世继为家国之常经，爵命乃朝廷之巨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加一级林麟焟，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臣僚以及士庶，尚其辅乃王慎修德政，益励愀忱；翼戴天家，庆延宗祀：实惟尔海邦无疆之休。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贞敕

皇帝敕谕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贞：惟尔远处海隅，虔修职贡；属在冢嗣，序应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专擅；恪遵典制，奉表请封。朕念尔世守臣节，忠诚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加一级林麟焟，赍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文币等物。尔祇承宠眷，懋绍先猷；辑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社于苞桑，永作天家之屏翰。钦哉，毋替朕命！故谕。

颁赐国王：蟒缎二匹、青彩缎三匹、蓝彩缎三匹、蓝素缎三匹、闪缎二匹

、衣素缎二匹、锦三匹、纱四匹、罗四匹、绸四匹。

颁赐王妃：青彩缎二匹、蓝彩缎二匹、妆缎一匹、蓝素缎二匹、闪缎一匹、衣素缎二匹、锦二匹、纱四匹、罗四匹。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尚敬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恭膺天眷，统御万邦；声教诞敷，遐迩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叶承祧，并加宠锡。尔琉球国地居炎徼，职列藩封；中山王世子曾孙尚敬屡使来朝，贡献不懈。当闽疆反侧、海寇陆梁之际，笃守臣节，恭顺弥昭；克殫忠诚，深可嘉尚！兹以序当纘服，奏请嗣封。朕惟世继为家国之常经，爵命乃朝廷之巨典。将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臣僚以暨士庶，尚其辅乃王慎修德政，益励悃忱；翼戴天家，庆延宗祀：实惟尔海邦无疆之休。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日。

康熙五十八年敕谕王世子尚敬

皇帝敕谕琉球国中山王世子曾孙尚敬：惟尔远处海隅，虔修职贡；属在冢嗣，序应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专擅；恪遵典制，奉表请封。朕念尔世守臣节，忠诚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赍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文币等物。尔祇承宠眷，懋绍先猷；辑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社于苞桑，永作天家之屏翰。钦哉，毋替朕命！故谕。

颁赐国王：蟒缎二匹、青彩缎三匹、蓝彩缎三匹、蓝素缎二匹、闪缎二匹、衣素缎二匹、绵三匹、纱四匹、罗四匹、绸四匹。

颁赐王妃：青彩缎二匹、蓝彩缎二匹、妆缎一匹、蓝素缎四匹、闪缎一匹、衣素缎二匹、绵二匹、纱四匹、罗四匹。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日。

乾隆二十一年封王尚穆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恭膺天眷，统御万方；声教诞敷，遐迩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叶承祧，并加宠锡。尔琉球国地居炎徼，远隔重洋。世列藩封，屡膺朝命；代修职贡，恭顺弥昭。兹以中山王世子尚穆序当纘服，奏请嗣封。朕惟世继为家国之常经、爵命乃朝廷之巨典；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翰林院编修周煌，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臣僚以暨士庶，尚其辅乃王慎修德政，益励悃忱；翼戴天家，庆延宗祀：实惟尔海邦无疆之休。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日。

乾隆二十一年敕谕王世子尚穆

皇帝敕谕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穆：惟尔远处海隅，虔修职贡；属在冢嗣，序应承祧。恪遵典制，奉表请封。朕念尔世守藩服，恭顺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翰林院编修周煌，赉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文币等物。尔其祇承宠眷，克懋先猷；和辑臣民，增修德政：永延宗社之嘉庥，长作天家之屏翰。钦哉，毋替朕命！故谕。

颁赐国王：蟒缎二匹、青彩缎三匹、蓝彩缎三匹、蓝素缎三匹、闪缎二匹、衣素缎二匹、绵三匹、纱四匹、罗四匹、绸四匹。

颁赐王妃：妆缎一匹、青彩缎二匹、蓝彩缎二匹、蓝素缎二匹、闪缎一匹、衣素缎二匹、绵二匹、纱四匹、罗四匹。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日。

谕祭文

康熙二十二年谕祭故王尚质文

维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八月庚子朔，越六日乙巳，皇帝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中书舍人林麟焄谕祭于故琉球国王尚质之灵曰：朕受天景命，君临万邦；殊方海澨，罔不宾服。凡有恪共藩职、累世输诚，则必生加锡命之荣，歿隆贙恤之典；所以旌扬归附、柔怀荒远，垂为国宪，昭示亿年。尔琉球国中山王尚质式廓前徽，诞膺世祚：作藩屏于南海，绥岛服以咸宁；辑圭瑞于中邦，莅民人而胥靖。浮航贡卖，凜遵王享之规；逾险求章，虔秉朝宗之志。方谓河山永固，带砺之祚常存；何期霜雪遄零，松柏之姿忽谢！眷言藩服，朕实伤焉！爰沛褒纶，优加祭恤。呜呼！尔敦以下奉上之节，忠诚克励于遐方；朕弘视远如迩之仁，锡赉宜崇乎异数。肆陈芬苾，尚其来歆！

康熙五十八年谕祭故王尚贞文

维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谕祭于故琉球国中山王尚贞之灵曰：朕抚绥万邦，中外一体；越在荒服，咸畀湛恩。矧效忠既笃于生前，斯赐恤弥隆于身后；眷言鸿代，宜贲龙光。尔琉球国中山王尚贞肃凜朝章，丕扬世绪：秉声灵于天府，水静鲸波；奉正朔于大庭，风清岛服。靖共匪懈，恩早锡于九重；贞顺弥加，时将历乎三纪。方谓期颐未艾，何图徂谢遥闻！深用恫怀，特颁祭恤。呜呼！作屏翰于遐方，始终臣节；被优崇于幽窆，炳焕纶褒。用荐苾芳，尚其歆格！

康熙五十八年谕祭故王尚益文

维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谕祭于故琉球国王尚益之灵曰

：朕承天庥，抚馭区宇；罔有内外，并予辑綏。凡所宾贡，不忘存恤；有庸必报，虽远弗遗：所以示怀柔、昭巨典也。尔琉球国王嗣尚益承先受祚，继志输忠：世着勋劳，奉共球而内向；代修朝请，航溟渤以归诚。乃莅职止于三年，嗣封阙于再世。眷言藩服，方期多福之是膺；勉树嘉猷，讵意修龄之难得！讣音远告，褒恤特申；虽锡命未逮于生前，而荣施实隆于身后。爰颁祭醑，用遣专官。呜呼！玉册遥传，庶慰来王之志；纶函覃被，聿昭抚远之忧。载设牲牺，庶其歆格！

#### 乾隆二十一年谕祭故王尚敬文

维乾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七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七日癸巳，皇帝遣翰林院侍讲全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谕祭于故琉球国中山王尚敬之灵曰：朕惟恩昭柔远，眷藩服于东瀛；典着饬终，焕纶褒于北阙：奕世之效忠既笃，中朝之赐恤弥殷。尔琉球国中山王尚敬继绪球阳，作屏华屿：纳■琛乎万里，曰求厥章；奉珪瑞者三十年，予嘉乃德。方期保艾，膺带砺以延休；何意奄徂，感春秋之屡易！兹以覃恩于嗣服，益深追轸于重泉；式荐苾芬，用昭优渥。呜呼！衍嘉声于世土，业永河山；贲显宠于天朝，光增窀窆。歆兹奠醑，庶克钦承！

#### 康熙二十二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维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六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中书舍人林麟焜致祭于海神曰：惟神显异风涛，效灵瀛海：扶危脱险，每着神功；捍患御灾，允符祀典。兹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洁将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将成命，惟神之休！谨告。

维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十二月戊戌朔，越八日乙巳，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中书舍人林麟焜致祭于海神曰：惟神诞昭灵贶，阴翊昌图；引使节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济。殊邦往复，成事无愆；克畅国威，实惟神佑。聿申昭报，重荐苾芬；神其鉴歆，永有光烈。谨告。

#### 康熙五十八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维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五月癸酉朔，越祭日癸巳，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致祭于海神曰：惟神显异风涛，效灵瀛海：扶危脱险，每着神功；捍患御灾，允符祀典。兹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洁将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将成命，惟神之休！谨告。

维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二月戊戌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致祭于海神曰：惟神诞昭灵贶

，阴翊昌图；引使节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济。殊邦往复，成事无愆；克畅国威，实惟神佑。聿申昭报，重荐苾芬；神其鉴歆，永有光烈。谨告。

乾隆二十一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维乾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六月丁酉朔，越六日壬寅，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于海神曰：惟神显异风涛，效灵瀛海；扶危脱险，每着神功；捍患御灾，允符祀典。兹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洁将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将成命，惟神之休！谨告。

维乾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二月癸亥朔，越十三日乙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于海神曰：惟神诞昭灵贶，阴翊昌图；引使节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济。殊邦往复，成事无愆；克畅国威，实惟神佑。聿申昭报，重荐苾芬；神其鉴歆，永有光烈。谨告。

图绘

琉球星野图

琉球国全图

琉球国都图

谕祭先王庙图

册封中山王图

中山王图

天使馆图

球阳八景图（略）封舟图

玻璃漏图

罗星图

针路图

琉球星野图

琉球国全图

琉球国都图

谕祭先王庙图

册封中山王图



中山王图

天使馆图

球阳八景图（略）封舟图

玻璃漏图

罗星图

针路图

### 琉球国志略卷一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星野

星野

王者体国经野，仰观俯察，以施其裁成参赞之方，尚已。是以「周礼」大司徒设土训，以周知九道之广轮；「大易」「通卦验」立圭表，以审视五星之经纬。钦惟圣祖仁皇帝北辰星共，乾坤合德。念琉球僻处东南海外，思有以定其分度次舍之象，与正其阴阳寒暑之宜；特遣精习理数内臣联颿飞渡，测晷占辰。务本夫张衡、裴秀之规，以准其远近、纡直之实：洵海邦万世之指南也。我皇上继天立极，畴覆群生；薄海内外，龙虎景从，箕毕攸好。近以西定伊犁，仍命大臣前往相度；盖竖亥所不能步、大章所未及测者，又先后有同揆已。臣管蠡之微，莫窥万一；谨录成章，以着无外之盛。志星野。

康熙五十八年，圣祖仁皇帝特遣内廷八品官平安、监生丰盛额偕册使海宝、徐葆光同往琉球国测量。按琉球分野，与扬州吴越同属女牛星纪之次，俱在丑宫。旧测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福建北极出地二十六度三分；今测琉球北极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厘，地势在福州正东偏南三里许。旧测福建偏度去北极中线偏东四十六度三十分，今测琉球偏度去北极中线偏东五十四度，与福州东西相去八度三十分；每度二百里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凡船行六十里为一更，自福州至琉球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自琉球姑米回福州五十更，计三千里：乃绕南、北行，里数故稍为纡远耳。始知从前动称万里者，皆属县揣云。

臣按夏子阳「录」云：『以一统舆图视之，则在东南；以闽省视之，则在闽之东北。故去必仲夏，乘西南风；来必孟冬，乘东北风』。兹役多用乙针，直指姑米，遥度中山；又似实居良方。姑据所见，罔敢臆断。

## 琉球国志略卷二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国统

国统

天生民，立之君。自尧、舜以来，正朔相承，尊无二上；国统历历可纪。至若四陲荒渺，弹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国；而声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无稽，世次湮灭，理有固然。其列于图经——如内地郡国志者，惟朝鲜最详，而琉球即次之；则唯其回面内向、沐浴雅化之已久也。我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归附；不敢自王，敦请袭封。嗣后贡职恪共，世守藩臣之分；凭借宠灵，镇抚荒徼，享祚绵远，长作东南屏蔽；有由来矣。臣使役甫竣，諏询往迹，知中山一区，禅革互乘。匪特「隋书」欢斯，茫无可据；即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尚。爰按「前录」，博采历史；并其国中撰述，亦必详译核审。上自天孙递至今爵，原流悉着，年世胥陈，务期信者有传、疑者备考；且以告守兹上者，毋恃险隘、毋敢骄淫、毋作威福、毋忘鉴戒云！志国统。

天孙氏：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于大荒，自成夫妇，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长男即天孙氏，开国始主也。次男为诸侯始，三男为百姓始。长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为国守护神；一为天神，一为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执日月，名曰天满大自在天神。「汪录」云：『名「辨戈天」，崇祀特隆』；盖即此也。「隋书」云：『王姓欢斯，名渴刺兜，国人呼王为「可老羊」、王妻曰「多拔茶」』；其即天孙氏之世欤！「天满」、「欢斯」，国语音皆相混；故讹耳。传二十五代，姓氏俱无考。起洪荒乙丑；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鸩而弑之，遂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讨之，利勇死；诸按司群奉为王，天孙氏遂亡。凡一万七千八百零二年。

舜天：日本人皇后裔，大里按司朝公子，为浦添按司。宋淳熙间，天孙氏逆臣利勇弑君自立；舜天讨之，众推为王，年二十一。嘉熙元年，薨；在位五十一年，寿七十二。子舜马顺熙嗣（有传）。

舜马顺熙：舜天长子。淳熙十二年，生。嘉熙二年立，年五十四。淳佑八年，薨；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四。子义本嗣。

义本：舜马顺熙长子。开禧二年，生。淳佑九年立，年四十四。期年，国中大饥；三年，疾疫；人民口失。君叹息，谓群臣曰：『饥疫并行，不德谁让

』！群臣举天孙氏后惠祖嫡孙英祖。义本悦，召试国政。举贤、退不肖，疾疫遂止。摄政七年，义本让位，退隐北山。在位十一年，寿五十四。

——舜天至义本，凡三传，共七十三年。

英祖：天孙氏裔惠祖世主孙。宋绍定二年，生。长为伊祖按司。宝佑元年，摄政。景定元年，受义本让位，年三十二。元大德三年，薨；在位四十年，寿七十一。子大成嗣（有传）。

大成：英祖世子。淳佑七年，生。大德四年立，年五十四。至大元年，薨；在位九年，寿六十二。子英慈嗣（有传）。

英慈：大成次子。咸淳四年，生。至大二年立，年四十二。皇庆二年，薨；在位五年，寿四十六。子玉城嗣（有传）。

玉城：英慈第四子。元贞二年，生。延佑元年立，年十九。世衰政废，内色外禽，诸按司不朝。大里按司称「山南王」，今归仁按司称「山北王」；玉城惟有首里等数国，自称「中山王」；国分为三，时发兵相攻战。至元二年，薨；在位二十三年，寿四十一。子西威嗣。

西威：玉城长子。至和元年，生。至元三年立，年十岁。政归母妃，牝鸡乱政。至正十年，薨；在位十四年，寿二十二。时浦添按司察度有德，人心悦服；国人废世子，奉察度为王。

——英祖至西威，凡五传，共九十九年。

察度：浦添间切谢那村奥间大亲之子。始为浦添按司。西威薨，世子五岁，母妃乱政；元至正十年，国人废世子而立之。明洪武二十八年，薨；在位四十六年，年寿无考。子武宁嗣（有传）。

武宁：察度世子。至正十六年，生。洪武二十九年立，年四十一。违父遗命，荒于禽色，昼夜逸游；诸侯背叛。永乐三年，薨；在位十年。

臣按洪武二十八年察度卒，武宁以二十九年立。「明实录」：永乐改元，武宁始讬告于朝。二年，遣行人时中往祭贖，并诏武宁袭爵。三年，时中使琉球还。当是时，尚巴志既灭山南、山北，并灭中山。武宁遂以三年薨，巴志又奉其父思绍为王，故五年思绍以父武宁之丧来告也。若「世纘图」及「中山世鉴」俱云「武宁在位二十六年，以永乐十九年卒，巴志以二十年立」；则是误谓巴志灭武宁而自立，追封其父思绍为王；故纪年不合耳。至「明实录」间有故王已薨，尚书王贡者，则以未及赴丧故也。「徐录」云：「武宁，永乐四年受封，薨于永乐三年」；亦非是。

——察度至武宁，凡二传，共五十六年。

思绍：初为山南王佐铺按司，其子尚巴志嗣职。山南王无道，纠合义兵攻之，并攻山北王、中山王，次第灭之；奉思绍为王。永乐四年立，五年以父武

宁之丧来告；实非父子也。成祖赐祭武宁，诏思绍嗣爵。永乐十九年，薨；在位十六年，寿无考。子尚巴志嗣。

臣按「中山世鉴」谓「宣德初，封尚巴志为中山王，乃追封其父思绍为王」；非也。追封之王，主不入庙；今先王庙中有思绍神主，况「实录」又凿然可据也。

尚巴志：思绍嫡子。洪武五年，生。三十五年，年三十一，嗣佐辅按司，后奉思绍为王。永乐二十年立，年五十一。正统四年，薨；在位十八年，寿六十八。子尚忠嗣（有传）。

尚忠：巴志次子。洪武二十四年，生。正统五年立，年五十。九年，薨；在位五年，寿五十四。子尚思达嗣。

尚思达：尚忠子。永乐六年，生。正统十年立，年三十八。十四年，薨；在位五年，寿四十二。无子，叔尚金福嗣。

尚金福：巴志第六子。洪武三十一年，生。景泰元年立，年五十三。四年，薨；在位四年，寿五十六。子尚泰久嗣。

尚泰久：金福长子。永乐十三年，生。景泰五年立，年四十。天顺四年，薨；在位七年，寿四十六。子尚德嗣。

尚德：泰久第三子。正统六年，生。天顺五年立，年二十一。君德不修，朝暮渔猎，暴虐无道。鬼界岛叛、不朝贡数年，自将伐之；归，弥自满。成化五年，薨；在位九年，寿二十九。世子幼，国人废之，奉内间里主御锁侧为王。

——思绍至尚德，凡七传，共六十四年。

臣按「明史」、「实录」云：『金福卒，其弟布里与其子志鲁争立』；则争者必应立之世子耳。而「中山世鉴」乃云：『泰久，尚金福第一子』；志鲁，又果金福之第几子耶？景泰六年诏书，则曰『金福既薨，其弟尚泰久……』；勒书亦曰『传及尔兄，益隆继述。尔乃王弟，宜绍国封』。「汪录」引「世缵图」则云：『泰久系尚志达之弟』；「志」疑当作「思」。思达乃尚忠之子，而金福为思达之叔；假泰久果系思达之弟，则泰久亦为尚忠子而非金福子，尤非金福弟明甚。盖「实录」据请封疏，原无舛谬；而「世缵」、「世鉴」二记，亦不胜矛盾矣。

尚圆：字思德，全伊平人。其先不可知；父尚稷，为伊平里主。圆生有异瑞，长为内间里主；累转御锁侧；德盛民归。尚德卒，子幼；国人废而弑之，迎圆为王。成化十二年，薨；在位七年，寿六十二。世子尚真年十二，王弟尚宣威摄位（有传）。

臣按「中山世鉴」云：『尚圆，当尚金福时，始给黄帽；泰久时，领内间

里主——即今遏闲理官』。又云：『久旱，独其田不雨而润，民惊传为异。圆惧，载妻子隐避十四年。尚金福闻其贤，召为黄帽官，转御锁侧——即今耳目官』云云。自尚忠至金福三世共止十四年，泰久仅七年；何以云「隐避一十四年」耶？且金福在泰久之前，何以金福时始给黄帽、泰久时旋领内间，而十四年隐避之后，金福复召为黄帽官；此金福又果何属耶？以臆考之，始给黄帽，当是尚忠前事；领内间，当是尚思达前后事；所云「尚金福闻其贤」，当是尚泰久闻其贤耳。

臣又按「世纘图」云：『尚圆王，成化六年庚寅即位，在位七年；成化十二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卒』。夫六年为庚寅，则十二年当是丙申；「汪录」固辨之矣。今据圆觉寺西序「讳辰牌」所录，实作丙申；当是字讹无疑。观下书成化十三年（丁酉），益信。

臣又按「世纘图」云：『成化十三年（丁酉），尚宣威即王位；在位仅六月，丙申八月四日卒』。既于丁酉即王位，而先以丙申卒耶！此「丙申」不知何指？且圆以丙申七月二十八日卒，宣威以丙申八月四日卒；则相距仅六日耳；何以云「在位六月」乎？「世鉴」云：『尚圆卒，世子尚真年十三，宣威摄国事六阅月，国人乐附。后引尚真掖就王位，己东向立；退隐于越来。其年卒』。据此，则是退隐后之年耳。若即谓是摄位之年，则圆以丙申七月卒，至年终仅五阅月；丁酉摄位六阅月之说俱不符矣。又云：『宣威，尚圆之弟。宣德五年（庚辰）生，寿四十八』；尤谬。宣德五年为庚戌，若以丙申八月卒，则寿止四十七矣。

尚宣威：尚圆弟，少育于兄（夏子阳「录」作『圆长子；立一年，未请封，卒』；误）。九岁，从渡国头至中山，为黄帽官。圆卒，宣威立。成化十三年，引真掖就王位，己东向立；退隐越来。是年八月，薨；寿四十八，国中私谥「义忠」。今其子孙尚存。立凡六阅月。

尚真：尚圆世子。成化元年，生。十三年立，年十三。嘉靖五年，薨；在位五十年，寿六十二。子尚清嗣（有传）。

尚清：尚真子（「汪录」据「世纘图」作天纘王子，疑天纘为真之他号）。弘治十年，生。嘉靖六年立，年三十一。三十四年，薨；在位二十九年，寿五十九。子尚元嗣（有传）。

尚元：尚清次子。嘉靖七年，生。三十五年立，年二十九。隆庆六年，薨；在位十七年，寿四十五。子尚永嗣。

尚永：尚元次子。嘉靖三十一年，生。万历元年立，年二十一。十六年，薨；在位十六年，寿三十五。无子，尚宁嗣。

尚宁：尚真孙、尚懿子（尚永无子）。万历十七年立，年二十六。四十年

，倭入中山，袭执。王不屈，倭酋庆长异之，曰：『有此气象，无惑乎受天朝封号也』！卒放回。泰昌元年，薨；在位三十二年，寿五十七。无子，尚丰嗣。

尚丰：尚永弟、尚久第四子。万历十八年，生。天启元年立，年三十二。崇祯十三年，薨；在位二十年，寿五十一。子尚贤嗣。

尚贤：尚丰第三子。天启五年，生。崇祯十四年立，年十七。国朝顺治四年，薨；在位七年，寿二十三。弟尚质嗣。

尚质：尚贤弟。崇祯二年，生。顺治五年立，年二十一。康熙七年，薨；在位二十一年，寿四十一。子尚贞嗣。

尚贞：尚质子。顺治二年，生。康熙八年立，年二十五。四十八年，薨；在位四十一年，寿六十五。子尚益嗣。

尚益：尚贞世子尚纯之子。康熙十七年，生。纯为世子，先卒；四十九年，以嫡孙立，年三十三。五十一年，薨；在位三年，寿三十五，未及请封。子尚敬嗣。

尚敬：尚益世子。康熙三十九年，生。五十二年立，年十四。乾隆十六年，薨；在位三十九年，寿五十二。子尚穆嗣（有传）。

尚穆：尚敬世子。乾隆四年，生。十七年立，年十四。

臣按汪楫「录」据「世纘图」尚清王谓为「天纘王卜称第五子」。徐葆光「录」则云中山王无称「天纘王」者，直谓为尚真第五子。然中山王亦多有他号者，如尚圆称思德金而尚宁称康翁、尚丰称宗盛、尚贤称秀英、尚质称直高之类，「天纘」得无亦系尚真之别称欤！不然，何以传元及永已历三世，忽又及圆之孙宁、宁又及元之孙丰耶！但有疑当阙，断以为非尚真子，不可；既以为尚真子，亦未见其可也。

### 琉球国志略卷三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封贡

封贡（招抚、恩赐、褒恤、入监诸事附）

「书」云：「不宝异物，则远人格」。故越雉旅獒，征风声之远；而古先哲王，辄因以日懋厥德焉。国家文治到隆，超唐、轶虞；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如众星拱极，悉主悉臣。百余年来，■琛献异，筐筐包匭，络绎来庭；有「涂山」所未及辑、「王会」所难尽图者，猗欤盛已。琉球，东南蕞尔，隋招之不至，元奢之不服。迄明初，始入贡称臣，世为属国；然亦由明祖遣使慰谕而后致之。我世祖章皇帝应天受命，甫及三年，琉球则不需征会，叩阊

守臣，输诚入贡。非夫赫声濯灵、远迩怀畏，何以得此！而其率先效顺、世修侯度唯谨，亦足多也。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以来，三锡恩纶，賚予稠迭；且免其贡焉，及常贡内非其国所产概予捐除。世宗宪皇帝嘉其恭顺，屡辍贡期；该国君臣益深感激，恪共典礼，历久弥虔。恭逢皇上御极，揆文奋武，万国梯航：东抚暹罗，南怀缅甸，西扫伊犁、大宛，罔不率俾；矧琉球世守藩封者哉！今兹臣忝膺介选，远赍简书；开读之日，拜瞻三朝宸翰鸾翥龙翔，后先辉映：洵为海邦世宝，荣宠莫踰。爰集封贡事宜，并以前代招抚诸事附见于篇：重昭圣朝绥来雅化，度越前古；亦以征「东风入律、海不扬波」，良非虚语云尔。志封贡。

明洪武五年，太祖遣行人杨载赍诏至国。诏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自元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有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北清幽燕。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告朕意；使者所至，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奉表贡方物（「中山世鉴」云：『贡物，马、刀、金银酒海、金银粉匣、玛瑙、象牙、螺壳、海巴、棹子扇、泥金扇、生红铜、锡、生熟夏布、牛皮、降香、速香、檀香、黄熟香、苏木、乌木、胡椒、硫磺、磨刀石』）。

臣按隋大业元年，海帅何蛮上言：『海上有烟雾状，不知有几千里；乃流求也』。流求之名，始见于此。三年、四年，屡遣使招之，不服。元世祖至元中，曾命将往伐，无功而还。成宗元贞初，亦以师征，卒不听命。至明太祖洪武初，遣行人赍诏往谕，而方贡乃来。此琉球通中国之始也。

七年，王又遣泰期等入贡，并上皇太子笺。太祖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赐泰期衣币、靴袜；副使惹爬燕之及通事，从人皆有赐。是年，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

八年，太祖命附祭琉球山川于福建（先是，天下山川，太祖皆躬祀；太常以琉球入朝，亦请祀已两年矣。至是，礼部尚书牛谅言「躬祀非礼」，始改命）。

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及硫磺。王遣泰期从浩入，贡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赍，多用是物。

十年，王又遣泰期等表贺元旦，贡马及硫磺。

十一年、十三年，贡方物；赐赍悉如例。

十五年，王又遣泰期及亚兰匏等贡马及硫磺。太祖赐币帛有加，命尚佩监

奉御路谦送泰期等返国。

十六年，王遣亚兰匏等表贺元旦，贡方物；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其臣师惹等奉表入贡。太祖赐王镀金银印及币帛七十二匹，赐山南王币帛如之。时二王与山北王互相攻伐，遣中使梁民敕王。敕曰：『王居沧海之中，崇山环海为国；事大之礼不行，亦何患哉！王能体天育民，行事大之礼；自朕即位十有六年，岁遣人朝贡。朕嘉王至诚，命尚佩监路谦报王诚礼；何期复遣使来谢！今令内使监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谦赍符，赐王镀金银印一。近使者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其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并敕谕山南王承察度（「福建通志」作承宗，误）、山北王帕（「通志」作怕）尼芝；敕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众矣。天恐生民互相残害，特生聪明者主之。迺者琉球国王察度坚事大之诚，遣使来报；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随使者入觐，鉴其至诚，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胜怜悯！今遣使谕，二王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佑之；不然，悔无及矣』！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入谢；各赐衣币。

十七年，王遣阿不耶等入贡；赐钞币。

十八年，表贺元旦，贡方物；太祖赐王海舟一。山南王如之，补给山南王、山北王驼纽镀金银印各一。

十九年，王遣亚兰匏等贡马百二十匹、硫磺万二千斤；赐宴及钞。

二十年，王遣亚兰匏等贡方物，进皇太子笺，献马。山南王承察度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亦各遣使入贡。

二十一年，王遣使甚模结致等贡马，贺天寿圣节。

二十三年，表贺元旦，贡方物；世子武宁亦贡马五匹、硫磺二千斤、胡椒二百斤、苏木三百斤。通事屋之结等私携胡椒三百斤、乳香十斤为门者所获，当入官；诏还之，仍赐屋之结等六十人钞各十锭。

二十四年，王及世子武宁遣亚兰匏、嵬谷致等贡马及方物。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表贺天寿圣节。

二十五年，王及世子武宁各进表笺，贡马；并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入国子监读书，太祖各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钞五锭。秋，又赐罗衣各一袭及靴袜衾褥（此国人就学之始）。山南王亦遣从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实他卢尾贺段志等入监读书，赉如中山例。遣归惠州海丰所送至京采硫磺遭风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今所存者七姓；然毛、阮二姓又万历年再赐者，实仅金、梁、郑、林、蔡五家）。赏通事程复、叶希尹以寨官兼通事职，加冠带；从王请也。



二十六年，王遣使麻州等贡方物。已又遣使寿礼结致等贡马，偕寨官子段志每入监读书；太祖命赐夏衣、靴袜。秋，又赐罗、绢衣各一袭；谦从各给布衣。

二十七年，王遣亚兰匏等贡方物；赐宴于会同馆，赏亚兰匏品秩、冠带。以通事程复、叶希尹充千户；从王请也。赐王相秩同中国王府长史，称王相如故。

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亚兰匏贡方物，山北王岷、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入贡；赐钞有差。

二十九年，王两遣使贡方物，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承察度、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贡；诏遣三五郎臈（「实录」前作尾，今作臈）等归省，赐银钞、缎匹有差。会世子武宁遣使入贡，偕寨官子麻奢理、诚志鲁二人入监。三五郎臈复与俱来，请卒业；太祖许之，仍赐衣巾、靴袜。

三十年，王两遣使贡马及硫磺，山北王、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贡。

三十一年，王遣亚兰匏等贡马及硫磺，世子武宁贡如之；女官生姑鲁妹偕入谢恩，以昔常在京读书也。三月，太祖命以冠带赐王，并赐臣下冠服。

永乐元年，太宗遣使以「即位诏」谕王，王遣从子三吾良臈奉表贺，且贡方物。太宗遣行人边信、刘亢赍绒绵、绮币赐王；还奏称旨，擢信为湖广道监察御史、亢为工科给事中。未几，王卒，子武宁遣三吾良臈讣告于朝。山南王弟汪应祖遣长史王茂入贡。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贡方物，丐赐冠带、衣服；太宗许之。

二年正月，太宗遣行人时中往祭，赙以布帛；诏武宁袭爵。诏曰：『圣王之治，协和万邦；继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东藩，克修臣节；暨朕即位，率先归诚。今既歿，尔武宁乃其世子，特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以承厥世。惟俭以修身、敬以养德、忠以事上、仁以抚丁，克循兹道，作镇海邦，永延世祚。钦哉』！四月，山南王承察度无子，遣命王弟汪应祖摄国事；遣隗谷结致贡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赐冠服（太宗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国必有统，众必有属。既能事大、又能抚众，且旧王所属意也；宜从所言，以安远人』）。遂遣使赉诏封之，赐如所请。已而礼部尚书李至刚奏：其使擅诣处州市磁器，当逮问；成祖曰：『远人知求利而已；朝廷于远人当怀之，不足罪』。暹罗船往琉球，遭风漂至福建，布政司籍纪所有请命；成祖谕至刚曰：『暹罗与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岂可乘其危而利之！乡有善人，犹能济困；况朝廷统御天下哉！其令所司：舟坏，为之修理；人乏食，给之粟。或归、或往琉球，俟风便，导之去』）。

三年，行人时中使琉球还，命复职。中初为四川布政司右参议，罪当戍

；上书愿改过，遂命使。至是，还职。王遣三吾良亶奉表贡方物谢恩，已又遣养埠结制等贺万寿圣节。山北王入贡。山南王亦入贡，又遣寨官子李杰赴国子监受学；赐衣如例。

四年，王及山南王、山北王皆表贺元旦。王遣寨官子石达鲁等六人入监。王进阉者数人，太宗曰：『彼亦人子，无罪而刑之，何忍！命礼部还之』。礼部言：『恐阻远人归化之心，请但赐敕止其再进』！太宗曰：『谕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实事。今不遣还，彼欲媚朕，必有继踵而来者。天地以生物为德，帝王乃可绝人类乎』！卒不受。

臣按汪楫「志」云：『「世纘图」云：「洪武二十九年，王即位；凡在位二十六年」』。按其国继世，类先自立而后请于朝；故所纪嗣位之年，与中朝遣封之时，多不合。而其后惮于供应，甚有迟至十余年乃上请者。然明初贡使时通，封卒年岁不应参差如是。即云洪武二十九年嗣位，中更靖难，赴告逾期；顾在位二十六年，则永乐之末，宜尚无恙。何五年遂有祭賻之典耶？臣谨稽前史及其国纂记详考始末，务求至当；疑者仍阙。参之「国统」，可以互见。

五年，世子尚思绍遣三吾良亶贡马及方物，别遣使以其父武宁讬告。太宗命礼部赐祭賻，诏思绍嗣王爵。

六年，王遣使阿勃吾斯奉表贡方物谢恩，山南王亦贡马；各赐钞、币。

七年，王遣使贺万寿圣节，山南王亦贡马；各赐衣币。

八年，王遣三吾良亶入贡，山南王亦遣使贺万寿圣节；皇太子皆赐之钞、币。王遣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监，皇太子各赐巾服等物。冬，太宗赐琉球生李杰等冬衣、靴袜。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学校，新罗、百济皆遣子入学；当时仅闻给廩膳，未若今日赉予周备也』。太宗曰：『远方慕中国礼义，故遣子入学；必足于衣食，然后乐学。太祖高皇帝命资给之，着于令典；所谓「典成万物而不遗者」，安得违之』！赐通事林佑冠带（佑，本闽人）。

九年，王遣三吾良亶贺元旦，偕王相子怀德、寨官子祖鲁古入监；又遣使坤宜堪弥贡马及方物。使人有匿不尽贡者，监察御史廉得其实以闻；太宗曰：『此非国王意也，宥之』！王遣使谢，贡方物！敕赐王钞及彩币。升长史王茂为国相兼长史事，命长史程复致仕还乡；皆从王请也（复，本江西饶州人；一作朱复）。

十年，王遣使贺元旦，山南王亦入贡；已又遣使贺万寿圣节。太宗赐钞、币，又赐琉球生夏布襦衫、绦靴。

十一年，王两遣使贡马，偕寨官子郇同志久等三人入监（三人，一作三十人）。已又与山南王各贡马；赐钞及永乐钱。模都古等三人奏乞归省，太宗曰：『远人来学，诚美事；思亲而归，亦人情。宜厚赐以荣之』！赐衣币及钞为

道里费，仍命兵部给驿传。留学者皆赐冬、夏衣。

十二年，王遣使贺元旦，遣三吾良亶贡马及方物。皇太子赐琉球生益智每等二人罗布衣等物，从人皆有赐。太宗赐邬同志久等三人衣、钞。

十三年，太宗遣行人陈李芳（一作若）等赍诏封山南王汪应祖世子他鲁每为琉球国山南王。时应祖为其兄达勃期所弑，各寨官合兵诛达勃期，推他鲁每摄国事，表请袭封；故遣使往，并赐诰命、冠服及钞万五千锭。王及山北王俱遣使贡方物，世子尚巴志亦遣使宜是结制贡马及方物；赐文绮三十表里。

十四年，王遣三吾良亶贡马及方物，谢遣使不谨之罪（先是，贡使直佳鲁犯法，坐诛。太宗敕谕王曰：『比王所遣直佳鲁等来京，朕优待之。及还至福建，乃肆狂悖，擅夺海舶，杀死官军，殴伤中官，夺其衣物。直佳鲁首罪，当置大辟；已命法司如律。其阿勃马结制等六十七人与之同恶，罪亦当死；眷王忠诚，特遣归，俾王自治。自今遣使，宜戒约之，毋犯朝宪』）；已又遣使贡马。山南王遣使入贡谢恩。赐琉球生夏衣。

十五年，王及山南王俱遣使入贡，已又与世子尚巴志各遣使贡马。

十六年，王两遣使贡方物；赐使者冠带、钞、币有差。

十七年，王三遣使贡马及方物。

二十年，王遣使贺元旦；已又遣贡方物。

二十一年，世子尚巴志遣使奉表贡方物；皇太子令礼部宴劳之（「世鉴」云：『二十一年癸卯秋，遣使奏曰：「我琉球国分为三者百有余年，战无止时，臣民涂炭。臣巴志不堪悲叹，为此发兵。山南、山北，今归太平；伏愿升下不违旧规，给臣袭封。谨贡土产马及方物」。大明皇帝赐诏云：『尔琉球国分，人民涂炭百有余年。比尔义兵复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后，慎终如始，永绥海邦，子孙保之。钦哉！故谕』。尚巴志之奏及成祖之谕，「明史」、「实录」皆不载，姑存以备考）。

二十二年二月，王讷闻于朝；遣官赐祭贖。九月，遣行人周彝赍敕以行。

臣按徐葆光「录」称：「思绍，永乐五年嗣位；十九年，卒」；以「沿革志」称二十三年卒为非。又以「明实录」二十年以后尚书「王贡如常」，至二十二年始讷于朝；未详其故。臣窃以「实录」止据本国疏文，比事属辞；「沿革志」虽采「世谱图」，实以「实录」为主也。详见「国统」。

臣又按汪楫「志」称：『山南王承察度遣从子三五郎尾（又作亶）入学，中山王察度遣从子三吾良亶入谢』；自是两人无疑。第良亶既为察度从子，则是武宁兄弟行矣。而武宁遣讷告哀及入谢，皆曰「侄」；至思绍，凡四遣入贡，亦皆曰「侄」；岂数人名称皆同，抑臣主不以世系为序耶？臣因详考其故，盖国人名字皆王所赐，子孙不改；多系采地，间有以官为名者。至后人

能亢宗者，又别赐采地，则更他名矣。且名字系有定制，大抵所名不过三、四十数，比户多彼此同名者。问之，曰：『此琉球名也，亦别有姓名备而不用』。如按司，国音呼为「安知」；山北王有攀安知者，必其上世有为按司者，故以官名也。若斯之类，不一而足；岂仅惊座之陈遵、小冠之子夏哉！惟久米村唐人三十六姓及本国常充贡使选者，有姓字名号，仿效中华；闻亦各别有琉球名，与众同其姓名，止为朝贡设，国中不用也。想明初国俗犹朴故尔。

洪熙元年，仁宗遣中官柴山赍敕至国，封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敕曰：「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天命，统御万方；恩施均一，远迩归仁。尔父琉球国中山王思绍，聪明贤达，茂笃忠诚；敬天事大，益久弗懈；我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缙承大统，念尔父没已久，尔其嫡子，宜俾承续。特遣内官柴山赍敕命尔嗣琉球国中山王，尔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务善，以福国人；斯爵禄之荣，延于无穷。尚其祇承，无怠、无忽！」仍赐冠带、裘衣、文绮（方仁宗遣山时，贡使已两至，表称世子贺成祖万寿圣节。至是，始知改元）。是年，凡四遣使贡马及方物。

臣按夏子阳「录」作宣德三年事，有「副使阮姓，阙其名」；且谓「谓封自巴志始，父思绍系追封」。但抄「旧录」，未见「实录」故尔。

宣德元年，王遣使贡方物谢恩（附奏曰：『臣祖父昔蒙朝廷大恩，封王爵，赐皮弁冠服。洪熙元年，臣奉诏袭爵，而冠服未蒙颁赐』。宣宗命行在礼部稽定制制以赐之。先是，仁宗遣封，已赐冠带；而王复以为请，以皮弁。故宣宗谓礼部尚书胡濙曰：『远人归诚，固是美事。特赐冠服，亦表异恩。古人言「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朕与卿等尤当念之』），又遣郑义才进香长陵；赐海舟一。已又两遣使贡马及硫矿，赐裘衣、靴袜有差。

二年，王两遣使贡方物，山南王他鲁每亦遣使进香长陵。

三年，王遣郑义才贡马及方物，谢赐皮弁、海舟。宣宗遣使赍敕劳王，并赐王纁丝、纱罗、锦缎；已又遣内官柴山、副使阮渐赍敕赐王金织、纁丝、纱罗、绒锦。

四年，王遣使表贡，贺万寿圣节；已又两遣使贡马及方物。山南王亦两遣使入贡，赐宴及钞、币。又命山南王使赍敕及钞、绢归赐王（汪「志」云：『自是，山南王不复遣使，盖并于中山矣。永乐十三年以后，山北王不复入贡；则山北先山南而亡者，十四年矣。』）

五年，王四遣使入贡；宴赍如例，仍赐王钞。

六年，王两遣使入贡，又表贡马及金银器皿谢赐锦币。

七年，宣宗命内官柴山赍敕至国，令王遣人赍往日本，谕其朝贡。明年，日本遂来朝；命行在工部给王使漫泰来结制海舟一。是年，王四遣使入贡

；宴赉如例。

八年，王两遣使入贡；宴赉如例。

九年，王遣使贡马及方物。已又遣使谢赐衣服、海舟；命贡使赉敕及币归赐王。

十年，王遣使谢（礼部尚书胡濙奏曰：『比奉旨，节一切冗费，以安军民。今四裔使臣动以百数，沿途疲于供给；宜敕诸路总兵官并都、布、按三司继今审其来者，量遣正副使、从人一二十人赴京，余悉留彼处给待』。从之）。

正统元年，英宗颁赐「大统历」；适王遣贡使伍是坚至，令赉回。敕諭王及日本国王源义教；敕曰：『我国家统有天下，薄海内外，罔不臣服。列圣相承，无闻远近，一视同仁。尔为国东藩，世修职贡，益永益虔；王遣使来朝贡马及方物，礼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宝，期与四海群生，同乐雍熙。矧王笃于事大，良可嘉尚！使者还，特赐王及王妃白金、彩币以答远意。王其钦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意』。王再遣使贡马及方物（使者至福建，如例止具贡物以闻。其自携螺壳九十、海巴五万八千，失于自陈；有司以漏报没入。使者吁请给值，英宗命行在礼部如例给之。后浙江省舶提举司王聪复以为言，英宗谓礼部曰：『海巴、螺壳，远人资以货殖；取之奚用』！命悉还之，仍着为令）。

二年，王遣使义鲁结制等贡马及方物（附奏：『本国各官冠服，皆国初所赐；年久朽敝，乞更赐』。又言：『本国遵奉正朔，而海道险阻，受历之使，或半载、一载方返』。事下礼部；覆奏，命「冠服，本国可依原降造用；「大统历」，福建布政司给与之」）。

三年，王遣使义鲁结制等贡马及方物；赐币有差。

四年，王遣使梁求保入贡，已又遣阿普礼是等入贡；宴赉如例（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成规疏言：『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建停憩，馆谷之需所费不貲。比者通事林惠、郑长所带番梢人从二百余人，除日给廩米外，其茶、盐、酰、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有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铜钱。今未半年，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按数取足，稍缓辄肆詈殴。虽远人不足与较，而凭陵之风渐不可长。已行福州等府、县止将例应供给之物，按日支与；不许私以铜钱支当。但烦琐多端，终非久计。乞命该部定议：于人支日廩之外，量加少许，听其自办。其林惠等不行禁戢、坐视纷纭，请执治』！事下行在礼部，以为于例止日给廩米，一切费宜悉罢之；其通事人员不行禁戢，请治罪。英宗以远人姑示优容，令移文戒諭之）。

五年，王遣使步马结制等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先是，朝贡者朝参出入，皆给马；至是，令止给正、副使；着为令）。

六年，英宗遣还东影山遭风往爪哇国市贡物通事沈志良等（福建巡按郑颢疏言：『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吉载磁器等物并护船器械往爪哇国，遭风进港，妄称进贡；今已拘收候旨』。英宗曰：『远人宜加抚绥；况遇险失所，尤当矜怜。其悉以原物还之；听自备工料修船，促还本国』）。

七年，世子尚忠遣长史梁求保入贡，以巴志讬告，请封。遣给事中俞忭、行人刘逊赉诏敕至国，封世子尚忠为王。诏曰：『昔我祖宗恭天明命，君主天下；无间远迩，一视同仁。海外诸国咸建君长，以统其众。朕承大宝，祇奉成宪，用图永宁。故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爰自先朝恭事朝廷，勤修职贡，始终如一。兹既云亡，其世子尚忠敦厚恭慎，克类前人；上能事天，下能保民。今遣正使给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刘逊赉敕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以主国事。尔大小头目人等，其钦承朕命，尽心辅翼、惇行善道，俾国人咸乐太平，副朕仁覆苍生之意』。并敕王曰：『尔遣长史梁求保奏尔父王尚巴志亡没，良深悼念！特遣使命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以主国事。尔宜笃绍尔父之志，益坚事上之诚。敬守臣节，恭修职贡；善抚国人，和睦邻境：庶几永享太平之福』。仍赐王及妃皮弁冠服、金织裘衣、币布等物。忭等未至，忠已两遣使贡马及贺明年元旦，犹称「世子」。

九年，王四遣使入贡；赐使臣梁回海舟一。

十年，王两遣使入贡；宴赉如例。

十一年，王两遣使入贡；宴赉如例。

十二年，世子尚思达遣长史梁球（一作求）以其父尚忠讬告，请封。三月，命给事中陈傅、行人万祥谕祭故王尚忠、封世子思达为王。敕曰：『尔比遣长史梁球等奏，尔父王尚忠亡没，良深悼念！特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继承尔父主理国事。尔宜笃绍先志，敬守臣节，恪修职贡；简任贤良，善抚国人，和睦邻境：以保国土』。仍以皮弁冠服、常服及织金、纁丝、罗缎等物赐王。复诏谕其国『臣庶尽心辅翼，各循理分，毋或僭逾：俾凡国人同乐雍熙，副朕一视同仁之意』。王遣通事蔡让等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

十三年，王遣使入贡。

十四年，王遣梁同等贡马及方物，已又遣马权度等入贡。王叔尚金福亦贡马及方物；赐衣币、冠带，仍命赉敕并彩币归赐王及王妃、王叔。

景泰元年，王遣使百佳尼入贡；景帝命赉敕并文绮、彩币归赐王及妃。已又遣梁回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通事程鸿言：『船坏，愿以赐币造船』。礼部请移文福建三司，听其自造，不得扰民）。

二年，王遣使察都等入贡，已又遣亚间美等入贡（察都请自备工料造船；礼部言：『宜令候本国进贡通事李敬等回日，附载归国』）。景帝命左给事

中乔毅（「殊域周咨」作陈谟）、行人童守弘（童，一作董）谕祭故王思达，封王叔尚金福为王。

三年，金福两遣使入贡，犹称「王叔」；盖命未达也。

四年，王四遣使入贡。未几，王卒；王弟布里与其子志鲁争立，焚烧府库，两伤俱绝，所赐镀金银印亦熔坏。国人推尚泰久主国事。

五年，泰久以国难告，并请铸印颁赐：命所司给之。已又遣使人贡；命赉敕及彩币归赐王弟。

六年，王弟两遣使入贡。命给事中严诚（「殊域周咨」作李秉彝）、行人刘俭充正副使，赉诏敕封王弟尚泰久为王。诏曰：『帝王主宰天下，恒一视而同仁；藩屏表率国中，或同气以相嗣。朕躬膺天命，抚驭诸侯。琉球国王尚金福既薨，其弟尚泰久性资英厚，国众归心；兹特遣使赉敕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凡彼国中远近臣庶，宜悉心辅翼，罔或乖违：长坚忠顺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兹诏示，咸使闻知』。又敕王曰：『尔自先世恪守藩维，传及尔兄，益隆继述；敬天事上，久而愈虔。属兹薨逝，軫于朕怀！尔乃王弟，宜绍国封。特遣使赉诏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尔尚砥砺臣节，怀抚国人！钦哉』。

七年，遣使入贡，犹称「王弟」。及册封后，遣使入谢，又别遣使入贡。天顺二年，王三遣使入贡。

三年，王遣使李敬贡马及金银器皿（疏言：『本国王府失火，延烧仓库铜钱；请照永乐、宣德间例，所带货物以铜钱给赐』。礼部以铜钱系中国所用，难以准给；宜将估计钞贯，照旧六分京库折支生绢，其四分移文福建布政司收贮纒丝、纱罗、绢布等物，依时值关给。从之）。已又遣使亚罗佳其等入贡；宴赉如例。

四年，王遣使入贡。

五年，王遣使王察等贡马及方物。

六年，王遣使程鹏等贡方物；宴赉如例。已又遣使入贡，以泰久讣告。英宗命吏科右给事中潘荣、行人司行人蔡哲充正副使，往祭故王泰久，赉诏封世子尚德为王。诏曰：『朕绍帝王之统，纒祖宗之绪，主宰天下，一视同仁；抚驭华夷，靡间遐迹。惟尔琉球国僻居海岛，密迹闽中；慕义来庭，受封传业：盖有年矣。故国王尚泰久克笃勤诚，敬天事大；甫余六载，倏尔告终！先业攸存，可无承继！其世子尚德性资仁厚，国众归心；今特遣正使吏科右给事中潘荣、副使行人司行人蔡哲赉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件。凡国中官僚、士庶，宜同心辅翼，作我外藩。呜呼！循理谨度，永坚率俾之忠；亲族睦邻，丕冒咸宁之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七年，王遣使崇嘉山等入贡；宴赉如例。

成化二年，王遣使程鹏等贡马及方物；赐宴及衣币。

三年，王遣长史蔡璟入贡；赐币。

四年，王遣使程鹏、己又遣使读诗贡马及方物；俱赐衣币。

五年，王遣长史蔡璟入贡，己又遣使查农是等入贡；宴赉如例。王卒，世于幼，国人废之，共立御锁侧尚圆为王（广东市舶司奏：『九星洋有遭风番舶，审知是琉球贡船，欲贸货往闽，造船回国』。部覆令广东巡抚严加译审：果无虞诈，方许贸易；仍谕今后进贡，务由福建故道。并敕地方官禁约下人：不得因而侵损，失向化之心）。

六年，王遣使程鹏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福建按察司奏：『琉球贡使程鹏至福州，与委官指挥刘玉私通货贿；俱应究治』。诏逮治玉而宥鹏）。

七年，尚圆遣使蔡璟等入贡，以父尚德薨来告，请封。宪宗命户部都给事中邱弘、行人司行人韩文充正副使，赉仪物行庆吊礼，封世子尚圆为王。弘至山东病卒，改命兵科给事中管（一作官）荣偕文往（贡使蔡璟以织金蟒罗制衣，为锦衣卫校尉所诃，刑部鞫之；璟固称是国王受赐于先朝者。稽旧籍，无有没入内库；仍敕谕王知之）。

八年，王遣长史梁应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福建三司官奏：『琉球国先因进贡，潜居内地，遂成家业；应遣还』。礼部议：其人若承户部勘合许入籍者，留；余如请）。

九年，王遣王舅武实入贡谢恩（奏称：『王常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遭风飘至广东；有司转送福建，愿自备工料修船同回』。许之）。

十年，王遣使沈满志等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仍以钞、绢酬其自贡物值；满志等乞如旧制折给铜钱，不许）。

十一年，王遣使程鹏入贡（附奏：『乞如常例，岁一朝贡』。礼部覆称：『去年福建守臣言：『琉球使臣登岸焚劫，访察不获；宜令鹏等赉敕省谕，并定贡期』。宪宗敕王曰：『王使朝贡，已如例赏赐遣还。近福建镇守官奏：通事蔡璋等还次福州，杀人劫财，非法殊甚！今因使臣还，特降敕省谕。敕至，王宜问璋等故纵其下之罪，追究恶徒，依法惩治。自后定例：二年一贡，其许百人，多不过加五人。除正贡外，不得私附货物并途次骚扰，有累国王忠顺之意。其省之』）。

十二年，王遣使梁应等入谢。会宪宗立皇太子，应因奏乞如朝鲜、安南例，赐诏赉回。礼部以海外国，例不颁诏。宪宗特命降敕，并以锦币归赐其王及妃。是年，王卒。

十三年，王遣使李荣奉表谢恩。己又遣使程鹏贡马及方物，复请岁一遣使



朝贡；不许。

十四年，世子尚真遣长史梁应等请袭封。命兵科给事中董旻、行人司右司副张祥充正副使，赉诏封世子尚真为王；赐皮弁冠服、金镶犀带，并以绿币赐王及妃。应等具奏乞仍一年一贡；不许。

十五年，王遣使李荣朝贡、迎封册；赐宴及衣币。

十六年，王遣使马怡世入谢（附奏：『臣伏读祖训条章，许臣国不时朝贡。故自臣祖、父以来，皆一年一贡。迩年旧抚福建大臣以臣国使有违法规利者，令臣二年一贡：此诚臣之罪也。然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贡者，实欲依中华眷顾之恩，杜他国窥伺之患。乞如旧制』！宪宗不许；敕王曰：『曩因尔国使臣入贡，往往假馈送为名，污我中国臣工；其实以为己利。又不能箝束僉从，以致杀人纵火、强劫民财。又私造违禁衣服，俱有显迹。故定为二年一贡之例。朝廷富有万方，岂为尔一小国而裁省冗费哉！此例既定，难再纷更。特兹省谕，王其审之』）。

十八年，王遣使贡马及方物，乞以陪臣子蔡宾五人于南京国子监读书；令有司岁给衣服、廩饩如例（王又以不时进贡为请；疏言「以小事大，如子事父」。礼部言：『其意实假进贡，以规市贩之利；宜勿听』！仍敕王曰：『朝廷定尔国二年一贡，已具前敕。臣之事君，遵君之敕可也。屡违敕奏优，可乎？所以固拒者，非为惜费；盖二年一贡，正合中制。朕恤小之意，实在此。王其钦遵，毋事纷更』！礼部又言：『琉球国进贡，旧例到京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六、七十人，俱给赏有差。迩因各国进贡率多奸弊，每国只许五七人，不过十五人到京；余俱留边以俟。今福建以例止容正议大夫梁应等十五人赴京，既已给赏；余六、七十人俱留，布政司宜发官帑以次均给：庶不减削太甚，失柔远之意』。从之）。

二十年，王遣使程鹏贡马及方物（奏：永乐间所赐船破坏，止存其三；乞自备工料，于福建补造。部议许造其一）。

二十二年，王遣使蔡曦贡马及方物（王咨部，请遣官生蔡宾等五人归国省亲。帝曰：『昔阳城在太学，诸生三年不归省者，斥之。矧远人，岂可长留不遣！其即放归，以遂定省之私』）。

二十三年，王遣使马审礼等贡方物谢恩。孝宗赐冠带、衣币，仍命领诏赐王及妃锦币。

弘治元年，王遣使皮扬那等入贡（时从浙江入贡，帝命却之；以贡道当由福建，且贡非其时。礼部言：『远人之情可念；减赏从人，稍示裁抑』。从之。时蔡宾亦随贡使至，言『成化中读书南京国子监，今吏部侍郎刘宣时为祭酒，特加抚恤；乞容执贄于宣所致谢』。许之）。

三年，王遣使马仁等进香，别遣王舅麻勃都入贡（奏称：『本国来贡人员，近只许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疏失』。又谓：『贡船抵岸，所在有司只给口粮百五十名，其余多未得给』。命来京人员许增五人，增口粮二十名）。

五年、七年，王皆遣正议大夫梁德入贡；赐王锦缎，宴赉如例。

九年、十三年，王皆遣正议大夫郑玖入贡；赐王锦缎，宴赉如例。

十五年，王遣使入贡。

十六年，命广东守臣送所获国王遣使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遇风舟覆、漂至海南登岸之吴诗等百五十二人于福建守臣处给粮养贍，候本国贡使归之。

十七年，王遣使补贡（王具言：『前使遭风未回，致失二年一贡之期』。至是补贡，纳之）。武宗登极，命行人左辅颁诏至国。

正德二年，王遣王舅亚嘉尼施等贡马及方物（奏乞每岁一贡；礼部议：『彼因入贡违期，故为此奏以饰非；宜勿听』！武宗特许之。长史蔡宾奏乞自备工料修造贡船二只；部议：『验实量修，不必改造』。宾复奏；武宗曰：『宾，善人也。令二船拆卸补造，第勿过式』）。

四年，王遣正议大夫程璉入贡。

五年，王请遣官生蔡进等五人入国子监读书。许送南监，给衣、廩如例。

六年，王遣正议大夫梁能；七年，遣正议大夫梁宽等入贡。宴赉如例。

十年，王遣长史陈义；十一年，遣正议大夫梁龙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

十二年，王遣正议大夫陈义入贡。

十三年，王遣长史蔡迁；十五年，遣长史金良贡马及方物。宴赉如例。

嘉靖元年，王遣王舅达鲁加尼进香、贡方物庆贺；诏赐王及妃锦币，敕王仍遵先朝旧例：二年一朝贡，每年不得过百五十人。仍命福建巡抚、御史查勘验放。

三年，王遣长史金良等二十人入贡（良言：『先有正议大夫郑绳领谢恩方物，风漂未至；表文在此，请得先进』。许之。明年，绳至，言方物以舟败；至是，复进。福建守臣以闻。世宗命就彼中宴赉，遣还方物，令所司辅运；仍令绳赉敕转敕日本国王，令捕系倡乱者以献）。

五年，官生蔡廷美等请就国子监读书；令礼部给衣、廩如例。是年，王卒。

七年，第五子尚清（「汪志」作天纘王卜称第五子；「徐录」云：尚真第五子）遣正议大夫郑绳等入贡请封；绳等回至海中溺死。

九年，又遣蔡瀚入贡，申前请。礼部以袭封重典，命福建镇、巡官查访申报。瀚请遣蔡廷美等四人归娶；给赏有差（「大学录」作十一年事。瀚又言

：『来经日本国，正源义晴托赍表文，乞赦其使臣宋素卿之罪；非乞新勘合金印，复修常贡』。礼部验无印篆，倭情谲诈，不可遽信。敕琉球国王遣人传谕日本：令擒献首恶，送回掳去指挥，奏请裁夺）。

十一年，正议大夫金良赍国中人民结状请封。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行人司行人高澄充正副使，赍诏敕封世子尚清为王。诏曰：『朕躬膺天命，为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乎古礼。其于锡爵之典，未尝以海内外而有间焉。尔琉球国远在海滨，久被声教；故国王尚真，夙绍显封，已逾四纪。兹闻薨逝，属国请封；世子尚清，德惟克类，众心所归，宜承国统。朕笃念怀柔之义，用嘉敬顺之诚；特遣使赍诏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笃忠勤，有光前烈。国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赞，协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尽臣藩之节；保守海邦，永底宁谧』。又敕王曰：『惟尔世守海邦，继膺王爵；敬顺天道，世事皇明。尔父尚真自袭封以来，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伤！尔以冢嗣，国人归心，理宜承袭。兹特遣使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尔宜祇承君命，克绍先业；修职承化，保境安民：以称朕柔远之意』。

十三年，遣正议大夫梁椿入贡，表称「世子」；时诏命犹未达也（诏弛朝鲜、琉球贡使在京五日出之禁，从朝鲜国王李恠请也）。

十四年，陈侃等使还，言海中值风涛之险，多藉神麻，不致颠覆；乞赐祭以答神贶。礼部议：令福建布政司设祭一坛；升侃为光禄寺少卿、澄为尚宝司丞。王遣王勇毛实等入贡谢恩；仍以锦币、杂物赐王（先是，王以金四十两馈侃等，不受；实等并以金奏，世宗命侃等受之）。

十七年，王遣使陈赋入贡；宴赍如例。

十九年，王遣长史梁梓贡马及方物（奏请造海舟四；许之）。

二十年，王遣使殷达鲁等入贡；宴赍如例。

二十一年，长史蔡廷美招漳州人陈贵等驾船之国，因与潮阳船争利互杀；遂安置贵等于旧王城，尽没其货。贵等夜奔，为守者多所掩杀；于是诬贵等为贼，械送福建。廷美表将赴京陈奏，巡按徐宗鲁会三司官译审以闻，留廷美等待命。得旨：『贵等违法通番，着重治。琉球既屡与交通，今乃敢攘夺货利、擅杀我民，且诬以贼；诡逆不恭，莫此为甚！蔡廷美本宜拘留重处，念素系朝贡之国，姑且放回。复若不悛，即绝其朝贡。令福建守臣备行彼国知之』。

二十二年，王遣正议大夫陈赋等贡马及方物；宴赍如例，并以礼币报王。王请遣官生梁炫等归娶；时炫等就学南监已踰七年，诏给资粮、驿骑，遣人护归。

二十四年，王遣长史梁显入贡，送还朝鲜漂流人口；宴赍如例。

二十六年，王遣使陈赋入贡（赋与蔡廷会偕来。廷会祖璟，本闽人；永乐中，拨往琉球充水手，而产籍在闽。廷会与给事中黄宗概上世有亲，遂与交通馈谒。事觉，逮问。礼部请并罪赋；世宗曰：『陈赋无罪，赏如例。廷会交结朝臣，法当重治。念属贡使，姑革赏示罚；仍行抚按官将廷会在闽产籍勘明处分』）。

二十八年，王遣正议大夫梁显入贡；宴赉如例。

二十九年，王遣官生蔡朝用等五人诣京，请入监读书；许之。

三十二年，王遣长史梁炫入贡；宴赉如例。

三十四年，王遣正议大夫梁硕入贡，又请放官生蔡朝用等归国省亲；许之，遣使送归。是年，王卒。

三十六年，尚清第二子尚元遣正议大夫蔡廷会等入贡请封（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败还，入海至琉球境；世子尚元邀击，尽歼之，得中国被掠人金坤等六名。至是，献还；因乞每岁自行修买归舟，不候题请。世宗嘉其忠顺，许之；仍赐敕奖论赏银五十两、彩币四表里，有功人马必度及廷会等俱厚赐）。

三十七年，命给事中吴时来、行人李际春充正副使，赉诏封世子尚元为王。时来寻疏论大学士严嵩奸邪状，嵩言其畏航海之险，故生事妄言；世宗怒，杖、戍时来。改命刑科给事中郭汝霖偕际春以行。

三十九年，汝霖等尚未行，正议大夫蔡廷会入贡，奉表谢恩（时称受世子命，以海中风涛叵测、倭人出没不时，恐使者有他虞，获罪上国；请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进表文、方物，而身同本国长史梁炫等赉回诏册，不烦遣使。巡按御史樊献科以闻；下礼部议，言『琉球在海中诸国，颇称守礼；故累朝以来，待之优异。每国王嗣立，必遣侍从之臣，奉命服、节册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遥受册命，则见委君贖于草莽：其不可一也。廷会奉表入贡，乃求遣官代进；昧以小事大之礼，弃世子专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贼为梗，使臣至淮安，抚、按官暂为留住；候事宁，即遣贡阙。丁占城国王为安南所侵，窜居他所，故令使者赉回敕命，乃一时权宜；且此失国之君也。造无稽之词以欺天朝，援失国之君以拟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借口者，特倭人之警、风涛之险耳，不知琛宾之输纳、贡使之往来，果何由而得无患也？其不可四也。当时占城虽领回诏敕，然其王沙古卜洛犹恳请遣使为蛮邦光重。且廷会非世子面命，又无印信文移；若遽轻信其言，万一世子以遣使为至荣、请遥拜为非礼，不肯受封，复上书请使如占城，将谁任其咎哉！其不可五也。令福建守臣以前诏从事便。至于未受封而先谢恩，亦非典故；宜止许入贡方物，俟受封后方进谢恩表文』。世宗从之）。

四十一年，汝霖等始奉诏至国。诏曰：『朕受天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宪之是循；其于锡封之典，遐迩均焉。尔琉球国远处海陬，声教渐被；修职效义，阅世已久。故国王尚清显荷爵封，粤逾二纪；兹者薨逝，属国请封。世子元，朕念厥象贤，众心归附，是宜承诏国统。特遣正使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际春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宣谨守礼度，益笃忠勤。凡国中官僚、耆旧，尚其同心翼赞，以佐王饰躬励行，用保藩邦。故兹诏示，咸俾悉知』。王遣王舅源德偕汝霖等入谢；诏升汝霖为光禄寺少卿、际春为尚宝司丞（初，王以金四十两馈汝霖等为谢，却之。源德赍所馈金请命，世宗谓「朝廷命使，无受谢之义」；诏听汝霖等辞。寻以二臣远行着劳，各赐银、币）。

四十二年，王遣正议大夫郑宪入贡，送还中国漂流人口；世宗降敕褒谕，赐镪、币。宪因奏本国亦有流入中国者，乞命守臣恤遣；下其疏于濒海所司。

四十四年，王遣长史梁灼贡马及方物，送回本国北山守备郑都所获中国被掠人口；世宗嘉王忠顺，再敕奖谕，仍赐银五十两、彩币四表里，灼、都各二十两、一表里。

隆庆元年，王遣使入贡；宴赉如例。

二年，王遣使入贺；宴赉如例。

三年，王遣守备由必都等归日本掠去人口，守臣以闻；穆宗以王屡效忠诚，赏银、币同前，仍赐敕奖励，由必都等给银、币有差。

五年，王遣正议大夫郑宪入谢，又归被掠人口；再敕奖励，赐银、币，给赏如前。遣官生梁照等三人归国；从王请也。明年，王卒。

万历元年，尚元世子尚永遣使入贡请封；礼部行福建镇、巡官查勘。又送还被掠人民；奖赉如例。

二年，遣王舅马中叟、长史郑佑等十八人入贡，贺登极；宴赉如例。

三年，世子两遣使入贡。

四年，世子遣正议大夫蔡朝器等贡方物；如例给赏外，神宗命每五日另给鸡、鹅、米、面、酒、果以示优异。命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司行人谢杰充正副使，赍皮弁、玉圭往封尚永为王（崇业等疏言四事：一、颁去诏敕如彼国恳留，宜如例俯循其请。一、秩祀海神，合举祈、报二祭。一、造船宜专责府佐，副以指挥二员，造完一并随行。一、饮食、物用、弓矢、器械以及观星、占风、听水、察土、医卜、技艺之流毕备，许酌量取用。悉如所请）。

五年，遣正议大夫梁灼入贡，表称「世子」；时崇业等尚未行也。

八年，崇业等始赍诏敕至国。诏曰：『朕受天明命，君临万方；薄海内外

，罔不来享。延赏锡庆，恩礼攸同。惟尔琉球国远处海滨，恪遵声教，世守职贡，足称守礼之邦。国王尚元，绍序膺封，臣节采谨。兹焉薨逝，悼切朕衷！念其侯度有常，王封当继。其世子永，德惟象贤，惠能得众；宜承国统，永建外藩。特遣正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副使行人司行人谢杰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国中官僚、耆旧，尚其协心翼赞，毕力匡扶；懋猷勿替于承先，执礼益处于事上。绥兹有众，同我太平：则亦尔海邦无疆之休』。又敕王曰：『惟尔先世守此海邦，代受王封，克承忠顺。迨于尔父元，畏天事大，益用小心；诚节懋彰，宠恩浚被。遽焉薨逝，良用悼伤！尔为冢嗣，克修厥美；群情既附，宜绍爵封。兹特遣使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尔宜恪守王章，遵述先志；秉礼守义，奠境安民：庶几彰朕无外之仁，以永保尔有终之誉』。王遣王舅马良弼入谢，偕陪臣子郑周等三人就学；命送南监，给衣粮如例。

九年，王遣正议大夫梁灿入贡。

十一年，王遣使梁灼入贡。

十五年，王遣正议大夫郑礼谢恩，别遣使贡方物。明年，王卒。

十九年，尚圆嫡孙尚宁遣使郑礼入贡，言国方多事，未暇请封；部咨：『该国世子宜速请袭爵，镇压国人；毋以地方多事为辞』！

二十三年，国人哈那等船飘温州，浙江巡抚刘元霖以闻；神宗命优恤遣还。

。

二十七年，宁遣使郑道等入谢，请封（部议：不必遣官；但取具该国王舅法司等官印结与世子奏本，到即颁封。神宗命选廉勇武臣一员同往）。

二十九年，命兵科给事中洪瞻祖、行人司行人王士禎充正副使往（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朱国祚言：『琉球国僻处东南，世修职贡，时当承袭；屡遭倭警，延迨至今。既经世子尚宁奏请，相应准封。其该用皮弁冠服、纁丝等项，宜照例应付。遣官，已奉明旨；但据其陈乞情词，援引「会典」，必以文臣为请。惟圣明裁定』！得旨如请）。时浙江巡抚刘元霖报获海船系琉球国差探封贡声息，其中类倭数人，衣笠、刀仗皆倭物；会同馆译问长史蔡奎，奎不能辨。神宗命待该国质审回奏，再遣瞻祖等往。已而瞻祖以忧去，以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代之。

三十二年，宁遣王舅毛继祖等入贺册立东宫，并谢赐还本国漂流人口；各赐衣服、帽袜。

三十三年，神宗命夏子阳等作速渡海，以彰大信；仍传谕彼国以后领封海上，着为定规（先是，二十三年，琉球使臣于霸等为世子请封。抚臣许孚远以倭氛未息，议遣使赍敕至福建，听来使面领；或遣惯海武臣，同彼国使臣往。

得旨：『待世子表请，然后如议颁封』。迨二十八年，请封表至，则有「用武臣」之旨。二十九年，世子再疏乞差文臣；始改后命。于是夏子阳等方赍敕入闽，而巡按方元彦以滨海多事、警报频仍，偕抚臣徐学聚请仍遣武臣前往；子阳等具言『属国言不可爽，使臣义当有终。乞坚成命，以慰远人』。俱未报；而礼部侍郎李延机言『宜断行颁封初旨，并武臣之遣而罢之』。于是御史钱桓、给事中萧道高各具疏力言其不可；且云：『此议当在钦命未遣之先，不当在册使既行之后。宜行该抚速造海船，勿误今年渡海之期。俟事竣复命，然后定为画一之规；先之以文告，令其颁封海上，永为遵守』。从之。子阳等赍诏敕至国；诏曰：『朕躬膺天命，诞受多方；爰暨海隅，罔不率俾；声教所讫，庆赉惟同。尔琉球国僻处东南，世修职贡。自我皇祖称为礼义之邦，国王尚永祇袭王封，恪遵侯度；倏焉薨逝，良恻朕心！其世子宁，贤足长人，才能馭众；间关请命，恭顺有加。念其国统攸归，人心胥属；宜膺宠渥，固我藩篱。特遣正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国中官僚、耆旧，尚其殫忠辅导，协力匡襄；坚事上之小心，巩承先之大业；永绥海国，共享升平。惟尔君臣亦世世永孚于休』！又敕王曰：『惟尔上世以来，建邦海外，代膺封爵，长固藩维。尔父永，恪守王章，小心祇畏；忠诚茂着，称我优嘉。遽至长终，良深悼恻！尔为冢嗣，无忝象贤；既允群情，宜崇位号。兹特遣正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赍敕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尔宜益处侯度，克绍先猷；保又人民，奠安境土；庶几恢朕有截之化，抑亦貽尔无疆之休』！

三十四年，子阳等事竣复命；升子阳为太常寺少卿、士禎为光禄寺丞。王遣王舅毛凤仪、正议大夫阮国入谢（凤仪等赍子阳等所辞金上于朝，神宗命来使赍回。王附奏：『洪、永间，赐闽人三十六姓，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语、海路、更针常至违错；乞依往例更赐』。礼部寝之）。

三十六年，王遣使郑子孝等十三人入贡；宴赉如例。

三十八年，王遣王舅毛凤仪、长史金应魁急报倭警，致缓贡期；巡抚陈子贞以闻。

四十年，浙江总兵官杨崇业奏报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国，执中山王，迁其宗器；宜敕海上严加训练』。而兵部疏言倭入琉球获中山王，则三十七年三月事也（时福建巡抚丁继嗣奏：『琉球国使柏寿、陈华等执本国咨本，言王已归国，特遣修贡。臣窃见琉球列在藩属，固已有年。但尔来奄奄不振，被拘日本；即令纵归，其不足为国明矣。况在人股掌之上，保无阴阳

其间！且今来船方抵海坛，突然登陆；又闻已入泉境，忽尔扬帆出海。去来倏忽，迹大可疑。今又非入贡年分，据云以归国报闻；海外辽绝，归与不归，谁则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贡之入境有常体，何以不服盘验、不先报知，而突入会城！贡之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于硫磺、马、布之外！贡之贡进有常额，何以人伴多至百余名！此其情态，已非平日恭顺之意；况又有倭为之驱哉！但彼所执有辞，不应骤阻，以启疑贰之心。宜留正使及人伴数名，候题请处分；余众量给廩食，遣还本国。非常贡之物，一并给付带回：始足以壮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章下礼部，覆如抚臣言）。

四十四年，王遣通事蔡廛来言：『迺闻倭寇造战船五百余只，欲胁取鸡笼山。恐其驰突中国，为害闽海；故特移咨奏报』。福建巡抚黄承玄以闻。

天启元年，颁登极诏于福建布政司，转命卫指挥萧崇基赍诏之国。

三年，尚丰遣使蔡坚等贡硫磺、马匹，请封（尚丰，尚元第三子尚久之子，元之孙也。先是，定期二年一贡；万历间，国被倭难，诏停贡已十年。至是，以为言；部议『本国休养未久，暂拟五年一贡；待册封后另议』）。

五年，丰遣使入谢，并乞封典。

六年，丰遣使入贡。

七年，丰遣正议大夫蔡延等入贡；宴赉如例。

崇祯二年，丰遣使入贡，再申前请。礼官何如宠以履险糜费，请令陪臣领封；不从。命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抡充正副使，赍诏及仪物往封尚丰为王。

六年，三策等始至国。王遣使入谢。

九年，王遣使入贡；宴赉如例。

十二年，王遣使蔡坚等入贡。明年，王卒。

十七年，尚丰第三子尚贤遣使金应元入贡，请封；会中朝道阻，不得归。

大清顺治三年，福建平，尚贤请封；使者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臣洪承畴，转送入京。礼部言：『前朝敕印未缴，未便授封』；遣通事往谕。

六年，尚贤弟尚质自称「世子」，遣本国通事周国盛赍表归诚，随通事入朝。

七年，质遣王舅阿榜琨、正议大夫蔡锦等奉贡入贺；船漂没，未达。

八年，世祖章皇帝令来使周国盛赍敕归谕世子。

十年，世子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等贡方物，缴前朝敕印，请封；备言其国王没，敕即随葬；惟尚宁未葬，故即以宁敕缴。

十一年，又遣官进贡，请封；赐国王蟒缎二、彩缎六、蓝缎二、素缎二、闪缎二、锦三、绸四、罗四、纱四，赐王妃彩缎四、闪缎一、蓝缎二、素缎三



、锦二、罗四、纱四。赏王舅彩缎表里各四，正议大夫彩缎表里各三、蓝缎一、绸二、罗二，使者彩缎表里各二、蓝缎一、绸一、纱一、罗一，通事从人纱缎、绸布、银两各有差。遣兵科爱惜喇库哈番张学礼为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为副使，赍诏书一道、镀金银印一颗，令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过一百五十人，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边听赏。学礼等疏请十事，部议赐一品麒麟服，于钦天监选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择医生二人，赐仪仗、给驿护送，外给从人口粮。至福建，修造海船，选将弁二兵二百人随往。因海氛未靖，还京未行。

圣祖仁皇帝御极，念远人延伫日久，谴责学礼等，卒遣行。康熙二年至国，诏仍顺治十一年所颁，敕则康熙元年也。

三年，王遣陪臣吴国用、金正春奉表谢封，进贡；且疏言：『捧读敕谕，因臣使物故甚多、滞闽日久，将正副使并督、抚诸臣处治。但中外均属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为诸臣之报，而反重为诸臣之累；臣何人斯，岂能宴然清夜！』圣祖命还学礼等原职，赐国王蟒缎二、彩缎四、蓝缎二、素缎二、闪缎二、锦二、绸二、罗二、纱二，赏王舅彩缎表里各四、罗四、彩缎三、靴一双，紫金大夫彩缎表里各四、罗三、靴一双，使者彩缎表里各二、折纱布四，通事、从人缎布有差。王又另疏进学礼等所辞宴金正使一百两、副使九十两，请令二臣收受。部议不可；奉旨：『这琉球国所与宴金，仍着使臣收受』。

四年，王遣使进香，并贺登极；进贡。其贡物有在梅花港口遭风漂溺者，奉旨「免其补进」。

五年，补进贡物；圣祖命发回。又令应进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十件不系土产，免其进贡；其硫磺留福建督、抚收贮，余所贡方物令督、抚差人解送。其来使不必赍送到京，即给赏遣回。

六年，令贡使仍赍表入觐。明年，王卒。

八年，尚质世子尚贞遣使入贡；于常贡外，加进红铜及黑漆嵌螺茶碗。照例给赐，惟正使不系王舅，与副使正议大夫赏同。

十年，进贡；于常贡外，加进鬃烟、番纸、蕉布。其被风飘失贡物，免其查议。

十三年，进贡；于常贡外，加进红铜及火炉、丝烟。

十八年，补进十七年贡。除赴京存留官伴外，其余员役，令先乘原船归国。

十九年，世子遣使进贡；圣祖谕：『琉球国进贡方物，止令贡硫磺、海螺壳、红铜；其余不必进贡』（贡物，旧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银酒海、泥金

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苧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口刀、枪、盔甲、马鞍、丝锦、螺盘；后俱免进。外有加贡物无定额，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海螺壳三千个、红铜三千斤）。

二十年，世子遣使入贡。圣祖以贞恪共藩职，当耿精忠叛乱之际，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仍赐锦币五十。又于常贡内，免其贡马；着为例。

二十一年，世子遣耳目官毛见龙、正议大夫梁邦翰上言：『先王尚质，于康熙七年告薨；贞嫡嗣，使袭爵。具通国结状，请封』。礼部议：航海道远，应令贡使领封。见龙等固请，部议执不可；圣祖特允之，遣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焟为正副使。楫等疏陈七事：一、请颁御笔；一、请照例谕祭海神；一、渡海之期，不必专候贡使；一、请带修船官匠一同渡海；一、请给关防，以稽诈冒；一、请增兵护行，以壮国威；一、请预支俸银为办装费。礼部尽议不行；仍令会同户、兵、工三部再议。奏上，圣祖大书「中山世土」四字赐王，特许带修船匠役随行、制祭文二道祈报海神，并给俸二年以往。

二十二年，楫等至闽。时方治兵攻台湾，遂不候造船，径取战舰渡海。六月，楫等至国，谕祭故王尚质，册封尚贞为王。王遣法司王舅毛国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谢封。楫等回京，复为题请「远人向化，请赐就学」；礼部议覆准行。王又另疏进楫等所辞宴金一百九十二两，请令二臣收受；部议不可。奉旨：『这琉球国所与宴金，仍着使臣收受』。

二十三年八月，奉圣祖谕：『汪楫等奉使琉球，往回甚速；黽勉尽职，可嘉！着吏部议叙具奏』。

二十五年，王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均等四人入太学；附贡使耳目官魏应伯、正议大夫曾夔船桅折伤，秉均飘至太平山修船。

二十七年，贡使到京；于正贡外，加屏风纸二千张、嫩蕉布五十匹。圣祖令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廩甚优；四季赐袍褂、衫裤、靴帽、被褥俱备；从人皆有赐。又月给纸、笔、墨、朱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又令博士一员督课。

三十年，王遣贡使耳目官温允杰、正议大夫金元达到京，请官生归国；赐宴，各络赏云缎、绸布等，乘传，厚给遣归（以后贡使，例遣耳目官一员为正、正议大夫一员为副；后不具书官名。他官则书）。

三十二年，王遣马廷器、王可发等入贡；宴赉有差。

三十四年，王遣翁敬德、蔡应瑞入贡。

三十六年，王遣毛天相、郑弘良入贡。

三十八年，王遣毛龙图、梁邦基入贡。

四十年，王遣毛得范、郑职良入贡；得范至杭州，病卒。

四十二年，王遣毛兴龙、蔡应祥入贡。

四十四年，王遣温开荣、蔡肇功入贡。

四十六年，王遣马元勋、程顺则入贡。

四十八年，王遣向英、毛文哲入贡。国中多灾，宫殿尽焚；台飓频作，人畜多死、草木皆枯。是年，王卒。

四十九年，尚贞世子尚纯子尚益，以嫡孙嗣立。

五十年，益遣孟命时、阮维新入贡。

五十一年，尚益卒，未及请封。

五十二年，尚益世子尚敬嗣立。遣毛九经、蔡灼入贡；灼至福州，病卒。

五十四年，敬遣马献功、阮璋入贡。

五十六年，敬遣夏执中、蔡温入贡；且告曾祖尚贞与其父尚益之丧，请封

五十七年，遣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

五十八年，又遣向秉干、杨联桂入贡；联桂至通州，病卒。六月，海宝等至国，谕祭故王尚贞、尚益，册封尚敬为王。

五十九年，海宝等自琉球回，代请官生入学，并请给天妃春秋祀典；礼部议：俱准行。王遣王舅向龙翼、紫金大夫程顺则入贡并谢封，贡金鹤、盔甲、马鞍等物；宴赉有差（「徐录」：金鹤二——银座全、盔甲一副——护手护腕全、金靶鞘腰刀二、银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腰刀二十、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袞刀十、黑漆洒金马鞍——一饔饩全、金彩画围屏四、扇五百、土绵二百、纹蕉布二百、土苧布一百、白钢锡五百斤、红铜五百斤；以上皆谢封贡物。旧例有胡椒，今缺；以钢锡代之。其常年贡物，止白锡一千斤、红铜三千斤、硫磺一万二千八百斤；硫磺纳藩库，贡使赉铜、锡至京。前明于福州特设市舶提举一员，专理琉球贡事；以内官领之。本朝省并其事于本府海防同知；今贡使犹称之曰「提学」云）。王又另疏进海宝等所辞宴金一百九十二两，请令二臣收受；部议不可。奉旨：『宴金仍着使臣照旧例收受』。

六十年，王遣毛廷辅、梁得宗入贡。圣祖谕：将琉球国王照安南国王于常赏缎匹数目外，增添缎匹加赏，交来使赉回赐王。其正副使、通事人等，各加赏缎匹有差。

六十一年，王遣毛弘健、陈其湘入贡，附遣官生四人入监；至闽洋触礁，俱溺死。

雍正元年，王遣王舅翁国柱及曾信入贡，复遣官生郑秉哲等四人入监；路卒一人。

二年，世宗宪皇帝召见王舅翁国柱于干清宫，御书匾额「辑瑞球阳」四字

赐王，及玉、缎等物交与翁国柱赍回；仍赏国柱银、币（法琅炉瓶盒一分、白玉盒一对、汉玉玦一件、白玉镇纸二件、三喜玉杯一件、青玉炉一件、白玉提梁罐一件、汉玉螭虎笔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白玻璃盖碗六、磁胎烧金法琅有盖靶碗六、青花白地龙凤盖碗十二、青花白地龙凤盖钟十、蓝磁盘十二、霁红碟十二、霁红碗十、填白八寸盘十二、绿龙六寸盘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盘二十、青团龙大碗十二、五彩宫碗十四、绿地紫云茶碗十、紫檀木盒绿端砚一方、棕根盒绿端砚一方、上用缎二十匹。赏王舅翁国柱银一百两、上用缎八匹），恤病故官生蔡宏训银三百两（留一百两修理坟墓；其二百两着翁国柱带回，交宏训之母养贍）。王遣毛健元、蔡渊入贡。

三年，王遣紫巾官向得功及郑士绚入贡。

四年，召见紫巾官向得功于干清宫，赐王玉、缎等物，交得功赍回；仍赏得功银、币（内造缎二十匹、玉方鼎一件、玉夔龙水注一件、汉玉方壶一件、玉五老双寿杯一件、玉异兽花插一件、玉荷叶盘一件、玉龙凤方盒一件、玉螭虎双寿碗一件、玉云喜卮一件、玉磬一架、白玻璃碗四、蓝玻璃盖碗六、青龙红水七寸盘十二、霁红白鱼七、盘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盘二十、绿地紫云茶碗十、青龙暗水大宫碗十二、五彩蟠桃宫碗十四、霁红盘十二、霁红盖碗十、霁蓝盘十二、红龙高足有盖茶碗六、青花龙凤盖碗十二、青花龙凤盖钟十、法琅炉饼盒一分、紫檀木盒绿端砚一方、杏木盒绿端砚一方。赏紫巾官向得功内造缎八匹、银一百两）。王遣毛汝龙、郑廷极入贡，并进谢恩礼物。世宗命将进到四年贡物存留，准作六年正贡；其六年应进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进。嗣因汝龙等呈请表文、方物一并来京，部议不许；仍令将六年表文，俟八年正贡时一并恭进。遣官生郑秉哲、郑谦等归国。

六年，王遣毛鸿基、郑秉彝入贡。

八年，王遣王舅向克济及蔡文河入贡。

九年，礼部议：『琉球国王奏：进贡方物，请遵依旧典二年一贡，不敢愆期。应如所请』。奉谕旨：『朕因琉球地处重洋之外，奉表修贡，远涉风涛，深为軫念！曾经降旨将雍正八年贡物，准作十年正贡。今该国王奏请按期入贡，情词恳切，具见诚悃；知道了。着仍遵前旨，若十年贡物已经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贡；十一年不必遣使前来。将此文该国王知之』。

十年，赏王舅向克济玉磁器物（黄玻璃饼一对、红玻璃饼一件、绿玻璃瓶一件、白玉笔搁一件、白玉双龙觥一件、汉玉双喜杯一件、红玛瑙水盛一件、牛油石福寿盒一件、铜法琅花饼一件、铜法琅茶盘一件、琼石荷叶觥一件、青绿鼎一件、彩添小圆盘八件、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磁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胆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红粉红磁小

餅一件、青花磁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副、五彩酒鍾四件、洋红酒鍾四件)。王遣温思明、郑仪入贡。

乾隆元年，王遣毛光润、郑国柱入贡；光润至福建，病卒。

二年，王遣王舅向启猷及金震入贡。

三年，王遣向维豪、蔡墉入贡。

四年，皇上以王遣使庆贺，忠荃可嘉；降敕奖谕，并御书匾额「永祚瀛壖」四字赐王及文绮等物。

五年，王遣王舅翁鸿业及蔡其栋入贡，并进谢恩礼物；其栋至福州，病卒。

六年，礼部议：『琉球国谢恩礼物，照雍正四年之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贡』。奉旨：『依议』。

七年，王遣毛文和、蔡用弼入贡。

九年，礼部议：『将琉球国进到礼物存留，准作九年正贡；其九年应进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进』。奉旨：『依议』。

十一年，王遣毛允仁、梁珍入贡。

十三年，王遣向永成、郑秉哲入贡。

十五年，王遣毛元烈、阮为标入贡；元烈至福建，病卒。又遣都通事阮超群等送回十四年内地被风失舟吴永盛等四船九十二名；其林士兴等六船一百三十名因船身坚固，先已拨给桅木、廩饩，资送回籍。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巡抚潘思榘以闻；奉旨：『赐国王蟒缎二匹、闪缎二匹、锦二匹、彩缎四匹、素缎四匹，以示嘉奖。其伴送之都通事阮超群、东观旭等，亦着该督、抚优加奖赉有差』。

十六年，福抚潘思榘奏：『琉球国使臣毛如苞等二号贡船一只在洋遭风，飘回本岛修葺补进；并将闽县遭风船户蒋长兴等、常熟县商民瞿长顺等三十九人留养两年，随船护送来闽』。奉旨：『于常例外，赐国王蟒缎二匹、闪缎二匹、锦二匹、彩缎四匹、素缎四匹，以示优奖。其在船官伴人等，亦着该抚分别赏赉有差』。是年，王卒，世子尚穆遣陪臣郑国贞告哀；署福建巡抚新柱以闻。

十七年，世子穆遣向邦鼎、杨大壮入贡。

十九年，世子穆遣毛元翼、蔡宏谟入贡，兼请袭封；疏云：『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谨奏：为沥恳循例封袭，以光世土，以效忠勤事。窃以敝国蕞尔弹丸，眇兹尺土；沐天朝深仁厚泽，有加无已。臣元祖尚质，于顺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颁给王爵印篆为中山王，永奠海邦。臣高祖尚贞，于康熙二十一年恭沐诏敕册封。臣曾祖纯、祖益，未及请封，早已辞世。臣父敬，于康熙五十七年

叨蒙册封为中山王。嗣爵以来，夙夜惟寅，矢勤矢慎，虔输忠诚，恪恭匪懈；于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薨逝。念臣小子穆，恭循典例，以嫡继统；谨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正议大夫蔡宏谟等虔赍奏请，伏乞圣恩体循臣父事例，差选天使按临蛟岛，俾臣穆拜纶音于海表，永守藩疆；膺诏命于波区，代供贡职：则顶祝皇恩浩荡，世世不朽矣。伏祈睿鉴，敕部施行；臣穆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奏以闻』。『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玉版恢图，焕规模于旧制；宝纶沛泽，隆体统于藩臣。率土莫不尊亲，众星拱北；普天咸称神圣，诸水朝宗。欢洽臣民，庆腾宇宙。恭惟皇帝陛下覆育同天，光华匝地。躬桓蒲谷，悉归王会之图；侯甸要荒，尽入职方之府。臣穆世沐帝泽，代守海藩。胙土分茅，自古之帝王大典；请封袭爵，今日之臣子微忱。谨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谟等仰请纶音，望龙墀而悚栗；叩希天眷，瞻凤诏以遥颁。伏愿至德弥崇，覃恩愈广。制仪制礼，因旧典以广新恩；教孝教忠，由内臣而及外吏。将见川岳效灵，九有覲照光之盛；江河献瑞，万方沾熙皞之隆矣。臣穆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谨上表』。

二十年五月初七日，遣翰林院侍讲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

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臣魁、臣煌至国，先行谕祭故国王尚敬；以八月二十一日，宣读诏敕，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是年，王遣向全才、阮超群入贡。

二十二年正月，臣魁、臣煌自琉球还，代请官生入国子监读书；并陈天威远播，神应弥昭，请加天后封号，别颁谕祭文二道。事下礼部，部议俱准行。王遣王舅法司官马宣哲、紫金大夫郑秉哲入贡，奉表恭谢天恩，贡金鹤、盔甲、马鞍等物；宴赉有差。

琉球国志略卷四上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輿地

輿地

建置疆域形胜城池（炮台附）

「淮南子」谓「八■〈王延〉之外，有八极；裨海之外，复有大瀛海环之」。其言廓落不足征信，固然矣。顾乾坤定位，覆载难名；指实固属臆说，据理则甚寻常。昔人多谓琉球北有落漈之患；漈即尾闾，台湾淡水外亦然。据此，则琉球以东，别无地矣；何以尚有鸟语鬼形之毘舍那国，蠕蠕于琉球东隅烟雾间耶？是弱水之外，更有洲峤；扶桑以后，犹多岛屿；诚不容以蛙、蠡之见概之也。国家膺图御宇，声教暨讫；幅■〈巾员〉周广，列在职方者不胜亿计

。琉球蕞处万里外，视版图所绘，仅如毛发；比独能尊事天朝，世世滋益恭。因是以仰赖皇威，永保厥土：邻境蕃伏，一视中华蒲谷之班；濒海安恬，无复曩时鹬蚌之扰。臣于使竣，辄按方輿，得其道里远近之数，与其村县统辖之详；而形势要害，以次附录：务期异同有考、今古殊观，庶蜃穴蛟区灿然如指上螺纹，爰以备史宬采辑之万一。志輿地。

建置

疆域

形胜

城池（炮台附）

建置

流虬，隋使羽骑尉朱宽至国，于万涛间见地形如虬龙浮水中，始曰流虬（「中山世鉴」）。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名渴利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隋书」）。

流鬼（见新唐书）。

宋景定五年，西北诸岛始来贡。咸淳二年（丙寅），北夷大岛来朝；自后，每年来贡（「中山世鉴」）。

瑠求，在漳、泉、福州界，与澎湖诸岛相对；西、南、北岸皆水（「元史」。「粤志」亦作瑠求）。

元延佑元年，国王玉城嗣位；世衰政废，内为色荒、外为禽荒。诸按司不朝，国分为三：大里按司据佐敷、知念、玉城、具志头、东风平、岛尻、喜屋武、摩文仁、真壁、兼城、丰见城十一国，称山南王；今归仁按司据羽地、名护、国头、金武、伊江、大宜味、恩纳七国，称山北王；中山惟有首里王城、那霸、泊、浦添、北溪、中城、越来、读谷山、具志川、胜连、三平（西平、南平、真地平）等数国（「中山世鉴」）。

明洪武十六年，命内使监丞梁民同奉御路谦赉符，赐王镀金银印一。十八年，补给山南王、山北王驼纽镀金银印各一（「明史」、「实录」）。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南夷宫古岛、八重山岛始来贡；其后，每年来贡（「中山世鉴」）。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秋，尚巴志遣使奏曰：『我琉球国分为三者，百有余年。臣巴志为此发兵山南、山北，今归太平。伏愿陛下圣鉴，不违旧规，给臣袭封』（「中山世鉴」）。自后国虽合一，仍称中山王。

国朝顺治八年，世祖章皇帝遣使封尚质为中山王，赐印一颗，印文止称「琉球国王」，诏敕文称「琉球国中山王」如故。

## 疆域

琉球国国都，元延佑间，分为三；宣德时，并为一国，分为三省。中山为中头省，属府十四；山南为岛窟（一作尻）省，属府十二；山北为国头省，属府九（府，土名间切）。府所属曰村头（土名母喇）。地形东西狭，其宽处可有数十里；南北长，四百四十里。自中山首里，南至喜屋武边海，紧行一日半；北至国头边海，紧行三日半。

臣按汪楫「录」云：『幅员周回可五、六千里，东西长、南北狭』。非惟国都失实，即以属岛准之，亦非是。

进贡，由福建海道，来以冬至自姑米山起，五十更（六十里为一更，计三千里）；回以夏至至姑米山止，四十更（二千四百里）。姑米至国都，四百八十里。径直海面，西距福建布政司一千七百里、距京师七千八百三十二里。国人至今自呼琉球地曰「屋其惹」。辖三十六岛，东四岛、西三岛、西北五岛、东北八岛、南七岛、西南九岛。水程，南北三千里，东西六百里。远近环列，语言惟姑米、叶壁与中山为近；余皆不相通。择能中山语者，给黄帽为酋长。又遣黄帽官莅治之，主听讼、征赋，名奉行官，亦名监抚；使岁易人，土人称之曰亲云上（读如「牌金」，盖三字两音也）。太平山、大岛、八重山各三员，马齿山二员，小岛各一员；惟巴麻（国音读「间」字同「麻」，华言「山」也）、伊计、椅山、硫磺山四岛不设。

臣按「屋其惹」，徐葆光「录」谓其旧土名；非也。细考之，乃土音如此；令之作书；则仍是「琉球」两字耳。

中山省（首里、泊、久米、那霸，不入间切；真和志以下，共十四间切）

首里，王宫所在，不称间切；属村县二十一：崎山（在王宫东）、金城（在王宫西南）、内金城、新桥（在王宫东北）、赤平（在王宫北）、仪保（在朱平村北）、西仪保、末吉（在王宫北）、山川、新川、殿川、寒川、大中、鸟崛、汀白次、赤田、姑场川、桃原、当藏、真和地、立岸。

泊（土音「土马爷」，一字三音。在首里西五里），属村县二：东境、西境。

那霸（在首里西十里），属村县六：东县、西县、泉崎、若狡町、辻山（辻音「失汁」一字两音）、渡地。

久米（彙字土音「苦念搭」，一字三音；今讹为久米。在那霸东），属村县四：东门村、西门村、北门村、南门村（亦名大门村。旧有普门寺，又名普门地。皆洪武中，赐闽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营，亦称营中。后改唐荣，以村中贵者为总理唐荣司）。

真和志（在首里西五里），属村县十二：识名、国场、牧志、天久、松川



、与仪、龟田、安里、湊川、古波藏、仲井间、上间。

南风原（在首里南七里），属村县七：宫平、津嘉山（旧有玉那霸，今并入）、内岭、本部、喜屋武（读如「腔」，三字一音）、神里、平川。

东风平（在首里南二十五里，地在山南省界中），属村县九：东风平、富盛、志多伯、世名城、友寄、高良、山川（首里同名）、宜寿次、当铭。

西原（在首里东七里），属村县十六：幸地、小桥川、安室、桃原（首里同名）、我谢、翁长、平郎、小那霸、棚原、末吉（首里同名）、石岭、嘉手刈、小波津、与那城（与那城府同名）、内间、吴屋。

浦添（在首里东三十里），属村县十一：浦添、伊祖、牧港、安波茶、泽■〈山氏〉、屋富祖、城间、西原（西原府同名）、内间（西原同名）、势理客、前田。

宜野湾（在首里东三十里），属村县十二：宜野湾、谢名、普天间、新城、具志川（具志川府同名）、城田、嘉数、安仁屋、伊佐、喜友名、野嵩、我如古。

中城（在首里东四十里），属村县十九：中城、姑场、热田、当间、岛袋、粤间、和宇庆、屋宜、津灞、安谷屋、伊集、渡口、喜舍场、添石、瑞庆览、新垣、安里（真和志同名）、中顺、比嘉。

北谷（亦称比溪。在首里北四十里。此府多稻田），属村县十二：北谷、滨川、砂边、野国、野里、玉代势、屋良、桑江、嘉手纳、平安山、伊礼、前城。

读谷山（在首里东六十里），属村县十二：读谷山（亦称座喜味）、高志保、喜名、宜间、渡具知、大湾、伊良皆、渡庆次、波平、长滨、濑名霸、根波。

胜连（在首里东北六十里），属村县十：胜连、神谷、比嘉（中城同名）、平敷屋、平安名、内间（浦添同名）、新垣（中城同名）、龟岛、滨村、南原。

与那城（在首里东北五十里），属村县六：仲田、平安座、安势里、上原、池宫城、伊计。

越来（在首里北五十里），属村县十：越来（尚圆王弟宣威采地。代尚圆立六月，让位圆子尚真，退老于此。今其子孙世为此村领主）、照屋、安庆田、湖屋、上地、诸见里、山内、宇庆田、大古回、中宗根。

美里（在首里北六十里），属村县十八：嵩原、高原、恩纳（亦称东恩纳，以别北山之恩纳）、石川、古谢、伊波、野原、松元、田里、楚南、比屋根、与仪（真和志同名）、宫里、知花、池原、嘉手茆、登山、山城。

具志川（在首里东六十里），属村县十五：安里（真和志同名）、上江洲、宇坚、祝岭、中岭、天愿、高江洲、田场、田崎、安庆名、江洲、大田、荣野比、川崎、兼嘉段。

山南省（属间切十二）

大里（在首里南二十里），属村县十七：与那原、与古田、涌稻国、板良敷、仲程、与那霸、稻福、上与那原、大城、宫城、古坚、目取真、岛袋（中城同名）、南风原（南风原府同名）、高宫城、真境名、当真。

玉城（在首里南四十里），属村县十一：玉城、中村渠、富里、丝数、垣花、富名腰、前川、当山、和名、奥武、志坚原。

丰见城（在首里南十五里。有山南王弟故城。国中祈雨，例在此），属村县十七：丰见城、饶波、长堂、翁长（西原同名）、真玉桥、盛岛、奥平、高岭、仪保（首里同名，亦称宜保）、我那霸、渡嘉敷、高安、伊良波、名嘉地、田头、保荣茂、嘉数（宜野湾同名）。

小禄（在首里南二十里），属村县十一：小禄、上原、当间（中城同名）、■〈双上牛下〉宫城（土音：■〈双上牛下〉为「五十」，宫为「诃」，城为「五十姑」，三字六音）、大岭、仪间、湖城、具志、多加良、安次岭、赤岭。

兼城（亦曰金城。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属村县十：兼城、座波、照屋（越来同名）嘉数（宜野湾、丰见城同名）、波平、武富、安波根、丝满（在海边村，石甚奇）、湖平、志茂田。

高岭（土名多嘉岭。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属村县五：大城（大里同名）、真荣里、国吉、与座、屋姑。

佐敷（亦称佐铺。在首里南二十里），属村县八：佐敷、新里、屋比久、手登根、外间、津波古、与那岭、小谷。

知念（在首里南三十里），属村县十：知念、敷名、久手坚、山口、钵岭、久高、外间（佐敷同名）、知名、安座真、下敷屋。

具志头（在首里南三十里），属村县六：具志头、波名城、中座、喜纳、新城（宜野湾同名）、与座（高岭同名）。

麻文仁（麻亦作「摩」。在首里南四十里），属村县五：麻文仁、米次、石原、松岭、小渡。

真壁（在首里南四十里），属村县八：真壁、田岛、真荣平、丝洲、宇荣城、古波藏（真和志同名）、新垣（中城、胜连同名）、名城。

喜屋武（在首里南四十里，为国中极南沿海边上），属村县五：喜屋武（南风原同名）、上里、福地、山城（美里同名）、束边名。

山北省（属间切九）

金武（在首里东北九十里），属村县五：金武、宜野座、奥松、汉那、祖庆。

恩纳（在首里北一百里），属村县九：恩纳、安富祖、名喜真、山田、真荣田、仲泊、古良波、谷茶、富津喜。

名护（在首里北一百五十里），属村县九：名护、屋部、世富庆、安和、喜濑、幸喜、松堂、许田、宫里（美里同名）。

久志（在首里东北一百五十里），属村县十一：久志、松田、边野古、嘉阳、宜作次、濑嵩、汀间、松滨、田荣良、川田、宇富良。

羽地（在首里北一百七十里），属村县六：池城、屋嘉、伊指川、真喜屋、源河、谢敷。

今归仁（在首里北二百里），属村县十二：今归仁、亲泊、谢名（宜野湾同名）、中城（中城府同名）、运天（亦称上运天）、崎山（首里同名）、玉城（玉城府同名）、平敷、仲宗根、吴我、天底（林木最茂，不见天日）、我部。

本部（在首里北三百里。南风原同名），属村县七：伊野波、浦崎、渡久知、崎滨、濑底、伊豆味、谢花。

大宜味（在首里东北三百里），属村县五：屋嘉比、喜如嘉、田凑、根路铭、津波。

国头（在首里东北三百十里），属村县四：国头、边土名、伊地、宇郎。

东四岛

姑逵佳（译为「久高」）：在国东一百四十五里。「夏录」作孔达佳山。多螺石、海松，产赤粳米、黄小米、海带、龙虾、佳苏鱼、五鲁鱼。

津奇奴（译为「津坚」）：在国东三十五里。产海松。

巴麻（译为「滨岛」）：南、北二岛。在国东三十五里。

伊计（译为「池岛」）：在国东三十五里。四岛语言颇相近。

西三岛

东马齿山：在国西一百三十里。大小五岛。「夏录」云：『俗呼溪赖米』。产牛、马、粟、布、文具、螺、怪石。属间切一：渡嘉敷（丰见城同名）。

西马齿山：大小四岛。属切一：座间味（地极饶瘠。人多黑色，善泅水，久久乃出。产海松、鱼、螺、鹿）。别有姑巴汛麻山（近姑米山，无人居。产鹿）。

姑米山（译曰「久米岛」）：在国西四百八十里。产五谷、土绵、茧紬、白纸、蜡烛、螺、鱼、鸡、豚、牛、马。福州至国，必针取此山为准。属间切二：安河、具志川仲里（或作金城、名地二间切）。

#### 西北五岛

度那奇（译曰「渡名喜岛」）：近姑米山，多牛。

安根■〈山尼〉（一作阿姑尼，译曰「粟国岛」；又为安护仁）：与度那奇俱近姑米山，语言亦相类。产铁树，比他处良。多豕。

椅山■〈木寄〉（亦曰世麻，亦曰伊江岛）：在中山、山北之间，四面黄沙。潮涨，隔半里许；水退，可徒涉至山上。有稻田，民颇富饶。

叶壁山（土名伊平屋岛）：在国西北三百里。「夏录」云：『俗呼禹臣马』。产米、五谷、棉花、蕉丝、海胆、毛鱼。

硫磺山（一名黑岛；多鸟，又名鸟岛）：在国西北三百五十里，与姑米山相对。不生草木。置采硫磺户数千家，岁运米廩食之；统以二酋长，泊府官遥领之。其人目为硫气熏灼，皆如羊，不精明。相近有灰堆、尤家埠、移山奥。

东北八岛（国人皆曰乌父世麻。过此，为土噶喇、七岛。土噶喇，亦作度加喇）

由论：在国东北五百里。产芭蕉果、□木。

永良部（讹为伊兰埠）：在国东北五百五十里。有温镇。

度姑（译曰「德岛」。土音读「德」字为「度」「姑」二音）：在国东北六百里。

由吕（一作由路）：在度姑东北三十八里。

乌奇奴（又曰浮野）：在度姑东北四十里。

佳奇吕麻（吕一作「路」，又作加喜吕麻）：在国东北七百七十一里。

大岛（土名乌父世麻）：在国东北八百里。水行，三日可达。其岛长一百三十里。自称小琉球，分七间切；有西间切、东间切、笠利、名濑、屋喜、住用、古见等，分属二百余村，大酋长十二员、小酋长一百六十余员领之。有「四书」、「五经」、「唐诗」等书。产米、粟、麦、豆、薯、木棉、芭蕉、棕、桑、竹、栎、罗汉松，杂畜禽鸟多有。海鲜有草鳢鱼、海爪、蛭类——小似瓜子。果有楮子。烧酒、米肌、黑糖、苏铁皆有之。

奇界（亦名鬼界）：在国东北九百里。人多黑。产檉木。

臣按汪楫「录」：『七岛者，口岛、中岛、諏访濑岛、恶石岛、卧虵岛、平岛、宝岛也；人不满万，惟宝岛较大。国人统呼之曰土噶喇；或曰即倭也。然国人甚讳之，殊不知有日本者』。

臣间览其国所置经书，悉系日本所刻；仍用汉文，旁印钩挑字母。且有宝

历、永禄、元和、宽永、天和、贞亨、元禄诸名色，又皆日本僭号：则与日本素相往来，明矣。一说七岛本国属，尚宁王被袭，割地与之，王乃归；即七岛也。今非所属，故不详。前使臣汪楫至时，适七岛人在其国，欲仰觐天朝使者，因得一见。至，问之，则书手版曰「琉球国属地」；是未免国人诳之耳。汪又云：『北山寂无人来。或云倭常执王，割地乃得返，即北山』；实则非也。

南七岛（国人皆曰太平山）

太平山（始为宫古，后为迷姑，今为麻姑）：在国南二千里。「夏录」云：『俗呼苗恭』。用艮寅针至中山。福州自东涌开洋，至钓鱼台；北风，用单卯并乙辰针，可达。周围五、六十里，颇富饶。每年五月归，贡税于中山』。

臣按汪楫「录」里：『太平山，去国甚近』。岂二千里可里近耶？殆未之详考也。

伊奇麻（译曰「伊喜间」。一作伊计间）：在太平山东南。

伊良保（一作惠良部）：在太平山西南。

姑李麻（译曰「古里间」。一作来麻，土名来曰「姑李」）：在太平山正西。

达喇麻（一作太良末）：在太平山正西。

面那（一作水名。土音水曰「而子」名曰「那」）：在太平山西南。

乌噶弥（一作字间味）：在太平山西北。

西南九岛（国人皆曰八重山）。

八重山（一名北木山，土名彝师加纪）：在太平山西南四百里，去中山二千四百里。由台湾彭家山用乙辰针，可达。察度王当洪武时，二大岛来贡——即八重山、太平山也。较太平尤饶给，多木、黑木、黄木、赤木、草席。产牛、马、螺石，出麻布、棉布、海参、红酒（名蜜林酒）、五谷、渠、玳瑁、珊瑚、羊肚、松纹、海芝、海松、海柏等石。每年五、六月，与太平山来贡中山。

乌巴麻（二岛。译曰「字波间」。一作小滨）：在八重山西南。

巴度麻（译曰「波渡间」。一作鸠间）：在八重山西南。

由那姑呢（译曰「与那国」）：在八重山西南。以上四岛，皆近台湾。

姑弥（一作西表）：产异兰，名西表兰。在八重山西，较诸岛为大。

达奇度奴（译为「富武」。一作武富）：在八重山西、姑弥东。

姑吕世麻（译为「久里岛」。一作黑岛）：在八重山西少北。

阿喇姑斯古（译曰「新城」）：在八重山西。

巴梯吕麻（译曰「波照间」）：在八重山极西北。

臣按「隋书」：『大业四年，炀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浮海，至高华屿；又东

行二日，至■〈句上龟下〉鼈屿：又一日，至流求』。「明一统志」亦云『鼈屿，在国西，水行一日；高华（一作英）屿，在国西，水行三日』。今皆无其名。又「元史」：『瑠求，境与澎湖诸岛相对』。「明一统志」亦云『澎湖岛，在国西，水行五日』。然考澎湖与台湾相近，实非国之属岛也。至郑若曾所著「琉球图」，以针路所取，去国都二、三千里之彭家山、钓鱼台、花瓶屿、鸡笼、小琉球等山错列在那霸港左近，去国都二千里之太平山误置于中山欢会门之前；前人则既详辨之已。

### 形胜

中山雄踞东溟，土磽地险；三十九府碁列于中，三十六岛星罗于外：洵海表之巨藩也。北恃叶壁尾闾控其后，敌虞落漈；南凭那霸马加镇其前，舟惧冲礁。处则以逸待劳，如长蛇之阵，摯首则尾应；出则因臂使指，若捕鹿之形，扼吭而角犄。宜乎倭酋不敢侵、大岛不复贰，长为天家之屏翰，世守瀛峤之金瓯欤！

地形狭长，海水环注；井极深，多咸苦。然在处山隈窞岩，有甘泉涌出。

王城高峙中山绝，俯视南北，遥瞩群岛，四海面顶洋皆在眉睫中。左耸龙冈，右蹲虎峯，当诸间切孔道，有居重驭轻、由中制外之势。自万岁岭东至王府，衢路太直；特结圆墩一所，琢砺石砌成。上植凤尾蕉十余丛籍之，以上培国脉、下阜民生；亦堪舆家罗星水口补凑之法所不可缺者。

久米村，旧为普门寺地。明洪、永间，赐闽人三十六姓，因以居之。奥山作案，迁阜为屏；泉崎水萦带其间，中岛石卓立如印：真所谓天马行空，鬼乐相生。但帷幃重迭，毡褥未备。乃港堤突出，园广如唇；加以木石分植，宛似龙形，有文明之象。允宜簪纓甲诸村而俊髦辈出，崑然见头角也。

臣按汪楫「录」称：『那霸港口礁石崖岬，左右筑炮台，实无一人、一物，土人谓无险可守。惟港口数里皆铁板沙，非生长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虑触礁，且遥望雉堞翼如也，有望而返耳；以故恒不设备。然万历年，萨洲岛倭猝至，王被执去；所谓铁板沙者，亦不足恃』。据此，则与莒人城小而恶，又不设备，卒无救渠邱之溃；古今同诮。「书」所以云「有备无患」也。倘恃险而骄，虐用其民；虽金城汤池，无所用之。是知保邦之胜算，又在德、不在险矣。

### 城池（炮台附）

王城：在首里中山绝顶，累砺石为垣，高四、五丈，广四、五里。四门，前欢会门，西向——即国门也；后继世门，东向；左水门，南向；右久庆门，北向。进欢会门，为瑞泉门，左右二掖门。有刻漏楼，仿中国丽谯，为内城：皆无雉堞。

臣按外间切及各岛以城名者，甚众；要皆不立城郭，徒有其名。故不录。

炮台：有三，俱在那霸港口。中流有巨石，名马加；四围皆铁板沙，沙坚逾铁，嵌空嵯岬，沿海皆是。潮长则没，舟误触辄碎：国人恃为金汤。南北跨海筑长堤，两炮台并峙；皆琢砺石砌成，极坚整。方广亩许，环以埤堦。北堤中作桥门三，以通潮。桥西有临海寺，门外有「重修临海桥碑」一；康熙三十五年程顺则立，五十二年再刻「碑阴」。桥东迎恩亭前，有「修堤碑」一；康熙五十五年蔡温立。南炮台堤中有番字石碑一，额曰「了揽新森城碑文」，嘉靖三十三年国王尚清时立，余皆番字；石剥蚀，不可读。又一石题一梵字「■」，下有小字云「书法华经」，一石一字。漫湖中别有小炮台突起小屿，四面临水，上狭下广，方长可亩许，无雉堞。近奥山口属岛姑米山、马齿山，俱有炮台，亦曰烟台；为往来舟楫举号火处。

琉球国志略卷四下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风俗

风俗形质气候习尚仪节节令服饰（舍宇附）

形质

气候

习尚

仪节

节令

服饰

舍宇

琉球国俗，臣至日所见，如席地危坐、盘盂依仿俎豆、行酒必主人先饮而后酌客之类，皆为近古。闻曩时世家大族，始创瓦屋；迨乃栋宇渐兴，颇知营造。要之，初犹俭啬朴野，几与雕题凿齿、反踵贯胸、裸袒涅颜者埒。今历染华风，顿除蛮习。诚有如夏子阳所云「■〈跣翁〉蹄■〈女带〉主之陋，浸为王化所移，不可尽诋杜氏之谬也」。志风俗。

「隋书」：『深目长鼻，亦有小慧』。

「朝野僉载」：『人形短小，似昆仑』。今亦有魁梧俊伟者；首里、久米、泊、那霸四村，秀美尤多。姑米山所见，间有丰颐修髯，殊异常夷』。

胡靖「录」：『国中无名利萦心之累，民间无有余不足之忧。人无所事事，亦不群然嬉聚；或一二静对，清言茹烟而已。是以人无劳心，多致天年』。

「夏录」云：『迩来渐有机械，浑沌日雕琢矣』。

「集事渊海」：『其人骁健』。「夏录」云：『但能耐饥寒、任劳苦、尚

血气；不平则露龈裂■〈耳此〉相忿争，或持刀割之。旋自引刀，自剖腹死』。

——以上形质。

谢杰「使录补遗」：『地无木棉；隆冬亦衣苧，较闽加密，用以御寒。富贵者或衣丝棉；贫子衣苧五、六斤重，即过一冬。我众十月西归，身犹衣葛；由气候之暖也』。

夏子阳「录」：『气候常热，以海岛卑湿而近于东。隆冬时，间有霜雪』。又云：『田多瘠确，谷亦丰歉不齐。俗传受封之后，必大有年。顷驻节日验之，果岁丰时和。雨露之泽，良不偶耳』。

徐葆光「录」：『多暖、少寒，无冰，霜雪希降。草木常青，蚊至冬不收声。十一月，秧田插蒔（徐葆光「冬耕诗」：『寒风飒飒却为霖，高下连山耕事深；十月芋田叶未老，隔棱已透绿秧针』。『菊含英处已寻梅，六月收田十月栽；有稻常闻两番熟，无花不是一年开』。

——以上气候。

「隋史」：『无文字』。「徐录」称：『舜天时，依日本国书，制字母四十七，名「依鲁花」：イ，依；ロ，鲁；ハ，花；ホ；义；ニ，夫；ヘ，挥；ト，都；テ，痴；リ，利；ヌ，奴；ル，禄；ラ，乌；ワ，哇；カ，喀；ヨ，夫；タ，达；レ，力；ソ，苏；ツ，即；ネ，你；ナ，那；ラ，口；ム，某；ヴ，务；キ，依；ノ，奴；オ，乌；ダ，姑；ヤ，耶；マ，马；ケ，其；フ，夫；コ，库；エ，而；テ，梯；ア，牙；サ，沙；キ，基；ユ，夭；メ，霉；ミ，米；シ，志；エ，意；ヒ，蜚；モ，毛；セ，世；ス，使；ソ（音妈。此另是一字，以联属诸音者；合之，共四十八字）。有一字可作二、三字读者，有二、三字可作一字读者：略仿中国切音三十六字母意。或借以反切，或取以连书。如「春色」二字，琉人呼春为「花鲁」二音，则合书「ハロ」二字，即为「春」字；「色」为「依鲁」二音，则合书「イロ」二字，即为「色」字。若有音无字，则合书二字，反切行之。如村名泊，与泊舟之「泊」并读作「土马伊」，则一字三音矣。村名喜屋武，读作「腔」字，则又三字一音矣。语言，亦多以五、六字读作一、二字者。得中国书，多用钩挑旁记，逐句倒读；实字居上，虚字倒下逆读。语言亦然。文移中，亦参用中国一、二字，上下皆国字也。据元陶宗仪云：「琉球国进贡中华表文，用木为简，高八寸许、厚三分、阔五分，饰以髹、扣以锡、贯以革；而横行刻字于其上，字体科斗书」。又云：「日本国中自有国字，字母四十有七；能通识之，便可解其音义。其联辘成字处，彷彿蒙古字法。以彼中字体写中国诗文，虽不可读；而笔势纵横，龙蛇飞动，恍有颠、素之遗」。今表疏皆中国书；如陶所云，或其未通中国



以前字体如此。但今国中字母亦四十有七，以国书写中国诗文，果与颠、素无异。「汪录」云：「皆草书，无隶字」；信然。国僧多游学日本，归教其国中子弟，则其为日本国书无疑」。臣尝见其国中「四书」，悉照中国官板印刷装钉；两旁字母，钩挑疏密分明，细如丝发。询之，云「自福州购回」；福州殊无是也。偶见有宝历、宽永日本诸僭号，始信「徐录」不谬。夏子阳「录」：『僧识番字，亦识孔氏书。以其少时尝往倭国，习于倭僧；陪臣子弟十三、四岁，皆从之习字读书。若三十六姓，复从旧时通事习华语，以储他日长史、通事之用。作诗，惟僧能之；然颇晓音韵而已，许以效唐，则过也』。

杜氏「通典」：『妇人产，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今俱不然。

谢杰「补遗」：『俭而不勤、贫而不盗，浑朴而有等。职官之家，有弥旬茹蔬者。女力织作，男反坐而食之』。

夏子阳「录」：『男子多仰给于妇人；司牝鸡之晨者，十室而九』。

汪楫「录」：『农习于惰，经妇较耕男为勤。家织蕉布；非是，则无以为衣也。负薪、运水，亦妇人为之』。

张学礼「录」：『小心畏法，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臣兹役见道旁有以竹枝夹物件，插置墙隙者；问之，云系「见遗失者拾而插之，以俟本人来取；即他人亦无冒取之也」。后又闻有窃盗者；则黠夷乘随封人众、番官难于稽察，故间有之。

汪楫「录」：『国人无姓，或以所生之地为名、或以上世所官之地为名。至充贡使或谒使者，旋乞姓名书手版上，与本名迥异』。臣履其国，细询之；乃知其名祖、父、子、孙、兄、弟皆同。或国中集事，则书其名于上，旁别注「某子几男」之类，以故事多延缓。至有功，王赐以姓，始敢称姓；实则各有私姓，家藏图谱。王城以紫巾官入国史院者专掌之，若古者献民数之遗；不仅首里、久米有姓也。然即二府人，平居极亲相比隣，问以所识者之名氏，懵如也；问以田名，则随口而对矣。若姓名，则曰唐名。

张学礼「录」：『士大夫恒好奕，僧院辄以奕供客。有倦意，则授以枕；枕如小文具，中藏三、四层，人各枕其一』。

徐葆光「录」：『棋局高尺许，脚三、四寸，面厚七、八寸；极坚重。黑子磨黧石为之，白子磨螺蛤顶骨为之。人皆善奕，谓之「悟棋」。下时，不用四角黑、白势子；局终，数空眼多少，不数实子也。亦有象棋』。

汪楫「录」：『士大夫无事，辄聚饮，好以拇战行酒。曼声而调，搯三弦和之，其音哀怨，抑而不扬。秋夜四望，丝肉盈耳。近亦有唱中国弦索歌曲者，云系飘风华人所授』。又云：『无贵贱老幼，遇中国人，必出纸乞书，不问

其工拙也。得使臣书，尤恭谨；俯身搓手、高举加额而后启视』。臣见其国俗，凡有所受，必高举为礼；一茶、一烟皆然。即尊长受之卑幼，亦然；不独得使臣书始然也。

张学礼「录」：『女子有不嫁人者，离父母自居，专接外岛贸易之客；女之亲戚、兄弟——毋论贵贱，仍与外客序亲往来，不以为耻』。臣兹役甫至，风闻土妓甚众，谓之「侏■〈个离〉」——实则「倾城」二字之音也。外岛且更继至，因移书唐荣总理司，谕其善为驱逐，毋令蛊我华人。

——以上习尚。

「隋书」：『土人呼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夏录」云：『今称王曰「敖那」、称妃曰「札喇」；岂方言或以世异乎』！「徐录」：『琉球国王曰「倭急拿敖那」，国王曰「哭泥华」，王妃曰「倭男礼喇」』。臣细访之，国语多有音无字，即国字译者第就汉文之音同者代之，究非的字也。今称曰「御主加那志」，「御主」二字音如「屈诗」、又如「勿苏」；称妃曰「御妃」，音为「屈非」。国之女人则称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国人读「可」字音如「加」、「老」字音如「那」。盖「隋书」系其国人姑以汉字与国语同音者译「加那」两字，初未尝知华音为「可老」也。「敖」与「加」国音相近，故「夏录」因作「敖」字；「徐录」则只据其音书之，不知「御」音如「屈」，「主」音如「诗」，因以相近「哭泥」之音代之。若解「御」音为「屈」，则「屈非」正「御妃」正字耳。至国人呼男曰「会几噶」、女曰「会南姑」，亦只男女二字其音若是，故呼册使曰「阿几噶加那子」、呼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倭男」即「会南」音也。想「徐录」必误谓「夏录」「札」字系「礼」字省文，故特书正文「礼」字，遂大径庭矣。大抵夷语音多字少，与华人酬接，今俱用汉文，可不深究也。若「可老」音如「加那」，则「拔茶」音正与「札喇」不远，又不得概谓旧史之不足信也。故「夏录」、「张录」、「徐录」末皆以国语附之，实多影响傅会；间有一、二合者，率皆浅俚无适于用，今俱略之。又彼国以「御」字作「尊」字用，如「御用」、「御座平」等，书札皆用之，对华人则不敢用。

夏子阳「录」：『王视朝，群臣具夷服搓手膜拜，跪移时不起』。又云：『过先王庙前，辄下马搓手而行。居官言事，必具酒二壶至其家，踞而酌之。酌毕，告以所事』。

张学礼「录」：『百姓见官长经过，男女皆去簪、脱屐，俯伏道旁；俟过而后行』。今不去簪，若坐；则两手据地，蚁行而过。

汪楫「录」：『屋内必布细席，内裹草荐，以布为缘；名曰「脚踏棉」』

徐葆光「录」：『室中皆席地坐，无椅桌之用。饮食诸具皆低小』。

胡靖「录」：『客至，脱屣以进；始知「坐」字两人从「土」。「礼」云「户外二屣」；其谓是软』？

汪楫「录」：『客入，无拱揖之烦。坐定，主人则以烟架置客前，听客自取。架列火炉一、唾壶一、烟匣一（今俗呼烟为淡巴菰，总呼曰淡巴菰盆），烟管横其上。一室中常置数架，人各授一具』。

徐葆光「录」：『饮食置碗之具，如古俎豆、盘器，或方、或圆，皆着脚，高、广各尺许。水火炉，制用轻筒，铜表、锡里，一置水、一置火；外作一木架盛之。下二层，黑漆奩三、四事；中藏茗具。国王令秀才二人值之。客出游，则携以随。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有朱黑漆木盖，下有空心托子。瓯颇大，斟茶止二、三分；用果一小块，贮匙内。此学中国献茶法。若彼国烹茶法，以茶末杂细米粉少许入碗，沸水半瓯，用小竹帚搅之起沫满瓯面为度；以敬客。士夫家有一榼，渗金间采，制作甚精。郊饮，各携一具；中四器，置食物，旁置酒壶二，盞、箸略备。民家食榼，或方、或圆，皆作三、四层；剝木为之。曲隐几，仿古式，绕身如扇形，高尺许。书架如镜架，着小座，高半尺许，席地坐用之。灯，制四方木格，上宽下窄，白纸糊之，空其顶；施木柄，钉柱上。民间灯，多不用烛；以木作灯，四方糊纸，笼油盞其中，置地席上』。

「隋书」：『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夏子阳云：『今不然』。胡靖「录」：『肴饌尽干制，无调羹，各盘贮而不相共。饮酒，止以一杯。相传有「我合彼分、我分彼合」之别』。

张学礼「录」：『宴宾，席甚简薄；斤肉、樽酒，可当数人叙款洽而已。一席不过一、二器；即妻子，从不同食。客来，不分坐次，随客意自坐（今宾主平等，皆危坐、或皆盘膝。若卑幼，则跪伏于前，然后危坐；尊者令安坐，始敢盘坐。或主人系卑幼，宾至则改危坐）；坐下，烟茗、酒饌接踵而至。客退竟出，主人绝不迎送』。

「隋书」：『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

「明一统志」：『浴死者之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亦知造坟』。

夏子阳「录」：『今官民之家遇有吉庆之辰，亲知具酒一壶相贺。有丧，则邻里聚送，亲者护柩而泣；送至墓，掩毕而归。木主，属僧题之：男书「圆寂大禅定」、女书「禅定尼」，绝无考、妣之称』。

汪楫「录」：『嫁女不治奩具，父母走送之婿家；衣仍白，国俗不讳也。送葬者，亦剪纸垂布为旛前导。棺制，三尺长，仅及身之半；屈死者足殓之』。

徐葆光「录」：『墓皆穴山为之。既■〈穴上之下〉，垒以石。贵家则磨石方整，亦建拜台、墓门，远望如桥门；更有在层崖之上者。女墓前挂棕叶片扇、白巾；男墓前白布笠、立杖、草履、木屐。若插花筒、置香炉，则男女墓皆同』。臣闻旧俗每三年开函一视，复封之；今则不尔。亦有以三和泥筑成者。国中无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

渡海者，家立长竿，置小木舟其上，长尺许，桅、舵、帆、櫓皆备。另作薄木片风轮五叶，安船首尾，以候风之有无顺逆。归乃撤之——即古「五两旗」遗意也。

凡许愿，皆以石为神。神岳丛祠，皆无神像；设香炉，炷香、浇酒，搓手膜拜。若渡海，则凡在船人等，同日齐往数十处神祠遍祷，奉一石置船上。归国，又遍酬之。

夏子阳「录」：『国中有女王者，王宗姊妹之属；世由神选以相代。五谷成时，女王渡海至姑达佳山采其谷穗嚼之，各山乃敢获；若未尝先获者，食之立毙』。又云：『凡月初三、十八、二十三夜，皆修吉果拜待。初三夜，焚香对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待升明而拜，拜毕乃敢坐；二十三日，焚香坐待，待月出则拜：谓可延龄益寿』。今皆无之。吉果，糯米粉为饼，火焙熟之，白净如雪。国王每朔、望馈天使食物有之，圆大如盘。闻此惟王府得为之，民间只三指宽、三四长寸而已。姑米山人呼曰「雪米乌喇」。

——以上仪节。

「隋书」云：『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荣枯以为年岁』。

臣按此皆未通中国之初，然尔。今历世凜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赐「时宪书」赉回；而国中特设通事官，豫依「万年书」推算应用（书面云：『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教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颁到日，通国皆用「宪书」，共得凜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万年尊王向化之义也』）。琉球虽穷岛荒陬，固长在光天化日之下矣。因并录其俗之节令，以备采风。

元旦至初六，拜贺——如中国。

徐葆光「录」：『正月十六日，男女俱拜墓。是月，女子皆击球、板舞为戏。板舞者，横巨板于木橙上，两头对立，一起一落，就势跃起四、五尺许，不倾跌■〈奇文〉侧也』（徐葆光「鹊踏花翻词」：『一板横蹻，两头起落，双双瞥见飞仙驾；翩反如燕身轻，借势低昂，春风掀袖争高下；一边乍踏鹊翻枝，一边已打乌飞柘。那霸正月，彩虹齐跨，惊鸿不着秋千架；掀动六尺轻槎，纵然平地，归客犹惊詫。羨他纤趾会腾空，凌波可学应无价』）。

二月，国中同定吉日，祭麦神。十二月，各家俱浚井汲取新水洗额，云可

免病。

三月三日，作艾糕相饷遗。同定吉日，又祭麦神；谓之大祭。

五月五日，竞渡（泊一、那霸一、久米一，共龙舟三），角黍蒲酒拜节，同中国。定吉日，祭稻神。此祭未行，稻虽登场，不敢入家。

六月，同选吉日，又祭稻神；亦谓之大祭。又同选吉日，作六月节；国中蒸糯米为饭相饷。

七月十五日，盆祭祀先。预于十三日夜，列火炬二于大门外，以迎祖神；十五日，盆祭毕，送之。臣至国适上旬，出经道旁民舍，小童各手一纸幡，对立招展；问之，为中元迎送祖神也。亦有延僧作盂兰盆醮祀者。

八月初十、十五两日，各家蒸糯米交赤小豆为饭相饷（「徐录」有『白露先后三日，守天孙』。今无其俗）

九月，放纸鸢。

十二月初八日，通国作糯米糕，稷叶包裹三、四层，和叶蒸食相饷，名曰鬼饼；亦「驱雉」之意（「徐录」作庚子、庚午日）。二十四日，送灶。次年正月初五日，迎灶。正、三、五、九此四月，名为「吉月」；妇女相率至沿海雪崎洞中，拜水神祈福。每月朔、望，妇女取缺罍至炮台汲新潮水，归献灶神及献天后宫前石神。

——以上节令。

「隋书」：『男女皆以白纒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男子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方。织斗缕皮并杂色纒、杂毛为衣，缀毛垂螺为饰；下垂小贝，其声如佩。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今俱无之。

张学礼「录」：『男女不剃胎发；男二十成立完姻之后，将顶发削去，惟留四余』。今则孩童至五、六岁，皆髡然如僧。即十三、四，便有薙发者。未薙前，则呼小名。名之类，约有四十余，随其所用；惟父子不得同，孙则同祖之名。既剃后，则改呼田名。如某地筑登之座至二十以上有职事者，谓之某地筑登之。惟久米人七岁后，称若秀才，给米二石。薙发后，先拜孔圣，次拜国王；王籍其名，谓之秀才，给米三石。康熙癸亥年，各裁一石。首里、泊、那霸子弟仕至库官，始有俸也。未剃顶时，髻上插长簪八、九寸许如妇人簪；冠，则易短簪，一梅花头、一耳挖形。「夏录」云：『首里人髻偏右，久米人髻居中』。今悉居中。「隋书」云：『男子剪去髭须』。「夏录」云：『今剪唇上髭令齐者，间有之』。「徐录」云：『惟三种人发尽剃如僧，一、医官；一、王府茶役，曰宗叟；一、司灌园人』。今医官亦不剃。簪制：王用龙头金簪，妃凤头金簪。官爵最贵者，起花金簪；次者，金头银柱；余皆用银，百姓则

用铜。命妇士妻，视其夫。民间，则以玳瑁：皆倒插髻中，翘额上。土妓，若中国人遗以银簪，则弗禁。别无首饰，珠翠皆不用。凡花有香、有色者，俱不戴；惟木兰，则累累髻畔。不穿耳，年十五，即针刺手指背，以墨黥之；岁岁增加，至中年，黥然矣；或方、或圆，形状不伦。「南史」云：『作虫蛇之文』。「夏录」云：『作花卉文』。「张录」云：『作梅花文』：皆不实。衣服，男女宽博交衽，袖广二尺许，长不掩指。右襟末缺五、六寸，袖口不缉。夹衣，则两面可反复穿之。皆无钮、无带，总名曰衾；以织成棋纹细布为之，亦有素质染绘成文者。里衣短小，男女皆作竖领如中国。女衣项上一钮，胸右一带。外衣惟男子以带束之，别有大带长一丈四、五尺，宽六、七寸，围于腰。带锦细花最贵，锦大花次之，龙蟠红黄缎又次之，杂花色者不拘。胸前将前襟擗起凸然，烟包、纸袋、小刀、梳篦之属皆怀之。幼童及僧衣，两胁下皆不缝。帽则初以帕缠首，后易薄椹木片为骨，以帕蒙之。前七层或九层，后十一、二层；紫最贵、黄次之，红又次之，青绿斯下矣；中又以绢之花、素为别。国王见天使，仍明时衣冠：乌纱帽，双翅侧冲上向，盘金朱纓垂领下，更有皮弁。受封后诣馆谢及望舟宴时，皆着之；闻居常亦裹五色帽。而摄政者则花锦帽，远望如屋漏痕。又有片帽，以黑色绢为之漫顶，下檐作六棱；寒时皆戴之。雨笠，以麦茎及藤为之。皮笠，则黑漆其外而朱其里，系官役所戴。女人衣不设带，左右手曳襟以行；襟袖视男子较长。土妓多衣红衫，俗呼「红衣人」。汪录云：『良家妇行路上，手持尺布以自别』。「徐录」云：『妓襟用红绢为缘』。今俱无之。男妇皆无中衣，今间有之。妇裳至短，迭其下为两层，风不得开。髻垢，辄洗之；散发行走，不以为异也。抱儿惟一手，又置腰间。履无贵贱，男女皆草鞞，名曰「三板」。编草为底，上横平梁，中界寸绳；着时举足入梁，纳绳于拇指、二指之间。贵宦近亦着袜，或布、或革，及踝而止；别为一窠，栖将指。贵家女衣襟上，即本色或异色紬纱作鳞比五层状；亦有比甲背后下垂处，或作燕尾形。

「明一统志」：『地不产奇货，人无剽掠。商贾不通，时驾舟楫，缚竹为筏；急则群舁之，洒水而遁』。「夏录」云：『船舶之制，与中国略同。如小艇，则刳木为之。陪臣入贡航海，必别以巨舟。缚竹为筏，未之见也』。「徐录」云：『前明洪、永中赐海舟后，每请自备工料，于福州改造。今本国亦能自造如式。各岛之船，大小皆尖底。太平山船加饰栏槛，小船皆刳独木为之；或不胜载，则并两为用』。

王肩舆，照中国式，或八人、或十六人。轿上亭盖帷幔，髹木为之。国相以下，轿高不逾三尺，席底趺坐，四围以席；远望如笼榼。贵族亦有用罗汉杉木雕镂金漆，锦边绘里，纱谷为蔽；皆用两人，以木杠贯其顶而抬之。

马高者绝少，善山行，上下沙砾中，不见颠簸；终岁食青，不识栈豆。故虽村户下贫，亦多畜马。鞍制，略同中国；朱黑漆描金，前后加红帕四条以为饰。鞞，黑漆皮描金龙；简略者，只用红毡一条。勒索，用五色相间蕉布全幅，入手两盘，垂之尚及马肋。镫以木，或铜铁为之。式如曲杓形，一边着绳系鞍下；空其口，以便赤足穿踏。骑马皆不用鞭。官家女人骑马，拥领蔽面，多侧坐鞍上，两足共一镫；人控徐行。

——以上服饰。

屋宇不甚高，以近海多风；去地必二、三尺，以避地湿。每一间，瓦脊四出如亭子样。瓦皆■〈同瓦〉瓦，粘盖极厚；非此，不能御■〈风贝〉台也。门窗皆无户枢，上下限俱刻双沟道；设门扇——其中为方格，以纸糊之，左右推移，以为启闭。外限复设板门，重迭一处；闭时，递次至末扇。内有暗拴，自落限窍。屋用檜木，纹理细润坚重，千年不蠹；出奇界岛尤良。然价贵难购，故久米有从仕多年，尚处茅屋者。壁无粉墁，多用研粉花笺及名书画表之。室内地板上，无贵贱悉铺脚踏。画轴皆短小，屋矮故也。中间多作神龛，以香炉置青石其中，白沙实之为玩；或云即祖神也。盖家不设神主，贵家始有祠堂，又多以「天地君亲师」五字供奉者。竹帘以全茎细竹为之，挂四周；内可见外，外不见内。然皆一行作屋，无重构复室也。居无砖墙，惟迭海崖砺石砌成；贵家有削磨极平者。屋上、门前，多安瓦狮；及立片石，刻「石敢当」者。「隋书」谓「门户必安兽头骨角」；殆以此欤！屋中开轩多旁向，或东、或西。庭院中设小山石，树乌木、榕、桧、檜木、福木及佛桑、紫薇、山丹、榴、槿、兰、竹之类；更地多茸草，极细软如茵。或置小石池，畜金鱼、螺、螭其中。石上植铁蕉，墙上密栽慎火草。庭隅必立石桩，置石盆贮水。桩前用■〈同瓦〉砌如小池，填以石笋。池前铺一石，或方、或圆，以备盥洗手足之用。盖国人晨起即盥涤其中，不用热水故也。村径皆极宽洁，多编细叶小竹或列植十里香作屏篱；时时剪剔，今整齐方平。久米最盛，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彙村竹篱诗」：『村村编竹墙，筠绿满秋径；客伴迷东西，隔篱忽相应』）。米廩，亦悬地四、五尺，远望如草亭；下施十六柱，柱间空处可通人行，上为板阁。村民有数家共一亭者。

女集，向在天使馆东天后宫前后徙马市街，今移在辻山沿海坡上。早晚两集，无男人，俱女为市。市物惟鱼、盐、米、菜及粗窳陶、木器；间有土织蕉、棉布，亦极薄恶，价复不贱。道中无肩担背负，凡柴薪、米、豆累百余斤者，女人悉以首衬草圈顶之；垂手曳袖，无偏堕者。闻首里市集亦女人为之。店肆，惟使馆前略有数间；近皆移空，以居从役。

——以上舍宇。

## 琉球国志略卷五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山川

山川

国中山属岛山海（潮候、风信、针路附）水泉桥梁

臣窃闻前代洪武时，尝躬祀琉球山川之神于南京，寻改附祀于福建，典綦隆已。兹秋奉命到国，辄访其境内之名山川，而蕃官以三山、五岳对。徐浏览其都邑，祇中国一大培塿耳，岳云乎哉？按「星槎胜览」谓球山抱合而生，有翠麓（一作丽）、大崎、斧头、重曼等名；今俱无有。而前明陈侃，胡靖暨本朝使臣张学礼等「图录」，又皆绘山南、山北离立海中，与中山隔别；不知山南、北固与中山联在一岛也。臣详考图经、细分原委，于山则先国中之显著者，次及属岛之有闻者；于海则风潮与封贡暨常所往来诸地之针路尤晰，而水利桥梁相因而见：虽不敢拟诸山经、水注，而以覘异域流峙之大较，则与侈谈蓬岛、诞说瑶池者业有间矣。志山川。

国中山

属岛山

海（潮候、风信、针路附）

水泉

桥梁

国中山

崎山：在王府继世门之东，为中山龙脉。上有望仙阁，下为云坛。坛侧建茶亭。去亭百步有石岩，镌梵书「雨上〈弓弓弓〉下」字一，大盈丈。下瞰大壑，云涛蜃彩、旷幻杳忽，不可名状。古松偃郁，怪石苍编；有堂曰「东苑」，前使汪楫书额。苑外十数里，竹径纡回，密筱成墙；高不逾寻，平直如削：洵第一胜处也。东望林木丛茂，为佐敷；隔海港少西，见一山郁然青翠，即辨岳也（汪楫「崎山道中」诗：『竹屏十里若为裁，细叶繁枝费剪裁；记取崎山山下路，梦游时向此中来』）。

升篝山：在王府东北。有故宫人宅。

石虎山：在王城北赤平村下。有天庆院。

龟山：在王城北末吉村，亦称末吉山。重冈环绕。山半有亭，南望见海，山下有万寿寺。寺中有察度王旧影，后毁于火。

勒马岩：在王城西。下瞰龙潭，苍莹可爱。

万松岭：在首里立岸村，一名万岁岭。山北大道上下石碑略曰：『兹岭以



「万岁」为名，盖取「嵩呼」之义，以作中山都会。尚真君上命于天，俾为斯记。大明弘治丁巳仲秋吉日，奉诏扶桑散人樗不材谨记』。

泊山：在首里西五里。有桥，跨海。前有泊津，西流入海。

天久山：在泊村西北沿海，与波上、雪崎相望。下有圣现寺。东行大石离立，或方、或圆，崖洞颇奇。

奥山：在那霸炮台西水中，潮至，则弥漫数十里；潮退，则沙平可涉。旧为蛇窟，僧心海始辟之，蛇相率渡水去。筑堤截潮，引泉种松，建龙渡寺（徐葆光诗：『水远平如镜，山围翠作堆；分明洞庭渚，不见雁飞来』。『客去山更寂，回首俄成昨；明月擢歌声，又向泉崎落』）。

鹤头山：在奥山东。万松森立。西望有泉，从岩底喷流，供诸村茗饮。每潮，至扳敷宇平等湖。渔舟夕照，为那霸近所第一胜处。

辻山（国人读为「失汁山」，一字两音。「汪录」作青芝山）：小石阜。沿海下，皆夷冢，亦多僧塔；女集在焉。下为旧演武场。

波上：在辻山东北，一名石笋崖。山下海中生石芝、石松，多白色；嵌空玲珑，仍具扶疏之态。山头石垣四周，有板阁三楹；旁为护国寺，右崖左小神舍。八月十八夜，多候潮于此；为中山八景之一（汪楫「波上诗」：『海之水融融，刻屈劳天风；万里赴峭壁，一激凌苍穹。回头发长噫，纷纷成白虹』。海之水冷泠，吞天一色青；触石石不受，砉若奔繁星。历落扫何处？浮光入杳冥』。徐葆光「笋崖夕照」诗：『日日晚来游，残霞水外浮；乡心随日下，不觉海东流』）。

雪崎山：在辻山东北，近海碛。有洞可供玩憩，国人多以正、三、五、九月男女群至拜祷。

龟山：在雪崎东北，崎海滩上，拳石嶙峋；非末吉之龟山也。

识名山：在真和志。有神应寺。东苑八景「识名积翠」，即指此。

七星山：在牧志村长虹堤南。墩阜错峙，若断若联，故名。西里许，为城岳。丛灌成林，密筱攒蕉；云日屏翳，四山皆松。

壶家山：城岳东，为国中陶处。

中岛：在泉崎南，与奥山隔湖遥对。昔多蕉树，今废；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中岛蕉园」诗：『蕉影墙头合，人家住绿云；机声织明月，幅幅冰绡纹』）。

浦添山：在首里东三十里。山水明秀，土田肥沃；中山龙气小蟠结处。

姑场山：在姑场村。有姑场岳。常为王孙采地。

——以上俱中山省。

石火山：在丰见城饶波村山下。有水东北流，为饶波。

小祿山：在首里南二十里。

仪间山：在那霸对岸。山下有垣花村，多米廩（徐葆光「垣花村诗」：『欲问山南路，垣花第一程；横桡弄清浅，振策上峥嵘。冬雨秧田绿，寒陂水岸平。劝农初遣使，应向此间行』）。

大岭：在海边村。无他树，满望皆呀咄呢，泉石颇佳（徐葆光「大岭诗」：『孤村背岭住，一径野人家；丛棘种成树，畚田耕带沙。冈寒牛卧日，潮去岸留楂。回首山南石，峻嶒迭海霞』）。

高岭（土名多嘉岭）：在首里西南三十里。有山南王故城。东北有八头岳。

国吉山：在高岭东南。

樱岛山：在麻文仁村。山形如樱，丹崖碧嶂，故名。

——以上俱山南省。

金武山：在首里东北九十里。上为金峰；下有洞，有千手院、有富藏河。

恩纳山：在首里北一百里。一名佐渡山。

名护山：在名护间切，去首里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万松院，产异兰。有岳祠，称名护岳。

佳楚山：在今归仁府。一名宇胜岳，最高；为中山第一峰。

运天山（一名上运天），在名护山北。下有运天江，多稻田。

——以上俱山北省。

属岛山（凡岛，皆山也。既以岛名，不复列。兹特就其岛中之小山著名者，揭书一、二；不能详也）。

清水山、菊花山、永明山：俱在大岛。

筑山：在太平岛。山甚高，土名七姑山。上有碧于亭。

金城山：在姑米山。松杉蔽天，下有甘泉，泻石崖直下如瀑布。

——以上俱外岛。

海（潮候、风信、针路附）

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沧溟（「溟」与「冥」通，幽元之义），又曰东溟。琉地固巽方，实符其号。东邻日本萨摩洲（「指南广义」作要是麻）——常所交市国，一苇可航。北望野古，可直达高丽。南逼台、澎、淡水后之溜山，恰与叶壁后之濼水同属尾闾，沃焦之壤。而三十六岛唇齿相依，臂指互用。水中复有沙洲隐现，断续于各岛间，直若草蛇灰线、马迹蛛丝。以故气脉牵联，地土物候大同小异；是海固不可以道里计，而球阳之海则实有无形之区限在焉。若其舟航之便利、鳞介之蕃滋，又足以聚其人民而遂其生长。建邦斯土者，其永睹海

波之不扬；而长祝中国万年有道之圣人，恪共尔职，慎固吾圉！我皇上覆载同仁，中外一体，自必深嘉乐予、加惠无穷，而不忍膜外视之者矣。

水之进退有度，朝而至者为潮、夕而至者为汐。然世之论者不一：「山海经」以为海鰐出入之故。夫鰐，特一微物耳，顾能横四海之大而鼓之以盈缩耶？浮屠氏谓为神龙变化之迹。殊不知龙见于春夏、蛰于秋冬，则秋冬之潮汐又何物变化而致其往来乎？抱朴子则云「两水相合相荡而成」。然必疾风暴雨，始足以张其势；乃雨霁水枯，未闻其或辍也。要皆支离诞妄，不足为典要。及观卢肇之赋，以日出于海，冲激而成；而「高丽图经」谓天包水、水承地，地沈则水溢、地浮则水缩。余襄公之论，独以为水之应月，各从其处：月临卯酉，则水涨于东西；月临子午，则水平于南北。综是数说，应月之论为最与邵康节「经世书」所云「海潮者，月之喘息」相唇合。臣窃睹阴燧水精，皆可映月而取明；水于八月望夜尤速且多，可验应月之说为不诬矣。福州与各直省潮水，率皆与月为进退。琉球，独较福州每潮率后三辰。望日，福州午时潮满、琉球则满以戌时，余日因以递迟；似不与月运同行。然据望日昼潮以戌时满，而望前夜潮则实于望日辰时满；虽谓之早于福州两辰亦可。况凡物必有所自始，而其来也有渐。琉球地偏东极而尾闾在其后，安知非月始离海之精，琉球受光独近，得气尤盛；初出之光华，与内地方中之精彩略等。且水生于西而归于东，而物从其朔，潮之生也恒自东；则琉地之潮逐月始生而即涨，又何足异乎！故八卦先天之坎位，月象也；而后天之坎位，乃一六生成之所：畴谓潮汐非应月而生者哉！虽然，覆载之大，非可以常见拘。据各洋舶往来所见，潮候又各不同。西洋一日一潮，定以申涨、以寅退；是有汐而无潮。马寻诸国则一日两潮，计昼夜各两潮、两汐；即钱塘潮，古亦有偶三日不至者。臣所以不能不复参之理气之说也。华钥谓「潮汐者，天地嘘吸之气、阴阳消长之理，自然而成」；似属通论，足括群言（潮候）。

封册，例以夏至后，乘西南风至琉球；以冬至后，乘东北风回福州。然北风凛烈，不比南风和缓；故归程尤难。考嘉、万封舟回闽最称安吉者，惟萧崇业。其放洋日期，乃十月二十四日；故海船老伙长皆言无论冬至迟早，总以十月二十后东风顺送为吉。若冬至前后，则风势日劲，浪从船上过矣。正月风颶最多，应期不爽，万无行舟之理。二月则多雾，恐风顺，遇山不见，反致逼山；且龙蛰甫惊，常多出海，复有龙风之患。前使海宝等回闽，于二月十六日放洋，十七日即见二龙起于船之左右，水沸立二、三丈；益信十月二十后之说为不刊也。

清明以后，地气自南而北，则南风为常；霜降以后，地气自北而南，则北风为常。反是，颶、台将作矣。正、二、三、四月多颶，五、六、七、八月多

台；颶骤发而倏止，台渐作而多日。九月则北风，或至连月，俗称「九降风」；间有台起，亦骤如颶。船在洋中，遇颶犹可，遇台难当。十月以后，多北风，台颶无定期；舟人视风隙以来往。凡颶将至，天色有黑点；急收帆，严舵以待之。稍迟，则收帆不及，或至倾覆。台将至，天边断虹见若片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鲻尾者，曰「屈鲻」。若见北方者，比他方尤虐。又海面骤变——多秽如米糠及海蛇浮游，皆台、颶征。

十二月二十一起，一日应来年一月。或一日风作一次、二次，则来年所应之月台亦一、两作；多次亦如之。记而验之，无不应者。

暴期；正月初三日，龙神会。初四日，接神颶。初八日，龙神会。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颶，各颶皆验；此日无颶，则各颶多不验。十一日，龙神会。十三日，关帝颶。二十五日，龙神会。二十九日，乌颶，又龙神会。二月初二日，白发颶。初三日，龙神朝帝。初七日，春明暴。初九日，龙神朝帝。十二日，龙神朝帝。二十一日，观音暴。二十九日，龙神朝帝。三月初三日，真武暴，又龙神朝星辰。初七日，阎王暴，又龙神朝星辰。十五日，真君暴，多风。二十三日，天妃诞，妈祖暴，多雨。二十七日，龙神朝星辰。二十八日，诸神朝帝。四月初一日，白龙暴。初八日，佛子颶，又龙会太白。十二日、十七日，俱龙会太白。二十三日，太保暴。二十五日，龙神太白暴。五月初五日，屈原颶，又天帝、龙王朝玉皇。十一日，天帝、龙王朝玉皇。十三日，关帝颶。二十一日，龙母暴。二十九日，天帝、龙王朝玉皇。六月初九日，地神、龙王朝玉皇。十二日，彭祖暴。此日至二十四，皆系大颶旬。十八日，彭祖婆暴。二十四日，雷公诞。此暴最准，名为洗炊笼颶。二十七日，地神、龙王朝玉皇。七月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皆神、煞交会。十五日，鬼颶。又神、煞交会。二十七日，神、煞交会。八月初一日，灶君颶。初三日，龙王大会。初五日，系大颶旬。初八日，龙王大会。十四日，伽蓝暴。十五日，魁星暴。二十一日、二十七日，皆龙神大会。九月初九日，重阳暴。十一日、十五日，皆龙神朝帝。十六日，张良暴。十九日，观音暴，又龙神朝帝。二十七日，冷风暴。十月初五日，风信暴。初八日，东府君朝玉皇。初十日，水仙王暴。十五日，东府君朝。二十日，东岳朝天。二十六日，翁爹暴。二十七日，东府君朝。十一月十四日，水仙暴。二十七日，普安颶。二十九日，西岳朝天。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颶，又名扫尘风。自此日至年终，每遇大风，名送年风。二十九日，火盆颶。

凡遇暴期，不在本日，则前后三日；又日值箕、壁、翼、轸四宿，亦主起风；皆宜谨避。

——以上风信。

琉球在海中，与浙、闽地势东西相值，但平衍无山。船行海中，以山为准。福州往琉球，出五虎门取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或作平佳）、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以上山皆取北过），收入那霸港；回福州，出那霸港，由姑米山取温州南杞山、台山、里麻山（一名霜山），收入定海所，进五虎门。「指南广义」云：『自五虎至姑米，四十更；自姑米至定海，五十更。一更六十里，以沙漏定之。漏用玻璃瓶两枚——细口大腹，一枚盛沙满之，两口对合，中通一线以过沙；倒悬针盘上，沙尽为一漏，复转悬之。计一昼夜约二十四漏，每二漏半有零为一更。风缓船迟，虽及漏刻，尚不及更；风疾船速，未及漏刻已逾六十里，为「过更」也。

高澄「操舟记」：『漳人谢敦齐曰：「西南诸国，行不二、三日，即有小港避风。若琉球，则去闽万里，中道无止宿地』。

陈侃「使录」：嘉靖十二年（癸巳），封王尚清。五月，侃至闽。七月初二日，与副使高澄照题准定式，定■〈稳，舟代禾〉造船（长十七丈、宽三丈一尺六寸、深一丈三尺三寸。择日务与使臣之年庚合，非是弗利）。十三年三月，船竣。五月初八日，自广（以冉切）石放洋。初九日，小琉球。初十日，过赤屿；一昼夜兼三日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十二日，至山下。十三日，北风。十四日夕，舟裂。十五日，塞罅。十六日，见叶壁山；申刻，泊山。十八日，小舟四十牵挽。十九日，风逆甚，泊移山之澳。二十五日，至那霸（共十八日）。九月十二日，登舟，风逆。二十日，开洋。二十一日，颶作，桅、舵折。二十三日，易舵。二十六日，舟行如飞。二十七日黎明，见福建山。二十八日，至定海（共七日）。十月初二日，入城（针路无考）。

郭汝霖「使录」：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封王尚元。九月，至福州。十一月，起工造船，倭警。三十九年八月，再定■〈稳，舟代禾〉。十一月，毕工（舟长十五丈、宽二丈九尺七寸、深一丈四尺）。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梅花开洋，过东涌、小琉球。三十日，过黄茅。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台。初三日，赤屿，无风。初七日，午风，见土纳奇。申刻，见古米山，几下叶壁。初七日未刻，见那霸港。初八日，暴雨。初九日辰刻，到那霸（共十一日）。十月十八日，开洋。二十日夜二鼓，舵失，抛货。二十一日，换舵；肚绳断，凿二舱系舵。二十六日，至清水。二十七日，见宁波山。二十九日，至福宁，入五虎门（共十一日）。十一月初二日，入城（针路不载）。

萧崇业「使录」：万历四年（丙子），封王尚永。十月，至闽。五年七月，定■〈稳，舟代禾〉，旋坏。十月，再定■〈稳，舟代禾〉（舟长十四丈、宽二丈九尺、深二丈四尺）。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梅花开洋。直至三十日，不见山，孤燕绕桅，飞蜻蜓入神舍不去，三龙起于海。六月初一日，过叶壁山。

初五日，泊那霸港（共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开洋。二十七日，北风暴，舵牙折、舵叶失。二十九日晚，见台州山。三十日，次温州。十一月初一日，经台山。初二日，进定海（共九日）。初五日，入城。

萧崇业「过海图」：梅花头，正南风，单辰针六更、辰巽针二更，取小琉球；乙卯针四更，彭佳山；单卯针十更，钓鱼屿；乙卯针四更，黄尾屿；单卯针五更，赤尾屿；单卯针五更，姑米山；乙卯针六更，马齿山。

夏子阳「使录」：万历三十年（癸卯），封王尚宁。十月，入闽。甲辰八月二十二日，定■（稳，舟代禾）；丙午三月，告竣（船度未载）。五月二十四日，自梅花所开洋。过白犬屿，又取东沙；丁风，用辰巽针八更，取小琉球山；未风，乙卯针二更；二十五日，过鸡笼。申酉风，甲卯针四更；二十六日，过平佳山。亥风，乙卯针三更，未风，乙卯针三更，取花瓶屿。二十七日，丁未风，乙卯针四更，取钓鱼台。丙午风，乙卯针四更；二十八日，过黄尾屿，舵牙数折。丙风，乙卯针七更；丁风，辰巽针一更；二十九日，过古米山。三十日，又辰巽针六更，过度那奇山；又辰巽针一更，至马齿山。六月初一日，至那霸港（共八日）。十月十五日，登舟。二十一日，开洋。二十二日，过古米山。二十三日，一麻雀入船，断虹见西北；北风大发。舵绳断；伙长钩取，续之。二十四日巳刻，舵折，易副舵；舵牙连折，二桅损裂。夜初，副舵又折。二十五日酉刻，又易舵。二十六日，麻雀群飞船上。二十七日，舵叶失去，起舵干。二十八日，舟裂入水，集棉布数百疋绞之。二十九日，离黑水，入沧水；风大，几逼山。神火示现见礁，急转舵，免。三十日，入鳖屿。十一月初一日，到五虎门（共十一日）。舟阁浅损裂，水入；各觅小船扶救，仅以身免。初三日，入城。

杜三策从客胡靖「录」：崇祯元年，封王尚丰。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登舟（舟长二十丈、广六丈、深五丈，载五百人）。六月初四日，梅花开洋。初八日暮，过姑米山。

初九日，到那霸港（共六日。「徐录」九日，误）。十一月初八日，登舟。初九日，开洋。十一日，飓风大作，毙一舵工。舵牙日折几十次。十九日，异鸟集樯杪。二十日，到五虎门（共十二日。「徐录」十一日，误）。

国朝张学礼「使录」：顺治十一年，封王尚质。十二年三月，入闽造船。十五年，以海氛未靖，掣回。康熙元年，复遣行。二年四月，入闽。五月初四日，登舟（舟长十八丈、宽二丈二尺、深二丈三尺）候风。至六月初七日，梅花开洋。初九日，过分水洋。十一日，见巨鱼如山。十二日，过糠洋，自梅花七日不见山。十五日，见北山。十九日，泊伊兰埠地，近龙潭。二龙见，大桅决、铁箍失二三，转至山南。二十五日，次温镇，抵那霸港（共十九日）。十

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十四日，开洋，过姑米山。十六日，飓大作，桅半折，霹雳断桅。十八日，勒索断，舵浮。十九日，风止，起舵。二十一日，异鸟集战台。二十三日，见浙江山。二十四日，到五虎门（共十一日）。

汪楫「疏抄」：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贞，移文闽督选二鸟船（长十五丈、宽二丈六尺。「海防册」：烽火营鸟船一，长十二丈三尺、宽二丈五尺；闽安中营鸟船一，长十二丈二尺、宽二丈六尺五寸）。六月二十三日，开洋。双鱼导引，万鸟回翔。二十四日酉刻，过钓鱼台。二十五日，过赤屿。薄暮，祭沟。二十六日，过马齿山，至那霸港（计四日。洋舶针簿载汪楫海行云：乙辰八更，取鸡笼头；用辰多、辰巽三更，取梅花屿。单卯十更，取钓鱼台，北边过。乙尾四更，过黄尾屿。甲卯十更，取姑米山。乙卯七更，取马齿山。甲寅并甲卯，取那霸港）。十一月二十四日，开洋。二十七日，过姑米山。二十八日夜初，飓大作，大桅铁箍断十三，顶绳断，金栓裂尺余。十二月初二日，见南杞山。初四日，泊定海（共十一日）。

徐葆光「传信录」：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尚敬，闽督预取宁波商舶二号备用（船长十丈、宽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五月二十二日，出五虎门，开洋（前此皆由梅花所；由五虎，自己亥始）。夜，丁未风，乙辰针三更半；二十三日，丁未风，乙卯针二更；二十四日，丁午风，乙卯针。过米糠洋，二大鸟集桅。夜四更，当见鸡笼山，不见；复四更。二十五日，丁未风，单乙针二更、乙卯针一更半；夜，正南风，单乙针一更半。二十六日，正南风、转丁午、复丁未，单乙针一更；晚，丙午风，乙卯针；夜，丁午风，乙卯针一更、单卯针二更；二十七日，丁午风；夜，丁风，乙辰针二更半：连日用卯针二十七更半，船身东北下六更许，诸山皆不见。二十八日，改用乙辰针，丁未风二更半；日入，丁午风，辰巽针二更。二十九日，见叶壁山。日中，坤申庚风、又子癸风，回针东南行，取读谷山。日入，丑艮风，丙巳针、又用丙午单卯针，取那霸港。六月初一日，登岸（共十日）。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开洋；南风，干亥针一更半、单干针四更；日入，见姑米山。夜，丁未风、转坤未风，干戌针三更半；头巾顶绳连断三次。十七日，二龙见，水沸立；西北风，单子针一更。夜，坤未风，干戌针一更。十八日，用单干、干戌针四更。日入，西南风，干戌针四更半。十九日，辛酉风，单庚针一更；午，转壬子癸风，单酉针。日入，子癸风、又丑癸风，单戌针三更半。二十日，东北艮寅顺风，午，转甲卯风，辛戌针四更。日入，乙辰风。夜，过沟；巽巳风，辛酉针三更半。二十一日，大雾，有鸟集桅。夜，东北大顺风，庚申针二更。二十二日，东北风，庚酉申针四更半。日入，双燕集桅；乙卯风，庚酉针一更。二十三日日入

，壬子风，庚酉针二更；未明，见山。二十四日，单申针一更，至鱼山。日晡，转北风，丁未针三更。日入，至凤尾山。二十五日，无风，舟停。二十六日，壬亥风，用单未、坤未针三更。日入，单未针一更。二十七日，见盘山；东北风，用坤申庚针四更，离北关一更许。日入，一更至台山。二十八日夜，颶作，旋走乙辰针二更半。二十九日，至霜山；东北风，用申庚酉针。日晡，与二号船齐至定海所；谢恩船先一日到。三十日，进五虎门（共十五日）。

臣谨按：琉球海道虽与福州东西径直，然船身宜上、不宜太下。历考前使自陈侃有「录」以来，封舟不至落北者，惟前明册使夏子阳及本朝使臣汪楫；余皆多用卯针，以致飘过北山。臣兹役深鉴前车，独删「指南广义」主用卯针之说，折衷于夏、汪二录，时飭本舟伙长敬谨遵用。以故由五虎开洋，三日之间直至姑米，方谓媲美前封；乃臣等奉使无状，陡遭巨颶，阁礁坏舶，几至颠覆。幸以诏敕在舟，神灵显应，保护天章；红光示见，俾臣等获登彼岸，使事有终：莫非深荷皇上生成之德、覆载之仁！谨述兹役往琉、回闽针路，附载于篇。

乾隆十九年，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穆，遣其陪臣毛元翼、蔡宏谟等赍表恭请袭封。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学士会同翰林院掌院等拣选，带领引见；奉旨：『侍讲全魁充正使，编修周煌充副使。钦此』。礼部条列封例上闻，蒙恩赐正一品麒麟服。臣等于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恭请圣训。次日，赴礼部祇领节、诏敕、谕祭文、新铸清篆驼纽印、银币等物。初九日，驰传出都门。以四月二十四日抵闽，而督臣喀尔吉善、抚臣钟音已先选备福州民船二座充用（船长十一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四尺，加上栅六尺。前九舱、中八舱、后七舱；水柜二、水桶二，共受水六百二十石）。择六月初二日，恭捧诏敕奉安官舱正中，由南台江登舟。初五日，至太平港。初六日，祭江，取水。申刻，到怡山院，谕祭海神，天后宫行香。初七日，至金牌门，上道。初九日巳刻，到五虎门；未时，祭海。初十日早潮，出五虎门；过官塘进士门，开洋，单午风，乙辰针。至日入，行船六更。夜，单午风，单乙针，行船五更；见鸡笼山头。十一日上午，坤未风，单乙针二更；下午，单酉风，单乙针。至日入，行船四更，见钓鱼台（连日俱有大鱼夹舟左右，或三、或四；又宿洋鸟绕樯而飞）。夜，单丙风，单乙针，行船四更。十二日，单午风，单乙针一更，见赤洋；转单丁风，单乙针。至日入，行船五更。夜，单午风，单乙针四更。是夜，过沟，祭海。十三日，丁午风，甲卯针，行船二更，见姑米山。风轻，转单午，单乙针；日入，行船一更。夜，丁午风，乙卯针二更。姑米人登山举火为号，舟中以火应之。十四日，单甲风，姑米头目率小舟数十牵挽，至山西下旋。十五日，单卯风，小舟又挽至山北下碇，距岸约三、四里许（自开洋至姑



米北岸，计五日）；礁石狰狞，铁沙荡激，舟未得近。十六日，风止，舟胶。十七、十八日，俱东北逆风。十九日寅刻，雷雨、风暴。二十日，卯刻，虹见，东北风；辰刻，雨。二十一日卯刻，微雨，东北风。二十二日，东北大风，接封大夫郑秉和请易小舟登岸暂避。臣等惧其惊众，不许。是夜，风转暴。二十三日，暴甚，船身播荡，呕伏者相枕。郑秉和再请登岸，臣等谕以「诏敕在舟，岂容暂离；若奉以行，众将何恃！不如勿动，以安人心」。有议以绳系腰而缒入小舟者；其说愈陋，复力止之。二十四日，风愈暴，碇索屡下屡断；众议以地多礁石，欲起帆随风漂流。臣等以利害婉示之。问筮于神，神许以专泊此地，可保终吉；因谓之曰：『风势如此，不致逼山者，帆未起也。脱一起帆，瞬息齏粉矣！且柴、蔬、水、米俱尽，开将何往』？乃止。是夜四鼓，碇索十余一时皆断，舵走；龙骨触礁而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大雷雨，帆叶、厨栅吹没殆尽。倏见神火飞向桅末，焚招风旗而坠；又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于是众悉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动，亦不沈。因令解放杉板（本舟小般）下水，臣等乃获捧诏敕、节、印陆续发岸。同舟二百余人举庆更生，僉谓仰赖我皇上如天之福，陆危获安；且群颂天后广庇之德，随感而孚云。是日起，岛人日送蔬、米公馆中，供应弥谨。二十九日，王世子遣耳目官等来候。七月初四、初五日，王世子连拨国中海舶迎载。初七日，臣等谨捧诏敕、节、印，赐物奉安船上，仍迎请天后神像登舟；遂乘西南风开驾，夜过马齿山。初八日，至那霸港（自遭风登岸，易海舶至那霸，计二十三日）。

十月中旬，琉球国更造新船，配用原船桅、舵报竣。臣等即于本月二十六日恭奉节、印登舟，中山王尚穆先诣迎恩亭候送，跪请圣安。十一月初一日，冬至；初七日，东风微起，封舟同谢恩、进贡两舟乘潮出港。午遇颶，仍收回。潮落风狂，几复触礁。嗣因风信已过，波浪日恶；至二十日，中山王遣陪臣敦请进馆，须候春信始可开洋。臣等谨奉节、印，再入馆中。十二月十二日，二号船到；臣等饬将原船修补，择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登舟。三十日卯时，东北风，遂率三舟一同开洋；用乙卯针，行三更。午时，至马齿山安护浦，下碇。二月初一日，西南风；初二日未刻，转西风。初三日，北风甚壮；初四日寅时，单癸风，用午针出澳。己刻，转丑风，单辛针三更；午时，过姑米山，单申针五更。初五日早，乙辰风，单辛针五更；夜，辰巽风，单辛辛六更，过沟、祭海。初六日，单艮风，辛针六更；转辰巽风，单辛针四更。初七日，风同，辛针三更；申刻，大雾，不见山，寄碇。初八、初九日，俱大雾，西南风；初十日早，白虹见，雾暂开，见台州石盘山。午，复大雾，白虹再见，转午风；戌时，东北风，起碇，用未针，见温州南杞山。亥时，雷电、风

雨交作；船欹，急落帆叶，只用半篷。十一日，东北风，单辛针七更；晚，至罗湖，下旋。十二日，风同，用申针，收入定海所，下旋。十三日巳刻，进五虎门。午时，至亭头；二号船已于初六日先至。臣等至怡山院，行谕祭海神礼。进贡船同日至，谢恩船是日至定海（共十四日）。十六日，入城。

——以上针路。

水泉

瑞泉：在首里王城欢会门内。城建山巅，而泉脉上涌，极甘烈；大旱不竭。石壁峭立，高广数十丈。于泉眼以铁龙嵌之，泉从龙口喷流，跳珠飞雪，沁入肌骨。下承以小方池，旁通小沟，伏流直灌龙潭，分溉田圃；民苦斥卤，甚利赖焉。外树栅扃之，设司守之。日供王府茗饮；册封时，则日遣红帕筑登之押送两石到馆，以漆笏盛之，加封鐫焉（徐葆光「报谢国王日馈瑞泉二斛」诗：『数斛清甘应客须，碧筒金锁候泉隅；赭肩得得驰山驿，绛帕朝朝送水符。乍出灵源无点浊，向来渴疾已全苏。何当一勺遥相报，空说中泠在我吴』）。

龙潭：王城北，瑞泉下流汇处，广可两亩、长数里。堤岸坚整，与圆觉寺前圆鉴池通。上跨观莲桥，清涟澄澈，杂植芰荷，游鱼可数。国中竞渡，多在于此。重阳日，王宴天使，亦设栅堤北，作龙舟之戏焉。

奇泉：在王府西南毛氏园内。

吉泉：在末吉村龟山下。

笠泉：在桃原村。

泊津：在泊村。西流入海。

那霸港：首里西十里。直达大洋，马加石对峙如门，底皆铁板沙。左右建炮台二。凡封舟贡舶及往来诸舟，悉湾泊焉。设渡船二，以通山南行旅。

漫湖：通海，即那霸港所停泊处。港狭，束水而入，经漫瑚四溢各间切，远近迂回，可数十里；而凝聚丰见山下，环奥山、蒙中岛，沟塍联注，脉络贡通。潮尽，则坦然可徒步；潮涨，则一望弥漫，故名（一作漫湖）。傍水中一石，甚奇耸；正对久米村。

日泉：在真和志牧志村。相传见红日坠地，生泉。泉上有古松。

旺泉：在真和志城岳内。

天真泉：在宜野湾普天间村松寿院傍。

无漏溪：在北谷村。宋淳佑中，溪有恶蛟为害，义本王募生男女以祭。宜野湾章氏女舍身养母，感神灭蛟。

玉泉：在玉城。国王每岁祈雨处。

饶波：在丰见城石火山下。东北流。

玉湖：在真玉桥村。

砂川：在大岭村下。有砂岳，在海中一里许。正南为麻姑山（徐葆光「砂川诗」：『沙净潮初上，粼粼散马蹄；蹴波飞作雨，破浪踏成蹊。石立云根漏，川横岳势低。麻姑如可望，几点没鳧鹭』）。

乐平泉：在仪间山垣花村东。

惠泉：在高岭村山南王故城下（徐葆光「惠泉诗」：『勺水无兴废，冷冷傍故城；犹堪资谷汲，只守在山清。石罅通泉脉，松间作溜声。夕陂还歇马，一掬漱余醒』）。

芳泉：与惠泉相近。

富藏河：在金武山下千手院傍。

诸喜泉：在名护山悬瀑崖上。

轰泉：在名护松堂村。

手水：在许田村。昔有客遇一女求水，女手水进之；故名。

许田湖：在许田村下。

大荣川：在宇胜岳下。西南流。

亲川泉、获剑溪：俱在今归仁亲泊村。

运天江：在今归仁运天村，亦名运天口，西流北山，舟多泊此。

——以上国中。

白川：在姑米山。

上行瀑：在姑米山安嘉村。凡瀑，皆悬流顺泻；惟此瀑自下而上，盘逾山脊，乃旁溢四注。盖两山相距不远，本山陡峭，泉脉直冲地底，伏流涌见；而对山稍低，势亦邪衍，不似本山之峻绝，两旁沙土高突，中见石骨微凹，山趾适当泉眼，拥激有力，不暇旁溢。迎距互乘，击荡万状，恍如醉汉争斗；前者势孤，后者势盛，群而挤之。前者虽不回顾，业已却步而退尺矣。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固其势使然也。

面那水：近伊良保西南。

赤濑：在大岛。有大石如圆柱，广一里，纯紫色。无人居。

温泉：北山、硫磺山俱有之。

桥梁

龙渊桥：在龙潭上。

天女桥、观莲桥：俱圆觉寺前莲池上。

临海桥：那霸港北炮台堤上。作三门，以通潮。旁有临海寺，程顺则有记（见「艺文」）。

泉崎桥：在漫湖浒。双门拱月，每当皓魄澄虚，一碧万顷，如玻璃世界中，不复有凡俗想；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泉崎夜月」诗：『明月送潮来

，桥上不知暮；遥见渡头人，纷纷西去』。地近陶厂，故云）

金城桥：在首里王城西南。

茶崎桥：在立岸村。

长虹桥：在真和志牧志村长虹堤上。旁多盐埠。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长虹桥」诗：『跨海卧长堤，秋来宜晓望；脚底彩云生，月在虹霓上』）。

安里桥：在真和志安里村先王庙右。

八幡桥：在八幡岭上。旁有八幡宫，供八幡大士。

泊桥：在泊村，亦名高桥。

真玉桥：在丰见城北玉湖之上，为往山南要路。「汪录」误以安里桥当之。

石火桥：在丰见城石火岭下（徐葆光「石火桥」诗：『涉海不知远，盘山觉路遥；暮烟迷绝磴，惊瀑撼危桥。前岭火相接，隔溪人互招。山山名字别，译语问归樵』）。

大里桥：在高岭村山南王故城下。旧为石桥，水门三；今架木为之。

## 琉球国志略卷六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府署

府署

王府（世子府附）使馆学校

古称「岛夷卉服」，则穴居土处可知。按「隋书」称「国王所居曰波罗檀洞，塹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盖其时栋宇之制未备，而亦寢异乎巢窟之旧矣。今则闰閏轮奂、阶庀轩崇，大改前模。至于安奉诏敕、供顿使臣公所，则多仿中国矩度；纵未足云壮丽，亦既燥湿不虞，无忧从者不直此也。方当圣朝重熙累洽百有余年，举万类而甄陶之。凡在域外波臣，咸知向学，文教浸兴；则又且俎豆尼山，置师儒弟子：胶鬲之设，无异华风，前此未有也。志府署。

王府（世子府附）

使馆

学校

王府

王城，在首里。由万松岭东上数里许，衢道修广，有坊榜曰「中山」。道南有安国寺，对街为世子第。中路砌石为大墩，内植凤蕉一丛。更进，又一坊

榜曰「守礼之邦」（「汪录」云：『万历初，封王尚永制词有「足称守礼之邦」，故以为额）。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为王莹，对街为大美殿。更进为欢会门，即王府城也；高踞山巅，砺石砌成，削磨如壁，苍黝磊历。远望如聚髑髅，故「隋书」因其形似，误谓「王所居多聚髑髅其下」耳。城外石崖上，左刻「龙冈」、右刻「虎萃」。城四面，门各一：前西向，即欢会门；后东向，为继世门（「汪录」：『世子嗣位，由此门入』）；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进欢会上崖，有门西北向，榜曰「瑞泉」（门左有碑，前使徐葆光镌「中山第一」四字）。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通入王宫。更进有楼西向，榜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广福门；即王府门也。城周回三、四里，有马道，无雉堞。

王殿在山顶。康熙元年毁，五十一年重建（前使臣张学礼时，殿尚未建，预题曰「东南屏藩」；受封在世子殿）。前为奉神门，左右三门并峙，在广福门内；与殿皆西向。山形本南北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内」之意故也。殿九间，左右夹室一。殿前月台，建穹亭覆之。中阶七级，石栏周护，雕刻花鸟颇工整。殿上有楼，为御书楼，极高敞壮丽，巨梯当槛立。正中悬奉圣祖仁皇帝御书「中山世土」匾额，左奉世宗宪皇帝御书「辑瑞球阳」匾额，右奉皇上御书「永祚瀛壖」匾额。臣等于开读日拜瞻宸翰，天章炳焕，日月光华；诚海邦世宝也。下为王听政位，中壁悬上古伏羲画卦像，龙马负图立其前（「汪录」作孔子像）；绢色苍古，微有剥蚀，非近代物（前使臣海宝「题中山王府」诗：『中山祖德见谄谋，「世纘图」成贡典修；三锡皇纶来汉使，万年臣节戴宗周。星棋花屿环芳甸，弦管烟村带画楼。敷命采风皆我职，史编为纪海东头』。前使臣徐葆光「拜瞻御书华匾恭纪二章」：『锡祚煌煌语有神，帡幪五世命三申；垂封已许天同久，拜赐时瞻墨尚新。玉札半纶为誓券，沧波一渡作通津。桑田可变恩常在，不怕重扬东海尘』！『龙章卅载贲山隈，拜舞楼头五色开；始信天文垂象远，直从海角覲光来。河山旧誓留千叶，鸾凤余辉照八垓。真个乘槎到云汉，举头咫尺见昭回』）。殿庭方广数十亩，分砌三道，方砖铺之。左厢北向为南楼，窗尽垂帘。楼隅隙地亩许，蟠松与凤蕉错植奇石间，前使汪楫题曰「听涛」。右厢南向为北宫，匾曰「忠顺可嘉」（亦用制词中语）；凡宴天使皆于此，以其地面南故。殿屋皆固朴，多柱础，一间至用二十余柱。屋梁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防海飓。

世子府第，在安国寺南。别有世子殿在中城（「徐录」云：『国王时往游』）。

（使馆）

天使新馆

馆在那霸，去迎恩亭里许，面南。一仿中朝官廨制度，前筑照墙，东西辕门外栅四周。栅内东西门房各四楹，以居国之执事人员。左右鼓角亭各一，旗竿二，上施「册封」黄旗各一。大门署曰「天使馆」，门内东西班房各六楹，以处书吏、隶役。仪门署曰「天泽门」，前明册使夏子阳题；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隶书补题。门内甬道至月台，前徐葆光种榕树左右各两株。庭中广可数亩，陪臣行礼于此。正中为大堂前楹，前使张学礼、王垓隶书「天威远播」匾。屏门上前使汪楫、林麟焜题「敷命堂」匾，汪楫又联于门曰：「帝德着怀柔，正朔万年颁上国；臣心表忠信，南风三日到中山」。中楹，前使海宝、徐葆光题「皇纶三锡」匾，臣魁题其左曰「露洒扶桑」。左右楹间，徐葆光复书二牓，一载前明册使姓名：洪武五年，诏中山王察度，使行人杨载；永乐二年，封武宁，使行人时中；五年，封思绍，不遣使；洪熙元年，封尚巴志，使中官柴山；正统十年，封尚忠，使给事中俞忭、行人刘逊；十三年，封尚思达，使给事中陈傅、行人万祥；景泰二年，封尚金福，使给事中乔毅（一作陈谟）、行人童守宏；六年，封尚泰久，使给事中严诚（一作李秉彝）、行人刘俭；天顺六年，封尚德，使吏科给事中潘荣（福建龙溪人）、行人蔡哲；成化六年，封尚圆，使兵科给事中官荣、行人韩文（尚宣威未请封）；成化十三年，封尚真，使兵科给事中董旻、行人司司副张祥；嘉靖七年，封尚清，使吏科给事中陈侃（浙江鄞县人）、行人高澄（顺天固安人）；四十一年，封尚元使吏科左给事中郭汝霖（江西永丰人）、行人李际春（河南杞县人）；万历四年，封尚永，使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云南籍，应天上元人）、行人谢杰（福建长乐人）；二十九年，封尚宁，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江西玉山人）、行人王士禎（山东泗水人）；崇祯元年，封尚丰，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山东东平州人）、行人司司正杨抡（云南籍，上元人）；尚贤请封未获，卒。一载本朝历遣使臣姓名：康熙二年，封尚质，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辽阳人）、行人王垓（山东胶州人）；二十一年，封尚贞，使翰林院检讨汪楫（江南仪征人）、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焜（福建莆田人）；尚纯未立先卒，子尚益未请封；五十八年，封尚敬，使翰林院检讨海宝（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编修徐葆光（江南吴江人）。今上乾隆二十一年封尚穆，使臣魁、臣煌忝任斯役，谨续题其后。后为中堂，安奉诏敕所；臣煌恭题曰「声教东渐」，复敬书一联曰：「圣化浹扶桑，万里而遥瞻日近；皇华临辨岳，九州岛之外仰天高」。左右为两使臣房。堂后左右板阁各一，汪楫题其左曰「长风阁」，林麟焜题其右曰「停云楼」；寻废，徐葆光重书之，且系以诗。左右廊房各九楹，以居从人。东院有水井一，砺墙周围如城，高丈余。堂屋皆上用■〈同瓦〉瓦，下用方砖，壁悉用厚板；役舍，则以芦箔漫土其上。楼上铺脚踏棉，余舍铺设、桌椅、床帐

及诸什物悉照中国制造，设专司掌之。堂后徐葆光构小东轩，迭石种蕉以供燕适；今废，臣煌重植凤蕉一丛（徐葆光「敷命堂前种榕诗」：『使馆邀纶世一开，圣皇册命已三来；天无稽泽随时降，树有余阴为手栽。门合海隅迎日月，根蟠龙爪压风雷。诸卿好与勤封殖，若木光中拱上台』）。汪楫「长风阁喜雨」诗：『三年荒徼望甘霖，一夜轻雷送好音；有脚春来天子惠，随车雨足使臣心。蕉花穿户红全湿，橘叶遮垣绿更深。见说涂人歌且舞，老夫高眺亦长吟』。徐葆光「停云楼诗」：『身似孤云复此停，楼头举目海天青；行人旧迹今何在？鸿爪从来偶一经』。『停云霭霭觉身孤，尽日流观山海图；一出随风栖绝岛，无心也忆故山无』？又「小东轩诗」：『半庭花药好，凿牖小楼偏；卧席看云变，规窗学月圆。一琴消院漏，薄醉作秋眠。灯影凌虚泛，吴江舴艋船』。又「使院种芭蕉」诗：『踰海莫逃暑，况兹日出隅；人徒既充院，而复画地居。主人夙敬客，莽灌咸扫除；庭宇固疏旷，炎郁乃不舒。朝树盼夕荫，十年计何迂！芭蕉叶垂云，草木无一如；分列植百本，取诸织纴余。微雨众卷坼，一夕俄纷敷。砺墙影交碧，灰野光敛晡。炎风应序来，飒然秋与俱。人事戒欲速，济变亦良图；置物苟得所，安往非吾庐』）。

#### 天使旧馆（支应司附）

旧馆，在使馆西南。大门上，有小板阁。入门，大堂三楹；万历中，册使萧崇业取唐人「海东万里洒扶桑」句，以「洒露堂」名之，前使王垓书「驻节」匾。中楹，明使臣杜三策书「每怀靡及」匾。后有楼——楼西隙地数亩，前封测量平安、丰盛额居之（胡靖记云：『杨行人抡居西偏小楼，名曰「听海」；杜三策题四律，有「一帆多藉乘风力，万里长悬捧日心；兴来欲泛张骞斗，归去羞言陆贾金」诸警句。楼今废。张学礼记云：『楼上有明杜三策「梅花诗」百首，今已堙灭，并诗亦不传』。胡靖「听海楼」诗二首：『夜听鱼龙出水吟，一尊对月酒频斟；寒涛喷洒连天雪，残菊飘零满地金。数曲歌萦孤客思，几回梦绕故园心！平生浪迹知多少，此处夷犹可再寻』？『支离游况此来豪，万顷波光入彩毫；泼墨烟云龙出海，临池朗月鹤鸣皋。浮槎欲泛天河斗，乘兴犹疑雪夜舸。干饮中山浑是梦，不知身寄海天高』）。或云：弥世公馆即其地。

天使馆旁，支应分设七司：一、馆务司，掌馆中应行事件；一、承应所，掌馆中修葺物件；一、掌牲所，掌羊、豕、鸡、鸭支送等事；一、供应所，掌酒、米、小菜支送等事；一、理宴司，掌七宴事；一、书简司，掌书帖往来等事；一、评价司，掌评定物价等事。每司，遣大夫一员、红帕三人、杂差等二十人主其事。七司外，又有总理司，亦名长史所；设紫金大夫一人、长史四人、笔者十二人，总理七司大小事及上下文移。其朝夕供应奔走，别有库官

等为之。

（附）那霸公馆：有二，一在旧使院前，一在天使馆东下天妃宫左。皆极深邃宏敞，为差辨管理那霸钱谷、狱讼二官公所。

（附）姑米岛公馆：亦有二，一在金城间切、一在内间切。在内间者，臣等兹役遇颶登岸时，同居之；臣煌颜其堂曰「宝典流辉」，复系一联云：「鳌首驾山来，拥卫不违天咫尺；蜃民迎节拜，欢呼创见汉威仪」。

### 学校

学校，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圣庙东偏。康熙十三年立庙（庙制详见「祠庙」、「典礼」），尚未立学。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顺则启请建明伦堂，又于堂北祀启圣并四配神主。五十七年冬，堂成，蓄经书略备。国王又敬刊「圣谕十六条」，命程顺则演其文义，月吉读之。官师，则紫金大夫一员司之；每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兼理中国往来贡典。讲解师，则择久米内文理精通者一人为之，不拘大夫、都通事、秀才皆可；岁廩十二石。训诂师，则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之，岁廩八石。程顺则有「庙学纪略」、蔡文溥有「中山学校序」颇详悉，俱见「艺文」。久米七岁以上初学者，则设塾于上天妃宫以教之；首里亦设乡塾三所。外村小吏、百姓之子弟，则以寺为塾，以僧为师；皆学「国字」，有草书，无楷字。近那霸等村亦多家塾；读书之声，有中宵朗朗弗辍者，殊可嘉也！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代请官生入学读书疏

翰林院侍讲臣全魁、臣周煌谨奏：为据词代请事。

臣等蒙恩简用，远使琉球。事竣将旋，中山王臣尚穆诣馆宴送，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词云：『海隅下国迭被皇仁，宸翰荣褒，纶音宠锡。但僻处弹丸，荒陋成俗；向学有心，执经无地。先于康熙二十二年，经恳前使汪楫等代请陪臣子弟四人入学读书；奉部议：准遣官生阮维新等入学在案。嗣于五十九年，恳前使海宝等援例代奏，复蒙许遣。今幸天遣使臣至国，敢祈陈明远人向化之诚，俾得再遣入学读书，下国不胜悚企』等语。臣等理合据词缮折代奏，伏候圣鉴，敕部议覆施行！谨奏。

即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抄出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奏称：『臣等使竣将旋，中山王令陪臣通事致词云：「海隅下国，荒陋成俗；向学有心，执经无地。先于康熙二十二年，经恳前使汪楫等代请陪臣子弟四人入学读书；奉部议：准遣官生阮维新等入学在案。嗣于五十九年，恳前使海宝等援例代奏，复蒙许遣。今幸天遣使臣至国，敢祈陈明远人向化之诚，俾得再遣入学读



书，下国不胜悚企」』等因，具奏到部。查康熙二十三年册封使臣翰林院检讨汪楫等、五十九年使臣翰林院检讨海宝等事竣回京，俱奏称该国王恳求转奏，令陪臣子弟入监读书；经臣部覆准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随据该国王前后遣令官生到京，臣部并札国子监读书三年，遣令归国各在案。今翰林院侍讲全魁等既称该国王尚穆向化输诚，恳请陪臣子弟入学读书；应如所请，准其于应贡之年遣令来京，臣部札行国子监肄业。俟命下之日，行文福建巡抚转行该国王遵照可也。谨奏。

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 琉球国志略卷七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祠庙（寺院附）

祠庙（寺院附）

「周官」宗伯禋祈宜报之典最繁，所以昭诚敬、广仁孝也。国家岁事有常，百神效灵，山海宁谧。琉球仰遵圣教，颇知淫祀无福诸不在祀典者，罔敢僭黷；是以举行蜡腊、崇饰宫墙，而寝庙城丛亦皆式礼莫愆，允合「生三事一」之义。若乃像教之设，虽儒者所不道；要其大旨足以警醒贪嗔；揆之神道设教遗意，初无大忤。且点缀名山邃谷，上以备祝厘净地、下亦供登览胜游，未为不善也。因复略表其尤著者焉。志祠庙。

社坛：在首里末吉村。祭国中山川处。

雨坛：有二，一在丰见城，十月下种时，迎龙神像设坛祈雨处，为国相采地；一在玉城村，又曰云城，国王每岁祈雨处。

零坛：在首里崎山东苑内。旱甚，国王诣坛躬祷。

雷神庙：在那霸护国寺前。祀雷声普化天尊，故俗呼「天尊庙」。「汪录」里：『永乐中，贡使自京师塑像归。崇祯末，王尚质新之。其上梁文有「祈通渡唐之船，冀遂懋迁之愿」。「旧录」作三清殿，今无此称。「徐录」云：『供玉皇』；误。左右悬绢旛二，实书雷神号也。「张录」云：『殿前二松，大数围，高二十余丈』；今无。殿前百步有方池，亩许；池下新栽松，近百余株。中楹，张学礼题「苍生司命」匾。殿廊悬大钟一，镌字曰：『王大世主，庚寅庆生。兹现法王身，量大慈愿海。新铸巨钟寄舍天尊殿，以上祝万岁之宝位、下济三界之众生。辱命相国（缺）为铭，铭曰：「华钟铸就，挂着珠林；撞破昏梦，正祷天心。君臣道合，蛮夷不侵；彰胤氏德，起追蠡吟。万古皇泽，流妙法音」。景泰七年（丙子）九月二十三日，住持■（木〈巷，毛代巳〉）律师良舜证之大工，国吉奉行；智贤并与，那福中西』。

臣按景泰七年，为王尚泰久时。「中山世鉴」云：『泰久以永乐十三年（乙未）生』；距庚寅差五年——尚圆亦以是年生。泰久于景泰五年（甲戌）嗣位，四十岁；至天顺四年（庚辰）薨，寿四十六：则非庚寅生矣。而「世鉴」又云：『诸山寺大钟，皆王所铸；故铭文或书丙子、或书丁丑，皆署景泰年号』。若尚圆则以成化六年（庚寅）即位，至十二年（丙申）薨，寿六十二；更无涉矣。「世缵图」则谓「尚德王始铸大钟」。考尚德以正统六年（辛酉）生，亦与庚寅不合也。岂「世鉴」所云泰久以乙未生，或考之未审耶？

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南向。红墙朱扉，左右立「下马」碑。内棂星门三。进门，广庭甬道，上设拜台。大殿三间，奉先师孔子神位、圣像；两旁二龕，设四配位、像，各手一经。中梁，摹竖圣祖御书「万世师表」匾一。康熙十三年建，前使汪楫、林麟焄各有记（见「艺文」）。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顺则复启建明伦堂；又于堂中近北壁分三小间，祀启圣并四配位。两庑，蓄经书略备。国王命顺则敬刊「圣谕十六条演义」，于月吉读之。久米之子弟就学其中。顺则立碑记之，又有「庙学纪略」。前使徐葆光为书「启圣祠」、「明伦堂」、「儒学」三大榜，立碑一（俱见「艺文」）。臣煌至馆，循例展谒。拜瞻之下，进诸秀木，悉加奖勉；淳宣我皇上右文德意，令通事官传示。众皆忻忻拱听，似有会心者。其规制未备，则如启圣公主尚仍公号，殿上未增祀十二哲，亦未建两庑祀配食诸贤。臣因举内地诸郡邑条规，移咨国王知之。其春秋祀典，详见「典礼」。

天妃宫：有三，一在那霸天使馆东，曰下天妃宫，门南向。明夏子阳、王士禎立「灵应普济神祠」额。前广数十亩，有方沼池。门左右，石神二。甬道宽广，殿宇宏敞。堂内，有崇祯六年册使杜三策、杨抡「慈航普度」匾，顺治六年招抚司谢必振「普济万灵」匾，康熙二年册使张学礼、王垓「普济群生」匾（「张录」：『别有「中外慈母」匾』）。五十八年，册使徐葆光书联云：「那霸唐营，并峙两官分上下；夏来冬往，安流二至合华彝」。有钟一，铭文与天尊庙同；唯相国缺名处作「辱命相国安瀾为」，其铭末作「景泰丁丑年」。一在久米村，曰上天妃宫。「夏录」云：『嘉靖中，册使郭汝霖所建。门南向，亦为石神二。甬道左右宽数亩，周围缭垣。正中为天妃神堂，右一楹祀关帝、左为久米幼童诵读地。门额，旧夏子阳、王士禎书「灵应普济神祠」，年久匾失。康熙中，徐葆光取宋宣和及元天历两赐额，合书之曰「顺济灵慈之宫」。堂内，有杜三策、杨抡「德配元穹」匾，康熙中张学礼、王垓「生而神灵」匾（「徐录」作「生天福灵」），汪楫「朝宗永赖」匾。林麟焄联一：「累朝垒诰表神功，岳降自鯀江，翊运疑庥，频现红灯宣圣化；重译献琛逢盛世，皇华临马齿，扼衣展拜，永清碧海耀吾宗」。麟焄，莆田人，天妃族

，故末称「裔侄孙」。徐葆光联一：「统全海之洪波，俯顺人情，应念东西南北；综历朝之宝册，仰觐圣德，一心忠孝慈仁」。臣等姑米遇颶，仰藉皇上威灵，神光护佑，全船二百余人无一亏损；易舟到港，谒庙行香。臣煌谨安「愿大能成」匾一，「神为德其盛乎，呼吸回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诚若水证平生」联一：敬抒微忱，稍答神贶。有钟一，镌文与下天妃宫同。一在姑米山，系新建。兹役触礁，神灯示见；且姑米为全琉门户，封、贡海道往来标准：臣煌谨同臣魁公启国王代建新宫，崇报灵迹。中山王尚穆，现在遴员卜地鳩工。臣煌使旋有日，恭制匾、联各一：匾曰「玉山仙姥」，联曰「凤舸灿神光，一片婆心扶泰运；龙津标圣迹，万年福曜镇安嘉」。米、姑各地更为立碑，以纪其事。

臣谨按天后氏族、里居、存没之迹错出，前纪街谈巷说，传闻异辞。据徐葆光录「天妃灵应记」云：「天妃姓林氏，莆田湄洲人（「张记」云：「蔡氏，猴屿人」；非是）；宋都巡检愿（一作孚）第六女。以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弥月不啼，名曰「默生」而神灵。少与群女照井，有神捧铜符出以授妃；群女奔骇。自是，屡显灵异。常乘片席往来海上，或驱檐前铁马渡江；人咸称为「通贤灵女」，或称「神姑」。一日，方织，忽据机瞑坐，颜色变异；母蹴问之；寤而泣曰：「父无恙，兄歿矣」！顷之信至，父与兄渡海舟覆，父若有挟之者，得不死；兄以柁摧，救不获。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升化；室处二十八岁（「张记」云：「救父，投海身之」；误）。时显灵应，或示梦、或示神灯，海舟获庇无数；土人相率祀之」。

### 天后封号

宋徽宗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八舟溺其七；独允迪见神朱衣坐桅上，遂安。归闻于朝，赐庙额「顺济」。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始封「灵惠夫人」，赐庙额「灵应」。三十年，海寇至江口，神见风涛中；寇溃，就获泉州。上其事，加封「昭应」。孝宗干道二年，兴化疫，神降于白湖；去湖丈许，得甘泉，饮者立愈。又海寇至，雾迷其道，至庙前就擒；加封「崇福」。淳熙十一年，助巡检姜特立捕温、台寇；加封「善利」（「汪录」作「灵慈、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灵慈，乃庙号；凡加封，皆原灵惠始封之号，当作「灵惠」。以上，夫人凡四封）。光宗绍熙三年，以救疫、旱功，特封「灵惠妃」。宁宗庆元四年，以救潦功，加封「助顺」。嘉定元年，平大奚寇，以雾助擒贼；金兵至淮甸，战花靛镇及紫金山，神见像，再捷三战，遂解合肥围；加封「显卫」。十年，救旱、获海寇，加封「英烈」。嘉熙三年，钱塘潮决；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加封「嘉应」。宝佑二年，救旱；加封「协正」。三年，加封「慈济」。四年，以浙江堤成，加封「善庆」。五年，教授王里请于朝

，封妃父「积庆侯」、母「显庆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景定三年，反风胶海寇舟，就擒；加封「显济」（以上封妃凡十，宋共十四封）。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运得神佑，封「护国明着天妃」，又进「显佑」。成宗大德三年，以漕运效灵，加封「辅圣庇民」。仁宗延佑元年，加封「广济」。文宗天历二年，加封「灵感助顺、福惠徽烈」（共二十字），庙额「灵慈」（元晋封天妃，凡五加封）。

明太祖洪武五年，封「照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成祖永乐七年，封「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天妃」。自后遣官致祭，岁以为常。庄烈帝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又加「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明封圣妃一、改封天妃一、改封元君二，凡四封）。

本朝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神灵显应；提督万正色以闻，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仍永乐七年号），遣官谕祭。

臣谨按天妃庙祀，自元至元中，于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明嘉靖中，册使陈侃使还，乞赐祭以答神贶；礼部议令布政司设祭一坛，报可。万历三年，册使萧崇业始请秩祀海神，合举祈、报二祭；至今封舟出海，因之。康熙二十二年，册使汪楫等还，疏请照岳、渎诸神，着地方官行春秋二祭；部议未准。五十八年，册使海宝等具疏再请，得旨：『着地方官春秋致祭，编入祀典』。臣等兹役，自闽海往还，祈神获佑；窃疑封号尚袭前明，即谕祭文内但云「海神」、不言「天妃」。敬沥微忱，乞加封号，并请明颁谕祭；俱蒙圣慈俞允。崇报益隆，名实悉称，典礼周详，超轶千古矣。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请加封号谕祭疏

翰林院侍讲臣全魁、臣周煌谨奏：为天威远播，神应弥昭；敢沥微忱，仰祈睿鉴事。

臣等蒙皇上天恩，简使海外；陛辞之日，训诲周详。赍命以来，惟冀克竣典礼，无陨越。顾往返辄有滞留，风波不无惊阻。今得趋赴行在瞻仰天颜，皆由我皇上再造之鸿恩；故能使天妃效灵，更生有庆。所有微臣等感激之私，有不得不陈请于圣主之前者。伏查天妃于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神灵显应；福建提督臣万正色奏请加封，经礼部议准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则是仍明永乐间封号也。又查前明册封琉球，有祈、报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请谕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灵感最着』；是以海神为天妃矣。臣等兹役遵例于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宫，仅一拈香；而谕祭之典，则又设位于江岸，实望祭也。伏读祭文内所引事实，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于海神，未明着天妃之号。臣等窃疑海自有神；岳渎载于「祀典

」，似不得即以天妃为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时，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门，十三日已见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风之次，适当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呕逆颠仆者无数。臣等屡祷于神，神出筮示谓「宁泊此，毋舍去也」。于是肃将简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灵，当为神乞加封号；并请于册封之年，明颁谕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椗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约六、七百步许，自分此时百不一生。呼吁之顷，忽神火见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稍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沈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于万迭惊涛之中，赍奉节、诏、赐物登岸：实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载，履险终平；而天妃阿护之灵，尤其彰明较著者。是用殫竭愚忱，仰恳皇上天恩，敕部议加封号。更请于册封之年，别颁谕祭文二道，与海神并举；抑或于谕祭海神文内，明着天妃之号：庶崇报益隆，名实允称。为此缮折恭奏，伏候圣裁！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即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礼部谨题：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内阁抄出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奏称：『天妃于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神灵显应；福建提督臣万正色奏请加封，经礼部议准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则是仍明永乐间封号也。又查前明册封琉球，有祈、报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请谕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灵感最着」；是以海神为天妃矣。臣等兹役遵例于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官，仅一拈香；而谕祭之典，则又设位于江岸，实望祭也。伏读祭文内所引事实，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于海神，未明着天妃之号。臣等窃疑海自有神；岳渎载于「祀典」，似不得即以天妃为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时，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门，十三日已见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风之次，适当暴期，波浪兼天，舟身震撼，呕逆颠仆者无数。臣等屡祷于神，神出筮示谓「宁泊此，毋舍去也」。于是肃将简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灵，当为神乞加封号；并请于册封之年，明颁谕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台飓大作，椗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约六、七百步许，自分此时百不一生。呼吁之顷，忽神光见于桅顶；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举舟之人，皆所共见；乃胥呼曰：「天妃救至矣」！须臾，舟稍向岸，赖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沈溺、复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于万迭惊涛之中，赍奉节、诏、赐物登岸：实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载，履险终平；而天妃呵护

之灵，尤其彰明较著者。是用殫竭愚忱，仰恳皇上天恩，敕部议加封号。更请于册封之年，别颁谕祭文二道，与海神并举；抑或于谕祭海神文内，明着天妃之号：庶崇报益隆，名实允称』等因，具奏到部。该臣等谨按「会典」，四海龙神，各有封号：东海称显仁龙王之神、西海称正恒龙王之神、南海称昭明龙王之神、北海称崇礼龙王之神；有司以岁时秩祀。「会典」内开载，天后亦称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弘仁普济天妃」；二十年，福建提督臣万正色以天后着灵奏闻于朝，诏封「昭灵显应仁慈天后」。五十九年，翰林院检讨海宝等奏称：『奉旨册封琉球，于怡山院祭天妃；往返海道，略无危险』。经臣部议准：该地方官春秋致祭，编入「祀典」。乾隆二年，福建总督郝玉麟疏称：『台湾守备陈元美等在洋遇风，虔祷天后，俱获安全，褒封宜加；亦经臣部议准加封，其字样交内阁撰拟进呈，钦定「福佑群生」四字，钦遵各在案。是向来册封琉球使臣所祭，实系天后而非南海昭明龙王之神，已确有可据。今该侍讲全魁等奏称「万迭惊涛之中，赍奉节、诏、赐物登岸，实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载，履险终平；而天妃呵护之灵，尤其彰明较着。仰恳天恩敕部议加封号。更请于册封之年，别颁谕祭文二道，与海神并举；抑或于祭文内，明着天妃之号」等语。应如所奏，恭请加封。其封号字样，应照例交内阁撰拟进呈，恭候钦定。嗣后谕祭天后祈、报文二道，书明天后封号，即于怡山院天后宫举行祭事，于礼乃为允协；并请别颁谕祭南海龙神祈、报文二道，于江岸望祭：庶礼仪咸备，而祀典逾隆矣。恭候命下之日，行文该处钦遵办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奉旨：『依议。钦此』。

内阁谨奏：为请旨事。

据礼部来文，内称『本部议覆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题请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以酬神贶。其加封字样，交内阁撰拟』等因，移咨前来。臣等谨拟加封字样，进呈御览，伏候钦定。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奉旨：『用「诚感咸孚」。钦此』。

天后灵迹

臣谨按天后救济灵迹，不胜枚举。兹但就历使封舟显应，条录于左（洪熙元年，册使中官柴山遇险获济事，详「显圣录」；以后无考。今断自陈侃始）

嘉靖十三年，册使陈侃、高澄舟至姑米山，发漏；呼祷，得塞而济。归，值飓风，桅樯俱折；忽有红光烛舟，乃请筮，起柁。又有蝶、雀示象，冠服祷请立碑，风乃弛。还，请春秋祀典（详甲午「使录」）。

嘉靖四十年，册使郭汝霖、李际春回闽日，颶将发，有二雀集舟之异。及颶发，失舵；汝霖等为文以告，风乃息，更置舵。一异鸟集桅不去（详癸亥「使录」）。

万历七年，册使萧崇业、谢杰针路舛错，且舵叶失去；虔祷之次，俄有一燕、一蜻蜓飞绕船左右，遂得易舵（详己卯「使录」）。

万历三十年，册使夏子阳、王士祯舟过花瓶屿，无风而浪；祷于神，得风顺济。归舟舵索四断，失舵者三，大桅亦折；水面忽见神灯，异雀来集，东风助顺（详丙午「使录」）。

崇祯元年，册使杜三策、杨抡归舟颶作，折舵牙数次，勒索皆断。舟中有奇楠木高三尺，三策等捐千金购刻神像；俄有奇鸟集樯端，舟行若飞，一夜抵闽（详癸酉「使录」）。

本朝康熙二年，册使张学礼、王垓归舶过姑米颶作，桅左右欹，龙骨半折；忽有火光荧荧，霹雳起风，雨中截断仆桅，舵旋不止，勒索皆断；祷神起舵，三祷三应，易绳下旋。有一鸟若雁——绿嘴红足，集战台上；舟人喜曰：『天妃遣来引导也』！遂达定海（详「记录」）。

康熙二十二年，册使汪楫、林麟焜归舟颶三昼夜，舟上下倾仄，水满舱中。虔祷天妃，许请春秋祀典；桅箍断而桅不散、顶绳断而篷不落，与波上下，竟保无虞（详「使录」）。

康熙五十八年，册使海宝、徐葆光多用卯针，几至落漈；虔祷，得改用乙辰针，又筭许。二十八日见山，果见叶壁；复祷，得西北风，一夜抵港。归舟至凤尾山，旋风转船，蓬舵俱侧；呼神，复正。至七星山颶作，旋走，几触礁；呼神，获免（详「传信录」）。

臣等兹役舟泊姑米候风，忽颶台作，连三昼夜。六月二十四日夜半，旋绳尽断，龙骨触礁而折，底穿入水；呼吁之顷，众见神火起于桅顶、焚招风旗而落，又海面灯光浮来若烟雾笼罩状，船遂牢搁礁上，得不沈溺，以次获济登岸。归舟至石盘，阻雾不进；祷，得见山。既起旋，雾复合，风雨雷电交作，落帆叶不下，舟欹甚；再祷，再霁：赖以安行。臣又闻护封二号船去时，亦于六月二十四日夜在洋被浪击损右■〈舟皮〉，杉板漂失；神前灯已灭，逾时复燃，舟以渐驶，得抵温州云。

关帝庙：在上天妃宫神堂之右。册使汪楫匾曰「莫不尊亲」；徐葆光联云：「赤心常挂扶桑日，正气时通大海风」。程顺则有记（见「艺文」）。

龙神庙：在上天妃宫大门内左厢，北向。徐葆光联云：「受朝宗而宅海，敷雨露以行天」。国王祷雨，以舟载像至丰见城，设坛祈之。

水母庙：张学礼「图录」：『近奥山』。今未详其处。

先王庙：在真和志安里村。庙前，松冈数重。左右溪涧环注安里桥下入海，复有海水来朝。庙貌浑朴，迭石为墙；左右立木坊及「下马」碑。石路修广，老树森列。正中作圈门三，左右角门二。前堂三楹，匾「肃容」二字；祭毕，设宴之所。更进甬道，东西厅各三楹，阶畔铁树雨丛。正庙七楹，正中向外通为一龕，安奉诸王神位：舜天，居正中。左昭舜马顺熙、英祖、英慈、西威、武宁、尚巴志、尚思达、尚泰久、尚圆，尚宣威、尚清、尚永、尚丰、尚真、尚益，共十五位；右穆义本、大成、玉成、察度、思绍、尚忠、尚金福、尚德、尚真、尚元、尚宁、尚贤、尚质、尚纯、尚敬，共十五位。诸皆称「神主」；惟宁、丰、贤、质四主称「尊灵」，又加称宁曰「康翁」、丰曰「宗盛」、贤曰「秀英」、质曰「直高」。左壁向右木主一，书历代有功王叔神位；右壁向左木主一，书先代王妃神位。楹上，前使臣张学礼、王垓题「河山带砺」匾，汪楫、林麟焜题「承劝厥成」匾，海宝、徐葆光题「世笃忠贞」匾；臣等亦书「源远流长」四字悬其次。堂西神厨二楹；东为佛堂，前后六楹。旁三楹，为僧厨——即崇元寺。

圆觉寺内，亦有先王神位。中一龕五主：正中祀尚圆，称「龙庆云君」，盖其私谥也；为不祧之祖。中左第一主，祀尚贞，为高祖；中右第一主，祀尚纯，为曾祖；中左第二主，祀尚益，为祖；中右第二主，妃尚敬，为祢。左一龕：正中尚稷。左第一主尚清，右第一主尚永；左第二主尚丰，右第二主尚质。右一龕：正中尚真。左第一主尚元，右第一主尚宁；左第二主尚贤：皆祧主也。与「传信录」所记大异（臣按先王庙，乃历代统祀，非一姓也。圆觉寺，自尚圆始，为本宗）。

天王寺内，亦有神主。佛堂左一龕，神主二：一为尚稷，乃始祖尚圆之父也；一为尚久，乃尚丰王之父、尚元第三子也。二人皆王父，未为王；故别奉于此。旁二主，为王妃。右一间四主，皆王妃。

天界寺内，有尚懿神主；乃尚宁王之父。寺中皆女主，供王妃及王姊妹出嫁者。虽有家祠，亦得祔。

### 岳祠

国中皆以石为神。凡神岳、丛祠之所，砺垣四周，灌本密郁；■石离立数处，置香炉于前，浇酒、设牲果。渡海、祈福、酬愿、报赛，惟就石膜拜献供，不立神像也；在处有之。今略记其有名可指者。

城岳：在真和志古波藏村。古松森立，可数百株。东三十余步，有泉名「旺泉」，从石溜出，甚甘洁；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城岳灵泉」诗：『瑞泉托王居，巨榜标金阙；玉乳泻岩溜，泠泠自幽绝』。又「城岳」诗：『一邱古庙只荒榛，丛灌无人敢作薪；渡海人归还赛社，祠旁浇酒石为神』）。



辨岳：在崎山西南。墙四周，丛木尤密。小门内拒，南向。门外木亭二所。左傍有小石塔及石灯案左右各五。入门，石磴北屈而东，数十级；至顶，有石香炉，为祭山神处。木亭前，平地方广；南向见海。东南方有石炉炷香，为祭海神处。岳神名祝祝，天孙氏第二女也。国王登位、受封，皆齐戒亲祭。每年正、五、九月，祭山海及护国神，皆于此；或遣官行礼。

八头岳：在高岭东北。

佳楚岳：在今归仁村，一名宇胜岳。最高，为中山第一峰。

名护岳：在名护村。山出异兰。

恩纳岳：在恩纳村。

——以上，国人称为五岳。

姑场岳：在中城村。

苏姑那岳：在佐敷村。

砂岳：在小禄大岭村海中一里许。巨石甚奇，枵然如屋。石根穿漏，垂若钟乳；下可容百余人（徐葆光「砂岳」诗：『漱海无顽石，山根铁板沙；映波横岳面，回沫吐鲸牙。脚底舒云叶，潮头结浪花。醉来平处坐，一一似尊洼』）。

#### 寺院（附）

圆觉寺：在王宫北久庆门外为天德山，国王本宗香火所在。规制颇仿中国丛林，山门高敞，有楼翼然，左右金刚神；额为灵济法嗣径山所书。寺门外方池数亩，名圆鉴池；清泉澄碧，荇藻交横。水通入龙潭，芰荷遍满，林木攒围。有观莲桥，制甚整致。中砌一台，建亭其上，供辨才天女——即斗姥也，名天女堂；架桥达之，名天女桥。更西，有龙潭桥，亦名龙渊桥。入寺，佛殿七间，极巨丽。更进，大殿亦七间，名龙渊殿。中为佛堂，左、右奉本宗先王主。左序为方丈，右序为客座；皆铺席满室，纤尘不染。前楹板阁，雕栏护之。方丈左为香积厨，厨侧有井泉、名石冷泉。方丈前，为蓬莱庭，客座。右广庭中有小山，名古松岭；相传有神木数百年物，今无。别有数小松及诸花树，奇石错立，蟠屈飞舞。两厢，左僧寮、右狮子窟。僧寮南有钟楼；楼南有杂花园，奇花繁艳，簇锦铺霞——国人沿称圆觉八景。寺系明弘治时王尚真所建，池前土阜上有三山许天锡碑记（见「艺文」。林麟焜「圆觉寺赠喝三和尚」诗：『兰若因王造，焚香印土时；虚廊双不借，静案一军持。笑契三三语，来寻默默师。径山宗派在，休唱嗣阿谁』！徐葆光「圆觉八景示僧了道」诗：『圆觉寺在中山巅，山围桥转称龙渊；鉴圆池中水空碧，天女亭外环青莲。蓬莱庭中古松岭，香积厨下清冷泉。园里杂华四时好，朱幡朝夕飘香烟。中山世祀三百载，八景自昔名僧传。我来欲访喝三径，白头弟子移兴禅。蒙茸逼仄入萧寺

，本师塔号犹高悬；咫尺珠林是遗迹，重题旧景空潸然』）。

天王寺：在圆觉寺东北。门前临溪，有古松四株。寺东，有天王桥。堂上额，亦名龙渊殿；巍丽与圆觉仿佛。板阁光滑如鉴，古色斑驳；盖櫪木年久刮磨渐积，黑质白章，如贝如锦，绝可人意。中奉金刚，手七星轮及刃。左右龕，祀先王之父及诸妃。一钟为景泰七年（丙子）铸，上刻「天龙寺钟」——寺在浦桥，有二钟；移其一于此。

天界寺：去守礼坊不数武。门北向。寺西南石室，高丈许，方广，封而不树；中山王莹也。尚圆以来，皆葬于此。殿宇两进，亚于圆觉。山门，石神二。佛殿正中设当今皇帝万岁龙牌及旁供火神，皆如圆觉。内殿祀先王之父及王妃、王女，左僧室、右客座。庭中松树、铁蕉，皆盘郁有奇态；桄榔数株、椰树一株，极高大。左阶架钟一，尚德王时铸。考铭文，本相国寺钟；铭曰：『琉球国君世高王乘大愿力，新铸巨钟寄舍相国寺；说偈以铭，是祝王基之万岁。安国利民，圣天子继唐、虞之化；全文偃武，贤宰相霏霖雨之秋。兹有巨钟新铸就，高楼挂肃万机心；无端扣起群生梦，天上人间妙法音。时成化己丑十月七日，住持溪隐』。寺有僧名湛元，能诗。

——以上，称首里三大寺。

安国寺：世子府对。国中案牘，多储此寺中。

仙江院：天王寺右（「汪录」云：『行荒榛中，门户萧然。僧宗实，能诗，学元僧白云集体』）。

莲华院：原为万松院，天界之支寺也。在天王寺之南。不羁徒元仁别开院北山名护岳，仍名万松院（徐葆光诗：『不羁遗躅杳难寻，石径盘纡古院深；手种小松今偃盖，层层能作老龙吟』）。

兴禅寺：在圆觉寺北。庭中花药甚多，磴道曲折；为圆觉退隐之所；客座宽广。松、桧蟠地，作虬龙形。僧律严整，经案静清（林麟焜诗：『曾扣招提白板扉，霜寒松老叶初飞；祇今弟子成行脚，犹想参禅上翠微』。徐葆光诗：『一声清磬定回时，有客相从问本师；老衲不曾通世语，壁间争指舍人诗』）。

广德寺：在莲华院南。花木幽丽，僧宇亦高广。院后杜鹃、山茶、梅皆数十株，以类分立，不相间杂；尤为诸寺花药之冠。

建善寺（或称「建慈」）：在广德寺南。诸寺客座皆居右岩，此独居中，正对广庭。院后高岩陡峭，环卫如屏。岩左右隙迸泉，洒为双流注壑及两小池，种莲养鱼；诸寺中所仅有者。

慈眼院：在首里立岸村。上有观音堂。

天庆院：在赤平村石虎山。

万寿寺：在末吉村龟山下。寺中有察度王旧影堂，万历中毁。

手水观：在名护许田村。

万松院：在名护岳，为上天授山莲华院僧元仁（字东峰）诛茅新建，仍用莲华院旧名（徐葆光「天授山万松院歌，为东峰上人赋」：『我闻中山万松境，旧有名僧号不羈。同伴苦吟三老衲，瘦梅、宗实俱工诗；元僧实存有遗集，流传海外皆宗之。仙岛同游自倡和，沧溟万象搜无遗。至今忽逾三十载，我来已晚徒增慨！万松旧院改莲华，老僧灭度今无在；台下悲涛惟古松，耸肩松下人难再。踟蹰遍访觅遗篇，色相俱空舍利碎。白头法嗣有东峰，开院北山仍「万松」；自言身住最灵境，天花云石相葱茏。山名「天授」不可到，但求诗句标幽踪。数言楚楚字画劲，一斑直已窥宗风。我役万里穷水陆，山海之观未盈掬；蓬瀛咫尺漏芒鞋，闻语心神已飞逐。白云旧集贮瓠芦，移锡开山志重续；烦师更作画图看，万壑松风卷空瀑』）。

大日寺：在金城村。尚质王时建，供大日龙智如来。僧名弹雪。

神宫寺、松寿院：俱在宜野湾普天间村。

临海寺：在那霸北炮台堤上。旧名「定海」，汪楫隶书「临海寺」额；为国王祈报所。门东向，佛堂面南三楹，面东板阁一。石垣四周，潮至墙下：为中山八景之一。有钟，明天顺三年铸（胡靖「临海寺听潮」诗二首：『萧萧兰若海门悬，物古音奇漫纪年；时与涛声相节奏，一天秋水月孤圆』。『海边寥廓白云高，屿色苍茫映碧滔；忽送金声风上下，如龙吼月和寒涛』。徐葆光「临海潮声」诗：『晨钟应潮生，夕呗应潮止；老僧无我闻，常定潮声里』）。

护国寺：迁山上（「护」一作「辅」。旧名安禅寺，亦名海山寺，亦名三光院）。有神，手剑而立，名曰「不动王」。前置铜盂十，回环泻水，着盂中，喃喃作语：是为佛事。庭中风尾蕉数十本，与奇石错植；参差高下，殊有意致。殿下有钟，大小各一；景泰七年（丙子）铸，与天妃宫文同：亦国王祈报处。僧名石云，有徒石床、觉保，皆能诗。石床现为善兴监寺，今移主万寿寺（胡靖「辅国寺观海」四首：『几年观海志，此日始登临。浪涌千重雪，潮来一片云；胸中吞地阔，眼底插天深。顿觉乾坤里，波涛自古今』。『数顷看无际，徘徊望莫从；微茫但一水，荡漾是千峰。遂尔烦襟涤，迥然豪兴浓；临崖思大道，万派总归宗』。『寺古依松竹，巉岩石笋悬，洪涛冲岸畔，乳燕巢峰巔。下上天成雨，东西水并圆。平临增怅望，每叹说桑田』！『荡迹似何极，探奇绝险中！霾鳌翻雪浪，海马御天风。兴与云飞逸，情同鹤唳空；置身聊不迹，已比扶桑东』）。

波上寺：在护国寺后石笋崖上一——即护国之佛堂也。国中寺多于近寺中另建板阁，如神德之八幡宫、善兴之天满堂，皆此类。砺墙四周；板阁二所，离

立不相属。阁外隙地数亩，下瞰石壁拔起，国人常以八月十八夜候潮于此。寺前茵草芊茸，如行绿毡碧毯中。「汪录」云：『阁中皆扁固，云中祀阿弥陀佛，左药师、右观音。强启视之，皆无；惟香一握及铜片幡一挂而已。凿「奉寄御币」四字，余皆番书；背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义』。

臣按汪楫或疑「元和」为李唐年号，以唐时琉球未通中国；不知乃系倭人僭号也。臣曾见日本马场信武所撰「八卦通变指南」内列「三元指掌」一条云：『上元起永禄七年（甲子），元和九年（癸亥）止；中元起宽永元年（甲子），天和三年（癸亥）止；下元起贞亨元年（甲子），今元禄十六年（癸未）』。据此，则壬戌适为元和八年；恐「二年」字，「汪录」偶误记耳。

臣又按徐葆光「录」谓『其国平日皆行宽永钱』。注云：『日本宽永元年，当前明天启二年（壬戌）』；亦非。宽永元年属甲子，宜当天启四年。

广严寺：在天尊庙南小巷中，名万年山（徐葆光诗：『茸草烟浓柏翠浮，行樽小占一庭秋；高人避客穿林去，石上残枰子未收』）。

海藏寺：在广严寺后。门前一石，佛趺坐。佛宇卑隘；檐前悬铁铎一，风至自响。

法音轩：在海藏院前。小屋数椽，园池甚广。庭前有草树，极似芍药，云生海崖上。

龙翔寺：在天尊庙东。颇宏旷，亦多花竹。

善兴寺：在天使馆后。依山崇基，花木清幽。系重建，为护国寺下院。旧有池，今塞。迭石，培凤蕉其上。佛堂，供不动王并三首六臂天孙神。有井泉，甚甘美。庭中福木森列，榴、薇交映。磬声乍响，鸣鸟不惊。时往游焉，顿息尘劳。墙外周垣可五、六亩，中建一板阁，祀天满大自在天神，扁锢不开；祈报者门外膜拜，放瓣香不焚，撤米数撮而去（汪楫诗：『曲巷丛阴合，寻常屣满门；架帘分树影，凿水护云根。碁局当庭设，茶铛近客喧。兰阁僧不解，相对总忘言』）。

龙渡寺：在炮台西水中奥山上。旧为蛇窟，僧心海始辟之，蛇相率渡水去。因筑堤截潮，引泉灌花，构屋五、六楹。阶前方沼，小亭二所，遍植佛桑、凤蕉，颇可玩憩。寺旁蹊级而上，绕出山后，松阴交荫，漫湖流光。草坪方广如堂：袂兰佩萸之胜境也（徐葆光「游奥山次韵」四首：『有寺藏山腹，轻桡隔叙通；一筇穿窈窕，双屐斗玲珑。山远浮空碧，花繁满径红。登临同客赏，觞咏播华风』。『开山结禅宇，截港迭泉声；梵典真言授，奇花番字名。岩风吹袖举，人影落波明。碧海为空界，尘心何处生』？『松林无维树，一碧并孤岑；当午露犹滴，先秋暑不侵。石枰铿落子，诗席间分阴。弦外轻涛向，琴声向夕沈』。『小舟胶断渚，儵尔到山湾；潮上鹭频起，月来人欲还。扞星银

汉底，流吹白云间。使职无余事，清游尽日攀』）。

普门寺：在久米村。今废。

西福寺：今废。

东寿寺：「徐录」云：『在泉崎桥之东』。今考其地，在东禅寺后。僧贫，寺售，别结草庵以居。

东禅寺：重建，在久米东北——圆觉寺下院也。规造宏廓，大巽前时（徐葆光诗：『绝岛寡尘事，晤言必缁衣；空门混疏亲，禅话时依依。寂寞东禅寺，经声出翠微；榕门掩清昼，苔径行踪稀。谒来当秋霁，日夕敲岩扉。茶烟正轻扬，驯鸽弯环飞；僧徒两三辈，瑶席披清机。梵语少通俗，默焉离是非。松阴霜月落，脱屣坐忘归』）。

清泰寺：在东禅寺北。今废为蔡氏家祠。

圣现寺：在泊村天久山。石墙四围，方十数亩。中屋一区，老松盘郁。

神德寺：在真和志安里村八幡桥西北。寺门东向，供不动神。上有八幡宫，南向；尚德王所建，供八幡大士。

崇元寺：即先王庙左间。监司香火。

神应寺：在真和志识名山下。

松山轩：在东禅寺后。僧名觉林。

和光寺：在久米村。

## 琉球国志略卷八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胜迹

胜迹

胜迹者，地以人传，人以事传。穷海之滨，足迹罕至；虽有奇岩幽壑极瑰尤诡异之观，孰从而传之！琉球之有胜迹，则自得通中国始也。其地环山萦海，波涛之所荡激、清淑之所钟毓；自宜高高下下，时出胜概：譬犹披沙拣金，岂曰无得！而况皇华数临、鹤书遥降，循习于舞蹈拜扬之节、浸润乎诗书礼乐之容，山为增辉、水为增媚；而况于人乎！臣职忝清班，文惭华国；诚不敢望如白诗见珍于高丽、柳书取贵于新罗！而夙夜兢兢，捧盈是惕；窃幸心神无越，典礼告成。因得浏览蚁封，缅思贤达；征文考献，颇非一端。盖所以着天地之大，而圣朝声教之远被，亦于是见焉。志胜迹。

迎恩亭：在那霸港堤上。明洪武时，武宁王建。凡封舟到港，陪臣班列，皆集亭下迎诏至馆。国王至亭前迎诏，徒步至亭中，恭请圣安，则自兹役始（徐葆光诗：『一片仙飘下九天，海东属岛喜骈阗；迎恩亭下潮初涨，百纆争

牵万斛船」)。

却金亭：在那霸港封舟登岸处，为前明嘉靖七年册使陈给事侃建（侃，浙江鄞县人）。胡靖「录」「为夏言建」，误；言实未尝至中山也。侃字汝言，嘉靖五年进士；讹或以此，亦未可知。

息思亭：在旧天使馆内。嘉靖三十七年，册使郭汝霖有「息思亭说」云：『琉球天使馆，自门而入，正堂三间。自正堂引至书房三间，余处于东、李君际春处于西。房之后再三间，官舍辈处之。两旁翼以廊房各六间，门书、輿阜寓焉。暑月蕴隆，琉之人为予卜后垣空地砌土、瓦茅、竖柱而亭之，予因匾曰「息思」；以咏以歌，庶忘其身之在异乡已』。

洒露堂：在旧天使馆内。万历四年，册使萧宗业有「洒露堂说」云：『使馆故有匾，弗称。唐人云「海东万里洒扶桑」，意在怀远也。余以「洒露」名之』。副使谢杰记云：『洒露堂者，天使馆之堂也。谏议萧使公所以名斯堂也』。

东苑：在崎山上。前使臣汪楫书匾，有记。门西向；入门，茵草遍地。板亭，南面二间；更进而南，三间。天启五年，诏使指挥同知萧崇基书「潮音应世」额；今失。亭东，土阜一邱，形如覆盂；「汪录」云是零坛。南下西转，山岩上镌梵字一，状如「雨上〈弓弓弓〉下」字。石狮一，蹲岩旁。下有小方池，激泉从石龙唇吐出，养金鱼其中。前植竹万竿；后古松数十株，皆盘根石上，极蟠屈有致。东行为望仙阁，前使臣林麟焜题匾；跋云：『昔荀中郎在京，日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已使人有凌云意。中山雄踞岛屿，三十六峰罗列环抱，亦海外之京口也；山既擅一方之胜、阁复据登临之美，额曰「望仙」。盖以供贤王休暇登眺燕游，延邹召枚耳；岂真有黄金白银阙可见、诸仙人长生之药皆在耶！彼褰裳濡足之主冀幸一遇，终非仙才，良可叹也』！阁后小板阁，为能仁堂，南面。出堂东过，可望佐敷；少西，见林木郁然，即辨岳也。相传苑内有八景：东海朝曦（旧为「久高朝旭」；中山之东属岛姑达佳，译为久高，故云）、西屿流霞、南郊麦浪、北峰积翠（旧为「识名积翠」，以识名村在首里之北也）、石洞狮蹲、云亭龙涎、松径涛声、仁堂月色（林麟焜「望仙阁」诗：『崎山少住秋事残，衙斋寂寂长闭关；有时命驾辄径出，山南、山北恒跻攀。客言望仙楼阁胜，登之可以开心颜。来穿萝径寻绝顶，插篱修竹纷檀栾。凭高陡觉海云荡，岂惟聊散腰脚顽！虬松屈铁蹙鳞甲，石螭吐水听淙潺；问谁所筑极幽雅，岛王休暇修游观。茅茨约椽存朴素，不丹不牖殊尘寰。吾皇圣德同禹俭，遂使此意风百蛮。双眸下瞰九万里，归墟积水何漫漫！伊蓝、古米、尻首接，苍茫七岛相弯环。是时新秋木叶脱，破山巨浪排风寒；方壶员峤不可辨，但觉隐见青云端。月明广宴长乐夜，定有笙鹤来瑶坛』）。

。惜哉秦、汉觅仙辈，未到此地成虚还！神芝百本产崖谷，玉床箭簇光斑斓；安得服之炼金骨，一任日月双跳丸。兴酣发狂浮大白，番吏罗劝冠黄冠；凉风蓬勃拂衫袖，连镳欲下仍盘桓。归来闭目想清景，顿令重游心飞翻』。徐葆光诗：『一曲崎山路，峰回启苑扉；缭垣藤络石，盖地毯为衣。岩瀑当门落，林禽背客飞。置身瀛海上，寥廓坐忘机』。『极目浩无界，超然人景空。云剡名翠，日上久高红。宫阙仙山近，楼台蜃气通；望来高阁上，坐御列仙风』。『昔构原从简，今来未改观。依山微凿磴，倚树借为栏。景色围空翠，烟云洗碧丹。亭中祖训在，澹泊素能安』。『迭迭南山秀，都归东苑偏。海涛晴带雨，岳色午浮烟。俭德存遗构，清游继昔贤。壁纱笼句处，犹宝凤池篇』）。

茶亭：亦在东苑内。「汪录」云：『国王游观之所。屋三楹，壁有笺曰「粗茶淡饭饱即休」，王命都通事蔡某所书』。今亦失去。其臣真常有记（见「艺文」）。

同乐苑：在姑场川。亦有八景：延贤桥、恤农坛、洗笔塘、望春台、观海亭、翠阴洞、摘茶岩、种药堤。

观旭峰（一名望日亭）：张学礼「图录」：『近圆觉寺后』。

神木：在圆觉寺内。一名古松岭（胡靖「圆觉寺古松」诗：『知是天工巧自栽，遥瞻海色迴蓬莱；孤根劲挺亭三尺，古干横斜盖二台。夜静龙鳞明月照，天空鹤影倚云来。菁葱已湿千年露，曾见三花几度开』！徐葆光「神木」诗：『圆觉古松号神木，广庭深护朱栏曲；三尺蟠根二百年，虬枝拳翠攒苔绿。佛座长明无尽灯，珠幡上颂无疆福。右庑重檐庙南向，国王家祠神龛肃。始祖尚圆、宗尚贞，高、曾四代分昭穆；至今庙食俨如新，山龙藻火施章服。崇元寺里受恩纶，归向灵前申号祝。庙中僧禄比贵臣，岁廩王田八十斛。中山之始本三分，山北、山南鼎连足；自昔巴志好弄兵，左右齿邦尽强肉。岂知未及五、六传，天道好还反乎覆。尚圆修德起伊平，归仁一线如遥续；绵绵禋祀比松年，号曰「中山」实「山北」。国祚长休木不凋，濯濯灵柯似初沐』）。

金宫：在宜野湾谢名村。察度王母，天女也；行其地，见石物皆金银。父胜连按司遣大夫取之，曰：『此地灵所孕也』。作楼阁金宫。

戏马台：在今归仁亲泊村。

翠岩：在首里金城村。

白金岩：在兼城丝满村。巨石围立，前通一门；中可坐数百人，榕树蔽之。徐葆光游山南，与大夫蔡温等联句于此（徐葆光「丝满村白金岩」诗：『边土行将尽，摇鞭丝满村；溪深查渡马，庐合树为门。村女窥崖隙，山农列酒樽。白金联句就，书破翠岩痕』）。

龙洞：在奥山。万松苍茂，每清风徐来，辄与潮声答响；为中山八景之一

（徐葆光「龙洞松涛」诗：『中山松最奇，临水更增胜；虚涛应暮潮，飒然满秋听』）。

金峰洞：在金武村山下。

嶮石：在那霸港口。土名马加（徐葆光诗：『巨石亘港口，天设海门壮；鳌戴俨若浮，虎蹲屹相向。静镇啮堤沙，怒擘迎风浪；狂澜却倒回，安流使徐涨。冯夷送潮来，低头听收放。中山形势雄，碧海流虬样：右翼叶壁张，左臂马齿傍；外岛三十六，遥遥若连障。腹地抱重冈，那霸实其吭；铁板沙四周，双台势相仗。得此砥中流，长堤更新创。宛宛如游龙，到海回头望；当关似一夫，外御抵千嶂。所以此邦人，雍容自无抗；封贡共升平，万古皇风畅』）。

受剑石：在今归仁故城内。山北王素尊一石为神；战败，以石不佑，砍分为四。今石痕犹在。

山南王故城：在高岭村，今山南王子孙那姓居之（徐葆光「高岭城」诗：『高岭余空垒，瓦松生缭墙；披图寻往迹，策马踏荒冈。文砌支豨楯，宫沟泻雁梁。中原人一到，徒倚立斜阳』）。

山南王弟故城：在丰见城山（徐葆光诗：『丰见山头虎豹蹲，霸图销歇气犹存；颓垣宫阙无全瓦，荒草牛羊似破村。蜂割一房曾并立，蜗空半角是谁吞？故城高岭遥相望，镜里西风暮色昏』）。

山北王故城：在今归仁村。

佐敷殿：在首里新桥村。尚益王为世子，采地封佐敷，故名。后以居旧宫人。

尚圆王旧宅：在浦添内间村。王始为内间里主；后避位，居于此。

麻氏隐居：在陶厂西（徐葆光诗：『寻幽小步厂西村，一曲池塘未掩门；种树阴成云满径，灌园人老竹生孙。隔墙翠袖翻蕉影，绕砌文螺迭石根。半醉归来弦管闹，泉崎桥外落潮痕』）。

毛家园：在金城村王府西南，国丈毛氏居此。园内有凌霄亭，甚宏丽。

澹园：为法司蔡温别墅，在首里王府北（徐葆光诗：『澹园一曲倚王城，赐第依然举室清；松岭乍通粗辟径，草亭未盖已题名。烹茶共品家泉味，剪韭同尝采地羹。海外荒经与谁续，赤平村里有端明』）。

碧于亭：在太平岛筑山上。

莹兆（附）

山北王墓：在今归仁运天村。土人呼「百按司墓」。

尚圆王祖莹：在叶壁山。中有一山，宛转如游龙。

中山王祖莹：在玉城西南。「张录」云：『莹中无冢，石碑镌「中山王祖



莹」。前五峰相对，左右有沙水相映，前山开旷』。

## 琉球国志略卷九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爵秩

爵秩

自古属国封号，祇及其王；而其臣之品秩，不与闻焉。琉球越在重洋，圣天子授之王印以示尊宠，亦政不欲遥制之尔。前使臣徐葆光「传信录」有「官制」一篇，云从其臣紫金大夫蔡温得其大概，紫金大夫程顺则又以所辑「官制」进。臣观其体制，亦颇典重；乃徐察其实，十不符二、三。始知蔡、程二书，系奉其王令新定品秩，尚未举行；嗣以三法司耻居正二品班，寝之。阅十余年更定，大改前规。臣叩之日所晋接诸人，率多不谙典故，无一能言之换子。最后于饯别之次，前所称蔡、温者尚在，通谒求见；臣亟问其略，奈已龙钟昏眊，语焉不详。今亦惟就所见闻，少为胪列。大抵官虽有品，不必品有其人；官虽分职，不必职专其事；而君臣之通义无逃天地之间，要亦较然可睹也。志爵秩。

国王：世子嗣位，称权国事，奉表请封；及见册使，皆称中山王世子。明夏子阳「录」：『洪武初，赐驼纽镀金银印，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以其时山南、山北并受封，故别之。秩正二品，降皇子、亲王一等；皮弁，犀带。国中摄政，亦许其弁上加覆缀，前后各七旒；腰玉，常服，侧翅乌纱帽。国朝不设品，印文只称「琉球国王」，敕文仍加「中山」二字；冠、服悉从其便。』

臣按徐葆光「录」有元侯、郡侯、邑侯、郡伯、邑伯等爵；今皆未见。

王子：总理一郡或二郡。赤地、五色、金花帕，龙花锦带。其长子世领一郡，称某间切按司。

按司：赤地、五色、花帕，大花锦带。

——王子、按司不系品，有才德者授国相职。

臣按国中按司有三等：一为王子及贵臣遥领之按司；一为王所领之郡，不设按司；一为各土著世业之按司，或授以朝列、或选充王婿，皆令常居首里。「徐录」云：『旧制，每府一按司莅治之，权重兵争。尚真王改令聚居首里，遥领其地。岁遣察侍纪官一员知其府事，岁终上其成于按司』。

国相：二员。左相紫地、五色花冠，锦花带；右相青地、五色花冠，锦花带：俱正一品。

法司官：三员，从一品。一司除授刑法，一司钱谷出入，一司礼仪图籍。然事虽分掌，每事必三人集议；议定上之国相，王受成而已。「徐录」分天、

地、人三曹；今亦无此称。遇请封及谢恩、庆贺大典，则遣一员充正使，紫金大夫一员副之；例以首里尚、向两家、毛、翁、马、夏七姓为之。故法司多王叔、王舅，由紫巾官入国史院加法司衔及耳目官有功者升授。久米、那霸、泊三府人不得为；偶有为者，则入居首里，子孙遂为首里人。紫绫冠，锦带；有功，紫地、织花冠，锦带。

紫巾官、紫金大夫加法司衔：俱正二品，紫绫帕，黄地、龙蟠带。

——以上皆金簪。

紫巾官、紫金大夫：俱从二品。紫绫帕，黄地、龙蟠带，金花银柱簪。

耳目官：四员，正三品。一司宾（土名御锁侧），一典宝（一作司赏，土名御双纸库理），一司刑（土名平等侧），一司礼（一作管泊，土名泊地头）：皆称谒者（土名申口众）。黄绫帕，黄地、龙蟠带。

——以上皆银簪。遇贡期，则遣一员充正使，正议大夫副之。

正议大夫加耳目官衔（土名申口座）：从三品。冠、带同。

吟味官（「徐录」作赞议）、正议大夫：俱正四品。黄绫帕，赤地、龙蟠带。

那霸官、察侍纪官、中议大夫、长史（中议大夫、都通事皆为之）、都通事：俱从四品。冠、带同。

正殿遏闼理官：正五品。黄绫帕，杂色、花带。

副通事加遏闼理官衔：从五品。冠、带同。

正殿势头官：正六品。黄绢帕，杂色、花带。

加势头官：从六品。冠、带同。

里之子亲云上、副通事：正七品。

筑登之亲云上：从七品。俱冠、带同六品。

正殿里之子（土名察度奴示）：正八品。红绢帕，杂色、花带。

里之子座：从八品。冠、带同。

正殿筑登之：正九品。

筑登之座：从九品。俱冠、带同八品。

臣按自里之子亲云上至筑登之座及国中或呼副通事、通事、笔者、若笔者、秀才、若季才，臣所谓「品不必有其人、职不必专其事」者，此类是也。

久米府官：紫金大夫四员，总理唐荣司一员；即于四员中以一员统辖一村事为最尊，主朝贡、礼仪、文移。

正议大夫、中议大夫、长史、都通事、加遏闼理衔副通事、副通事、通事：皆久米人秀才习汉文者任其职。

臣按三十六姓，皆洪、永两朝所赐；至万历中，存者止蔡、郑、梁、金、

林五姓，续赐者阮、毛两姓。每姓子孙，亦不甚繁衍。余寄籍起家，贵显者有之。自大夫、长史以下，由秀才升授。今取士之法，惟凭总理司及诸长史学中教习，金词荐举，即许出身。「徐录」谓『秀才，每年于十二月试之，出「四书」题，令作诗一首（或八句、或四句），能者籍名升为副通事。由此，渐升至紫金大夫』。臣细访之；从无此例。

琉球三省，中山十四府、山南十二府、山北九府。每府除酋长外，遣察侍纪一员、掌笔帖一员治之。每逢册封之期，领郡按司率察侍纪亲理府事。属岛如八重山、麻姑山、姑弥岛、度姑岛、乌父岛、奇界岛，每岛除头目酋长外，遣监抚使一员、掌笔帖二员治之。余三十岛，则监抚使一员、掌笔帖一员。三省及各岛头目总名保长，有地头（土音「之渡弟」）——俗呼首里大屋子（土音「奴夫即姑」），最尊；次大掟（土音「无暇之」），又次南掟（土音「符恒之」），又次西掟（土音「日升之」），又次掟（土音「没勿之」），又次手文士（土音「提姑姑」），递相统辖。惟地头银簪，余俱铜簪；帽用青绿布不一。

臣士之家，有上、中、下三等：上等自里之子始入流品，中等自筑登之始入品；下等略同未入品者，许红绢帕。若农、工、商中有勤劳者，令戴青绢、红绢、黄绢等帽以旌异之。

俸米有三等：有俸米，不论品职尊卑，各有应得之米；王府按时给领，官罢则已。有采地，官尊者或一郡、或两郡，或一邑、或数邑，或计亩；子孙以次递减，至曾孙则不减，永为世禄。有功米（俗呼切米，「功」字之讹也），官尊而有功者，量功者俸米、采地之外加切米；或数百石、或数十石，无定制：临时视功为额。其切米亦有三等：有终其身者，虽罢官亦给；有定限数年或数世者，限满则止；有永为世业者。

僧亦有秩，自房头历升法印至座师，而上人为最尊。

## 琉球国志略卷十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赋役

赋役（钱法附）

东瀛之岛，如暹罗、苏门、满喇加、高句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国凡十数，而琉球最贫。明初，始受封入贡；亦因以贸迁有无，以供国用。本朝列圣轸恤穷蕃，度越前代，屡免方贡马匹；且加意怀柔，弛海舶市货之禁：国中物力，藉是稍纾。故能仰体皇上深仁，子惠黎庶，轻徭薄税以治其邦。但地小土饶、山多人少，其度支赢缩、输纳条款，求之闻见，未悉其详。臣谨

录其有据者，以存属国■秸、蛮民趋事之梗概云。志赋役。

夏子阳「录」：『中山田赋，稍寓古人遗法；上下各食其土，无他诛求。惟遇世及请封，则从其始日即派取谷米、苧布于各属岛，预为积贮数年，以供宴犒；事毕，乃止』。

臣按其田，有公、私之别。公田有二：一为王府公田，每亩收谷，岁有定额。农民代耕，碾米入仓。王家储供及各官俸禄、功米支給，悉资于是。一为各官采地公田，分给各官，与农民均分。凡田土应派公费、杂项，则出于官所应分数内。二项田，皆不得售买。私田则系民间应募垦辟及自行开垦者，除每亩量纳官米外，听为世业，仍许售买；然价值甚昂，亩约二、三百金。受役之法，各地头每岁比户派定人数；有事，按名受役。每人役二日，大事则尽役之。官府无役隶、舆皂，系其采地之人来受役，视官秩为多寡，皆月更。其鸡、豕、薪樵之数，以米石多少为准，以时供送。

钱法：国中常用「宽永」钱。每遇册封，则另铸小钱，开局兑换；非铝、非铁，大不及鹅眼，无轮廓、文字，虚其中以受贯。一百可长寸许，或三十为一贯，或五十、或一百以至一千，皆自成贯，以草绳穿定；绳头紧札，以纸封固，用黑朱小印钤记之。或贯绳散断、印文擦损，则不堪用。事毕，则按数缴还，兑回银钱。然亦有私铸，中国人不能辨时，有受其欺者；误携以入市，市人不受也。五十五贯，当球银一两。

「徐录」称：『洪武、永乐，皆赐钱；天顺二年，请照永乐、宣德间例，以铜钱给赐；礼部议寝之』。

本朝无赐钱例，故国中少中国钱。

琉球国志略卷十一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典礼

典礼

臣闻天地之气，吹万不同；而喁喁于于，罔不与天地相应。是故风之所及，远矣。琉球荷国家招怀柔抚百有余年，其恪共职责，颇为志敬而节具，自不可与一切羈縻者同论。先后使臣，每乐于此观礼焉。故事：封舟到港，世子以摄行国事守次不出，祇遣陪臣迎迓，于义未协。今兹之役，世子亲率诸陪臣预诣海堤伫候，臣等恭捧诏敕登岸时，跪迎道左；复趋至迎恩亭，恭请圣安：雝雝肃肃，似服习有素者。嗣是臣等递举谕祭、册封诸大典，悉复寅畏有加，礼仪卒度。至与臣等酬接，一一谨率旧章。虽事涉琐细，无足纪录；然臣窃念该国王以臣等忝膺简命，备致情文，敬使臣正所以尊天朝也。因并节录其概，附见正礼之末。抑臣又闻风声之树，自近而远；声教之讫，远如其近。「诗」云

：『皇皇者华，志美盛也』。盖万国之观瞻，视此矣。故以该国请封、朝廷遣使之典先焉。志典礼。

先一岁，该国世子取具通国臣民结状，遣其国贵臣耳目官等赍表请封；福建抚臣以闻。礼部上其议，特命选正、副使二员，廷见遣之。前明夏子阳「录」：『赐一品服，给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泽，俱大红织金罗为表、绢为里；绿罗搭护、青罗褶子，里亦用绢；带以玉，则自备』。本朝仍之，帽用东珠顶，赐服俱麒麟；则自前封使臣海宝、徐葆光始，以同官翰林故也（葆光「纪恩」诗云：『前事兵垣主出疆，行人白泽、副麟章（自注：『前例，琉球封，以兵科为正使，赐麒麟服；行人副之，赐白泽』）；兹行并选瀛洲侣，极品均颁御府藏（此役二人皆用翰林，皆赐正一品麟服）。节重假威临绝域，官卑加秩敌蕃王。儒臣捧册邀荣远，压帽螾珠照海光』）。臣兹之役，忝备介员，实从其例，殊异数后先辉映云。

### 迎诏礼

封舟七月初八日午刻至那霸港，潮水正满；迎舟十数皆其国陪臣之贵近者，奉世子命来接。又独木舟数百浆，水中岛民无数，悉施长绳引舟；至却金亭下，搭浮桥直接亭阶。陪臣班列，仪仗鼓吹皆集亭左右迎请龙亭。登岸，众官前导，王世子吉服跪迎道左。复至迎恩亭中香案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恭请「皇上圣躬万安」，臣等谨对「圣躬万安」。礼毕，复导迎至馆，奉安诏敕、节、印。王世子旋至馆候问，臣等对拜。待茶毕，送归府。

### 谕祭礼

七月二十七日，行谕祭礼。臣等参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录」，更定谕祭仪注。

先一日，长史等官洒扫庙中堂，以便迎请龙亭。设香案于庙中，司香二人；设开读台于滴水西首，设开读位，东南向。设先王神主位于露台东首，西向；设世子俯伏位于先王神主位之下，北向；设世子拜位于露台中，北向。众官拜位设在世子后，左右列。设奏乐位于众官拜位之下，亦北向。

谕祭日黎明，法司官率众官，金鼓、仪仗齐集天使馆。启门参见毕；请龙亭进公馆中堂。捧轴官捧谕祭文奉安龙亭内（彩亭二，载祭绢、祭银），奏乐。引礼通官唱「排班」，各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前导至安里桥。世子素衣角带，率众官跪于桥头道左；龙亭暂驻，世子、众官平身，天使趋前分立龙亭左右。引礼通官唱「排班」，世子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世子前导至庙门外，由东角门进，立于先王神主侧。龙亭由中门进至庙内中堂，天使随入，左右立。宣读官、展轴官由西角门入，至开读台下，东向立。司香者举案置龙亭前，添香。世子上露台，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立于先王神位下

。捧轴官由庙东边门进，天使授谕祭文于捧轴官，捧轴官由中门出，上开读台；宣读官、展轴官次之。捧轴官立案右、展轴官立案左，对展。宣读官就开读位，世子率众官俯伏于先王神位下，西北向。引礼通官唱「主祭官就位」，天使诣先王位前上香、献爵，不行礼。引礼官唱「开读」。读毕，引礼官唱「焚帛」；世子平身，至焚帛所，捧轴官捧簪黄加帛焚之。焚毕，捧轴官捧谕祭文由正中门入，奉安龙亭内。世子率众官回露台，再行三跪、九叩头谢恩。礼毕，天使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头礼，世子率众官俯伏于先王位侧。礼毕，退班。世子捧先王神主由庙东边门进庙内，安于东偏神座。世子谢天使，行一跪、三叩头礼；天使答拜。世子出，更衣。天使易服，世子揖至前堂，天使居东、世子居西，皆四拜。拜毕，安坐：正使东首、副使西首，俱面南坐；世子西首，面东北坐。不设乐，茶、酒皆亲献，天使辞；紫金大夫代献。天使酬献，世子亦辞；引礼通官代献。席终，天使舆至滴水前，世子下阶揖别，众官出门跪送。

是日，世子遣官诣馆谢，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谢。

### 册封礼

八月二十一日，行册封礼。臣等参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录」，更定册封仪注。

先一日，所司张幄结彩于天使馆，备龙亭三座、彩亭二座，国中经过处所皆结彩。造板阁一楹为阙庭，设于王殿庭中；中置殿陛，左右层阶。设御案五于阙庭中：中案奉节，左案奉诏敕，右案置印，边左置赐王币，边右置赐王妃币。设香案于阙庭前，设司香二人于香案左右。设世子受赐予位于香案之前。设宣读台于殿前滴水之左。设世子拜位于露台正中；设众官拜位于世子后，左右层列。世子左右立引礼官二员，众官左右立赞礼官二员。陈仪仗于王殿左右，设奏乐位于众官拜位之下。

册封日黎明，法司官、众官皆吉服候于馆外，金鼓、仪仗毕备。天使启关，参见毕，迎请龙亭入公馆中堂。正使捧节、副使捧诏敕，捧印官随行，各安奉龙亭中；捧币官捧缎匹置于左右彩亭中，奏乐。排班，众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前导世子率众官伏迎于守礼坊外；龙亭暂驻，世子、众官平身，天使趋前分立龙亭左右。引礼官唱「排班」，世子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接诏。礼毕，世子前导入国门，立殿下。龙亭进至奉神门，执事者脱节衣，奉节授正使，奉诏敕授副使、奉印授捧印官、捧币官分捧缎币随行，至阙庭正中，各安奉御案上。天使分立左右，捧诏官、捧敕官立殿陛下，宣读官立开读台下；司香者举香案于御案前添香，奏乐。引礼官引世子由东阶升，众官各就拜位。世子诣香案前，乐止。引礼官唱「跪」，世子、众官皆跪。引礼官唱「上香」，案

右司香者捧香跪进于世子之左；世子三上香讫，平身，奏乐。引礼官引世子出露台，就拜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拜诏。礼毕，平身，乐止。副使诣前，正中立；捧诏官、捧敕官由东阶升，奏乐。副使取诏授捧诏官、取敕授捧敕官，高举下殿陛，同宣读官上宣读台，奉诏敕并置案上。引礼官唱「跪」，世子、众官皆跪。引礼官唱「开读」，乐止。捧诏敕官以次对展，宣读官读毕。引礼官唱「平身」，世子、众官皆平身，奏乐。捧诏敕官各捧诏敕升殿陛，副使仍安奉御案上；捧诏敕官下东阶。国王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谢封。礼毕，平身，乐止。天使宣制曰：『皇帝敕使赐尔国王及妃缎币』。引礼官引国王由东阶升，法司官随行；至受赐予位，跪。奏乐，正使取国王缎匹、副使取王妃缎匹，一一传授国王。国王高举，法司官跪接；传置案上毕，平身。引醴官引国王复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谢赐。礼毕，平身，乐止。天使宣制曰：『「清」字篆文告成，另铸新印。皇帝敕使赐尔国王领受』。引礼官引国王由东阶升，法司官随行；至受赐予位，跪。奏乐，天使取印亲授，国王高举，法司官跪接，仍传置案上毕，平身。引礼官引国王复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谢赐印。礼毕，平身，乐止。引礼官引国王由东阶升，至香案前跪，请留诏敕为传国之宝。法司官捧前代诏敕，一一呈验；天使验明，允所请。副使捧诏敕亲授国王，国王平身，仍安奉御案上。法司官捧旧印授国王，国王跪授天使，仍并置御案上，奏乐。引礼官引国王复位，率众官行三跪、九叩头谢恩。礼毕，平身。正使取节，执事者加节衣，仍置御案上。诏敕、印、币，法司官等捧入内殿。节案、旧印案，仍设阙庭中，各派官员敬谨守护。国王请天使拜御书，引上殿阁，天使瞻拜。礼毕，国王请天使更衣，同往北宫；奏乐，并四拜。礼毕，安坐；献茶，一如前仪。席终，国王前导，仍至御案前；正使奉节、副使奉印，各安奉龙亭内。天使随出奉神门，与国王揖别，各乘舆；国王先行率众官出俟欢会门外，龙亭回过，国王以下跪送。天使至，出舆，国王揖别，众官皆跪送。

是日，国王遣官诣馆谢，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谢。

#### 谢册使礼

国王既受册封大典，择八月二十四日率百官于王府庭中行北面谢恩之礼。二十六日，诣天使馆拜谢。是日，鼓吹、仪仗，照例全备。国王先至更衣处，差长史一员来禀；国王轿至头门，巡捕官跪请轿进。至仪门，王欲下轿，巡捕官跪请如前。国王至滴水前，下轿，天使进前迎接，一揖，拱上大堂交拜，一跪、三叩首。体毕，天使请国王更衣，揖让登席，一如前仪。席终，国王辞回，一揖；天使送至滴水，同一揖。国王上轿，一揖，天使亦一揖。国王轿至仪门，巡捕官跪送

## 国王冠服、仪仗、路供（附）

国王戴皮弁（常服，黑纱帽，旁斜展两翅。「汪录」云：「王欲着皮弁，以朝祭之服谒天使，意实恭谨；而通事以为倨，令易前服。今从其旧）、服蟒衣，玉带，垂裳结佩（谢杰「补遗」：『王受封后，服玉带以出。诘之曰：「带赐犀，而腰玉何也」？长史禀曰：「相沿已久。国相、大夫束花金，长史束光金；王若腰犀，恐国人骤见，骇以王之服饰反出国相、大夫下。愿稍存国体，以释众惑」。乃仍之』）。乘十六人肩舆，鼓吹八人、鸣金四人、方棍二人、红隔路二人、旗十二人、铁叉二人、曲枪二人、狼牙钩二人、长钩四人、钺斧四人、长杆枪三十二人、月牙叉四人、鸡毛帚十二人、马尾帚二人、大刀二人、黄伞二人、花伞二人、看马四人、提炉二人、黄缎团扇二人、绿珠团扇二人、印箱二人、衣箱二人、红杆枪四人、长腰刀四人、黑腰刀二人、长砍刀四人（萧崇业「录」：『有武士戴铜假面、衣漆甲、带刀者数十人』。今无）、大掌扇一人、金炉二人（以下俱近侍小童执，名「察度奴示」）、金葫芦二人、绿珠兜扇二人、小鹅毛扇四人、蝇拂二人、金漆匣二人。自法司以下皆从行，紫帕者近二十人、黄帕百余人。是日，国王经行之处，久米人于泉崎桥堤上道旁列盆花数十种，朱栏绕之；中刻木麒麟形，题云：「非龙、非彪、非熊、非罴，王者之瑞兽」。那霸人于下天妃宫前植大松数株，迭假山数堆，作白鹤二、子母鹿三四，池上结一大葡萄棚，池中浮水刻鲤鱼数个；竹栏环之。旁竖木坊，匾曰「偕乐坊」；柱悬一长版，题曰「鹿濯濯，鸟嚶嚶，物鱼跃」。王归，则撤之。他日王出，复设如故。

## 宴礼

张学礼「录」：『旧例，使臣有七宴：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登舟宴』。徐葆光「录」：『谕祭，第一宴；册封，第二宴；中秋，第三宴，重阳，第四宴；饯别，第五宴；拜辞，第六宴；望舟，第七宴』。今与徐同。

谕祭宴：似不宜宴，然与饮胙之意略近。是日，不奏乐、不簪花，天使、世子肃容，堂上各一席。随弁左庑，国相陪之；从客右庑，紫金大夫陪之；俱各一席，皆高座。

两厢及堂左、右，全半廩给、口月粮等分坐，以长史或正议大夫、中议大夫陪之。通事时在天使左右传译，不预席。

册封宴：天使于王殿右厢正中设席，随弁左间；皆面南。从客于王殿左厢设席，面北。全半廩给、口月粮等，设于奉神门左右房及广福门内。是日，奏乐、簪花。

中秋宴：王府庭中，于右厢滴水前造戏台一所，帷幕四周。天使及随封员



役皆坐位如前，惟从客坐位移王殿右序向西，以便观演夷剧（乐工十余人，俱着红帕。伶童数十人皆戚臣子弟俊秀者习之；衣彩衣，着红绫袜。先演舞队，作一老人登场，唱起神歌；歌罢，退。小童齐唱「太平歌」，乐工引声和之：皆侏■〈亻离〉不可解。译者称黄发老人百拜稽首，恭颂皇上恩德如天、国王带砺百世，中外升平，共蒙福祉；今当中秋佳节，天使遥临，正神人共喜之日也。次笠舞，次花索舞，次花篮舞，次竹拍舞，次武舞，次狮球舞，次杆舞。后演杂剧，悉其国中故事。凡舞剧，皆以提琴、三弦、短笛、小锣鼓和之。小童只演科白，唱则乐工。昏时撤帷幕，庭中设烟火数架。又有数人骑纸马，头尾烟爆齐发，奔走戏乐。宴毕出城，火炬夹道，送归使馆。所有歌曲关白，大略与前录相同；然皆淫哇鄙陋，不足备鞞鞞氏之采。「张录」有走马、弄刀、刺枪、击剑、踢球、走索诸戏；今悉无之）。

重阳宴：是日，先设坐于龙潭之北，观竞渡。龙舟三：朱一、白一、黑一；衣饰、桨帜，各如其色。久米、那霸、泊村人，各办一舟。舟中执楫，则皆首里贵戚子弟唱习者（「汪录」云：『国中竞渡以重阳，犹中朝端午也』。实亦端午各戏于本村；至宴天使，则因现在龙舟姑演之，以共游燕）。金鼓震荡，歌声应节（「汪录」有歌词云：『三龙舟，池中游。彩童歌唱报重恩，凤凰台上凤凰游。天朝仁，如海深；球国歌唱报重恩，「忠敬」两字万世心。一朝表奏九重天，双凤衔书渡碧渊；风送玉音知帝德，云卷旌旗五色悬。炎海藐然隔远洲，南屏北座枕中流；福星临照双呈彩，草木含晖露下稠。气吞云梦压飞尘，恭承圣泽宠赉新；自惭海岳恩难报，「忠诚」两字长书绅。天池挺出双瑞莲，炎帝赠君荷盖钱；金尊未尽莫辞醉，又看秋鸿蹴水仙。太乙星移下泰阶，长安日丽拥三台；归帆自有风神佑，万里长途一瞬哉。锦舸言旋入帝京，车书万里庆升平；大清日月当天照，常有余光到海城』。今所歌略同）。龙舟戏毕，仍开宴于王府。座次演戏，与中秋宴同；不设烟火。

饯别宴：座次、演戏如前。

拜辞宴：如前仪。宴毕，国王揖送；先至世子第中，更设小座，手奉三爵为别。

望舟宴：国王至天使馆设宴，礼如前仪。面致金扇一握为别。

臣等宴礼既毕，涓吉登舟候风。中山王臣尚穆亲率陪臣以下诣迎恩亭恭送节、印，跪请圣安，俱如前礼。王遣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等赍表谢恩，并贡物自附常年贡船一号，随封舟同发。

中山王谢恩表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帝泽旁流，九边尽播史臣之册；皇仁广被，四海悉归王会之图。恩沛九重之膏，湛露时

降；瑞兆五云之彩，醴泉常生。欢溢臣民，庆腾宇宙。钦惟皇帝陛下，虑周万物，治冠百王。乃圣乃神，焕规模于典礼；允文允武，隆体统于海陬。臣穆嗣守藩封，代供贡职。拜荷凤诏褒封之典，社稷生辉；仰沐龙墀锡予之章，蜗居增色。对天使而九叩，望象阙以三呼；拜命增虔，抚躬益励。谨遣陪臣马宣哲、郑秉哲等赍捧表章，恭陈帝座；伏愿德合坤干，恩同川岳。感覆冒者万国，莫不尊亲；沾雨露者四方，尽皆顶祝。将见文麟献瑞，调玉烛以无疆；彩凤来仪，巩金瓯于有永矣：臣穆无任瞻天仰圣、踊跃欢忭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谨上表。

奉朱批：『览王奏谢，知道了。该部知道』。

（又）谢恩兼陈封舟情形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谨奏：为恭谢天恩兼陈封舟情形，仰祈睿鉴事。

臣穆弹丸小国，僻处海隅；荷沐皇上鸿慈，允臣嗣封。乾隆二十一年，钦差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讲周煌等持节赍捧诏敕、币帛、钦颁新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临臣国。臣穆即率百官臣庶，于迎恩亭恭请皇上圣躬万安，奉诏敕安于天使馆。择吉于七月二十七日，先蒙谕祭臣父王臣尚敬；随于八月二十七日，荷蒙宣读诏敕，封臣穆为中山王，钦赐臣并妃蟒缎、彩缎等物。臣穆率领百官拜舞叩头谢恩外，随请于天使恳留诏敕为传国之宝；蒙天使查验前封卷轴，依听许留，付臣一并珍藏。复蒙颁赐「清」篆镀金银印一颗，臣穆恭设香案，拜受讫。其顺治十一年所领镀金银印一颗，臣谨亲交天使代送缴销。窃惟圣朝加意抚柔，有同覆载；臣穆黍膺宠命，曷胜感激！惟是臣夙夜歉仄、不能自安者，六月十七日据姑米地方报称册封头号宝船于十四日因风不顺，暂在姑米港口抛下碇索候风，臣随即连遣官问候天使起居。詎意二十四日夜风暴大作，碇索已断，封舟触礁致坏；幸赖皇上之洪福、圣朝之庥恩，天使亲奉诏敕登岸，随封二百余人皆获安全。臣得报之下，恐惧靡宁；星夜趲备海船，差法司官马宣哲等迎接。七月初八日，转到那霸；得见天使，询无恙，大喜且惊。但护封二号船被风飘回，十二月十二日已抵臣国，始知洋面遭颶经危之事；臣心惴惴，既乃安然。为此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马宣哲、紫金大夫郑秉哲、使者向廷瑛、都通事毛如苞、通事郑鸿勋、金宿等赍捧表章、土仪，赴京叩谢天恩。仰冀睿慈俯鉴下悃，臣穆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上奏以闻。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谨奏。

奉朱批：『览王奏谢，具见悃忱；知道了。其进贡方物，念中国加惠外藩，不欲频频贡献；但航海远来，又不便令其携带回国。着将所进方物，留作下次正贡。该部知道』。

贡物：金鹤二（鹤踏银岩座全）、盔甲一副（护手、护胫全）、金靶鞘腰刀二、银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腰刀二十、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枪十、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袞刀十、黑漆洒金马鞍一（辔、镫全）、金彩画围屏四、扇五百、土棉二百、练蕉布二百、纹蕉布一百、土苎布一百、白钢锡五百斤、红铜五百斤。

（又）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谨奏：为颁封事竣，恳存旧礼以劳使臣事。

乾隆二十一年，蒙钦差正使翰林院侍讲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讲周煌等持节恭奉诏敕、币帛、篆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临臣国。二十七日，先蒙谕祭臣父王臣尚敬；续于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读诏敕，封臣穆为中山王，钦赐臣并妃蟒缎、彩缎等物：此诚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穆永代之荣光也。窃惟天使入国以来，抚绥海邦臣民，无不感仰。惟臣穆所深愧者，臣国边海无以将敬，故于宴款之际，代物以金；虽自知乎菲薄，实是缘以为例。乃辱使臣屡辞，往还再三，固却不受；在使臣冰兢自矢，允矣有耻，不辱为天朝使节之光矣。但念使臣间关劳瘁，远涉风涛，实为臣穆之故；藉物表敬，礼不将仪，心已难安。况重以姑米之险，行李损失，辛苦倍常；尤臣所悚惕靡宁者也。臣于临行时，复将屡宴前金特差法司、大夫、长史等官专送恳受，使臣仍复送还；清白之操，可谓始终无间。独是微臣酬德报功，莫展万一；殊惭旧礼有阙，寸志莫伸。谨将送还屡次宴金二封，共计一百九十二两，具本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马宣哲、紫金大夫郑秉哲等赍进；恳乞钦赐使臣收受，臣穆不胜惶恐激切之至！谨上奏以闻。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穆谨奏。

奉朱批：『览王奏，知道了。使臣奉命册封，自应仰体朕意，不欲滋扰外藩。所送宴金，不必收受；着仍令该国使臣带回。该部知道』。

参谒供应

天使初进馆，陪臣进谒天使：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为一班，一跪三叩头；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议大夫、中议大夫为一班，一跪三叩头；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长史、谒闕理官、都通事为一班，一跪三叩头；天使坐受，抗手答之。白事，必长跪；命坐，赐茶，法司官等设毡堂内、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露台下。朔、望及每五、十两日，王俱遣陪臣起居，馈食进谒如仪；天使各即以馈物款酌之，别赍以扇、笔、字画、香墨等物（「徐录」云：『起居日馈生猪、羊各一，鸡二，蛋、鱼、海蛇、海螵、石鲈、车螯、面条、面粉、酱■〈廿越〉、醋蒜、胡椒、甘蔗、蕉果、□□、烧饼、佳苏鱼各一盘，烧酒一埕，炭一包，烛四枝。朔、望，加吉果、米肌，银

酒、黄酒之馈」。今同)。

天使日有供应：米一斗，面粉四斤，猪肉五斤，羊肉三斤，鸡二只，蛋十枚，生、干鱼各四斤，罍二枚，西瓜二圆，蔬菜十一斤，米酱、酱油、醋、盐、菜油各四盞，豆腐三斤，酱菜半斤，烛四枝，烧酒二瓶，炭十斤，柴四束。

每日国王以瑞泉水供客，绿水筒贮之，加封锁其上；派红帕察度奴示轮值押送，两使各二石。随弁二员，每日供应米四升，猪肉三斤，羊肉一斤，生鱼二斤，干鱼三斤，鸡一只，蛋十枚，菜五斤，豆腐一斤，米酱、酱油、菜油、盐、醋各一盞，烧酒六盞，烛二枝，炭五斤，柴二束。

全廩给，每日米四升，肉二斤，生鱼一斤，干鱼二斤，鸡一只，蛋五枚，蔬菜一斤，豆腐一斤，豆酱、菜油、醋、盐各一盞，烧酒三盞，小烛二枝，柴二束。

半廩给，每日米三升，肉一斤，干鱼一斤，鸡一只，蔬菜一斤，豆腐一斤，豆酱、菜油、醋、盐各一盞，烧酒二盞，柴二束。

口粮，每日米三升，肉一斤，干鱼一斤，蔬菜一斤，豆腐半斤，豆酱、菜油、醋、盐各半盞，烧酒一盞，柴一束。

月粮，每日同。

国中诸礼

冬至、元旦，国王皮弁执珪，先拜岁德（随岁德所向方设位拜之），北向遥贺皇上万万岁，三跪九叩头。礼毕登殿，受国中诸臣贺礼如明制：就班，一揖；跪，三拜，兴，一揖；跪，又三拜，兴，又一揖（夏子阳「录」云：『元旦行礼后，各官易常服，王亦衣宽博锦衣、戴五色锦帽，坐阁二层，众官跪阶下，唱「太平曲」。卑者按拍和歌，尊者捧觞为寿；王亦等级赐之酒肴』）。每月十五日，久米大夫以下朝王，赐茶酒；本国诸臣，则止赐茶。上元，国王受贺如元旦礼。

皇上万寿圣诞，王率陪臣北向，祝如元旦礼。

国王诞日，受贺如元旦礼。各官升迁，俱于此日计功定爵。

国有大庆，则赦；凡迁徙者皆放还。职官，或迁秩、或增禄米。

圣庙春、秋二祭，遵用二仲上丁；孔子用太牢，启圣用少牢。爵帛、粢盛、笾豆之类，悉遵「会典」。其祭品，本国所无者，以上品土产代之。前期三日，与祭者皆斋戒；前一日，演礼省牲。丁日，王遣紫金大夫祭启圣祠，遣法司官祭圣庙；皆行三跪、九叩头，饮福受胙礼。

辨岳，国王嗣位及受封皆亲祭。每年正、五、九月，国王斋戒，举行祭山海及护国神礼；或遣官致祭。

蜡祭，每年五、六月收获后，各地方举行报赛田神诸礼（「世鉴」云：『

古初未知稼穡，阿摩美久初分种粟、菽于久高岛、知念、大川、玉城诸处，春稻夏熟。至今所在春、夏四祭：久高以二月、知念等以四月』）。

请雨，每于十月垦种后。先三日斋，各官诣龙王殿及天尊庙拜请，又请龙王神像升龙舟至丰见城，设雨坛拜祭。旱甚，国王亲诣崎山零坛躬祷，或诣雨城躬祷。圆觉寺、护国寺，皆令众僧祈祷。

先王庙，春秋二祭，或亲祭、或遣官。三日斋，乐用「天孙太平歌」。圆觉、天王、天界三寺内，本宗香火有时祭、有月祭（名兰盆祭），三日斋。忌辰，有特祭。朔、望，献茶。

## 琉球国志略卷十二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兵刑

兵刑

小国之大势，弱则久存，强则速败。琉球之俗，颇讳言兵，而刑章亦甚简略；岂所称「畏天保国」者欤！当其先世，三王争强，寻戈未已；后卒并为中山。迨尚宁王之世，恃其险阻，傲睨强邻；倭人入执其王，久乃释归：则知铁板为门，不足深恃。况区区三首六臂之神，所称邻寇来侵能易水为盐、化米为沙者，尤荒忽而略无据乎！今自洪、永建封尚姓，享祚垂四百年；而奉事圣朝，尤为恭顺。其旁近岛夷，皆知琉球之于中国，如滇王之见宠于汉，世不敢少萌覬觐；其君臣亦遂得宴然高枕，与内地臣民分乐利之万一：盖几几乎刑可措而兵不用矣。兹特搜讨古今，存其崖略；不赅不备，则具如向所云焉。志兵刑。

「隋书」：『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有刀稍、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刀皆薄小，多以骨角助之。编纆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兽，令左右鬻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詈，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大业间，将军陈棱招之，不服；获其布甲而还』。

臣按「隋书」所称诸洞，疑即今之间切；小王，疑即按司；鸟了帅，疑即庇椰之属。

夏子阳「录」：『兵器，惟盔甲与刀，颇称坚利；余诸矛、戟，皆脆弱，徒具文耳。弓长如屋檐，射则树于地，以两手弯之，发矢甚远』。

徐葆光「录」：『弓长七尺余，卓地高齐屋檐。箭，比中国箭较短一握许。射必卓地，执靶时不在正中，乃就下窄处扣弦发矢，皆用决拾如古制。「旧录」云射二百步外，则未之见』。

臣按国中军器略具，亦解制火药。炮位多用铜铸，要皆备舟舰水战之用。故弓必卓于船上始发，而矢必扣于下方狭处，实可百余步。

汪楫「录」：『国中，不见有兵。册封日，自王庙至首里，约十数步即对立二人，执长竿如枪，其末加短鞘；迫视之，中无寸铁也。近王城，有枪、刀十数对；即王之仪卫云』。

臣按明初三王争衡，兵革不息；至中山尚巴志，并山南、山北二王为一，渐获安居。尚德王时，奇界岛叛；尚真王时，八重山叛；尚清王时，乌父岛叛；皆时发兵攻讨。尚真王因于那霸江口筑左、右炮台，聚兵守之。那霸见世馆（俗呼亲见世），属岛头目、酋长等每年来聚，则于馆中犒之；中有可赏、可罚者，则召入见世馆正之、决之。其罪重者，属戚咸来，恐有骚动，则聚兵卒为防噪乱之患。

演武场，在辻山旁。

臣又按其国兵制略仿「寓兵于农」之意，五家为伍，五伍又各相统。其称亲云上筑登之者，皆习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则皆领平时派定农民：如百夫长、千夫长之属。「徐录」云：『除仪卫使、武备司而外，武职太略』；不知皆文官兼之也。

——以上兵制。

谢杰「补遗」：『民患剽掠；无轻重，辄加开腹之刑』。

夏子阳「录」：『忿争，持刀刺人者，辄引刀自剖腹而死。否则，下于理，决抵偿而无系狱。法司、紫巾官极称贵倨，有犯亦抵法；止令坐地，不绑缚。轻则流徙太平山，锢之终身』。

张学礼「录」：『执法甚严，不徇情面。即官长父子、兄弟犯法，轻则徒流，重则处死；不曲庇丝毫也。民有犯罪者，大夫闻之法司；法司察其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迟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投缯，不敢妄辨求生。如有夫之妇、有妻之夫犯淫，男女俱死；鰥、旷末减』。

汪楫「录」：『国中不设官廨，无听讼之所。民有犯罪，当死者辄自杀。重者，刳其腹；轻者，徙置马齿、硫磺诸山。又轻，则令自闭室中，不得出户；或三年、二年，乃纵之。近亦设撈掠之具，然不甚施用。国有大庆，则赦；凡远徙者，皆放还』。

臣按其国刑法，有死刑三：一凌迟、一斩首、一枪刺（用木桩作十字架，捆手足，以枪刺其心令死，即梟于其处；桩倒乃止）；轻刑五：一流（流有

三等：有配定流至某岛安置，不准放还；有为恶不悛，族人共禀法司请加流罪者，则限以年数，配遣所流之岛。头目等申其改过，许遣还；否则，至期复流远岛，仍前法申遣。再不悛，颠转流于三十六岛外之别岛矣。有犯罪重者，则缚其手足，以独木小舟配遣西马齿、山颠转递至外岛，然多有漂没者）、一曝日、一夹、一枷（有轻重二等：轻者数十斤、重者数百斤）、一笞（窃盗最严，初犯，笞若干、夹一次、曝日一次；再犯、三犯，以次递加，亦有时竟立斩者、立配流外岛者）。

——以上刑法。

### 琉球国志略卷十三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人物

人物

贤王忠节忠义孝义列女文苑方外

臣闻醴泉无源，芝草不根；五行之精，原不择地而产。矧夫乌反哺、羊跪乳、蜂蚁知有君臣、雁鸿以况夫妇，故人而自外于为人之道，即飞走之不若。以此而推，则琉球之有人物，固其所矣。国家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凡在内地之忠孝节义，上自荐绅、下逮鄙屋，莫不阐扬幽隐，给帑建坊以垂奕祀。臣幸得采风海外，辄复据所见闻，从宽节录，陈之黼座，以为诸藩有志者劝；而其近天子之光，涵濡于百年之泽者，抑愈知所自励也夫。志人物。

贤王

忠节

忠义

孝义

列女

文苑

方外

贤王

舜天，日本人皇后裔。父朝公，大里按司。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屡有奇征。及长，为浦添按司，人奉其政，断狱不违。值天孙氏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恃宠执权，鸩其君而自立；舜天讨之，利勇死。诸按司推奉即位，赏功罚罪，民安国乐，始立文字。

英祖，天孙氏裔，惠祖世主孙。生有瑞征；十二岁，名闻国中。二十，通经传，国人师事焉。长为伊祖按司。宋宝佑初，义本德让，以群臣僉举，命摄

政；历七年，义本逊位，隐于北山，遂自立。重农贵粟，庶政修举。时西北诸岛及北夷大岛相继朝贡，国寔以强。

大成，英祖世子。元大德四年，嗣位。能以礼让接物、以仁义措事，国治民安。

英慈，大成第二子。元至大初，嗣位。为治遵用旧章，疏通知事，深有谋。

察度，父为浦添间切谢那村奥间大亲；业农，质性纯厚。天女来格而生察度，始为浦添按司；有德，国人归服。元至正中，西威薨，世子幼，母妃乱政；众废世子，奉以为王。即位后，灾变日销，国家丰饶。明洪武初，遣行人杨载颁诏至国，奉贡归诚。乐天事大，远夷震慑，南夷宫古岛、八重山岛相率朝贡。太祖授以镀金银印，封为中山王。复向慕文教，时遣子弟及国秀入监读书。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以充朝贡译使。文明日启，渐染华风；倭人不敢向迹。

尚巴志，思绍子。初，嗣父为佐铺按司；赏罚不违，视民如伤，南方诸侯归之者众。山南王恃胜而骄，穷欲于人，朝暮游宴；巴志合诸按司攻落之并攻山北、中山，皆次第降，山北王自杀；遂灭武宁，而奉思绍为王。及嗣位，复灭山南王。自元延佑中，国土三分；至是，又合为一。赐尚姓，自兹始。

尚圆，字思德；金伊平人。或云义本让位，隐北山，圆即其后。或云叶壁有天孙岳，圆即天孙氏之裔；父尚稷，为里主。圆生有异瑞；年二十四，始渡国头，来仕中山。尚金福时，始给黄帽。尚泰久时，领主内间，内间民皆亲爱之。时久旱苗槁，独其田不雨而润，民惊传为异；圆惧，载妻子隐避一十四年，德日懋。中山王闻其贤，召为黄帽官，转御锁侧——即今耳目官也。闇闇侃侃，万事当理，德着民怀。尚德嗣位，多行不义；圆谏云：『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胜』！尚德怒，不听；再避隐于内间。德卒，世子幼；众欲立圆，圆曰：『世子在，孰敢奸此位乎』！众弑世子于真玉城，迎圆；固让不获，乃至首里嗣王位。除其虐政，顺民所喜；山林隐遯随材器使，远近蛮夷皆归心焉。

尚真，尚圆世子。天姿明敏，谦己受益；继述父业，治道大明，政刑咸备，享国年长矣。

尚清，尚真王子。聪明智果，刚强英毅，能振其祖、父遗绪。国中事，多所兴革，至今法守。东北属国大岛恃其险远，朝贡屡绝；王遣将往征，守度如常。

尚敬，字允中。恤农爱士，尤尊礼老成。国中政务，皆亲谋独断，历久弗懈。滨海咸卤，王饬拨库储修砌堤岸及那霸等处沟洫，民弗苦旱潦。山原高阪



，悉募民垦辟，栽种薯、麦、松、杉，听为世业。尊事天朝，职贡弥谨；护恤难商，络绎相望：屡蒙敕谕奖励。其奉母太妃，克尽孝道。性习冲淡，不迹声色，旁无姬媵：宜其民物安阜，膺爵最久云。

### 忠节

马顺德，官国头按司。尚元王时，二大岛弄兵，屡至那霸；王自往抚之，得疾危甚。顺德吁天祈代王死，果死；王疾瘳，官其子，令世荫为国头领主。

郑迴，字利山。祖本闽人，赐籍中山；都通事禄次子。嘉靖中，入太学读书。归，累官至法司。球例：法司无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迴始（夏子阳「使录」作周；周字格桥，官长史，未尝为法司也）。禄三子，其长曰达、次曰迴、季曰周。万历间，浦添孙庆长（即察度王后）兴于日本，自萨摩洲举兵入中山，执王及群臣以归，留二年。迴不屈，被杀；王危坐，不为动。庆长异之，卒送王归国。

### 忠义

长田，富盛按司侍士。富盛廉洁慈爱，为丝数按司所并，夫人投岩死。其子小按司年十五，长田携至与座村，匿于从兄庆留庇椰所。寻为丝数侦知，令侍士志坚原率兵搜捕；庆留有子名庆路子，其女乙鹤请与小按司易服代死。后长田复与庆留谋复主仇，知丝数上巳出郊戏马为乐，奉小按司同庆路子伏兵道侧，要丝数归而杀之，复立小按司为主（乙鹤，别见「列女」）。

### 孝义

鹤寿，平良按司长子，聘保荣茂按司女乙达吕。鹤寿三岁，母亡。未几，保荣茂亦卒，无子；鹤寿长，将赘焉。继母爱其子，毒鹤寿，瞽其双目，令平良离乙达吕婚；女不从，继母复盪平良放之八头山石穴中，欲饿毙之。乙达吕感梦，告其母；寻归医治，目复明。保荣茂夫人送还平良，且语之故；平良悟，大怒，逐其继妻。鹤寿泣，请曰：『儿自幼穉，赖母以生。母前所为，乃偶误耳。岂可以一旦之误，而忘罔极之德哉！且母去，弟幼将谁倚耶？』泣下如雨。平良感其意，不加谴，迎乙达吕，而使鹤寿继保荣茂之后为按司（乙达吕，别见「列女」）。

谢纳，大谢名庇椰长子；次子入神宫寺为僧，名庆运。大谢名有骏马，锁侧官高平良求之不得，鸩之。纳衔恨，往寻其弟；弟曰：『庆运，僧也。僧戒杀生，况杀人乎！』纳叱曰：『父仇不共戴天；汝虽僧，身自空桑来耶？』因与密谋，托为戏技，藏剑于竹内，即以竹负戏具；侦高平良在小湾，遂为狮舞象斗之戏，以侑酒。纳忽把平良袖，大呼曰：『我大谢名之子也！今日得报汝矣！』拔剑斩之。有司怜其孝，特原焉。

毛鹤、毛龟，中城按司国鼎子。鼎为胜连接司阿公所讐，王即令阿公率兵讨之，鼎伏剑，歼其族；鹤、龟适随其生母归山南查国吉外家。时鹤年十三、龟年十二，生而英俊；父居常教之击刺。闻变，乃泣请于母，欲以间杀阿公；母以二剑授之，曰：『此汝兄弟生时，尔父以赐我者。今以付汝；汝能报仇，吾之愿也。然汝兄弟，势无生归之理；吾听汝死，亦即缢矣』！二子步至胜连，伺阿公春游，即怀剑而前；阿公喜且醉，解衣带赐二子，并赐鹤剑。鹤因而刺之，阿公及其群从无一生者。

### 列女

真鹤，宜野湾民章氏女。宋淳佑中，义本王当国，北谷村无漏溪有恶蛟，常兴暴风雨为患。王议捐万金，募童男女为牺祭之。真鹤父亡、母寡，贫甚；时年十四。弟思德，年十二；闻募，争欲舍身得金养母。真鹤争之力，乃密嘱其弟事母，而独往北谷自投。孝感天神，雷电交作，灭蛟除害。王大喜，以配王子；思德亦尚主焉。

乙鹤，庆路子女。祖庆留庇椰，匿富盛按司子；为丝数按司所觉，令侍士志坚原追捕。乙鹤年十五，谓其父庆路子曰：『事急矣！请以儿服衣小按司，儿仍衣小按司服，敌可给也』。已及搜掳，乙鹤复曰：『祖与父均尽心于小按司者，为报仇地也。如被获，事不谐矣！愿乞舍身代小按司死』。庆路子初不忍，乙鹤词益迫切，乃斩首出示志坚原，围遂解。后小按司复有富盛，以夫人礼追祀乙鹤焉。

大里按司妻，不知其名氏，为大里按司继室夫人。大里贪黩，吞并大城按司。大城有臣普嘉真，藏其夫人、长子于仪间村数年，纠众与蛟川按司合兵诛大里，仍奉长子为大城按司；大里夫人携二子匿于荻堂村长子乳母之家。时长子度罗寿九岁、次子嘉宁松六岁，被普嘉真察获，将杀之。夫人奔至按司所，反复哀恳；乃议杀长子，流次子于津坚岛。夫人曰：『若然，愿流长子、杀次子』。按司问故？曰：『长子乃妾前夫人之子，次子妾所生也』。按司与普嘉真曰：『俗皆爱所生而嫉前妻子，今反弃己子以救前室所生，诚贤妇也！可如其言』。度罗寿复乞先嘉宁松而死，按司与普嘉真深感其义，皆宥之。

丰姐，悌陀喜濂女。初，嫁为真壁按司夫人。未几，真壁为国吉按司所并，无子，夫人遁归父家。高岭按司闻其美，欲娶之；召侍士由查谕意悌陀喜濂，濂许之，婚有日矣。夫人闻之，仰天哭曰：『吾自城亡，觅按司白骨函之而不即从死者，岂有他哉！为存祭祀耳。父母不谅，欲夺吾志；吾岂忍偷生以失节耶』！乃阖户自缢；父母觉而救之。适由查至，归告高岭；高岭怒，亲强委禽焉。夫人取怀中骨，出示之曰：『真壁虽白骨，妾暂时不离；肯从尔耶』？遂欲自刎。高岭急止之，因谓悌陀喜濂曰：『尔有贞烈之女，显名后世。吾

得闻烈女之言，亦改前非；请宥吾罪』！

乙达吕，鹤寿妻、保荣茂按司女。初，茂与平良按司友善；一日，相与结男女未生缘。后平良生男鹤寿，保荣茂生女——即乙达吕。鹤寿三岁，母亡。后母爱己子而忌之；稍长，阴以药瞽其双目。无何，女亦孤，鲜兄弟，母夫人将赘鹤寿而袭其业。平良遣其弟饶波庇椰告：『鹤寿不幸为废人，谨辞前约；愿别婚他族』！夫人以语女；女曰：『先按司婚约于前，奈何死按司而变前约为！鹤寿虽瞽，儿未生前定约之夫也。背父弃夫，真禽兽已』。饶波复婉谕之；女曰：『烦吾子从九泉下，亲告吾父。若见许诺，词无费矣』！饶波回语平良，平良曰：『愚女不顾家门，执拗乃至是耶』！继室复谮曰：『若鹤寿不在，女自别嫁矣。杀之不可，暂放之于外；俟女婚，更议召回未晚也』！饶波怂恿之，遂放于八头山石穴中。是夕，女梦一神女备告以故，且指示其放所。寤以告母，乃遣人如梦中所示向，觅之偕来。夫人召医治，目复明。因送归平良，成礼如约。

许氏，美里嵩原村酋长许田女。有殊色，二十而寡，矢志守节。豪右争求娶之，父母欲夺焉，强逼再三；氏乃剪笄而辞之，节操弥励。

蔡氏，名亚佳度，久米村人蔡禧女。年十七，嫁陈氏子，十八而寡。陈氏门衰祚绝，无孤可立；氏不得已，大归田家，守节不嫁。纺绩穷昼夜，寿六十八。临诀时，出所积纺绩余金，嘱其族人曰：『我孀守父家，莱尔曹膳养。今愿付所遗为蔡氏建一宗祠，令子侄诵读其中，吾目瞑矣』！适得清泰寺废地，遂购而建祠焉。族侄孙温，有碑记其事。

#### 文苑

程顺则，字宠文；久米村人。勤学励志，言行交修。位紫金大夫，爱民洁己，不营宠利。年七十余。卒之日，书籍外，无余货；国人至今犹争道之。所著有「燕游草」、「中山官制考」。其一时先后蜚声蕪苑者：久米则有曾益，字虞臣；着「执圭堂草」。叶铎，字声亭；着「观光堂游草」。铎子温，字文若；着「澹园集」。铎族子文浦，字天章；着「四本堂集」。首里则有周新命，字熙臣；着「翠云楼集」。何文声，亦有诗名；徐葆光尝题其集。

#### 方外

日秀，不知所自。明时，泛海至金武山，住富藏河千手院；年岁屡丰，民为之谣曰：『神人来兮，富藏水清；神人游兮，白沙化米』。后住波上三年，复回北山。

际外，仙江院僧；旧名宗实。能诗，学元僧白云集体，与万松院不羈、天王寺瘦梅相倡和；前使汪缉称「球阳三诗僧」。徐葆光使中山时，犹在；赠诗有云：『海外三僧海内传，瘦梅化去不羈仙；山中禅老惟师在，数腊春来七十

年』。盖道其实云。

#### 琉球国志略卷十四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物产

物产

谷货蔬果草木禽兽鳞介虫

天地之风气日开，王者之生育无外。故知玉帛万国，尚在中原；会稽群神，未尽分野。向使统而有之，则禹贡之包匭筐筐，当不仅在蠙鱼、丝枲之属矣。国家中外一统，百货来同；奇琛异宝，何所不有！琉球孤悬绝岛，素称硗瘠；初免其马贡，继纾其岁献。固列祖之所包荒、圣上之所矜惜，何有于昆刀火浣，而烦职方之罗列耶！然而地不爱宝、人不爱情，不惟其物惟其情，芹曝之喻所由来矣。又况其猥琐荒怪而不在常贡之数者，正复不少；恒人怪所未见，圣人亦有不知。飞车弩矢，爰有自来；豹鼠鯢鱼，均无可弃。志物产。

谷之属：稻（中山地广人稀，山多田少；十月布秧，五、六月熟。地气常暖，本宜两种；因八月后多大风拔苗，故止一熟。姑米山、八重山，产米最多。米惟国王及诸贵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赤杭米、黄小米（俱出姑达佳岛）。黍、粱、麻、芝麻、菽（俗曰豆；有绿、赤、白、黑、蚕豆、小、大、刀、扁诸种。大豆即黄豆）、麦（有三种）。异产，有番薯（在处有之。有数种。茎叶蔓生，瘠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土人以为粮）。

货之属：丝（土人不知养蚕；姑米山多植桑养蚕。丝粗黑，不如中国）、棉（「夏录」云：『土不宜棉』；今间有之。姑米、叶壁、八重、太平诸岛出，价极贵）、绸（有土绸，以中国丝织成；有茧绸，出姑米山）、布（有棉布，以土棉织成；有丝布，以丝经、麻纬成，一名罗布；有蕉布，缕芭蕉皮内丝织成；有麻布，治麻织成：皆花纹相间、綦组斓斓，亦有用五色染成者，皆以自服。若馈遗、交易，概用本色）、草席（治蓆草编成，有极细密者；人家坐卧及铺地「脚踏棉」，皆用之。出姑米、太平、八重诸山）、茶（「夏录」云：『土不宜茶』；今亦间有之。自闽中来者多）、盐（晒海卤成者，色极白。宜野湾、今归仁，有盐场）、酒（烧酒，国中自酿，味甚烈；致远及供应，多以水渗入。红酒，太平山出者，名太平酒；八重山出者，名密林酒。醇酒，出土噶喇。米肌，嚼米汁而成，如奶酪而甘淡；阅日则酸。国王朔、望馈天使，有此。或曰：以此埋土中，经年取作烧酒，味醇无比。中国人闻其从女子口中嚼成，多不敢饮；琉人竞取，以为绝佳）、纸（有数种，皆谷树皮为之；俗呼棉纸、清纸，护寿纸尤佳。大护寿，宽可四尺、直可二尺许；中护寿，宽可

二尺、直可尺五；小护寿，视中者宽、直略减一、二寸，而纸料亦远不及。有花纸，俗呼围屏纸，出土噶喇；有绿纹相间者尤佳。然方幅皆仅如中护寿，不宜书，裱窗壁间亦殊可爱。有高丽纸，云自高丽来，七幅可作一帐，极耐久。徐葆光「球纸」诗：『流水茧纸扶桑蚕，十华捣就藏龙龕；一缣、一纸购不得，岛客求书致满函。冷金入手白于练，侧理海涛凝一片；昆刀裁截径尺方，迭雪千层无罅面。我毫弱似痴冻蝇，寒光耀腕愁凌冰；卷迭空箱加什袭，携归到剡夸溪藤。十载京师了书债，廡墙寺壁都遭疥；高丽茧纸称最精，年年贡自朝鲜界。方幅虽宽质此同，两邦职贡皆海东；邛竹蒟酱一水通，望洋浩浩歌皇风』）、笔（「徐录」云：『用鹿毛为之；短管，仅长四寸余』。今所用，多福州来者）、油（有鱼油，熬鱼脂为之；灯油，榨油树子为之。桐油绝少，呀喇菩子榨成尤佳，亦可作蜡；然不易得）、蜡（出姑米山）、烛（如中国柏油为者，色如蜡而微黑；镕滴衣纸上，俟凝剔去之，绝无油迹）、梭（有红、黑二种，出大岛）、糖（碾小蔗汁熬成。亦有冰糖、白霜。闻天使馆闲时，国人设厂，造糖其中）、烟（土音「淡巴菰」）、扇（有团扇，或青、或白，洒金作画。有泥金五华者，名玉团扇；惟王宫中有之。有折扇，名棹子扇，单面不复；今亦有双面。又一种名倭扇，外两骨，中拗向外；惟僧人得用——土音曰「倭几」。又有蕉扇，圆为日扇，男子用之；妇人用者，缺其旁如缺月状，名月扇）、金（「星槎胜览」云：『地有砂金；曰神物也，人不得擅取』。「夏录」云：『未验有无』）、银（多自日本来，作长条或弹子大；闽人谓之球饼。旧饼一两，抵中国八钱；新饼一两，抵中国七钱）、珠（螺蚌中间有之，圆而无色。「夏录」云：『地薄小而大，宝不成也』）、苏铁（出大岛）、刀（有腰刀；长杆者，为袞刀。徐葆光「球刀歌」：『我本书生弄弱毫，恭承天命驾海涛；介事勉将授玉册，礼成宴列嘉宾敖。主人贻我双佩刀，黝鱼皮室象鼻缘。蛟身拔鞘乍尺许，晶英射目寒生毛。灯前转侧铄光幻，折铁圆纹细相间。采得扶桑十日华，更着鬼工千日炼。薄相何缘应此祥，腰间玉櫪愁难绾。我闻日本铁最精，刃逾一尺神威成；挟之出境厉禁死，此邦何以供吹笙！中外一家通玉帛，三十余世皆销兵；旄头寸铁不加饰，枪槩木具存其名。铸就名刀赠华客，归与上国为干城；方今西寇正跋扈，嘉峪顿刃劳经营。与宴诸君尽材武，决拾命中力如虎；得此输君意气雄，早为庙画收边功』）、漆器（多自日本来）、石（砚材，嫩而发，似将乐石。砺石，出叶壁山。石芝，沿海沙矾上多有之。有根、有叶，大如盆、小如盎；阴森碧水中，参差迭出，潮落拾之。海松、海柏，有红、白二种。大者可三、四尺，根蟠海底，取之易脆裂；色久辄变，难以致远）、珊瑚、松纹（「旧录」云：『俱出八重山，国中未尝有』）、硫磺（出鸟岛，世以充贡。亦出土噶喇）。

臣按「隋书」谓『酿米面为酒，味甚薄』；或亦其加水者欤！

蔬之属：菜（有白菜、芥菜、菠菜、萝卜、香苦、丝瓜、茄子、瓠子、芋、葱、蒜、韭、姜、蕘、芹、芥、蕨、茴、菱、芡、茼蒿、香菰、紫菜、木耳）、防风（根如小萝卜，可腌食）、■〈廿〈立瓜〉〉（俗呼冬瓜。酱腌之，味佳）、石花菜（生海滩上，如苔。煮之去渣，其汁凝成块，亦可蜜食）。异产，有红菜（细如乱发，类石花菜而少扁）、鸡脚菜、麒麟菜（俱生海滩上，颇相似。有黄、白二种。一名鹿角菜）、海带菜（一名昆布。生海中，可治痲疾。出姑达佳岛）、松露（土音「蓄萝」。九、十月中，生大松树土中。实圆、白色，类菌。产具志头者，尤良。灰色者，生牛粪中，不可食）、辣芥（树生，有数种。开花白色，结子有大如指而赤者、有略小微黄者：俱长寸余。有小如蚕豆而圆赤者）、女菁、瓮菜（生水田中）、茯苓菜。

果之属：藕、蔗（色红、节短，一年皆有。小者，用以造糖）、西瓜、木瓜、橘（五、六月，色青绿，便采食，味酢；至冬，红乃甘。有数种）、香橙、金柑、佛手柑、杏、梅（小如龙眼）、荔枝、龙眼（二种。皆自闽来，不甚繁植）、葡萄、桃、栗、柿、核桃、樱桃、杨梅（别有一种极小，土人腌以充饌。或云：即覆盆子）、枇杷（小而微长。元旦食新，为百果之首）。异产，有蕉实（芭蕉花开，一穗数尺，色红；每花一瓣，中有心五、六条，瓣落，则结实如手指楂开。熟时色绿，以草糠覆之则黄；如薯而甘，名甘露）、楮子（实如橡栗而小。出大岛。一名芝子）。

草之属（花不别见，凡草本者入草类、木本者入木类）：萱（有单瓣、有重叶。异产有文萱，一名欢冬；花特小，叶有青白相间纹）、葺（草极纤柔。波上及东苑尤多）、蓊（可席。又有一种，心可点灯）、天门冬、麦门冬、紫苏、天芋、独脚莲、芸香（丛生，花一穗数十朵，结子如青英石珠）、观音兰、豆蔻花、砂仁草（三种。叶相似，皆供蒸炊用）、乌木毒（叶阔如昙花，长尺余。每叶沿边有白线，亦有无白边者）、一叶（似乌木毒，丛生。出土只一叶，无枝干、无花）、郁金、桔梗、牛蒡、牵牛、葵、玉簪、金钱、书带草，车前、蒲、艾、凤仙、鸡冠、水仙、百合、剪秋罗、秋海棠、昙花、聚八仙（叶如兰而柔。八月，叶败土中，挺茎三尺余。花如萱，簇生茎顶。有黄、红色数种）、胭脂花（有红、白、黄三种。结子，中如粉；可食）、藤（有紫藤，蔓生，花如葡萄。又一种丛生，叶极小，花紫色，尤艳；天界寺内有）、薜荔、苹、马齿苋、仙人掌、雁来红、灯笼草（开小白花，结子如灯球，肤始青、后黄。外皮渐褪，内层如红纱罩。中一子，圆赤如烛焰。闽人呼为九联灯）、午时花（略似灯笼草。开花以正午，色红，大如钱）、午时莲、莲（圆鉴池及八幡岭下池多有）、兰（四时皆有。俗尚兰，呼为「孔子花」。异产有西

表兰，出八重山、姑弥岛、西表地。有风兰，叶比兰较长，香如山柰、茴香。箴竹为盆，悬挂风前，极易蕃衍。有名护兰，叶短而厚，与桂叶同，大仅如指。三、四月开花，与兰无异；一箭八、九朵，香味清越。出名护岳岩石间，不假水土；或寄树桠上，或以棕皮裹悬之。粟兰，一名芷兰；叶如凤尾，花如珍珠兰。棒兰，状如珊瑚树，绿色，无叶；花从桠间出，似兰较小。亦寄树桠上可活，花味最易引金翅虫。又有松兰、竹兰）、菊（种不一：有太白、仙影、祥星、清曙、秋山、霓裳、山红、晓锦、黄霞、朝霞、晚霞等目）。异产，有野牡丹（土名■〈廿什〉花，叶与牡丹无异。二、三月花开，累累如铃铎，素瓣紫晕，檀心如碗大，极芳烈。其叶嚼之，以为口香。种出太平岛沿海沙土中。又有一种，叶如芍药）、野兰（花小如菊，叶似蒲公英；疑即中国青囊）、禅菊（色不一，花如中国万寿菊。叶粗厚，似野蒿）、雷山花（土名古茄，叶如铁梗海棠；花如牵牛差小，鸦翠色。四、五月开，十一月结子如豆荚）、山苏花（一名猿莛。无花、无干，出土长不及尺，叶如蕉而小）、吉姑罗（一名火凤。人家墙上多植之以辟火。无花，干似霸王鞭草，叶似慎火草。土人呼福禄木。「徐录」云：『花似黄菊，红者为福禄木』；误）。

木之属：松（最多一种，出土便开。枝散蟠数亩，夭矫不假人力）、柏、桧（亦多蟠地作态）、榕、樟、枫、柳、杉（自闽分种）、槐、朴、椴桐、黄杨、桐（刺桐、叶以桐而圆；朱桐，中心抽茎，簇花数十朵；白桐，叶、花略似朱桐。梧桐，特少）、桫欏、椰（俱略似棕榈，特高大。天界诸寺多有）、榴（有单层，能结实；千层者，有大红、淡红、白数种，不结实）、桂（八月开花，尚少；十月后，大放）、木兰、木莲，雪毡、山茶、杜鹃、山丹、茉莉、长春、紫薇、海棠、天竺子（一名南天竺）、夹竹桃、扶桑（一名佛桑。千叶者，有大红、淡红、黄诸色；单叶者，惟大红一种。中心蕊高出花瓣外一寸许，如烛承盘状；故一名照殿红。四时皆花，六月尤盛）、相思木、邪睇（疑即素馨）、庭梅（土音「什喇子吾」花。树略似郁李）。异产，有檉木（一名罗汉杉，似中国罗汉松。木理坚腻，国中造屋梁柱皆用之。出奇界岛尤良）、福木（叶如冬青特大，对节生；形如腰子，厚而光泽。一名常盘木。树身直上数丈，四时不凋，叶可染绿色。开小黄花，结实如橘，可食）、呀喇菩（叶皆似福木，亦对节生。白花似梅，实圆可榨油。与福木俱号「君子树」。「徐录」云：『叶纹对缕如织。中边映日通明，作金黄色。旧传斗镂树，叶如橘；疑即此也）、铁树（一名凤尾蕉，一名海椴桐。叶劲挺对出，如凤尾、好铁。凡大院落及衢路旁，皆植之。岛人碓其根为粉以充粮。徐葆光诗：『蕉叶棕榈身，树汁镕精铁；■〈ㄛ离〉裊凤尾张，向日中心彻』）、栌（一名油树。子可榨油）、黑木（一名乌木）、黄木、赤木（一名红木）、福满木（高数尺，叶似

木槿，花如橘；子累累红色，可食。又一种，如女贞子，甘酸可食，亦可染物作青莲色；名山米、又名野麻姑，疑即青精）、古巴梯斯（土音「阔利子」。高数丈，叶大如柿，叶、花五桠。八、九月，实似青果大而少扁，香甜。中有仁，如榄仁。「徐录」云：『闽中有之，名戊土』。闽人殊未尝见）、右纳（树高数丈，叶如白桐。夏季开花，如中国秋葵，黄瓣、檀心）、地分木（叶如谷，树小。白花丛生，冬月开；有毒，可药鱼）、月橘（叶细如枣，开小白花，甚芬烈；一名十里香。结实如天竺子稍大；二月中，红累累满树。人家多植以代垣屏）、梯沽（树极高大，叶如柿。每叶抽作「品」字形，对节生。四月，初花，红色，长尺许。每干直抽，攒花数十朵，花叶如紫木笔。出太平山）、悉达慈姑（树高丈许，叶类桃。子如葡萄，穗累累，深蓝色，名慈姑奶；不可食）、萩（枝条纤弱如柳小；叶如榆，亦作「品」字。九月开花，叶间遍满，紫艳如扁豆花形）、柴（木理粗重，叶厚无花。只可供爨，故名曰柴），吃力（土音「吃利」，字形作「カリ」。树高数丈，叶如枇杷。夏月结子成丛，如火树。姑米山尤多）、阿坦呢（叶长，旁有刺。久成林，连蔓坚利，可为藩墙。叶可造席，根可绞索。开花者为男木，花白若莲瓣合尖，左右迸迭；十余朵直上，五桠蕊露如杖，长数寸，芳烈如橘。女木无花，结实大如瓜，肤纹起钉，皆六棱，可食；云即波罗蜜别种，一名菠萝）。

竹之属：苦竹、猫竹、虎斑竹、凤竹、竿竹、帚竹、乌竹、大竿竹、矢竹、笏竹。异产，有观音竹（着地丛生，长尺许，宽三、四寸；紫色）。

禽之属：雀、鸽、乌、鹭、鹑、鹌鹑、鸠、鸥、鳧、鸳鸯、燕（七月来，不巢人屋。徐葆光「秋燕」诗：『春社中原秋社归，天边见客故依依；来迟不肯巢人屋，斜日空山独自飞』）、鹰（九月中东北风，外岛飘来；然必以白露日至，验之信然。徐葆光「鹰来」诗：『九月黄花背客开，西风槭槭独登台；海南数点横秋望，错认鹰来是雁来』）、雁（不恒有）、鸡（产多。一种特小，短足长尾；出七岛，名应潮鸡。徐葆光诗：『潮鸡喔喔忽连村，侧枕先惊是客魂；日里金鸡那知夜，扶桑枝上叫黄昏』）、□（自闽中购至，不多有）、鸭（亦不甚蕃）。异产，有古哈鲁（金黄毛羽，长嘴短尾。四月鸣）、麻石（翅羽绿色，白眉。九月来）、伊石求子（似麻石）、乌风（一名王母鸟。四月来）、恨■〈煞，心代...〉（毛羽似鹰而差小。八月来）、容蕊（翅灰褐色，黑头。「徐录」云：『八月来』；非）、石求读（毛羽似雀。春乃鸣）、莫读史（绿毛。二禽俱十月来）。

兽之属：牛、马（最蕃息。终岁食青，不食栈豆；故贫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则役于公家。洪、永间，例以充贡；且常令人渡海市之）、豕、山猪（出今归仁村及大岛）、羊、鹿（姑达佳、西马齿、鱼螺山、姑巴汛麻山皆有之。盛



夏鲨鱼跃岸，化为鹿；鹿畏热，以舌啐水，亦化为鲨鱼）、犬（大者伤人，有禁。多私畜之）、猫、猿（今亦少）。

臣按「隋书」及「明一统志」称有豹、狼、熊、罴；今按其地皆无之。又云：『无牛、羊、驴、马』；驴则绝无而马最多，皆无足据。「徐录」云：『无虎、兔、獐』；则诚然。

鳞之属：鱼（有鲛鱼、鲤鱼、鲂鱼、鳗鱼、鳅、虾、金鱼、银缕鱼、草鳢鱼、鳊鱼、鲨鱼）。异产，有鲸、鲛（如白鸟，飞丈余；入水，即燕鱼。徐葆光有「文鲛鬣是翎」句）、五彩鱼（有绿色、红色、翠蓝色、黄色；绿鳞红章，五采相间。土人就其色、其形呼之，皆无名）、墨鱼（出姑米山）、石鲈（似墨鱼而大，首圆。下生八手，无足）、毛鱼（细小，外视似腐，咀嚼有味。七月朔、八月朔各前后五日，于海中成阵出；他月则否）。佳苏鱼（马叉鱼脊为之。「徐录」云：『削黑鳗鱼肉干之』；非。长及尺，梭形，色如朽木；出久高者良。以温水泡之，包蕉叶中，入火略煨；洗净，渍以肉汁，薄切成片，颇可口）、一石眉巴鱼（色红）、阿鳗姑鱼、他麻鱼，勿诗眉巴鱼、阿甲拏鱼、海马（马首、鱼身。得者先以进国王）、一拉不知鱼（即绿鱼）、海蛇（国王问安天使，必具海蛇一束，长二、三尺，僵直如朽索，黑色；狰狞可憎。国人以为馐，云性热，能疗痼疾并治疔）、针鱼（唇长如针。亦名鱧）、靴鱼（头长如靴）。

介之属：龟、鼃、鳖、蟹、螺、蛤、蚌、蚶。异产，有龙头虾（一名鱧。大者一、二尺，形绝似龙）、玳瑁（甲如龟鳖，首尾形尖；头带淡红色。国人以为长簪）、罍（味最佳。如蟹而大，螯啮坚立断）、五色蟹（多穴海岸中。两螯左大、右小，大以外御、小以取食。惟大螯特赤，名曰「照火」）、菩喇喀（大螺，可吹。亦名吹螺）、绿螺（大如盆，可为酒杯、杓匙及饰螺钿器物，常以充贡），呀低妈菩（周围生爪五，长三、四寸。亦名壁虎鱼）、寄生螺（小蟹生螺壳中，以火逼，辄走出半身；如螺壳冷，复自入。徐葆光「后庭宴词」：『小小螺房，寄居介族，一螯拒户身蜷局。横行无着借空庐，虽称拥剑非蛮触。看他坚闭深藏，郭索暂时跼伏。火攻幸免，又羨金为屋。莫道客无肠，躁心常不足』）、左旋螺（徐葆光诗：『贡筐文螺异，虚中独左旋；仄轮斜掩月，九曲小周天。佛髻学偏堕，仙房应侧眠。新从东海献，能吐日华鲜』）、桅螺（壳尖出如桅，有刺。亦名桅鱼）、车螯（似蚶。大者可作浴盆、小者可作盥，为户枢、为釜。锯之如牙，作诸器物）、文贝（小者如指头，外白，背有红线两道。大者紫赤，玳瑁斑）、阴地纳喀（似蚶，又壳圆如小荷叶）、喀达哈（螺似贝，白色。贝上凸下平，平处两边如锯齿；兹螺只一边有），海胆（背生刺如猬，蠕蠕能运行；可腌食）。

虫之属：鼠（最虐。猫皆供玩，不能捕鼠故是也）、蝎虎（尤多。作声如麻雀，冬夏皆然）、蜥蜴（如蛇，四足，背有金色缘。阶砌皆是也）、蛇（九月出，伤人立毙。姑米山尤多，晨起，甲痕如织）、■（即上虫下）蛆（有长尺余者。不甚伤人）、蚊（彻年有声，昼夜薨飞。暴风时，少减）、蝇（亦多如蚊，终岁不蛰）、金翅虫（背上两翼及足皆金色。中国常以供花胜。酷好棒兰香，不去；因被获）。

## 琉球国志略卷十五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艺文

艺文

鸣春鸣夏，皆吹息之自然；一叶一花，由化工之缔造。我皇上文思天纵，睿藻日新；犹复博览旁搜，稽古典学。重镌金石，载辑风歌；天山敕勒之谣，爰与卷阿流火之什交诵迭赓，金声而玉振之。岂球阳沐浴清化百有余年，声华所暎，独无吉光片羽足备采风者之取择乎！臣用是听睹所及，极意搜罗。凡中国人士有事东洋记载吟咏，悉加甄录；即未至其地而文切彼事者，亦间为拾取，以资博闻。至其国中撰着虽不多见，迹所流传，亦时有雅训者存焉；辄复宽其吹索，存其二、三以比于坠露轻尘，罔非海岳之所乐受云尔。志艺文。

谢恩疏（康熙三年）

谢恩疏（康熙二十二年）

谢恩表（康熙五十八年）

使琉球录序

中山沿革志序

使琉球杂录序

中山传信录序

圆觉寺碑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

琉球国学碑铭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

新建启圣公祠记

庙学纪略

中山学校序

琉球国创建关帝庙记

书手摹石台「孝经」后赠中山王

游山南记

茶亭记

重修南北炮台记

谕祭中山王即事

册封礼成即事

马耕田歌

八月十七夜过波上候潮

中山竹枝词

中山竹枝词

谕祭中山王尚贞、尚益礼成，恭纪二十四韵

册封礼成，恭纪四章

中秋宴，小乐府十章

重阳宴，龙潭曲（集长吉锦囊句）

琉球三十六岛图歌

中山竹枝词

题使院种蕉图

呈册封天使四韵

徐太史枉过四本堂志喜

同乐苑八景

谢恩疏（康熙三年）中山王尚质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质谨奏：臣质海隅庸劣，遭际圣朝；荷先帝柔远之仁，抚字优恤。十余年来虽海道未通，所赐臣敕印，滞闽多日；然岛屿之归悃、臣民之向化，未尝一日有遐迩之间也。恭逢皇上践阼，景命维新；臣僻处一隅、远隔万里，不能匍匐梯航，舞蹈阶墀。在天王圣明，量逾覆载；不庭之诛，臣实凛凛！乃臣不揣冒昧，敢有披沥君父之前者：皇上仁孝天成，不改父道；仍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赉捧先帝敕印、币帛，于本年七月十七日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听宣读：愈知皇上轸念微臣，倍加恩赉。臣弹丸荒陋，即捐糜顶踵，不知何以报天恩于万一也。但臣捧读先上敕谕，为臣使人物故甚多，滞闽日久，将正、副使并督抚诸臣分别处分；臣抚躬扪心，感悚无地！伏念物故多人，各有命数；已蒙我皇上格外殊恩，死有余荣。至庀材鳩工、缮兵选将，破浪冲风、艰险万里以竣大典，臣不敢谓非诸臣仰遵皇上恩宠臣至意以至此也。臣已躬承天庥，窃幸亿万斯年世守藩屏；不能少为诸臣之报，而反重为诸臣之累。中外均属臣子，臣何人斯，岂能宴然清夜乎

！伏祈皇上推继述先意之诚、广锡类群工之惠，悯念臣恳切愚衷，敕下吏部悉加优叙；庶雷霆雨露，无非天恩。臣蹶蹶愚忱，得以稍舒矣。

臣再有请者，先帝诏书、皇上敕谕，臣已恳留，奉为传国之宝；且使臣子子孙孙，永戴恩于无已也。理合题明。臣曷胜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为此具本，令陪臣吴国用、金正春抱赍，谨具奏闻。

谢恩疏（康熙二十二年）中山王尚贞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贞谨奏：为恭谢天恩，兼陈封舟瑞应，以慰睿怀、以彰使节事。臣贞弹丸小国，僻处海隅；感沐皇仁，已经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检讨汪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加一级林麟焟赉捧诏敕、币帛，封臣贞为琉球国中山王。臣与通国臣民，恭设香案，叩头跪听；宣读毕，又蒙皇上特恩赐臣御笔，煌煌天翰遥颁小邦，荣光烛天，不特臣守藩之为荣，即奕世之为光矣。臣历查前代请封，虽蒙恩准遣使；而奉命以后，每迟至三、四年而后临臣国，甚有十余年而后临臣国者——如前封顺治十一年遣使，直至康熙二年始临臣国。若使臣汪楫、林麟焟之朝拜命而夕就道，且当海疆多事之时冲风冒险而来，从前所未有也。更有未见之瑞应，不敢不为我皇上陈之。臣国僻在海东，去中国不可以道里计。往者封舟开驾，惟恃西南风而行，中道绝无停泊之处。故二、三十日而至者有之，月余而后至者有之；甚至水、米俱尽，更有不可言者。从未有自五虎门开洋，三昼夜而达小国者也。臣差有大夫、通事、舵工、伙长迎护封舟渡海，亲见舟行之际，万鸟绕篷而飞、两鱼夹舟而送；经过之处，恍若梦寐，不知已抵琉球内地矣。通国耆老、臣民，无不以为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不啻从天而降。此皆皇上之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笔在船，所以有如此之瑞应也。臣自受封以后，飓风不作，雨泽应期；五谷有收，穷民得食，臣身亦加安泰；此皆皇上之恩赐也。而两使臣之克副任使，真不愧皇上之特简矣。臣以为宜宣付史馆记载其事，以彰盛期之瑞应，以纪皇上之实政。至两使臣成劳议叙，知皇上自有鉴裁，非臣所敢妄奏。但查前封使臣张学礼等以数年渡海，经先臣奏请蒙加复职之恩；则今日之两使臣勤劳茂着，似不可不从优议叙以励臣工者也。至于皇上所颁诏敕，臣恳留为传国之宝，已经两使臣查验前封卷轴，付臣一并珍藏；理合题明。皇上所颁御笔，臣举国瞻仰，惟有舞蹈欢忻，不能仰酬万一。奉上土产物件，少怖涓滴微忱。统祈慈鉴！

为此具本，特差法司官王舅毛国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赉奏谢恩，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上奏闻。

谢恩表（康熙五十八年）中山王尚敬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敬诚欢诚怵、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圣武弘昭，特重内屏之任；皇文丕振，复膺外翰之权。隆体统于藩臣，安内而兼攘外

；焕规模于旧制，纬武即是经文。拜命增虔，抚躬益励。恭惟皇帝陛下，道隆尧、舜，德迈汤、文。统六合而垂衣，教仁必先教孝；开九重以典礼，作君又兼作师。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贡职。荷龙章之远锡，蛟岛生辉；沐凤诏之追扬，丹楹增色。对天使而九叩，望象阙以三呼。谨遣陪臣向龙翼、程顺则等虔贡土物，聊表芹私。伏愿干行不息，泽沛弥崇。统王会以开图，合车书者千八万国；占天时而应律，验祲祥于三十六风：将见文麟献瑞、彩凤来仪矣。臣敬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 使琉球录序明册使夏子阳

皇上之御极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宁奏请袭封，时盖嗣位一纪矣。初以关酋侵扰，海上戒严，故乞封稍缓。而会前抚臣代称世子奉正朔、守封疆，关酋不能胁；天子嘉其恭顺，数下礼臣议所使。题覆至再，最后从世子请，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于是子阳以兵科给事中充正使，而行人司则王君士禎副之。癸卯三月入闽，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谕吉册封，毕事而旋，报命且有日。乃采■〈遄，王代而〉使所纪，综以时变、质以周咨，稍修饰之以为「录」。「录」成，余宜有序。盖余于役，而益仰我皇上之明圣也。先时，余等在闽，使舟向不获就；适有讹倭将为使事伺者，闽中二台臣虑损国威，欲请更成命。余谓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以不信示之，而使妄窥吾怯，其损国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议，趣守臣速为治舟毋淹！朝命已复饬毖内地，不得阴通岛夷，启生戎心！比使事往还，卒恃无恐。嗟乎！向非庙谟雄断、明见万里，则海上之舟，几为道旁舍。余等踟躅进退，且貽秦、越者嗤矣。余又追忆畴昔关酋犯顺，蹂躏我朝鲜，一时掖垣典戎之臣，率驰驱视师，倥偬无宁晷。琉球，距日本咫尺耳；朝鲜既失，则琉球亦难独存。我东南之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或亦可为隐忧。赖国家赫声濯灵，倭奴遁迹，平壤救宁；以故中山一弹丸区，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带称为东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凭借宠灵，万里作使，不以武饬而以文绥，大异畴昔驰驱倥偬状。遭际明盛，何幸如之！顷余驻中山时，倭舶卒至，余为约束从役，谨持天朝大体；倭卒敛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窃观，啧啧汉官威仪。已复从使馆愿谒，稽首而去；余甚异焉！夫琉球，不大于朝鲜也；中山世子，未变于曩日也。嗣位之初，倭为扰；受封之后，倭为艳。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国家耳。夫惟天子恩成并畅，制驭得宜，即犬马犹然帖服；安知海外殊域渐被声教而向慕文明，不以中山为前矛！而余列交戟下，随且终藉国家无事之福，以伫观重译来王之盛。则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表清时、以征■〈谷宏〉化，亦载笔之一快也！故诸具「录」中者不叙，而叙余所快睹历历如此。语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 中山沿革志序国朝册使汪楫

琉球，「隋书」、「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则曰琉求；时皆未与中国通，故纪名各异。隋炀帝大业三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海帅何蛮言之，遂与俱往。抵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宽复受命，往抚之，不服。武贲将陈棱率昆仑军人通语言者往，终不服，逆战；为棱所败，掠男女千人。嗣是，遂绝。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给金符，赉诏以行。出海洋，遽掠一山，军小挫；未至琉求，引还。成宗元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上言琉求可图状，遣省都镇抚张浩等袭之；禽生口百三十人，抗命如故。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杨载诏谕，而中山王察度遂遣使入贡；明太祖待之，恩礼有加。于是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相继臣服，俱受封于朝。其后二王使不复至，云为中山所并。然年时皆不可考，终明之世，亦无有疑而致问者。

臣楫备员史官，常思搜罗放轶，补旧乘之阙。会有册封之役，入国，首以此为问，皆谢不知；世系、沿革，亦秘不以告。盖国有厉禁，一切不得轻泄也。嗣以谕祭故王，入其祖庙，预敕从吏具笔札，俟行礼时密录其神主以归。已又购得「琉球世谱图」一卷，卷中番字多不可辨。委曲探索，始知其国，南宋始称王；明初，始通中国。元延佑间，国剖为三；明宣德时，复合为一。自宋至今，代已四易。所谓姓欢斯者，无据；谓皆尚姓，亦非也。爰就图中所载，可识者书之、疑者阙之；参以「实录」，约略诠次为「中山沿革志」二卷，用备稽考云。

### 使琉球杂录序汪楫

琉球自明洪武初通中国，历今三百余年。奉使至其地，姓名可纪者凡三十余人。考其撰着，惟嘉靖中陈侃作「使琉球录」，上之于朝。于是中山风土，间为学士大夫所称说；然其言弗质也。万历中，萧崇业因之，少有增益；又附纪前此奉使者爵里、姓氏，纰漏实多。嗣后，夏子阳又因之。至崇祯中，杜三策从客胡靖所刻「琉球图记」，则荒诞谬妄，百无一实矣。国朝康熙三年，使臣张学礼归自中山，有「纪事」一书，质实无支语，已镂板行。后为所知诮让，谓海外归来，稍夸谩以新耳目，谁相证者？而寂寥如是！学礼乃毁所镂板；而他客辄以意为之，今刻遂与原本大异。臣受命后，即遍购诸书，以行按籍核之，合者殊少。爰即闻见所及，杂录成编。编分五卷：曰使事、曰疆域、曰俗尚、曰物产、曰神异；皆据事质书，期不失实而已。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周知其利害；而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属，各各条录，别为一书，用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知适四方者必有录，自古然矣。若比于搜神、括异、志怪

之书，则臣不敢以所未见，侈诡异之谈也。

中山传信录序册使徐葆光

琉球见自「隋书」，其传甚略；「北史」、「唐书」、宋元诸史因之。正史而外，如杜氏「通典」、「集事渊海」、「星槎胜览」、「羸虫录」等书所载山川、风俗、物产，皆多舛漏。前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通中朝，而「明一统志」成于天顺初，百年中为时未久；故所载皆仍昔误，几无一实焉。嘉靖甲午，陈给事侃奉使，始有「录」归上于朝。其疏云：『访其山川、风俗、人物之详，且驳群书之谬，以成「纪略」、「质异」二卷，末载「国语」、「国字」。而今钞本，什存二、三矣。万历中再遣使，萧崇业、夏子阳皆有「录」，而前后相袭。崇祯六年，杜三策从容客靖记，尤俚诞。本朝康熙二年，兵科张学礼「使略」、「杂录」二卷，颇详于昔。二十二年，检讨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杂录」五卷，典实远非前比。然于山川辖属，仍有阙略；风俗、制度、物产等，亦俱未备。盖使期促迫，搜讨仓卒；语言文字，彼此讹谬：是以所闻异词，传焉寡信。

今臣奉命为检讨臣海宝副以往，自己亥六月朔至国；候汛逾年，至庚子二月十六日始行。计在中山凡八阅月，封宴之暇，先致语国王，求示「中山世鉴」及山川图籍；又时与其大夫之通文字、译词者，遍游山海间：远近形势，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礼仪，观风问俗；下至一物异状，必询名以得其实。见闻互证，与之往复，去疑存信。因并海行针道、封宴诸仪图状并列，编为六卷。虽未敢自谓一无舛漏，以云传信，或庶几焉。且诸史于外邦载记，大率荒略。今琉球虽隔大洋，新测晷景，与福州东西相值仅一千七百里；世世受封、岁岁来贡，与内地无异。伏观禁廷新刊舆图，朝鲜、哈密、拉藏属国等图皆在焉；海外藩封，例得附于其次。若仍前诞妄，不为厘正，亦何以见圣朝风化之远与海邦内向之久，以附职方称甚盛哉！故于载笔时，尤兢兢致慎云。

圆觉寺碑明许天锡

大琉球，东南海岛之国；自昔不通中华。胜国初，尝招谕不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应天启运，混一区宇；薄海内外，罔不臣服。于时率先入贡，显被优宠，别于他邦。永乐初，始受册封王爵；百余年来，修贡弥慎。弘治丁巳秋，国大夫程璉、长史梁能、通事陈义奉今尚真王命，朝贡于京师。竣事，道三山，谒翰林庶吉士许天锡曰：『球阳有邦，历世远矣。惟今王大有令德，思辑用光，常遵旧典；请以陪臣之子入太学，得一闻天朝仁义礼乐之化，以壮国体。试言其概，国克择，旧有书；王以正朔请尊之，因参用「大统历」法。先世深居固卫，以贰其下；王惟推诚布德，躬巡境内。跋履穷僻，恒省其税赋；遇孤寒，辄赉出给之：民咸戴忭。王宽仁，不嗜杀；亦未曾曲法以轻贷人

。犹能谨于国阳伏创圆觉禅寺，规模宏敞，仪物备至，以为祝祷之场。王每犹豫，必与民同，实国之瓌观也。兹欲勒石于寺，是以彰王德，赐之以言』！某曰：『如子之说，则王之贤，诚可谓奋远特立于百世之上者矣』！乃为之歌辞，俾昭示于后裔。词曰：球阳有国，系于裨海；弗庭于华，奚啻千载！惟我皇祖，仁厚万方；率先慕义，来享来王。圣教渐加，十有余世；风清气回，储祥发祉。崛起贤王，适号尚真；离群绝类，舍旧图新人，薄言孔昭；我作诗章，庸代歌谣。

###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汪楫

自州、县皆得建学，而吾孔子之庙祀始遍天下；然学以外，无所谓庙也。群州守、邑令、博士、弟子奔走对越，以为之礼；钟、鼓、管、弦、鼗、磬、柷、敔，以为之乐；牛、羊、鹿、豕、酒、脯、俎豆，以为之献享。不如是，则与浮屠、道士之事佛、老者，无以异。故孔子之祀，行于庙而备于学。呜呼！至矣。今天子重道崇儒，常以兴教化、勤学校，考吏之殿最。于是职方版图，莫不以修学、新孔子庙为务。而琉球国远在海东万里外，亦建至圣庙于国门之久米村。盖创始于康熙之十二年，立国以来所未有也。夫琉球自隋、唐以后，国名始见于史书；又千余年至明初，始修职贡，通中国。皇清受命，首列藩封，历三十年；而祀圣人于今天子践阼十年之后，谓非皇帝盛德大业度越千古，有以渐被之而然欤！

庙为屋二重，其外临水，为屏墙。翼以短栅，如棂星门；中仿戟门之意，半树塞以止行者。堂外为露台，东西拾级以登；皆与浮屠、道士家异制。堂内割后楹为神座，塑王者像，垂旒播圭，而署其主曰「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则「诗」、「书」、「易」、「春秋」四经也。余惟孔子以道德为百世师，颜、曾、思、孟配享，载于祀典，不可谓其专治何经！海外之诵法者惟孔子，而所以尊吾孔子者，实惟此「诗」、「书」、「易」、「春秋」之故。若知此四经者，非弟子之徒之所能为；而又见夫圣庙之有四配，与「诗」、「书」、「易」、「春秋」之数适相当也。遂人予以一经而祀之，若曰「吾以祀吾经」云尔。总之，皆以祀吾孔子云尔。

呜呼！琉球之君若臣，其可不谓信经之笃而尊圣之至者欤！虽然，君子之举事也，始定其规模，继必求其美善。今日者，庙既成矣；因庙而扩之为学，则费不繁而制大备。吾闻琉球之取士也，举秀才于童子中，而不以文艺试于有司；此意最为近古。然当其始，董戒必禀于父师，而其人亦莫不自励以待举。迨其后，德业之消长，一听其人之自为；吾不知果皆率循强勉而勿怠否也？夫秀才者，将以储异日长史、大夫之用；则教之不可无专师，试之不可无成法。诚因庙而扩之为学，择国中敦行谊、工文章者为之长，俾以时训督其子弟



。修举释菜、释奠之礼，国之中或难其选；则直疏其事而请于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圣天子声教诞敷，方将登四海于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当也。如此，则琉球之经学日明，因所及而益广其未备，于以表率友邦；凡有志于圣人之学者，无不奉琉球为指归。呜呼！岂不盛哉！岂不盛哉！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册使林麟焄

康熙二十有二年夏六月，予同太史维扬汪公奉命封琉球；由广石扬帆，天风自南，不三日而抵其国。甫驻节，通事官循故事，以谒孔子庙、天妃宫为请。予思天妃司海道，历着灵异；琉球祀之旧矣。若吾夫子之庙，稽诸往载，琉球未闻有祀者。于是进诸大夫而询之，咸诡而言曰：『圣庙之建，肇自康熙八年陪臣入贡中国，见夫学宫巍峨布满天下，瞻慕感动，归而陈诸王前，度材命工，厥庙斯兴』。予闻其言，肃然起敬，爰洁斋祗谒。至则睹轮奂具美，丹雘黼黻；恍登堂，而亲申如、天如之容。缭以周垣，坚以甃甃；笋业在列，如入室而闻金石丝竹之音。虽讲经肄业之舍稍未有备，而规制弘阔，其与中国亦几无以异焉。夫自吾夫子春秋后，中国崇祀圣人垂三千年，而外夷无闻。今琉球一旦先之；呜呼！伟矣。

谨按「星槎胜览」诸书及前代群公「使录」所记，盛称琉球虽僻处一隅，在瀛海中最为守礼之邦。岁奉职贡，恭顺谨畏，得尊君亲上之义。官制，巾服有别。乡举里选，由俊秀而升；试以文艺，然后服官国中，搓手膜拜。道遇尊者，辄伏地，不敢仰视；风俗淳厚，路不拾遗；人重犯法，无剽掠争斗之事；赋税，则王及臣民分土以为禄食，上下不交征，庶几古井田遗法焉。独惜其未有祀孔氏，以为遗憾。今圣天子在上，重道右文，加意学校；以仁义礼乐，怀柔万方。中山贤王果能观感淬砺，建立圣庙，仪型其国。此邦风俗之美、教化之行，岂不视昔有加哉！吾夫子常欲居九夷矣，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其告子张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然则圣庙既建，人知向学，争自濯磨；俾絺衣兜帽之俗，咸彬彬然有儒雅之风；是又忠信、笃敬行于蛮貊之明验也。九州岛之外，岛屿杂国贯胸雕题，介于琉球者，动以万计。诚见圣道至大，极天际地，靡不覆畴。吾知穷发之乡、日月出没之所，必有闻风而俎豆者矣。秉彝好德，人心攸同；中山贤王之率先倡化与其诸大夫之导君以善，皆可书也。

抑予更有进焉：庙之崇祀圣人，非徒设轮奂具美、丹雘黼黻已也。凡释菜、释奠、合舞、合声以至乡射、读法诸大典，必一一仿中国而行之，庶几不为具文；王与诸大夫其勛之哉！予故乐记其盛，而为之援笔以告。

琉球国学碑铭徐葆光

中国无孔子庙，皆学也。自京都至于十四直省，府、州、县无虑数千百

，靡不设学。学之中，辟堂寝以释奠于先师；岁再举，着不忘其自正，所以为学也。若徒庙祀孔子，与浮屠氏之宫何以异！且圣德侔天地，戈戈牲、豆，曷克报称而以庙为！中山之祀孔子也，四十余年矣。其未立庙也，人之谓中山云何！及庙既立，人之称中山者又云何！贤王之世世向化，与贤公卿、都人士之遵王路而道日新也，皆于是可觐已。

余方奉使时，检前使刻「录」，读汪、林两使臣「中山孔庙记」，知其兴起也有端。及来是邦，封礼未行，先拜庙庭，楹庑秩如、堂序皇如；俛仰之间，又肃焉而生敬矣。大夫程君顺则有碑记建庙颠末，实成于康熙之十三年甲寅之岁，时尚未有明伦堂也。今观其庙之左方有室新建，堂构维杰；上室奉启圣公及四配神主，两庑设学教授。岁立讲解、训诂师二员，惟其人丰廩饩、尊体貌；而以通事、秀才之隽者若而人皆从业焉，月有讲、岁有考。「六经」之文与「上谕十六条」等书，凡有裨于行谊者，皆笺刻而讲明之：斌斌乎其日懋，则斯堂之为之也。

八月上丁释奠之辰，公卿人士咸执帛、爵，举国欣欣以就典礼。斋宿维三，鼎俎有实；品列上下，有度有文。远人环观者，皆翕然称之。大夫又以启圣公祠、明伦堂、儒学三大榜来乞书，余矍然知中山之能尊我夫子也。「闾宫」之诗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大夫启请踵庙成学以教其民，其自今日进于治欤！夫中国皆由学而有庙，今中山则由庙而有学；登阙里之堂而观其车服、礼器之惟一，又何先而何后欤！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堂哉、皇哉，殆不越乎学之一言而已。爰拜手而为之铭曰：水东流兮归大荒，中有国兮邻扶桑；岁职贡兮戴我皇，就日月兮圣道大光。庙貌兮有赫、有奕，拜祀兮祝辞重译。鱼为牲兮蠡为脯，物从土兮礼则古。弦诵兮两庑颢颢，海中兮邹鲁。六学昌兮，毋忘厥祖；士由世选兮，尔藩尔辅。其永永猷琛于寿考兮来宾旅！

#### 琉球国新建至圣庙记中山陪臣程顺则

夫以圣人而君天下，不如以圣人而师天下也。君天下者，泽及于一时；师天下者，举凡古今来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舟车所至、日月所照之处，靡不被教化焉。噫！岂偶然哉！盖尝稽古「危微」之旨，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至我孔子而集其大成；所以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使天下后世之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无不相安于名分，靡有乱者。较之君天下者，何如也！

琉球远在海外，去中国万里，宜若不闻圣道者然。自明初，通贡献、膺王爵。至洪武二十五年，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学，复遣闽人三十六姓往铎焉。

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始绘圣像，率乡中缙绅祀于其家；望之俨然，令人兴「仰止」之思：不可谓非圣教之流于海外也。至皇清定鼎，声教诞敷；斯文丕振，较前尤盛。时有紫金大夫金正春于康熙十一年议请立庙，王允其议；乃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庀材，运以斧斤，施以丹雘。至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像于庙中，左右列四配，如中国制；王乃命儒臣行春、秋二丁释奠礼。既新轮奂，复肃俎豆，猗欤、盛哉！从此睹车服、礼器，恍如登阙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师天下之功，不于此而见其无外哉！

臣顺则奉王命，纪建庙颠末；谨摛笔而记，以勒诸石，永垂不朽云。

#### 新建启圣公祠记程顺则

稽古帝王之兴，必以祖考配郊社；重厥本也。况集群圣之大成而为万世师者，而可不尊其所自出耶！皇帝握符御宇，声教诞敷；文命之化，遍及遐陬。故琉球虽僻处东溟，人颇知学；已鼎建文庙，春秋行释奠礼矣。唯是尼山振响，实发源于鄗邑；今孔子既有庙，而启圣公弗祀，则所云「尊其所自出」者之谓何！予乃同长史等官议援中国例，启请建祠；王允其请。既发帑金，命匠氏庀材，立祠于庙左；于康熙五十七年秋七月起工，随至季冬报竣。中设启圣公神主祀之，左右以四氏配飨；悉遵天朝旧制，非创也。维兹之举，而水源木本寓焉；是亦可以教孝矣乎；而吾王之尊圣必溯其所从生者而祀之，亦足千古矣。

#### 庙学纪略程顺则

琉球国僻处海外，风俗质朴。自明初通中朝、膺王爵，时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学。至洪武二十五年，复遣闽人三十六姓往铎焉。虽东鲁之教泽渐濡，而尼山之仪容未睹。及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始绘圣像祀于家；望之俨然，令人兴「仰止」之思。嗣紫金大夫金正春恐家祀近衰，非尊圣重道意。于康熙十一年请立庙，王允其议，乃卜地久米村；至康熙十三年，令匠氏庀材，不日成之。越明年，塑像于庙；又明年，行春秋释菜礼。既新轮奂，复肃俎豆，恍如登阙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创始之功，洵不祧矣！续于康熙二十二年蒙册封正使翰林院检讨汪公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林公麟焄赉到赐书「中山世土」四大字，王复奏允陪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均异数也。然皆立庙以后事，可知崇圣教即邀帝眷，其理微矣。从此睿藻辉皇，如睹龙文凤彩。监生归国，与人言孝、言忠，孰非圣泽之所及者，远且大耶！顺则仰瞻旷典，感激欢忭；载笔特书，以志一时之盛云。

#### 中山学校序中山陪臣蔡文溥

粤稽古帝王之抚天下也，未有不广立学宫而能昌明世道、淳厚民风者也。盖学校之设，原以养人才；人才之生，实以备国用。三代之时，自国都至于州

闻以及乡党，皆有学校以广教化。凡礼、乐、刑、政之事，尽出于学；而士之所见所闻，无非先王之前言往行：故士习日以醇而人才日以盛，岂非由上之人化之教之，得其道耶！迨其后去先王之世久，学校之教衰；为治者不以礼教，而以法令。是以科条愈烦，民风愈浇；岂今人之不古若欤？亦无以化导之使然耳。

中山虽在海外，自大明以来通中国，贡典不绝；沐圣天子文教者，盖三百余年矣。今世家子弟徒嗜膏粱，日好游观者常多；而笃志芸窗，精通经史者甚少：是亦由父兄之教不严，遂致子弟之业不修也。今我新嗣君勤修学问，讲论治平；凡所设施，皆宪章古圣贤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响。故自王都以及乡邑，莫不奋然感发兴起。康熙乙未岁，会议于各乡中随分捐资，公建学堂；而选士之通经、善行者为师，以教子弟：诚一时之盛事、万世之良模也。于是从游者，皆争先恐后，就师肄业；而知言忠信、行笃敬，有彬彬邹、鲁之余风焉、贤君嘉文教大行，特遣近使巡宣钧谕，劝勉诸生曰：『尔曹潜心肄业，孤甚嘉之！但学必以不倦为功，积久而成，不可以旦夕求其效也。且所谓学者，不但诵读章句而已；盖小而进退应对之节、大而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其敦人伦、笃宗族、和乡党、美风俗之事无不出于学也。故为师者，当以此施教；为弟子者，当以此讲习。为国取士，亦不外此：可不勉欤！』呜呼！吾君之所以振兴文教、化导士人者，至矣、大矣。由是师之所教、学者所习，皆以实学而不以虚文。凡所以致知力行之事、忠君泽民之道，莫不尽心讲求；处期无愧于圣贤，出期有用于邦国。养成德器，他日登庸廊庙，皆可以为菁莪棫朴之选也。伫见都邑之间，风醇俗美，户诵家弦；臣与臣言忠、子与子言孝，跻中山于一道同风之盛矣。

予才惭制锦，学愧操刀；未获刺股之勤，徒切生花之梦：莫能颂扬休风于万一！不揣固陋，以叙其事云尔。

#### 琉球国创建关帝庙记程顺则

予至中华见所在神祠，血食乡土者甚多；独关帝庙貌清肃庄严，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儿牧竖，莫不凛然起敬，瞻礼恐后也。帝果何以得此于人哉？盖吾尝闻英雄之生也，其气足以凌霄汉，其节足以激怒涛。夫当汉献孱弱，群雄割据，有一才一技者，孰不思有所依附以成功名！而帝独识昭烈为帝室之胃，委心事之；间关劳苦，百折不回。且其时江东有权、许都有操，亦足称一代人杰；乃颠倒贤豪，驾馭一世，而独有帝在其眼中。盖吴虽得地利而不知辅汉、魏则挟天子令诸侯，均非光明磊落之所为；视帝之忠义，奚啻天壤也。其心折于帝也，宜哉！且熟读「春秋」，手不释卷；举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了然于胸。所以一举一动，皆木麟经而出之。予当读帝庙联有云：「后文宣而圣

，山东一人、山西一人」。由此观之，中朝以帝为圣，其尊「帝」可谓至矣。

兹琉球国已建孔子庙，而独于帝缺其祀典；岂帝之声名，止洋溢于中夏，而不能远播于海外欤？予谓不然。岁癸亥，为今上御极之二十有二年；册封正使翰林院检讨汪公楫、副使内阁中书舍人林公麟焜知吾国有欲为帝立庙意，乃捐俸五十金以为之倡。我王喜，为立像祀之。从此俎豆馨香，帝之灵爽实式凭焉。

然或则疑之，谓「琉球王位世及，相传弗替；小心恭顺，兵革不兴。祝帝之意，果何为也者」？不知帝之正气可以塞天地、帝之大义可以贯古今，能使后之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岂独廉顽立懦、宽鄙敦薄已哉！若止论其武功，则古今战胜攻取、号称万人敌者，夫岂无人；而何以独帝之声名，至今存也！然则立庙之意，固在此而不在彼。

书手摹石台「孝经」后赠中山王徐葆光

孝为百行之原，「孝经」为「六经」之要；无贵贱古今，一也。自古帝王由此则治，反此则乱；列于典籍者，班班具在也。子曰：『我行在孝经，于弟子中诏、参加详』；盖道统系之矣。秦火虐焰，不及简壁；发之鲁共，藏之河间，孔安国以隶古定写之。迨至汉武之世，其文则着。由兹以降，韦昭、王肃诸家皆有训诂。至唐明皇，乃集定诸注，手书八分，建碑石台；至今巍如也。我皇上以身尽孝，由此以治天下者，■〈乖上一下〉六十年于兹。古今经籍，靡不窥究；而于「孝经」，尤三致意焉。既命集为「衍义」，朝夕观览；又御书于石，以示臣下。四海万姓仰如日星，盖未尝不一日心在此经也。中山世封，无间内外；圣道日东，六籍咸备矣，而于孝经尤重。王化之远布、海邦之图治，皆于是可觐已。及奉命来册封，例先蠲吉谕祭于先王。既及境，王犹称世子守次，不郊劳；其循礼也如此。迨祭日，世子素服戚容，升降俯仰，威仪卒度；远人来劝，可谓曰「孝」。既受封后，询其土俗、观其政令，条理井然，有駸駸日向内治之势。王年虽少，知其能缙承先服，推此于国；心甚嘉之！

古人出使，赋诗赠言以相亲厚，礼也。同使之臣，既斐乎其有作矣；余忝介列，词又无文。伏思我皇孝治，此邦共守；百家奥说，义总在经。篋中适有石台八分墨搨，遂摹一通为屏障，以奉王左右，朝夕观览，以守至治；此使臣之志也。抑尤有进者：经文着于孝武，其享国也五十余年；经义备于明皇，其享国也亦五十余年。三代以下，国祚久长，无逾此两君者。今我皇上万年永定，古今莫并。六十年来化日初长，四海仁寿、上下安乐者，亦此经之助居多。王富于春秋，尚其宝此，仰法皇帝，懋勤典学，躬行以暨百姓；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国祚其有涯乎！

游山南记徐葆光

那霸江以南，皆故时山南王地也。自迎恩亭渡，沿江有村，曰垣花。左带南炮台，抵海；右翼小禄，迤连丰见城。村中米廩数区，屋茅，荫树一径。南出道仪，见山高不数仞，可骑而越也。

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偕紫金大夫蔡温、都通事红土显、从客翁长祚、黄士龙、吴份、弟尊光等上下骑从百余人渡江截山而南；微风从西北来，吹衣不冽。取道田畔，其沟淖处水陷马足。绿秧初蒔，气候如中国二月时。南逾坡岭，三、四牧牛曝冈上。径淖田循海，南为大岭村，灌棘环密，渔户数十家。村尽有泉，西流入海。山石岌嶷怪特，伫马久之。

是时，午潮渐起弥漫，遥见海中横岭郁然；大夫指曰：『此砂岳也』。其下砂川三十里，皆细沙。潮至成川，水石粼粼，螺蛤可数，没马足半尺许。马性狎水争驰，飞流溅瀑；前后相蹴，如行细雨中。遥见岳下数马蹠躩踏潮往来，如海面上行；乃主人遣为置顿张幄吏也。既至岳下，山顶蕉树攒翠无间罅，下皆巨石撑牙；石根穿漏，如可动摇。时日正午，乍昏，雨骤至；人骑百余避石，一无沾濡者。

饭毕，复骑而南；潮益深，马行益疾，过潮平、志茂田等村。又二十里，至一村，曰丝满，墟前数十家。面海，石益奇，以楂渡马燕白金岩下。岩高十余丈，一面砥平如削；古树荫翳，石洞蔽亏。村男女皆隐身石罅中，戢戢窥客。大夫请联句题石岩上。

日下春，复骑至高岭，山南王故城也，曰大里城；故垒如■〈骨比〉迭，中空荒蔓，无殿宇。道旁民家豕牢，石多文城，或刻螭虎形。折而西行，译者曰：『此国吉山也』！下岭，有泉渟滢，曰惠泉。歇亭，掬饮清甘。俄至大里桥，此山南外城濠也。大夫曰：『尚巴志袭山南时，毁之』。今以木梁之，礮声淙淙。

时已昏，大夫预檄诸村民递燃巨苇数十导行，溪谷中崎嵌下上，不辨崖术。由真玉桥、和久田泉崎桥归馆，夜漏三鼓矣。

是游也，去涉海、归度岭，往来六十里。译者曰：『中国人向无问涂者，兹行殆凿空云』。

### 茶亭记中山陪臣真常

盖闻茶之珍于天下，虽起于神农氏，惜未见遗书。至李唐时，有陆鸿渐者，论茶之风味、辨水之美恶，着「茶经」三篇，以传于后世，便于口养；或用祭祀、或通神仙，皆是物也。今上自天朝、下达士庶暨海外蕃国，未尝一日可以去茶；茶之为用大矣哉！若无陆羽，则不能显茶之德；无茶，则羽亦不能得其芳誉。陆羽可谓最得茶之妙，而受益于茶者也。

伏惟我中山王上沐皇恩，矢忠矢敬；慕上古之风、师中华之俗，留意风雅

，淑躬素绚。于是，一日令紫巾官夏德宣相地择吉，筑茶亭一座；于见朝之暇，汲水烹茗，为休息之所。经之营之，不丹不媵，毋伤民力、毋营百工：斯诚吾王慈之深、仁之至也。夏氏爰奉教令，壬戌之秋律中夷则，谨卜灵地于崎山之阳，筑茶亭于雩坛之下，不日厥功告成矣。其为地，东南开园囿或封土块者，春、秋咏花赏月之标致也；西北凿小池或移松树者，冬、夏乘凉御寒之名区也。中架小座临南岳者，茶亭也。峰回路转，飞流喷薄于岩中者，芳泉也。纵目瀛海，贾舶、渔舟随潮下上，汪洋叹靡涯矣；此泽梁无禁之美利也。回观原野，农夫耒耜麦陇稻畦，民产乐有恒矣；此农时不夺之流风也。至若月影昭栏、松风响径，太平气象、丰岁休征，又何莫非兹亭之佳胜、视听之美观哉！

窃以我王之德，体天地之心；夏氏之量，佐栽培之功。所以斯亭虽夏氏之所营，实我王之所就。古之所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谓欤！是为之记。

#### 重修南北炮台记中山陪臣蔡温

霸江，百川所会，与海相通，贡船暨西北诸艘往来中山之咽喉也。南距饶波，北抵泉崎，东达宇平、板敷。近人规小利，或聚泥土槃田陌，川苦其狭，变为涸沟；其尤甚者，至塞川以为田，烂土、泥水流入霸江，江将塞矣。明君贤相，特命向文思等疏浚斯江；或播田地以广其川、或除烂泥以深其水，宇平、板敷等处复通。长川顺流，临海寺西筑石桥三座，迎恩亭北构石桥一座；渡地村临江筑塘，架木桥二座，计桥五座；垣花村加二桥，共木桥三座。泉崎桥改修，牧志南派之水决以西注。自康熙丁酉五月初五日起，至明年闰八月二十日告成。或曰：『临海寺南石何为不除』？文思曰：『斯石系乎风水；且江海颶台不时，若非斯石，船只难泊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记。

#### 谕祭中山王即事汪楫

海风激激马萧萧，龙旆徐过真玉桥；国主望尘遥下拜，圣朝肯使尉陀骄！三尺黄麻下闕宫，密云爰隳日瞳眈；阴膏着物无由见，尽在捩缙一气中。

#### 册封礼成即事

夜雨廉纤快晓晴，相看搓手贺升平；海风不动秋风劲，吹作嵩呼万岁声。龙跳天门下碧虚，光芒万丈掩璠玕；强邻一任夸多宝，敢把珍奇斗御书！紫巾黄帕绕丹墀，鼙响鲸鸣羽扇欹；独上龙亭呼「万福」，锦衣纱帽好威仪！

石城百尺拥王宫，浑朴规模自不同；岩壑回环松影外，楼台隐见海光中。

#### 马耕田歌汪楫

中山山多稻田寡，耕不见牛时见马。曳犁负轭当町畦，编草络头泥没髀

；喷沫徒怜气凋丧，局蹐安知材尽下！王良、伯乐无时无，不待悲鸣泪先洒。侧闻洪武开国时，曾来此地求騊骊；连檣累舶动千匹，购买不惜倾高贖。陟险冲波有底急，每翻旧史常怀疑？维时布衣起江左，涣号止及东南陲；壮士健咨儿腾蹕，步卒敢向中原窥！圉人太仆但充位，登床厌谷皆虚词；谁欤忽建凿空计，外厩祇藉长风吹！飘飘远致列云锦，骑出奚啻熊与罴！永辞绝域骋皇路，寸长一技皆得施。不走沙场繫畎亩，吁嗟尔马生何迟！今制三年两入贡，使者执鞭大夫控。天子垂裳顾曰「嘻！此物何烦跨海送」！异域从教宝骠驎，天家绝不求麟凤；终老邱园何足惜，竟辱泥涂亦堪痛！吁嗟尔马无自伤，不逢汤、武逢虞、唐；纵有龙媒四十万，中山只作华山阳。

#### 八月十七夜过波上候潮汪楫

中山忽过中秋节，连宵对月乡心切；客言十八潮生辰，万里波翻定奇绝。我闻此语神为王，隔夜传呼启门臬；海滨大都无障碍，望远还须登嵒嶮。夷官遥指波上好，胜地佳名夙所悦；半夜骑马到山脚，皎月繁星一时灭。天欹地侧风怒号，列炬如林不得爇；歇鞍徒行杖马捶，或作蹒跚或蹙蹙。小憩争依石台稳，冥坐只觉山根裂；神女掷砂群目闭，水怪搏风万夫咽。拟凭绝壁窥蛟宫，转类乘车入鼠穴；不分空蒙都晦昧，真惭胜游成匏匏！昌黎默祷衡云开，东坡密咏庐峰列；顾我胡能匹二公，正直感通同一辙。摩空谁将银烛晃，掠波恍见金蛇掣；须臾天地还旧观，放眼依然对溟沔。剪余十丈、五丈云，扫剩千堆、万堆雪；石笋崖下浪如炮，匏匏乍定偏清澈。波底石片能作花，朵朵芙蓉手堪掇；惜哉可望不可亲，铁网徒令青玉缺。泃水巧凿烦老渔，擘出苍皮等蝉蜕；意中得失浑错料，宇外游观殊小别。归来作歌纪所见，天淡云收笑才竭！

#### 中山竹枝词汪楫

道是佳人亦复佳，一生赤脚守荆钗；宵来忽作商人妇，竟戴银簪不脱鞋（土妓，不得簪银。道遇官长，必脱草鞞，跣足据地，候马过乃起。若中国人主其家，则超然禁令之外矣）。

两耳无环髻不殊，孰为夫婿孰罗敷？译人笑说「公毋惑！验取腰间带有无」（国俗，男子二十，始薙顶发为小髻，服与妇人无别。唯男子必以大帕束腰，女则曳襟而趋，皆无衣带）。

#### 中山竹枝词林麟焜

手持龙节渡沧溟，璀璨宸章护百灵；清比胡威臣所切，观风先到却金亭。徐福当年采药余，传闻岛上子孙居；每逢卉服兰阁问，欲乞嬴秦未火书。日斜沙市趁墟多，村妇青筐藉绿莎；莫惜筹花无酒盏，人归买得小红螺。匹练明河牛斗横，冬冬衙鼓欲三更；思乡坐拥黄绸被，静听盘窗蜥蜴声。三十六峰瀛海环，怒潮日夜响潺湲；楼西一抹青林里，露出烟萝马齿山。



射猎山头望海云，割鲜斜酒醉斜曛；纸钱挂道松楸老，知是欢斯部落坟。  
心斋生白室能虚，茱几焚香把道书；读罢凭阑笑幽独，藤墙西角对棕榈。  
庙门斜映虹桥路，海鸟高巢古柏枝；自是岛夷知向学，三间瓦屋祀宣尼。  
王居山第兔园开，松栢棕花倚石栽；多少从官思授简，不知若个是邹枝！  
奉神门内列鹓行，乞把天书镇大荒；唤取金滕开旧诏，侏感泣说先皇！  
闕宫薨桷压山原，将享今看几叶孙；二十七王禋祀在，厘圭锡鬯见君恩。  
译章曾记祚都夷，盘木白狼归汉时；何似岛王怀圣德，工歌三拜「鹿鸣」  
诗！

宗臣清俊好儿郎，学画宫眉十样妆；翘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  
望仙楼阁倚崔嵬，日看银山十二回；笙鹤彩云飞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莱。  
纤腰马上侧乘骑，草圈银钗折柳枝；连臂哀歌「上灵曲」，月明齐赛女君  
祠。

久稽异域岁将徂，自笑流连似贾胡；三老亦知归意速，时时风色相铜乌。  
谕祭中山王尚贞、尚益礼成，恭纪二十四韵徐葆光

海岛无遗泽，天王归帽遥；吉辰仪具举，幽壤礼咸昭。专介求恩恤，賤纒  
走使轺。经年迟节命，十日降云霄。仙诏诸灵护，龙光奕叶邀；戒期开正寝  
，列陛设行朝。饶吹军仪肃，■〈毛瞿〉毳马步骄。海沈香爇路，火浣帛拦桥  
。排仗云霞丽，侵晨风雨销；岩松飞翠盖，铁树引云韶。抃舞肩相属，啁嘈语  
绝嚣；望尘迎玉案，谒阙备工寮。缙素犹冠首，冲牙未佩腰。拜庭祈祝号，宣  
祭遣巫招；悱惻天心露，铿锵玉韵飘。屏藩勋最茂，枝干恨连凋；海服丧频告  
，曾孙齿尚韶。十年今赐恤，三世幸承祧！体荐牲牢洁，登歌箫管调；两楹设  
银绮，三爵奠兰椒。昭穆欣同祔，恩光被一朝；刻铭留鼎鼐，顶册秘琼瑶。宠  
渥蛟人泣，恩浓鯨户谣；伏鲸长守窟，怒颺不惊条。献雉趋王会，浮航指斗杓  
；万年同寿域，世世戴唐尧。

册封礼成，恭纪四章徐葆光

海邦万里岁朝崇，奉册天朝礼最恭；中外一家同寿域，祖孙五世共皇封。  
国泉瑞应天边诏，翠盖阴成岭上松。六十年来三遣使，日边偏荷圣恩浓。

十里连冈走翠虬，云璈夹路引珠旒；仗前争拥夷民拜，域外如亲帝里游。  
玉检辉煌天上册，朝仪照耀海中洲。蓬莱仙馆环相望，只恐炉烟障远眸！

中山宫殿压山椒，设阙王庭俨内朝；乍启瑶函瞻日丽，高宣天语入云飘。  
龙章五色从中赐，御玺三封奕世邀。九列亲方随拜舞，紫罗帕首锦缠腰。

大典重光欢会门，玉函带砺誓长存；十年摄事犹称子，此日膺封始拜恩。  
舞蹈庭中藩礼肃，起居阙下译词温。使臣将命无余事，载笔归来献至尊！

中秋宴，小乐府十章徐葆光

丹桂飘云落，金风拂殿来；仙洲娱上客，遍舞袖新裁。  
当筵呈帖子，第一起神歌；海国羲皇代，天孙降福多！  
皇恩如海深，海深不盈掬；队队彩衣童，声声「太平曲」。  
朱笠垂曼纓，珊珊摇杂贝；繁弦何滔滔，和雅与心会！  
竖头箜篌郎，曲项琵琶部；后行引吭歌，前行蹋节舞。  
宫漏秋来永，方诸月正中；燕开长不夜，乐奏迭无终。  
鱼龙动夜澜，戢戢仰云端；似听「霓裳曲」，天风落广寒。  
国醕倾池饮，王人遍作宾；译词邮劝醕，语隔意偏亲。  
星流汤谷沸，火迸烛龙旋；凉夜浩如水，当杯月正圆。  
皓魄流华彩，清晖间九行；重轮瞻圣德，中外共环瀛。  
重阳宴，龙潭曲（集长吉锦囊句）徐葆光

摇摇锦旗夹城暖，蛇子蛇孙鳞蜿蜿，松溪黑水新龙卵。鸢肩公子二十余，斗乘巨浪骑鲸兔。黑幡三点铜鼓鸣，银浦云流学水声；烟底暮波乘一叶，海绡红文香浅清。毒虬相视振金环，舞霞垂尾长盘跚；乱卷黄河向身泻，秋肌稍觉玉衣寒。秋寒扫云留碧空，凉夜波间吟古龙。玉宫桂树花未落，烛龙两行照飞阁。方花古础排九楹，银云栉栉瑶殿明，玉壶银箭稍难倾。挝钟高饮千日酒，主人称觞客长寿！山头老桂吹古香，玉喉窸窣排空光。乱袖交竿管儿舞，午夜铜盘膩烛黄。拏舟海上寻神仙，斫桂烧金待晓筵；天河落处长洲路，遥望齐州九默烟。

#### 琉球三十六岛图歌徐葆光

琉球属岛三十六，画海为界如分疆；罗列众星皆内拱，中山大宅居中央。往来税赋有期会，冬夏候汛输舟航。其北太岛号「爷马」，境邻倭国分东洋。太平诸山作南镇，台湾直北遥相望。前王察度通朝贡，岛酋始附中山强。星槎旧录缺地纪，其国有禁多周防。封舟此来落国北，叶壁六点斜相当；勒柁回针取那霸，船头但见椅山黄。姑米、马齿渺何许，面南极望空青苍。今来三月遍谘访，海滨踏尽犹彷徨；洲屿虽能举一、二，更船远近犹迷方。主人输诚出图籍，题写六六何周详！棋置尺幅三千里，对音绎字标其旁。其中各岛语言别，译词受事中山王；颢颢独居乃恭顺，无一自大如夜郎。圣人声教弥六合，河源佛国归堂皇；天下全图成「一览」，朱书墨界穷毫芒。琉球弹丸缀闽海，得此可补东南荒；朝来张挂向东壁，红旭冉冉升扶桑。

#### 中山竹枝词徐葆光

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樯悬五寸篷；渡海归人当有信，竿头昨夜是南风（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毕具；置竿头，立庭中候风，以卜归期。自闽归国，皆以南风为候）。

衾子垂垂不系腰，招风长袖学芭蕉；不知螺髻东西堕，玳瑁簪长尾倒翘  
（女衣名衾子，腰无带，披身上。头髻甚松，东西偏堕；盖古倭堕髻也。女簪玳瑁，长尺许；倒插髻中，尾翘额上）。

纤纤指细玉抽芽，三五初交点点瑕；墙上空怜小垂手，回风如卷落梅花  
（女十五，黥手指背墨点如梅花）。

海滨鱼市早潮还，细径斜通失汁山；头戴荷筐趁墟去，归来压扁翠云鬟  
（过山，一名失汁山；女集所）。

海光晴漾碧天云，三五龙姑自作群；石笋崖边朝不动，雪崎洞里拜龙君  
（波上山，一名石笋崖。寺中有神，手剑而立，名「不动」。波上山东有小山，名雪崎；下有洞。正、三、五、九月，谓之吉月；女子相约拜洞，以为常）。

中秋满月照空村，鸡犬无声昼掩门；八月灵辰惟白露，家家三日守天孙  
（白露节，国中为大节；前后三日，闭门不语，静坐守天孙。天孙氏，国中开世祖也）。

小窗傍晚向西开，忽见纤纤落镜台；豫算初三拜新月，隔墙先约小姑来  
（俗有待月之期；初三夜，焚香，对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月升拜毕，乃坐；二十三夜，焚香，坐待月上，乃拜）。

海波日出静无垠，子午灵期又一新；银蟾今日团圞夜，汲取新潮献灶神  
（每月十五，女至炮台，取潮水献灶）。

#### 题使院种蕉图蔡文溥

数株蕉扇半遮空，仙客栽培兴不穷；虚槛笼阴消暑气，幽窗伴月引凉风。  
飘摇影出高墙外，掩映绿浮一院中。拟似辋川当日景，好将图献未央宫。

#### 呈册封天使四韵蔡文溥

熙朝恩宠航溟海，万里蛟宫紫气临；五色彩云天子诏，一泓秋水使臣心。  
东藩恪守共球职，北阙颁封雨露深。为咏皇华光远地，高悬远望想商霖！

#### 徐太史枉过四本堂志喜蔡文溥

陋巷萧萧一草堂，翘翘旌旆下寒乡；村僮也识朱轮客，咸道文星载路光！

#### 同乐苑八景蔡文溥

#### 延贤桥

江芷汀兰映水清，风飘香气到前庭；曾传东阁招贤地，可胜圜桥聚德星？

#### 恤农坛

明王轸念草莱民，时上农坛望亩频；省敛、省耕行补助，海邦无岛不生春

#### 洗砚塘

一曲银塘供洗笔，光浮星斗自成文；金鳞列队争吞墨，彷彿龙宫献彩云。

#### 望春台

台上新晴宿雾披，鸾旗掩映日迟迟；春和淑气催黄鸟，正是农工播种时。

#### 观海亭

峰高路转欲凌云，亭上风光自不群；纵目远观沧海外，登临何异读奇文！

#### 翠阴洞

人间似隔红尘外，错认桃源有路通；阴锁洞门闲寂寂，惟余鹤梦月明中。

#### 摘茶岩

香出琼楼阆苑种，长承雨露叶苍苍；春来每向岩头摘，先制龙团献我王。

#### 种药堤

闻道仙家延寿草，移栽堤上自成丛；莫教刘、阮长来采，留与君王佐药笮

。

#### 东苑八景程顺则

##### 东海朝曦

宿雾新开敞海东，扶桑里渺飞鸿；打鱼小艇初移棹，摇得波光几点红。

##### 西屿流霞

海角晴明屿色丹，流霞早晚涨西峦；若教搦管诗人见，定作笺头锦绣看。

##### 南郊麦浪

锦阡绣陌丽南塘，天气清和长麦秧；一自东风吹浪起，绿纹千顷映溪光。

##### 北峰积翠

北来山势独嵯峨，葱郁层层翠较多；始识三春风雨后，奇峰如黛拥青螺。

##### 石洞狮蹲

仙桃花发洞门开，猛兽成群安在哉？将石琢为新白泽，四山虎豹敢前来！

##### 云亭龙涎

凌云亭子有龙眠，吐出珠玑滚滚圆；今日东封文笔秀，好题新赋续「甘泉

」。

##### 松径涛声

行到徂徕万籁清，银河天半早潮生；细听又在高松上，叶叶迎风作水声。

##### 仁堂月色

东方初月上山堂，万木玲珑带晚霜；照见皇华新铁笔，千秋东苑有辉光。

#### 琉球国志略卷十六

翰林院侍讲臣周煌恭辑

志余

## 志余

志之有余，所以收遗散、补轶事也。故杂记、丛谈，类多节录，以备参考。臣因择其事之无条可附者，别次篇末；虽其言不足为典要，然以资谈苑之搜采、存后起之征据，或亦少有裨益。志志余。

张学礼「纪略」：『封舟过海，例有从客偕行。苏州陈翼，字友石，多才艺。王请授世子弥多罗、王婿亚弗苏、三法司子喀难敏达罗三人琴，寓天界寺，习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余。授世子「思贤操」、「平沙落雁」、「关雎」三曲，授王婿「秋鸿」、「渔樵」、「高山」三曲，法司子「流水」、「洞天」、「涂山」三曲。西湖吴燕时，字羽嘉，精岐、黄术。国中求治者，立愈；亦有数人受其传』。

徐葆光「录」：『国中无琴，但有琴谱。国王遣那霸官毛光弼于从客福州陈利州处学琴，三、四月习数曲；并请留琴一具，从之』。

汪楫「录」有「神异」一条：『康熙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黎明，梦与同官乔莱登一山，仰瞻有碧霞元君庙，疑为泰山神，下拜。神衣饰如妃后，命坐，辞；神曰：「公操爵人之柄，坐宜也」。因坐；已复赐食一器。觉以告莱。二十一年元旦，谒关帝，得签诗，有「一纸官书火速催，扁舟东下浪如雷」句。三月，与中书林麟焜同充册封琉球国使。林盖字石来、乔则字石林，乃知梦与签诗，莫非预定；独疑于泰山神无涉。行次杭州，楫时方疏请谕祭天妃，及登吴山谒天妃宫，见旛书「碧霞元君」；越日，于孩儿巷得天妃经一函，详书历朝封号。始知崇祯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梦者盖即天妃也』。

又云：『使臣登舟，必先迎请天妃奉柁楼上，而以拏公从祀。拏公者，福建拏口人，常行贾卧舟中，闻神语曰：「某日将行毒于某处，公谨伺之」。至期，果见一人抛毒物水中。公投水收取，尽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后为土神。明兵攻闽不即下，出牌誓曰：「入城，不留一人」！公化为耆老，进曰：「若改「留」为「杀」，当献城」！从之。请以水灯为号。时荻芦门水深，不设备；而居民以神诞日，放灯于此。明兵望灯入，公拥沙助之，遂克城，果不杀一人。后封「宣封护国天下兵马司协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雾，专藉神力导引云。臣兹役，亦循例奉迎香火上船；姑米之险、石塘之雾，神实有灵焉。因详访闽人云：「公实卜姓，以业拏舟为神，故称拏公」。今各省藩司库神皆明时命以公主之，故人亦多奉为财神』。

又云：『封舟过东沙山，有两大鱼傅舟左右行；或前、或后，首尾时见，长略与船等。入夜，星光烂然，白鸟不可数计，环橈而飞；迎擢之神鸦，不足异矣。臣兹役到闽，相传封舟渡海，必有大鱼导引；不特汪使时有之，但他时不觉耳。臣出洋后，留心察之；果见大鲨鱼或二、或四，夹舟而行。将至姑

米，万鸟亦复回翔。及近山，反无一雀。舟人云：「是宿洋鸟，止则浮窠水面、飞则衔窠而起」。又有红蜻蜓绕桅而飞；「旧录」云：「台颺将起之兆也」。后果验」。

又云：『过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船作御敌状。问沟之义，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复兵之，恩威并济之义也」』。

夏子阳「录」：『洪、永时出使琉球等国者，给事中、行人各一员，假以玉带、蟒衣、极品服色。预于临海之际经年作舟，藏明器二具，前刻「天朝使臣」，上钉大银牌一面。有急，知不免，则请使臣仰卧其中，以铁镮之任其漂泊；庶有人见，取其银而置之於山，俟后使得载归耳。夏子阳曰：「琉球之役，宵渺汪洋，茫无际涯；或见绝岛孤山，一点空青，半落天外。幸而济，则幸矣；不然，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是以前使久已去之，要之只在造舟、用人处吃紧。其所足恃，惟式凭国家宠灵，与仗平生忠信两者而已。如曰设桴翼、造水带，则愈浅矣」』。

张学礼「纪略」：『请封各官，王念其远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

徐葆光「录」：『前明琉球人不剃顶发，亦不用网巾。万历中，册使谢杰（长乐人）有母舅某从行，携网巾数百事，至无售者。谢使迟册封礼，久不行；云「本国既服中华冠带，如陪臣有一不网巾者，册事不举」。琉人竞市一空。闽人至今相谗强市者，则云「琉球人戴网巾也」』。

又云：『亲泊村戏马台，东有获剑溪。山北王有宝剑名「重金丸」，兵败，掷于志庆真河。百年后，流至水涨溪，光插天；伊平屋人得之，献中山王。今为王府第一宝剑』。

汪楫「录」：『传闻国祀六臂女神，手执日月，名曰「辨戈天」；灵异特着。以妇人不二夫者为尸——尸名女君，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致敬。国有不良，神辄告王，擒之。邻寇来侵，神能易水为盐、化米为沙，寻即解去；故国人事神甚谨。明有使臣某至国，诘王「国无城郭、兵甲，何以御外侮」？王备言女神之灵。使臣曰：「脱神偶不灵，奈何」！其后倭忽大至，王被执；久之，始释。王曰：「神之灵，遂为天使一言败之乎」！嗣是，不复以辨戈天为言。臣按使馆后善兴寺右有天满神，云即祀天孙氏女处。圆鉴池天女堂称「辨才天女」，「戈」字疑「才」字之误、「天」字下当加「女」字，于义为顺。姑阙之』。

徐葆光「录」：『中山僧，有临济宗、真言教二种。临济宗为禅门礼诵外，多学为诗。真言教为人祈祷，书符咒；正、五、九月尤多祈福，俱戒荤酒。居首里诸寺，皆临济宗。在那霸者，惟东禅寺、清泰寺及广严寺三处为禅宗

，余皆真言教也。国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国，惟至日本参学者有之。僧衣多用朱、黄色等絀绢为之；袈裟外，更有一衣如背心状，名「断俗」。僧披剃后，有名著籍，上之理梵司；皆有廩米。圆觉寺，为国王本宗香火所在，僧禄特重，岁八十石。天王寺、天界寺、崇元寺，岁二十四石。临海寺，亦二十四石；护国寺，四十石。二寺在海滨，为国王许愿献佛之所；故禄石次之。他则不论僧众多少，每年支米八石；一云支口粮四名，每名一石三斗五升，共五石四斗云』。

#### 郭序

同治五年，天子以琉球于中国最恭顺，今其嗣尚泰立，不怠益虔，宜锡以王封；诏公卿，择可使者。于是詹事府右赞善赵新，持节衔命以行。既莅其国，宣扬天子神圣威武、覆载无外之意，咸拱听慑伏忭悦。归，出其所著「读志略」二卷一一记山川、道路、制度、风俗甚具，以示同列。其友郭柏荫受而读之曰：「周礼」行人之职掌，辨异五物，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又闻「九能」能说，可以为大夫。君之所为，其近是乎！昔汪舍人楫奉命册立，以诗歌赓咏圣朝怀柔盛德，当时朝士咸艳称之；然而简而不能赅也。是略以史书之义例，为记载之文章；宸章炳焕，典礼燿煌；俾后之至东瀛者，有所率循而考核焉。而君之敬慎之忱，亦藉以稍见也夫。是为序。

光绪八年（壬午）秋八月，侯官郭柏荫序。

#### 续琉球国志略首卷

詹事府右赞善臣赵新恭辑

御书

诏敕

谕祭文

御书

「弼服海隅」：道光十八年，赐王尚育。

「同文式化」：咸丰四年，赐王尚泰。

「瀛峤屏藩」：同治四年，赐王尚泰。

诏敕

道光十八年封王尚育诏

道光十八年封王尚育敕

同治五年封王尚泰诏

同治五年封王尚泰敕

道光十八年封王尚育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共球向化，夙忱膺丹綉文褒；屏翰铭勋，世守席黄图之旧。嘉象来之致福，久备藩封；绍燕誉以承休，式颁策命。尔琉球国启疆溟岛，率职海邦；懋奕■〈衤冀〉之经纶，奉中朝之正朔。中山王世子尚育克承先业，丕茂嘉猷；继堂构以维勤，奉币琛而罔懈。效期宗于碧澗，风静鲸波；肃拱卫于紫宸，道通鱼屿。兹以序当嗣位，表请锡封；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赍诏往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臣民以暨士庶，其咸弼乃王，益励恪恭，长延福祚。思其艰以图其易，日修庶政以誠和；勤于邦复俭于家，永矢一心而翼戴。纘箕裘于勿替，千秋垂骏烈之光；巩带砺以久安，百世荷龙章之眷。故兹诰示，咸使闻知。

#### 道光十八年封王尚育敕

皇帝敕谕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育：惟尔世宅瀛壖，蔚为国胄。承华绮岁，不愆视膳之仪；主器藩方，聿着维城之望。兹以茅封嗣守，葵向牖忱；嘉越雉之遄飞，验东鯤之即序。云帆转海，罗琛■于十洲；星使来王，拱宸枢于万里。无忝箕裘之绍，爵壤宜膺；仍邀英蕩之颁，丝纶载锡。特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文币等物，尔祇承宠命，益懋忠猷；助宣醲化于鯤溟，允答稠恩于凤陛。扶桑日丽，被袞绣以扬辉；析木波平，奠藩维而述职。勿坠高、曾之矩，俾尔炽昌；永惟带砺之传，延于苗裔。钦哉！特谕。

#### 同治五年封王尚泰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典隆圭组，千秋垂带砺之盟；瑞集共球，百世屹屏藩之卫。绍箕裘而勿替，旧德克承；贲纶褒而崇褒，新恩宜沛。尔琉球国拓疆东海，稟朔中朝；庆土宇之久安，荷帡幪之广冒。中山王世子尚泰，夙骞令誉，善继先型；虔述职于重溟，早摅忱于九陛。波恬碧澗，频输琛■以效珍；星拱紫垣，远涉梯航以请命。兹以序当嗣爵，表吁锡封；特遣正使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赍诏往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臣民以暨士庶，其咸辅乃王，益殫忠悃，懋着丰规；绵世泽以孔长，巩邦基于丕固。恩裕后光前之匪易，勉启乃心；念宣猷赞化之宜勤，无忘汝翼！鸿庥滋至，继绳延茅壤之荣；龙节载颁，申锡拜枫廷之赐。故兹诰示，咸使闻知。

#### 同治五年封王尚泰敕

皇帝敕谕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泰：惟尔毓秀海邦，蜚音国胄。誉隆肯构，早骏望之丕昭；德着维城，果象贤之无忝。兹以承祧衍庆，纘业扬庥；逾鳌岛以来王，航鯤溟而命使。瞻云愿切，夙勤修贡于东瀛；捧日心长，弥冀近光于北阙。嘉前徽之克绍，久静鲸波；念崇爵之宜颁，载宣凤綉。特遣正使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敕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



尔及妃文币等物。尔只膺简命，益励葵忱；式宏翼戴之勋，大启炽昌之绪。祚延茅土，环紫灞以承流；荣被芝泥，翊丹宸而布化。万里效星辰之拱，用扬鸿烈于方来；九天赐雨露之恩，允荷龙光于靡极。钦哉！特谕。

颁赐国王：蟒缎二疋、妆缎二疋、青缎二疋、字缎六疋、蓝缎三疋、锦三疋、纱四疋、罗四疋、纺丝四疋。

颁赐王妃：妆缎二疋、字缎四疋、蓝缎二疋、青缎二疋、锦二疋、纱四疋、罗四疋。

### 谕祭文

道光十八年谕祭故王尚灏文

同治五年谕祭故王尚育文

道光十八年谕祭天后文（二道）

同治五年谕祭天后文（二道）

道光十八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同治五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道光十八年谕祭故王尚灏文

维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六月庚午朔，越二十四日癸巳，皇帝遣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致祭于琉球国中山王尚灏之灵曰：共球奉职，山河膺带砺之封；圭瓚陈卣，筵几沛丝纶之泽。念梯航之恭恪，昭爵罍之哀荣；特用贲章，以扬豫荐。尔琉球国中山王尚灏，渤灞开疆，寿苴分社。璆琳启检，永绥赐覆之区；冠带来庭，长效越裳之贡。从鸿胪以典属，琛献爰间；恬鳌极以朝宗，镜清寰海。载徂奄告，抚逝景于桑洲；赐发遥颁，降恩光于椒醕。诰宣衔凤，传龙节以合符；世守流虬，嘉象胥以纉服。于戏！作溟濞之屏藩，车书承化；发馨香于俎豆，楹桷增华。惟寅恭怀星共之忱，斯申锡普云初之庆。褒兹灵爽，尚克歆承！

同治五年谕祭故王尚育文

维同治五年丙寅七月丁巳朔，越二十日丙子，皇帝遣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于光甲致祭于已故琉球国中山王尚育之灵曰：车书承化，东瀛之声教常通；俎豆升香，北阙之恩施远播。念共球之效顺，设爵罍以饰终；载考彝章，用陈嘉荐。尔琉球国中山王尚育，拓疆碧海，稟朔丹宸。常殷就日之心，梯航修贡；夙仰同风之治，琛灞来庭。燕誉称贤，槎使屡驰乎龙节；象胥典属，瓠章无阻于鲲溟。嗟逝景之难回，沦徂忽告；宜軫怀之倍切，奠醕遥颁。凤诏传宣，谕祭而彤廷宠渥；鷁舟利涉，启行而紫灞波恬。于戏！祚延茅土之封，永盟带砺；荣荷椒筵之锡，爰沛丝纶。徼溯生前，望宸居而拱极；典隆身后，膺申命而貽庥。告尔潜灵，尚其歆格！

道光十八年谕祭天后文（二道）

维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五月辛丑朔，越一日壬寅，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致祭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天后之神曰：唯神坤德含章，坎孚普惠。升灵瀨岛，疏鯤壑以波恬；表祝瀛壖，导蜺帆而风顺。应台湾之赞武，曾着丰猷；验闽峤之安澜，聿瞻显应。兹以锡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祇将祀典，尚其护兹纶綍，佑彼津途。波浪无惊，飞鹳度高华之屿；苾芬特荐，硕牲祈利济之符。蠲絜式陈，神明来格！

维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致祀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天后之神曰：惟神诞昭灵应，隆翊昌图。导龙节以南来，丝纶日焕；护蜺帆而北返，旌旆风和。仰神祝之无疆，岛屿胥呈其五色；俾使星之有耀，波涛远涉乎重洋。聿答嘉祥，宜申秩祀。六鳌浪谧，用宣威德于茅封；双鹳云归，式荐苾芬于禾罍。敬酬灵爽，尚鉴馨香！

同治五年谕祭天后文（二道）

维同治五年（岁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致祀护国庇民、妙灵照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曰：唯神功赞干元，德符坤厚。云駟显异，八闽叨呵护之庥；雾节敷仁，四海切馨香之报。济舳舻之转运，灵偃鲸波；导斧钺以专征，威扬鳌极。巍号迭崇于紫阶，明徽久播于沧瀛。兹以颁诏藩封，渡航渤澥；默冀鸿慈之庇，用修牲荐之仪。尚其佑彼津涂，利兹舟楫！锦帆霞灿，捧芝检以宣勤；瑶罍星罗，奠椒浆而告洁。神其来格，鉴此苾芬！

维同治五年（岁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闽中书舍人于光甲致祀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曰：唯神隆翊昌图，诞敷闾泽。波恬析木，导龙节以遄归；日丽扶桑，护鹳舟而径渡。焕丝纶于万里，殊方叨湛露之施；扬旌旆于十洲，巨澥验长风之顺。俾使星之有耀，信灵祝之无涯。爰举明禋，用申寅感。回帆珠岛，允占利涉于南溟；献帛瑶祠，弥切报□于北阙。恪修祀典，冀答神庥！

道光十八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维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致祭南海之神曰：惟神惠孚兑泽，位正离明。表颺麟洲，接日星而滉漾；征祥鳌极，汇江汉以朝宗。遥覃南服之恩波，青云干吕；近接中山之贡道，锦浪乘槎。兹以诏贲藩封，道经巨澗；用祈庇佑，特荐苾芬。尚其静摄波涛，稳浮檣楫！焕丝纶于华屿，使节霞辉；登壘俎于瑶坛，灵旗风细。恪将秩祀，敬迓神庥！

维道光十有八年（岁次戊戌）□□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泽普无涯，功昭既济。瑶光交彩，导龙节以遄征；锦缆澄辉，泛鲸波而利涉。鸾章捧至，丸封群慑乎德威；隼旆归来，珠岛益征夫灵颺。聿修牲荐，敬报鸿猷。露舶风樯，效顺纪鸣鼙之候；芬枝黼构，酬庸隆胖蟹之仪。式侑馨香，神其歆格！

同治五年谕祭海神文（二道）

维同治五年（岁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望超四渎，量纳百川。布闾朱崖，允正离明之位；扬旆碧澗，式符兑泽之占。翔瑞霭于鳌峰，永绥南服；静洪涛于鯤壑，远达中山。显应丕昭，群情共戴。兹以锡封海峽，取道瀛壖；修秩祀以抒忱，冀神聪之默鉴！尚其护兹纶綍，导以津梁。蜚帆宣奉使之勤，辉腾霓旆；龙勺肃荐馨之典，灵集云旗。洁侑丰禋，祇祈嘉颺！

维同治五年（岁次丙寅）□月□□朔，越□日□□，皇帝遣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致祀南海之神曰：惟神德懋含宏，惠敷利济。扬舲鱼屿，导星使以宣猷；返旆鹏溟，率波臣而效职。云护十行之丹綍，琼岛遄经；岛回万顷之紫澜，牙樯稳渡。远播天威于殊域，实叨神佑于重洋；默念丰功，宜隆昭报。鸾函恩锡，茅封深翊戴之忱；隼旆吉旋，芝罘肃苾芬之荐。敬酬灵爽，尚冀来歆！

琉球国志略

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一

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一

詹事府右赞善臣赵新恭辑

表奏

国统

表奏

道光十六年请封表

道光十六年请封疏

同治三年请封表

同治三年请封疏

道光十八年谢恩表

道光十八年谢恩疏

同治五年谢恩表

同治五年谢恩疏

中山王尚育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

中山王尚泰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

道光十六年请封表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育，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丹诏辉煌，布恩纶于北阙；星槎迢递，传宠命于南瀛。树屏翰而怀柔，隆兹体统；锡封章以宠贲，焕厥规模。庆洽蚁封，欢腾蜃岛。钦惟皇帝陛下知周万物，治协三王。赫濯声灵，式九围而型于百辟；惇庸典礼，敛五福以锡及万邦。侯甸要荒，尽入职方之府；躬桓蒲谷，悉归王会之图。八埏遍沐仁风，四海皆瞻化日。臣育世叨圣泽，代守瀛壖。胙土分茅，自昔长依禹甸；请封袭爵，于今欣戴尧天！谨遣陪臣向大杰、孙光裕等远叩龙墀，乞降纶音以准袭；遥趋象阙，恭求册使而锡封。伏愿至德弥崇，覃恩愈广：建官分职，由内臣而及外臣；合轨同文，因旧典以开新典。将见阳和布地，醴泉与芝草偕生；瑞气丽天，甘露同景星并见矣：臣育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

道光十六年请封疏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育谨奏：为沥恳循例封袭以光世土，以效忠勤事。

窃以敝国蕞尔弹丸，渺兹尺土；世沐天朝深仁厚泽，有加无已。臣先祖尚质，于顺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颁给王爵印篆为中山王，永奠海邦。臣先祖尚贞，于康熙二十一年叨荷诏敕册封；臣先祖尚敬，于康熙五十七年祇受封王。臣太高祖尚穆，于乾隆二十一年恭沐皇恩，封袭王爵。臣高祖尚哲，为世子时弃

世；臣曾祖尚温，于嘉庆五年叨蒙册封。臣祖尚成，未及请封，早已弃世；臣父尚灏，于嘉庆十三年仰蒙册封为中山王。臣祖于是年恭荷诰命，追封王爵。臣父嗣爵以来，恭勤匪懈；一旦婴病，医药无效，于道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薨逝。臣小子以嫡继统，恭循典例，应请封袭；谨遣陪臣耳目官向大杰、正议大夫孙光裕等趋叩丹墀，虔赍奏请。伏乞圣恩，体循臣先世事例，差选天使按临蛟岛：俾臣育拜纶音于海表，世守藩疆；膺诏命于波区，代供贡职：则顶祝皇恩浩荡，世世不朽矣。伏祈圣鉴，敕部施行。臣育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奏以闻。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

同治三年请封表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泰，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天子当阳，砺山带河以建国；圣人御宇，苴茅胙土以分藩。颁正朔于赤县神州，咸仰玉册金书之锡；图王会于鳧旌阴羽，共瞻宝函铁券之荣。鳌极奠安，蚁封忭颂。钦惟皇帝陛下恩覃九月，道契三无。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亿万世光垂黼黻；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千百国瑞辑冠裳。海浅仁深，岳卑德峻；春台有庆，寿域同登。臣泰躬叨圣泽，世守海邦。服备外藩，夙有请封旧典；统承先绪，仍循嗣爵常经。谨遣陪臣东国兴、毛发荣趋叩龙墀，乞降纶音以准袭；虔伸虎拜，恭迓册使之遥临！伏愿丹诏颁云，黄图辉日。荣膺冠带，广玉帛之会于涂山；宠列屏藩，大封建之模于涧水：则沐日浴月，入荒输琛■之忱；十雨五风，六宇受雍熙之福矣。臣泰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同治三年请封疏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臣尚泰谨奏：为援例陈情，恳请封袭以光疆宇，以效忠勤事。

窃维敝国鯤壑外藩，蜗居荒服；世沐天朝厚泽深仁，有加无已。臣先祖尚质，于顺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颁给王爵印篆为中山王，永奠海邦。先祖尚贞、尚敬、尚穆，均于康熙二十一年及五十七年并乾隆二十一年先后恩准封袭。太高祖尚哲，为世子时即世弗禄；高祖尚温，于嘉庆五年叨蒙封袭王爵。曾祖尚成，虽未及请封，早已弃世；而祖尚灏，于嘉庆十三年叨蒙封袭王爵；曾祖亦于是年恭荷诰命，特许追封。父尚育，复于道光十八年祇受册封为中山王：感列圣之遭逢，励儿孙以职守。嗣爵以来，夙夜钦承，忠贞匪懈；讵意偶婴微疾，医药无灵，遽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薨逝。臣以嫡长继统，恭循典例，虔请封袭；冀藉皇威之远被，庶几寿域之同登。谨遣陪臣耳目官东国兴、正

议大夫毛发荣趋叩彤墀，摅陈丹悃。伏乞圣恩，体循臣先世事例，钦选天使按临海疆。俾臣泰迓纶音于北阙，世守藩封；膺玺命于东瀛，代修职贡：则顶祝皇仁，长承恩眷。仰八弦之在宥，愿万叶以为基矣。伏祈圣鉴，饬部施行。臣泰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道光十八年谢恩表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育，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文命覃敷，纶綍焕黄封之彩；仁恩广被，沧溟腾紫诰之辉。布涣号于三山，鸿钧亭育；颁干符于万里，鹄版轩歌。庆溢寰瀛，欢增薄海。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天亶，恭让性成：黼座垂裳，照尧天之丽日；彤廷挥轸，调舜陛之熏风。臣育嗣守藩封，代供贡职：拜荷凤诏褒封之典，岛屿炜煌；仰承鸾书锡予之荣，星云纒纒。瞻神京而九叩，望帝阙以三呼；拜命增虔，抚躬益励。谨遣陪臣翁宽、杨德昌等肃赍土物，叩谢天恩。伏愿大造无私，至诚不息！德政如辰居有所，天涯之箕毕输忱；声灵穷亥步而遥，域外之梯航接踵。将见金瓯永固，河山呈带砺之休；玉烛常调，川岳隶怀柔之化矣。臣育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道光十八年谢恩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育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育弹丸小国，僻处海隅。仰沐皇上鸿慈，允臣嗣封藩服；于道光十八年钦差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持节赍捧诏敕、御书、币帛，随带员役人等驾船一只于本年五月初九日按临敝国。臣育率领臣庶，于迎恩亭恭请皇上圣躬万安；即敬迓诏敕、御书、币帛，奉安天使馆内。择吉于六月二十四日，先蒙谕祭臣父王尚灏；续于八月初三日，荷蒙宣读诏敕，封臣育为中山王，优赉臣及臣妃蟒缎、彩缎等物。臣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随援照成例请于天使，恳留诏敕为传国之宝。蒙天使查验前封卷轴，特允所请，付臣一并珍藏；复蒙颁赐御书「弼服海隅」匾额。臣育及臣庶瞻仰欢忭，叩头祇领。伏念臣育世居岛屿，夙隶帡幪。兹当嗣位之初，仰邀特简词臣，远来异域。眷旧臣而赐酺，褒世胄而锡封、宸翰腾辉，奇缵耀彩：诚宠荣之已极，洵存没之同欣！臣育曷胜感激，特遣陪臣法司王舅翁宽、紫金大夫杨德昌、使者马维兴、都通事魏学源、通事郑思恭、梁大章等赍奉表章，率领官伴、梢役坐驾船只，装载土仪金鹤形一对（鹤踏银岩座各全）、盔甲一领（护手、护腕各全）、金靶鞘腰刀二把、银靶鞘腰刀二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腰刀二十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枪一十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袞刀一十把、黑漆洒金马鞍一座（辔衔络头前后牵鞵屨脊障泥镫俱全）、金彩画围屏二对、精

制折扇五百把、土丝绵二百束、练蕉布三百疋、土苧布一百疋、白刚锡五百斤、红铜五百斤——再蒙颁赐御书，另具金鹤形一对（鹤踏银岩座各全）前来，赴京叩谢天恩。伏冀圣慈俯鉴下悃，臣育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 同治五年谢恩表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泰，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上言。伏以皇仁同覆，车书集一统之河山；帝德遍乾坤，侯甸沾累朝之雨露。来王来享，屏藩宠锡银章；丕显丕承，带砺荣分铁券；外邦溢庆，环海腾欢。钦惟皇帝陛下道轶羲、轩，业高尧、舜。安内攘外，河清偕海晏扬休；纬武经文，雨澍共风祥呈瑞；咸颂太平天子，群歌有道圣人。臣泰蛟岛微员，蜃宫荒服；代沐圣朝培植，躬膺王爵袭封。星使遥临，如覲龙光而华祝；纶音远贲，爰伸虎拜以嵩呼。五色焕黄麻，祖庙之莘繁映彩；十行颁丹诏，球阳之岳渎增辉。册立覃恩，蚁私莫报；纒承旧业，蚊负怀惭！祇缘蜗处南隅，匪遂鳧趋北阙。谨遣陪臣马朝栋、阮宣诏等肃赍方物，聊效葵倾；叩谢天恩，徒殷曝献。伏愿箕畴备福，姬箴凝庥；披王会之图，执玉帛者八百国；揽职方之掌，奠金瓯于亿万年。将见璧合珠联，永庆雍熙之治；凤仪兽舞，咸游浩荡之天矣！臣泰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 同治五年谢恩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泰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泰弹丸小国，僻处海隅。仰沐皇上鸿慈，允臣嗣封藩服；于同治五年钦差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持节赍捧诏敕、币帛，随带员役人等驾船二只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按临敝国。臣泰率领臣庶，于迎恩亭恭请皇太后、皇上圣躬万安；即敬迓诏敕、币帛，奉安天使馆内。择吉于七月二十日，先蒙谕祭臣父王臣尚育；续于□月□日，荷蒙宣读诏敕，封臣泰为中山王，优赉臣及臣妃蟒袍、彩缎等物。臣泰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随援照成例请于天使，恳留诏敕为传国之宝。蒙天使查验前封卷轴，特允所请，付臣一并珍藏。臣泰及臣庶瞻仰欢忭，叩头祇领。伏念臣泰世居岛屿，夙隶帡幪。兹当嗣位之初，仰邀特简词臣远来异域；眷旧臣而赐酺，褒世胄而锡封。龙章腾辉，凤毅耀彩；诚宠荣之已极，洵存歿之同欣！臣泰曷胜感激，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马朝栋、紫金大夫阮宣诏、使者向永仪、都通事蔡呈祯、通事金良弼、阮成勋等赍捧表章，率领官伴、梢役坐驾船只，装载土仪金鹤形一对（鹤踏银岩座各全）、盔甲一领（护手、护肱各全）、金靶鞘腰刀二把、银靶鞘腰刀二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腰刀二十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枪一十把、黑漆靶鞘镀金铜结束袞刀一十把、黑漆洒金马鞍一座（轡衔络头前后牵鞵屨脊障泥镫俱全）、金彩画围屏二对、精制折扇五百把、土丝绵二百束、蕉布三

百疋、土布一百疋、白刚锡五百斤、红铜五百斤前来，赴京叩谢天恩。伏冀圣慈俯鉴下悃，臣泰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中山王尚育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育谨奏：为恳存旧礼以酬使臣，仰祈圣鉴事。

窃臣育海外藩垣，边隅泽国。叨蒙恩命，允臣嗣封；于道光十八年钦差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编修高人鉴持节恭奉诏敕、御书、币帛，于本年五月初九日按临敝国。六月二十四日，先行谕祭臣父王尚灏；续于八月初三日，宣读诏敕，封臣育为中山王；钦赐臣及臣妃蟒缎、彩缎等物，复蒙颁赐御书匾额：此诚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育万世无穷之光宠也。窃惟天使入境以来，裁省供亿、约束丁胥，上体圣主怀柔至意，严禁从前滋扰旧规；举国臣民，同声感颂。臣育僻处海隅，无能隆礼；故于宴款之际，代物以金。虽自知乎菲薄，实欲藉以将敬。乃使臣屡辞不受，义正词严；允矣有耻不辱，足为天朝慎简得人庆矣。但念使臣间关劳瘁、远涉风涛，实为臣育之故。酬德报功，未展万一；殊惭旧礼之有缺，愈觉寸志之莫伸！谨将却还宴金二封——共计一百九十二两，附遣陪臣法司王舅翁宽、紫金大夫杨德昌等进呈；吁叩圣恩，敕赐使臣收受：庶臣育微忱得遂，益坚爱戴之诚矣。理合上疏奏明，伏乞皇上圣鉴，臣育无任战栗惶恐之至。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中山王尚泰请存旧礼以劳使臣疏

琉球国中山王臣尚泰谨奏：为恳存旧礼以酬使臣，仰祈圣鉴事。

窃臣泰海外藩垣，边隅泽国。叨蒙恩命，允臣嗣封；于同治五年钦差正使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副使内阁中书于光甲持节恭奉诏敕、币帛，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按临敝国。七月二十日，先行谕祭臣父王臣尚育；续于八月二十七日，宣读诏敕，封臣泰为中山王，钦赐臣及臣妃蟒缎、彩缎等物：此诚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泰万世无穷之光宠也。窃惟天使入境以来，裁省供亿、约束丁胥，上体圣主怀柔至意，严禁从前滋扰旧规；举国臣民，同声感颂。臣泰僻处海滨，无能隆礼；故于宴款之际，代物以金。虽自知乎菲薄，实欲藉以将敬。乃使臣屡辞不受，义正词严；允矣有耻不辱，足为天朝慎简得人庆矣。但念使臣间关劳瘁、远涉风涛，实为臣泰之故。酬德报功，未展万一；殊惭旧礼之有缺，愈觉寸志之莫伸！谨将却还宴金二封——共计一百九十二两，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马朝栋、紫金大夫阮宣诏等进呈；吁叩圣恩，敕赐使臣收受：庶臣泰微忱得遂，益坚爱戴之诚矣。理合上疏奏明，伏乞皇上圣鉴，臣泰无任战栗惶恐之至。谨奏。

国统



臣谨案：琉球自尚穆以前，其谱系已详前志。兹从前「续志略」，录尚穆以来世系于左：

尚穆：尚敬长子。乾隆四年，生。十七年，立。二十一年，受封。五十九年，薨。孙尚温嗣。

尚哲：尚穆长子。乾隆二十四年，生。五十三年，卒；未及立。

尚温：尚哲二子。乾隆四十九年，生。六十年，立。嘉庆五年，受封。八年，薨。子尚成嗣。

尚成：尚温长子。嘉庆五年，生。八年秋，立。冬，薨。十三年，追封。

尚灏：尚哲四子。乾隆五十二年，生。嘉庆八年，立。十三年，受封。道光十四年，薨。

尚育：尚灏长子。嘉庆十八年，生。道光十四年，立。十八年，受封。二十七年，薨。

尚泰：尚育二子。道光二十三年，生。二十七年，立。同治五年，受封。

## 续琉球国志略卷之二

詹事府右赞善臣赵新恭辑

封贡

典礼（详前「续志」）

学校

政刑（详前「续志」）

官制

冠带簪衣制

府署

祠庙

风俗

人物

物产

针路

灵迹

封贡

臣谨案：琉球入贡，始于明洪武五年；受封，始于永乐二年。前明贡无常

期，本朝始定为二年一贡；该国王遵行，世不失职。封自康熙二年，至今凡八次。其在嘉庆十四年以前者，已详前「续志」。兹谨录嘉庆十五年尚灏受封以来如左：

嘉庆十五年（庚午）秋，尚灏遣耳目官向国柱、正议大夫蔡肇业表贡方物，并遣官生陈善继、马执宏、毛世辉、梁元枢四人入监读书。

十七年（壬申）秋，遣耳目官向谨、正议大夫毛廷器表贡方物。

十九年（甲戌）秋，遣耳目官向斌、正议大夫郑嘉训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大小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一年（丙子）秋，遣耳目官毛维宪、正议大夫蔡次九表贡方物。

二十三年（戊寅）秋，遣耳目官毛维新、正议大夫郑克新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五年（庚辰）秋，遣耳目官向邦正、正议大夫蔡肇基表贡方物。

道光元年（辛巳）秋，遣王舅向廷谋、正议大夫郑文洙庆贺宣宗成皇帝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各色八丝缎、砚、玉器、珐琅炉、瓶、盒、珐琅碗、磁器、玻璃器等件。

二年（壬午）秋，遣耳目官毛树德、正议大夫王士惇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御书匾额、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四年（甲申）秋，遣耳目官向廷楷、正议大夫梁光地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六年（丙戌）秋，遣紫巾官马开基、正议大夫梁文翼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八年（戊子）秋，遣耳目官毛世辉、正议大夫杨德昌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年（庚寅）秋，遣耳目官向国壁、正议大夫王丕烈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二年（壬辰）秋，遣耳目官向永昌、正议大夫郑择中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四年（甲午）秋，尚育遣耳目官向如山、正议大夫红泰熙表贡方物。

十六年（丙申）秋，遣耳目官向大杰、正议大夫孙光裕表贡方物，兼请袭封。

十七年（丁酉）秋，遣翰林院修撰林鸿年、编修高人鉴充正副使往封，王世子尚育遣陪臣郑良弼至闽接封。

十八年（戊戌）夏，林鸿年等至国，谕祭故王尚灏、册封尚育为王。秋

，尚育遣王舅翁宽、紫金大夫杨德昌随同谢封，表进方物；并遣耳目官章鸿勋、正议大夫林奕海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九年（己亥）春，臣鸿年、臣人鉴回京代奏请官生入学。

二十年（庚子）秋，遣耳目官向国鼎、正议大夫林常裕表贡方物（本年钦奉上谕：琉球改为四年一贡。特遣王舅向邦正、正议大夫郑元伟奏请照旧间年进贡，随蒙允准），并遣官生阮宣诏、郑学楷、向克秀、东国兴四人入监读书。向克秀回至闽，病故。

二十二年（壬寅）秋，遣耳目官向绍元、正议大夫魏恭俭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四年（甲辰）秋，遣耳目官毛嘉荣、正议大夫郑元伟表贡方物。

二十六年（丙午）秋，遣耳目官向元模、正议大夫梁必达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二十八年（戊申）秋、尚泰遣耳目官向统绩、正议大夫郑元颢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三十年（庚戌）秋，遣王舅夏超群、正议大夫毛有增庆贺文宗显皇帝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各色八丝缎、砚、玉器、珐琅炉、瓶、盒、珐琅碗、磁器、玻璃器等件，又加赏蟒缎、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咸丰二年（壬子）秋，遣耳目官毛种美、正议大夫蔡士俊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御书匾额、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四年（甲寅）秋，遣紫巾官向邦栋、正议大夫毛克进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六年（丙辰）秋，遣耳目官向有恒、正议大夫阮宣诏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八年（戊午）秋，遣耳目官翁俊、正议大夫阮孝铨表贡方物；常例外，加赏蟒缎、「福」字、方绢、笺、笔、墨、砚、雕漆器、玻璃器等件。

十年（庚申）秋，遣耳目官向志道、正议大夫郑德润表贡方物。

同治元年（壬戌）秋，遣耳目官向启元、正议大夫林长隆表贡方物。

同治二年（癸亥）秋，遣王舅马文英、正议大夫毛克述庆贺皇上登极，表贡方物，并进香贡；常例外，加赏御书匾额、各色八丝缎、砚、珐琅炉、瓶、盒、玉器、珐琅碗、玻璃器、瓷器等件。

三年（甲子）秋，遣耳目官东国兴、正议大夫毛发荣表贡方物，兼请袭封

四年（乙丑）秋，遣詹事府右赞善赵新、内阁中书舍人于光甲充正副使往封；王世子尚泰遣陪臣至闽接封。

五年（丙寅）夏，赵新等至国，谕祭故王尚育，册封尚泰为王。秋，尚泰遣王舅马朝栋、紫金大夫阮宣诏随同谢封，表进方物；并遣紫巾官毛文彩、正议大夫魏掌治表贡方物，兼谢赏赐御书匾额。

六年（丁卯）春，臣新、臣光甲回京，代奏请官学生入学。

#### 典礼

臣等谨案：谕祭、册封各典礼，经前使臣汪楫更定；此后，并无增改。其追封一节，亦经前使臣齐鲲酌定举行，备载前「续志」。兹概不录。

#### 学校

自嘉庆十七年至道光四年，那霸四村（若狻町村、西东两村、泉崎村）、唐荣二村（大门村、久茂地村）岛中人等（凡那霸人氏寓居唐荣村中者，号「岛中」）各建学校，置讲课之法。四时，那霸官亲临各学稽察勤惰；总理司、长史等亦于四时按临岛中乡学，稽察劝励。

学校有六：一在若狻町村，曰学馆；一在西村，曰讲馆；一在东村，曰学舍；一在泉崎村，曰学道馆；一在大门村，曰教馆；一在久茂地村，曰教舍。各设讲解师一员，（唐荣人充之）、主取官一员，中取笔者各二员。凡村中冠童皆入学，讲习「四书」、「小学」等书。

#### 政刑

详前「续志」，无增革。

#### 官制

臣等谨案：前「续志」于球国官制未及详载；今从该国「官职录」，备载如左：

王府北宫

王府下库理殿

王府内宫

御近习座

御内原台所（又云内厨）

王府南宫书院

御料理座（又云典膳所）

大台所（又云供应所）

御道具库理（又云宴器局）

医师所

王府贮药所（又云纳殿）  
王府世系图座（又云御系图座）  
高所（又云赋税司）  
勘定座（又云核实司）  
米藏  
御马屋  
大美御殿（国王副宫）  
中城御殿（即世子府）  
国学  
三平等乡学  
总横目（即观察司）  
三平等小横目（即巡察官）  
大与座  
寺社座（又云理梵司）  
锻冶奉行所（又云铁冶局）  
瓦奉行所（又云司窑局）  
贝折奉行所（又云嵌螺局）  
普请奉行所（兼掌木石）  
山奉行所  
平等所（即审理所）  
取纳座（即征课使）  
久米府（一云唐荣）  
那霸府  
亲见世  
船手（即董舟所）  
那霸藏（三座）  
册封添设官员  
奉使官  
属岛在番  
各属府土官  
各县土官  
太平山土官（即麻姑山）  
八重山土官（一名北木山）  
王府北宫

国相，一员（其府有紫巾大亲官一员、座敷大亲官三员、与力役三名、右笔一名）；法官司，三员（各府有与力役各三名）；紫巾御物奉行官，三员（各有吟味官一员）；御锁侧官，一员（即司宾耳目官）；御双纸库理官，一员（即典宝耳目官）；平等侧官，一员（即司刑耳目官）；泊池头官，一员（即管泊耳目官）；吟味官，五员（即赞议官）；评定所笔帖主取官，一员；笔帖式，九名（考试用之）；帐当主取官，一员；笔帖式，十名。

#### 王府下库理殿

番之紫巾官，无额数；番之座敷官，无额数（即察侍纪官）；当官，十二员（即谒闼理官）；势头官，九员；里之子宫，十二员；筑登之官，九员。

#### 王府内宫

总大亲官，一员（法司兼任）；紫巾大亲官，三员；座敷大亲官，三员。

#### 御近习座

御近习头，一员（不拘品级）；御近习官，九员；笔帖式，六名。

#### 御内原台所（又云内厨）

膳夫庖丁，一名。

#### 王府南宫书院

紫巾御书院奉行官，三员；侍讲官，一员（不拘品级，选学优者充之）；御书院当官，三员（即谒闼理官）；侍读生员，不限人数；御右笔主取官，一员；御右笔官，六员（考试任之）；御茶道，六名（又云茗史）；御物当役，二名；里之子宫，十二员。

#### 御料理座（又云典膳所）

大屋子，二名；笔帖式，二名；膳夫庖丁，六名。

#### 大台所（又云供应所）

大屋子，二名；笔帖式，二名；膳夫庖丁，三名。

#### 御道具库理（又云宴器局）

大屋子，一名；笔帖式，一名。

#### 医师所

太医师，六员（又云御医者）；候补医师，二员。

#### 王府贮药所（又云纳殿）

大笔帖式，二名；小笔帖式，二名。

#### 王府世系图座（又云御系图座）

王子奉行官，一员；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三员；笔帖式，三名。

#### 高所（又云赋税司）

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三员；大屋子，三名；笔帖式，六名。

勘定座（又云核实司）

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二员；大屋子，六名；笔帖式，九名。

米藏

大屋子，二名；笔帖式，二名。

御马屋

圉师，一员（又云御别当）；笔帖式，一名。

大美御殿（国王副宫）

总大亲官，一员（法司兼任）；紫宫大亲官，二员；座敷大亲官，一员。

中城御殿（即世子府）

总大亲官，一员（法司兼任）；紫巾大亲官，三员；侍讲官，一员（不拘品级，选学优者充之）；座敷大亲官，四员；侍读生员，不限人数；与力官，六员；右笔官，二员；里之子官，三名；御小姓，三名；圉师，一员（又云御别当）。

国学

紫巾奉行官，一员；讲解师，一员（总理唐荣司选荐，或入监官生为之）；训诂师，一员（总理唐荣司考荐，或入监官生为之）；中取官，二员；笔帖式，二员。

三平等乡学

讲解师，各一员（总理司考荐之，或入监官生为之）；奉行官、中取官、笔帖式，各二员。

总横目（即观察司）

紫巾总横目官，一员；座敷总横目官，二员；笔帖式，二名。

三平等小横目（即巡察官）

紫巾小横目官，各一员；座敷小横目官，各四员。笔帖式，各十名。

大与座

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二员。笔帖式，二名。

寺社座（又云理梵司）

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二员；笔帖式，二名。

锻冶奉行所（又云铁冶局）

锻冶奉行官，一员；笔帖式，一名。

瓦奉行所（又云司窑局）

瓦奉行，一员；笔帖式，三名。

贝折奉行所（又云嵌螺局）

贝折奉行，一员；笔帖式，二名。

普请奉行所（兼掌木石）

普请奉行，一员；大屋子，一名；笔帖式，二名。

山奉行所

紫巾奉行官，一员；中取官，二员；笔帖式，三名。

平等所（即审理所）

总奉行官，一员（法司轮流掌之。有审理，则会议；取决国相而后奉行）；平等侧官，一员（即「前录」耳目官四员内一员）；吟味官，一员（即「前录」吟味官五员内一员）；大屋子，三名（即毘那官）；笔帖式，三名。

取纳座（即征课使）

——中南北三府

取纳奉行，各一员；笔帖式，各五名。

久米府（一云唐荣）

紫金大夫总理唐荣司，一员；紫金大夫，无额数；正议大夫，无额数；中议大夫，无额数；长史，二员（遇册封，添设二员）；属役笔帖式，二名（遇册封，添设二名）；都通事，无额数；副通事，无额数；通事，无额数；秀才，无额数；若秀才，无额数；讲解师，一员（主考试，或入监官生为之）；训诂师，一员（主考试，或入监官生为之）；副训诂师，一员（主考试，或入监官生为之）；著作文章总师，一员（主考试，或入监官生为之）；著作文章师，二员（主考试）；著作文章副师，一员（主考试）；汉字主取官，一员；汉字右笔官，一员；汉字相附官，二员（主考试）；汉字加势官，一员（主考试）；通书主取官，一员（主考试）；通书相附官，一员（主考试）；通书加势官，一名（主考试）。

那霸府

那霸官，二员；笔帖式，二名。

亲见世

大屋子，三名；笔帖式，三名。

船手（即董舟所）

大屋子，二名；笔帖式，二名。

那霸藏（三座）

大屋子，各二名；笔帖式，各二名。

册封添设官员

馆务司、承应所、掌牲所、供应所、理宴司、书简司、评价司、管贖司、理座司、掌录司、掌仪司、把门官、管马司。

奉使官



谢封法司王舅，一员；谢封紫金大夫，一员；进贡谢恩紫巾官，一员；进贡副使正议大夫，一员；谢封使者，一员；朝京都通事，二员；在船都通事，二员；才府，二员；官舍，二员；存留通事，一员；胁通事，一员；王舅通事，一员；紫金大夫通事，一员；大笔者，四名（又云大文）；胁笔者，二名（又云小文）；与力，七名；仪者，一名；总官，二名（又云少长）；船头，二名（又云直库）。

#### 属岛在番

太平山在番，一员；笔帖式，二名。八重山在番，一员；笔帖式，二名。各郡在番不拘品级。各岛在番，不拘品级。

#### 各属府土官

地头代，各一名；首里大屋子，各一名；大掟，各一名；南掟，各一名；西掟，各一名。

#### 各县土官

掟，各一名。

#### 太平山土官（即麻姑山）

平良头目，一名；下地头目，一名；砂川头目，一名；首里大屋子，五名。

#### 八重山土官（一名北木山）

石垣头目，一名；大滨头目，一名；宫良头目，一名；首里大屋子，四名。

#### 冠带簪衣制

正、从一品：彩织缎帽，锦带，金簪，端青袍。

正、从二品：紫绫帽，龙蟠黄带，正二品金簪、从二品金花银柱簪，端青袍。

正、从三品：黄绫帽，龙蟠黄带，银簪，端青袍。

正、从四品：黄绫帽，龙蟠红带，银簪，端青袍。

正、从五品：黄绫帽，杂色花带，银簪，端青袍。

正、从六七品：黄紬帽，杂色花带，银簪，端青袍。

正、从八九品：大红绉纱帽，杂色衣带，银簪，端青袍。

百姓：红布帽、绿布帽，青花布带，铜簪，蓝袍（有功者银簪，黄紬帽，端青袍）

#### 府署

臣等谨案：该国但有王宫，无官廨。国有大政，则自国相、法司以下咸集议于王宫，退则归私宅。王宫外，有世子府第、有天使馆、有天使旧馆（旧馆

分设七司，以待封使）。此外，则有二那霸公馆：一在旧使院前，一在天使馆东下天妃宫左。皆深邃宏敞，为差办管理那霸钱谷、狱讼二官公所。均详载前「志略」。

#### 祠庙

均详载前「续志」，后无增建。

#### 风俗

臣谨案：该国自久濡圣化，渐有华风。前「续志」所载「国俗」，有昔有、今无者，悉为更正，入「辨误」条中。

#### 人物

臣等谨案：琉球自尚巴志合三山为一至今，国中制度，臣民均恪守前规，无卓卓可纪者。即间有一、二穆行，经该国王照例旌奖，亦无实在事迹可稽。其或以著作名者，亦祇古近体诗；例归「艺文」，兹不复载。

#### 物产

备载前「续志」，兹不录。

#### 针路

臣等谨案：封舟自五虎山开洋，历来皆用乙针，或参用辰卯；今则专用辰卯。自五虎至马齿，三、四日可到，极为稳便。国朝使臣汪楫、周煌、李鼎元、齐鲲等各有纪录，备载前「续志略」，兹不具列。谨载道光十八年并此次前后针路如左：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五虎门放洋，午未风，用辰针。申刻，过竿塘；二更，西见东沙；三更，未风，用卯辰针。初五日未刻，南见半架山。初六日，酉戌风，用卯针。未刻，取钓鱼山。申刻，取久场岛。酉刻，巳风，用卯辰针。近晡，转辰巳风。初更，转午方，用卯辰针。初七日黎明，取久米赤岛。酉刻，申酉风，仍用卯辰针。初八日黎明，西见姑米岛。申刻，见马齿山。酉刻，湾泊那霸洋面。初九日辰刻，进那霸港。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那霸港开洋；寅卯风，用酉针。未刻，风转丑方，仍用酉针。酉刻，过马齿山。十三日，子风，用酉戌针。辰刻，取姑米岛；四更，丑风，仍用酉戌针。十四日，风止，舟停。四更，亥子风起，仍用酉针。十六日辰刻，子丑风，用酉戌针；三更，寅风，用戌针。十七日二更，辰巳风，用酉戌针。十八日，子丑风，仍用酉戌针。辰刻，见中华外山。未刻，见南杞山，用未申针。十九日午刻，过定海；未刻，进五虎门。

同治五年六月初九日卯刻，放洋；未风兼西，用辰针（船由上向驾驶，故用辰针）。午刻，转正南风，用辰针；过竿塘。申刻，过东涌、东沙洋面。初十日，转西南风，用辰针。申刻，过半架山。十一日，转午风，用卯辰针。酉

刻，过钓鱼山。戌刻，过久场岛。亥刻，用寅卯针。十二日卯刻，转午未风，用卯辰针。午刻，转巳午风，用寅卯针。未刻，过久米赤岛。申刻，风停。是夜，转巳午，微风。十三日，风停，船顺流而行。是夜亥刻，起丑风，用卯辰针。十四日，丑风，用卯辰针；夜同。十五日，转卯风，用辰巳针。辰刻，见姑米山。十六日，转寅卯风，用巳午针。申刻，驶近姑米山。酉刻，该岛有小船数十只来引；三更，进姑米山前寄碇。十七日卯刻，起碇；巳刻，进兼城港口下碇。申刻，起未申风——正西南，起碇开行。戌刻，风停，船流不定。至十八日辰刻，开放大炮；该岛又有小船前来挽带。因海潮冲进，不能近山，小船亦难前驶。十九日，随流二百余里。申刻，起午未风，船向姑米山驾驶（此时向山而行，未用针）。二十日，午未风，加巾顶，驶近姑米山（因见午未风色顺利，即向马齿山驾驶）。二十一日辰刻，到马齿山；酉刻，抵那霸港收泊。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登舟。巳刻，自那霸港开洋；丑寅风，针向西。申刻，过马齿山。酉刻，丑风，针向辛戌。夜子刻，风暴。十一日未刻，丑风，针向辛戌。十二日，丑风，针向戌。夜子刻，丑风，针向辛戌。十三日，丑风，针向辛酉。未刻，丑风，针向辛酉。十四日，丑风，针向辛酉。夜子刻，丑风，针向坤申。十五日，子丑风，针向坤申。夜子刻，至四屿寄碇。

### 灵迹

臣等谨案：琉球自通贡以来，封使远涉重洋者，靡不仰藉神庥；历蒙佑助，得以往来无滞。前「续志略」所载红光、鱼、鸟诸瑞，使臣于复命日据实陈奏，辄邀温旨褒锡恩纶。

臣新等幸膺斯役，于到闽日遵照旧章，迎请天后、尚书、拏公各行像在船保护诏敕。于五年六月十九日舟抵球界之姑米外洋，连日因风帆未顺，水深不能下碇。是日适值暴期，断虹现于东北；午后，黑云陡起，海色如墨：一舟皆惊。臣等谨焚香，默祷天后、尚书、拏公并本船所供苏神各神前。入夜，墨云四散，仰见星光，阖舟额庆。又于十一月初十日自球返棹放洋，是夕复遇暴风，巨浪山立，越过船顶，船身几没，复触礁沙，势极危险。臣等复于神前虔祷，化险为平。此皆仰赖圣主洪福；而来往保护诏书、龙节，亦资神力。臣等溯查历届册封事竣，例得为天后、尚书、拏公请加封号或赐匾额，此次仍请照旧颁发。惟本船所供苏神，未列祀典；臣等查询闽省士民，据云：『神苏姓、名碧云，系福建同安县人；生于明季天启年间。读书乐道，不求仕进。晚年移居海岛，洞悉海道情形；海船均蒙指引平安。歿后，于海面屡着灵异；兵商各船，均祀香火。每岁闽省巡洋，偶遭危险，一经吁祷，俱获安全』。此次复屡叨护佑，可否按照海神之例，一并颁给匾额，用答神庥？寻得旨允行。

识语

右「续琉球国志略」上、下二卷，先君子于同治五年奉命为正使，归舟余暇，纂录成书。缘乾隆间，有翰林院侍读周煌所纂「志略」、齐北瀛太守有「东瀛百咏」，而林勿村中丞所著录者未见。恐巨典煌煌，散佚无考；故定着「续琉球国志略」。其义例，悉仍前志云。

不肖男濂、庆崧、庆椿、孙诒书谨识。